

濟南奇遇（雪刀後傳故事）

龍乘風・著

武林大宗師後裔，竟成爲平凡庸碌之輩，直至曾孫一代，方始不甘示弱於人，力圖發奮振作，「雪刀奇俠」龍玉郎適逢其會參與此事，過程奇妙生趣，緊張刺激兼而有之。本文佈局精采萬分，超級金牌鉅著當前，敬希讀者諸君幸勿錯過。

第28年

23

$5.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雪刀後傳故事〔濟南奇遇〕，內容充滿奇妙生趣氣氛，過程緊張刺激，佈局之巧妙精采無倫。故事講及一位武林大宗師後裔，竟成爲平凡庸碌之輩，直至曾孫一代，方始不甘示弱於人，力圖發奮振作，作出創舉……〔雪刀奇俠〕龍玉郎機緣巧合，適逢其會參與此事，因而使事件中平添了不少熱鬧，也展開了一連串令你費解的事故，欲知其詳，請閱本文。這是龍乘風君夏季精心之作，敬請讀者諸君幸勿錯過。

☆ ☆ ☆

據說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利用蚊型機對付德國V 2 飛彈襲擊，效果相當成功，時移勢易，如今已進入太空時代了，羅唐納今期的一篇美蘇太空軍備競賽專稿，就是對太空蚊型戰機有很詳盡的報導，並把美蘇太空秘密武器的發展揭露無遺……

☆ ☆ ☆

一把代表了一位武林大美人終身的寶劍——七彩明珠劍，贈給一位武林年輕俊彥，自然成爲一段武林佳話，但內裡蘊藏着一件令你匪夷所思的秘密，你想知道嗎？下期馬騰的〔七彩明珠劍〕告訴你。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濟南奇遇（雪刀後傳故事）
一位武林大宗師的後裔，竟成爲平凡庸碌之輩，直至其曾孫一代，方始力圖發奮振作，作出創舉。〔雪刀奇俠〕龍玉郎適逢其會參與此事，過程奇妙生趣，緊張刺激……龍乘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黃天蕩（說岳全傳連圖故事之十）◀中▶……徐玉珊 32
半截鬼魂（鬼魅奇譚錄）
愛河浪湧　何來鬼魂……王坤 39
太空蚊型戰機（美蘇太空軍備競賽）……羅唐納 5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奪屍（雙鷹故事後傳）
冒認英雄　供出案情……西門丁 45
蝶飛蘿蘭花滿樓（俠情中篇故事）
侯府傳技藝　聯袂找靈芝……高阜 65
少年英雄傳（俠情中篇故事）
憑弔說雙俠　身世問天魔……歐陽雲飛 71
旋風花（俠情中篇故事）
令使夠狠毒　暗施離間計……陳瑜 79
彈劍狂歌（俠情中篇故事）
情事不苟合　怪醫愛奇才……東方白 89
骨肉兩情仇（俠情中篇故事）
爲爭奪葉青　二魔頭激鬥……金童 99
水墳（奇俠司馬洛故事）
查探假鑽飾　找出眞兇手……馮嘉 10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魔踪俠影（新派武俠長篇）
父仇如何報　使勁看今朝……司馬龍 119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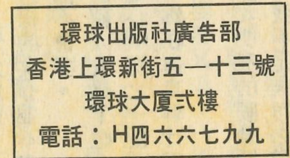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23期
（總號141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濟南奇遇

雪刀後傳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練武狂人追查秘密

窗外陽光普照，床上有一隻螞蟻在爬來爬去。

床上除了這一隻螞蟻之外，還有一個滿脚都是泥垢的漢子，在溪邊鎮裏，人人都叫他「練人」！

「練人」已快三十歲，父親是個莊稼漢，祖父亦然。

「練人」的父親不懂武功，祖父也不懂武功，但據他的祖父說，「練人」的曾祖父是個武林高手，其武功之高，實在是難以想像。

「練人」的父親聽了，並不動容，他不喜歡舞刀弄棒，也不喜歡唸書寫字，他只喜歡耕田養豬，有空的時候跑到山裏採藥，或者是到河邊垂釣。

但「練人」卻不同了，他自小就喜歡練武，可惜沒有明師指點，練來練去還是練不出什麼名堂來。

他曾屢次問及祖父，但祖父一直都不肯把曾祖父在江湖上的外號說出！

祖父只說曾祖父的名諱是上川下帆！

「練人」是姓李的，他的曾祖父當然也姓李！

但他每次向人提及「李川帆」這個名字，人們都大搖其頭，說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名字。

有一次，「練人」在隔隣村裏遇上一個老鏢師，這老鏢師見多識廣，年紀已有九十多歲。

這老鏢師據說曾經和北極異人風雪老祖喝過酒，也和風雪老祖打過架，結果自然是不敵敗陣下來！

如此老江湖，見識定必不凡。

但這老鏢師也同樣不知道「李川帆」是何許人也。

「練人」失望極了，甚至開始懷疑祖父的話。

他的曾祖父是武林頂尖高手，江湖中人決不會不知道「李川帆」的名字。

但失望歸失望，「練人」還是嗜武如狂，他本姓李，名人豪，「練人」是他的渾號！

「練人」這個渾號是什麼意思，答案很簡單，即「練武狂人」之謂也！

× × ×

螞蟻沿着練人的衣袖，一直爬過他的左腕，然後又從指尖爬到一本紙張又黃又殘的經書上！

直到這時候，練人才瞧見這一隻螞蟻，過了一會，他忽然哈哈一笑，自言自語道：「你也想練武功嗎？可惜你份量太輕，縱使練成了這套八卦掌法還是微不足道的。」說完，輕輕向螞蟻吹一口氣。

螞蟻立即不見了，練人又嘆了口氣，說道：「你爲什麼會是一隻螞蟻？反正來到了人間，何不做個武林高手？就像是『寒林雙鶴』溫氏兄弟，『滄州天王刀』褚立，又或者是濟南『一點星』上官飛玉一般？」

說完之後，又是長長的嘆了口氣。

就在這時，窗外也有人在嘆氣！

練人嘆氣的聲音是粗濁的，但這人嘆氣的聲音卻很動聽，就像是一朶蘭花悄悄地在耳邊開放，又像是遠山飄來的一陣微風。

練人立刻從床上跳了起來，兩眼有如公牛眼般瞪在這人的臉上。

這張臉並不皙白，鼻樑並不高挺，嘴巴也不像是櫻桃。

但這張臉很好看。

那是一個健康愉快的少女，她穿着鮮紅的裙子，眼神充滿朝氣，連嘆氣的聲音都能令人爲之精神一振。

這樣的女孩並不多，無論在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會多。

但練人看見了她，却並不是精神一振，而是心中爲之一震。

「妳在這裏幹什麼？」他粗着嗓子問道。

少女明亮的眼珠眨了一眨，道：「你放心，我不是來向你討回這本拳經的。」

練人這才鬆一口氣，道：「咱們是公平交易的，就算妳想反悔也不行。」想了一想，接着又道：「這本並不是拳經，是掌經。」

少女道：「這種什麼經，簡直就是不正不經，也只有你這種笨人，才會把它當作是寶貝。」

練人漲紅了脖子，道：「妳怎可以侮辱武當派的武功秘笈？」

少女嘆了口氣，說道：「你以爲武當派的武功很了不起？你以爲練成了八卦掌就可以威震四方，甚至成爲武林第一高手嗎？」

練人的臉龐紅了，他咳嗽一聲，半晌才道：「我可沒有這樣想過，只是——」

「只是什麼，你只是用兩隻小白兔和我交換的，倘若這本什麼經眞的是大有法寶，就算你用兩座金山，我也不肯和你交換。」

「我知道，妳是想騙回這本經書，但我決不上當！」

「騙？」少女眉毛倒豎，但她却不是生氣，而是失笑起來，「就算我是天下間最蠢的騙子，也不會向這本什麼經打主意，唉，算了，反正都是螞蟻而已……」她說到這裏，掉頭就走了。

練人一呆，接着就追了出去！

「妙兒，妳別跑！」

她叫襴妙兒，父親是溪邊鎮一間南貨號的老闆。

在溪邊鎮，人人都知道她父親襴佑棠精通拳脚功夫，還有一手「火燄追魂棒」更是練得火候十足，在此地方圓百里之內

，難尋敵手。

褟老闆固有一身武功，他這個獨生女兒也不是省油的燈。

但褟妙兒練得最高明的並不是拳脚功夫，更不是那五十九式「火燄追魂棒」，而是「流星追月」的輕功！

她若施展輕功，練人就算跑得比兔子更快，也是追趕不上的！

但褟妙兒沒有施展輕功，練人又是全力窮追上前的，所以他很快就攔在她的面前！

「妙兒，等一等！」

「等一等！我又不是阿旺，你若要下田，到牛棚把牠拉出來好了。」

「唉，妳明知道，我是不怎麼喜歡下田耕種的。」

「但你却是天生的牛命。」

「什麼牛命豬命的，一會兒又說什麼反正都是螞蟻……」練人惱怒地叫道！

褟妙兒橫了他一眼，道：「我知道，你很想成爲武林高手，但寒林雙鶴、滄州天王刀、濟南一點星之輩，又算得上是什麼响噹噹的脚色了？」

練人乾咳一聲，道：「妳是說，他們都比不上妳爹？」

褟妙兒搖搖頭，道：「不，和我爹相比，他們是勝一籌的……」

練人一愕，道：「妳怎可以這樣說褟老闆？」

褟妙兒道：「這是事實，做人決不可以自欺欺人，我不會這樣，我爹也不會這樣。」

練人道：「那麼，妳認爲那一些人才是眞眞正正的武林高手？」

褟妙兒道：「若說上一輩以至上幾輩的武林高手而言，北極異人風雪老祖穩佔第一寶座。」

練人道：「是誰說的？」

褟妙兒道：「這是武林中人一致公認的，倒是風雪老祖從來沒有以第一高手自居。」

練人道：「但風雪老祖巳死，如今武林中又以誰武功最高？」

褟妙兒道：「風雪老祖死後，就再也沒有誰配稱爲天下第一高手。」

練人道：「武功高低，往往是很難分別的。」

褟妙兒說道：「不錯，但大致來說，武林中有幾位高手是不可輕視的，這些人武功遠勝寒林雙鶴之流，但架子却反爲小得多，甚至有些根本就是全然沒有半點架子。」

練人道：「妳說的這些武林高手是誰呢？」

褟妙兒說道：「諸如『雪刀浪子』龍城璧大俠、『殺手之王』司馬血、『醫谷金刀』許竅之谷主、『偷腦袋大俠』衛空空，還有『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等等……」

練人聽得目瞪口呆，道：「妳見過這些武林高手沒有？」

褟妙兒搖搖頭，嘆道：「我還沒有這份福氣。」

練人道：「妳說的這幾位高手，我只聽說過其中一個。」

褟妙兒道：「是那一位？」

練人道：「是『雪刀浪子』龍城璧，還有他的夫人唐竹君，聽說龍夫人從前是武林中第一位大美人。」

褟妙兒微微一笑，道：「龍夫人從前固然是武林第一大美人，直至現在還是明艷照人，高貴而漂亮！」

練人奇道：「妳怎會知道的？」

褟妙兒道：「是胡大貓說的。」

練人一怔，道：「貓也會說話嗎？」

褟妙兒道：「胡大貓不是個貓，是個小叫化。」

練人眉頭一皺，道：「這小叫化是從那裏來的？」

褟妙兒道：「揚州。」

練人道：「揚州距離這裏數百里，他的話妳怎聽得見？」

褟妙兒沒好氣地翻了翻眼珠，道：「他是有兩條腿的，而且輕功比我還高明得多。」

練人「哦」一聲，道：「原來是這條大貓從揚州跑到溪邊鎮來了。」

褟妙兒道：「胡大貓是到處走動的，他有時候往東跑，有時候往西跑，誰也不知道他會溜到什麼地方去，但總而言之，他是曾經見過龍夫人的。」

練人道：「區區一個小叫化，怎會見得着龍夫人？」

褟妙兒道：「若是尋常的小叫化，大叫化以至老叫化，想一睹龍夫人廬山眞面目自然是不容易的，但胡大貓却不同。」

練人道：「又有什麼不同了？」

褟妙兒道：「因爲他的師父就是丁黑狗。」

練人「啊」一聲叫了出來，道：「這就難怪啦，我聽人說過，丁黑狗和龍城璧大俠是很要好的老朋友。」

褟妙兒點點頭，道：「不錯，若沒有龍大俠，丁黑狗早就給丐帮的一些惡丐欺負得抬不起頭來，但其後丁黑狗也帮了龍大俠不少的忙，總算是大家扯平了。」

練人道：「他倆扯平與否，旁人是不得而知的，再說，彼此既是朋友，也就用不着計算誰會帮誰更多一點。」

褟妙兒怔怔地瞧着練人。

練人皺着眉，道：「我說錯了嗎？」

褟妙兒立刻搖頭不迭，說道：「不是，你這些話說得半點不錯，既不錯，也不笨。」

練人道：「胡大貓呢？他現在又溜到什麼地方去了？」

褟妙兒道：「他正在追查一個人的下落。」

練人問道：「這條大貓要追查的人是誰？」

褟妙兒道：「溪邊鎭的練武狂人。」

練人楞住了，隔了半晌才道：「他在找我？」

褟妙兒點點頭，道：「不錯，這兩天以來，他一直都在追查一件事。」

練人越聽越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他要追查的是我？還有一件事？」

褟妙兒說道：「既追查一件事，也在追查你的下落，因爲這樁事和你有莫大關係。」

練人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褟妙兒道：「這件事說來話長……」

練人道：「長話長說，妳就算從五十年前的事情開始說起，我也會洗……洗甚麼聽着的。」

褟妙兒蹙起了眉，道：「是不是想說洗耳恭聽？」

練人忙道：「對了，是洗耳恭聽，若還嫌不夠，洗臉洗頭恭聽也是可以的。」

褟妙兒「噗哧」一笑，道：「別逗我笑了，你聽着，這件事情，從七十年前說起！」

練人一愕，道：「什麼？從五十年前說起還不足夠？還要追溯到七十年前？那時候別說是咱們，便是褟老闆也還沒有出世……」

褟妙兒道：「這個還用你說嗎？咱們現在要談的，是你祖父的父親大人。」

練人失聲「啊」的叫了起來，道：「那不是我的曾祖父嗎？」

褟妙兒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不錯，正是你的曾祖父。」

練人奇道：「那條大貓怎會查到我曾祖父那一代的事情？」

褟妙兒道：「胡大貓是從他師父丁長老那裏知道事情端倪的，而且，丁黑狗也囑咐胡大貓爲你追查下去。」

練人越聽越是大惑不解，道：「丁黑狗又怎會知道我曾祖父的事？」

褟妙兒道：「丁長老……」

「且慢，」練人忽然擺了擺手，道：「丁黑狗年紀有多大？」

「四十多歲左右。」

「才四十多歲年紀，怎會變成什麼長老的？」

「丁黑狗在丐帮屢建奇功，地位一級一級的爬上去，所以年紀不大就巳成爲帮中長老，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哦，原來如此，我明白了。」練人沉吟一會，接道：「丁長老本領高强，消息靈通，那是用不着說的，但他怎會叫徒兒追查我曾祖父的事？」

褟妙兒道：「丁長老在一個月前遇上了『老狼』夏侯通。」

「夏侯通？」練人想了想，道：「啊，是不是夏侯老鏢師？」

褟妙兒道：「對了，就是你曾經問過他的那位老鏢師。」

練人道：「但老鏢師並不知道我曾祖父的事。」

褟妙兒道：「夏侯老鏢師的確不知道你曾祖父的一切，但和你却有點緣份。」

練人奇道：「老鏢師和我之間又有什麼緣份可言了？」

褟妙兒道：「這是人結人緣，老鏢師跟你分手後，不知如何總是忘不掉你曾祖父的事，恰巧上月他老人家遇上了丁長老，便把這樁事提出來。」

練人道：「丁長老聽了之後怎樣？」

褟妙兒道：「丁長老也沒聽過你曾祖父的名字，初時只是一笑置之。」

練人不禁面露失望之色，嘆道：「也許是我爺爺隨便說說的，我曾祖父說不定連半點武功也不會。」

褟妙兒道：「但夏侯老鏢師却並不是這樣想。」

練人道：「他老人家認爲怎樣？」

褟妙兒道：「夏侯老鏢師對丁長老說，你很像一個人。」

「很像一個人？」練人苦笑道：「難道我不像是人，而是像一隻糊猻？」

褟妙兒搖了搖頭，道：「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又是什麼意思？」

「夏侯老鏢師對丁長老說，你的臉龐很像一個武林高手。」

「像個武林高手？我像誰？是殺手之王司馬血？還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不，夏侯老鏢師說，你很像海帆大師。」

「海帆大師？是不是個和尚？」

「不錯，那是七十年前曾經威震武林的一位佛門高手。」

「這和尚是不是禿頭的？」

「既是和尚，頂上自必空空如也。」

「我越聽越糊塗了，老鏢師說我像七十年前的一個和尚，那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丁長老呢？他知道不知道老鏢師的意思？」

「丁長老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

「這樣說來，不但我糊裏糊塗，丁長老也可能是糊裏糊塗的，正是糊塗加糊塗，一塌糊塗。」

褟妙兒道：「丁長老決不是個糊塗的人，否則他現在還是丐帮裏的無名小卒，又怎能成爲帮中的八袋長老？照我看，丁長老一定是知道其中某些關竅的。」

練人道：「他知道什麼？」

褟妙兒說道：「這點就只有他才知道了。」

練人道：「那條大貓呢？他是個聰明貓，還是個糊塗笨貓？」

褟妙兒道：「一半一半。」

練人道：「他是不是想找我？」

褟妙兒道：「當然很想，否則也不會勞煩及本姑娘。」

練人道：「他現在在那裏？」

褟妙兒道：「就在你的背後。」

練人回頭一望，立刻就看見一個滿面泥垢，大概十六七歲的小叫化。

「你就是胡大貓？」

「是的。」

「你找我是奉了師命？」

「是的。」

「你師父要你幹什麼事？」

「助你一臂之力，揭開你曾祖父之謎。」胡大貓說到這裏，忽然把嗓子壓得低些，沉聲說道：「你想不想練第一流的武功？」

練人忙道：「當然很想。」

胡大貓道：「這就得靠你自己努力了，只要能夠找到你曾祖父的一隻箱子，你就有機會成爲武林中的頂尖高手！」

練人聽得爲之楞住了：「箱子？什麼箱子？」

胡大貓道：「一隻藏有練功秘笈的箱子。」

練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你怎知道關於這箱子的事？」

胡大貓道：「是我師父說的。」

練人道：「丁長老又怎會知道？」

胡大貓道：「這個我就不曉得啦，但總而言之，你要練成一身武功，首先就得

找到你曾祖父的箱子。」
練人忙問道：「我曾祖父的箱子在那裏？」
胡大貓呵呵一笑，道：「咱們若知道箱子的下落，也就用不着去找了。」
練人一呆，道：「全沒頭緒，天地茫茫，咱們往那裏去找？」
胡大貓道：「這就得費點腦筋。」
練人道：「我的腦筋向來不大靈活，還望貓兄指點迷津則個。」
胡大貓兩眼一翻，道：「我並不是姓貓的，我姓胡。」
「對！是胡兄！」
「你也不必把我叫得太老了，你年紀比我大十多歲，叫我胡老弟便是。」
「說得好，胡老弟，你怎麼說，我這個笨老兄就怎麼辦。」
禤妙兒睨視了他一眼，道：「大貓若叫你去跳井，你跳不跳？」
練人一凜，半晌才道：「貓老兄……不……胡老弟怎會叫我去跳井？妳別亂出主意好不好？」
誰知胡大貓搖了搖頭，說道：「禤姊姊並沒有亂出主意，我現在眞的想你去跳井。」
練人呆住了，呆了很久才道：「爲什麼要我去跳井？我曾祖父的箱子又不在井裏。」
胡大貓道：「想找箱子，首先就得要找到瘋子。」
「瘋子？」練人一怔，道：「什麼樣的一個瘋子？難道這瘋子是住在一口井裏面的？」
胡大貓道：「你說對了，這瘋子的確是住在井裏的，那是一口枯井，井裏沒有水，只有……」
練人道：「只有什麼？」
胡大貓想了想，嘆道：「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練人道：「你若不說，我就不去跳這個瘋子的井。」
胡大貓淡然一笑，道：「箱子是你曾祖父遺下來的，你若不想得到它，那就不要跳。」
練人漲紅了臉，瞪着胡大貓道：「事情沒頭沒腦的，換上是你，會不會瞎着眼睛往一口枯井裏直跳？」
胡大貓道：「我不會，因爲我怕蛇，尤其是有毒的蛇。」
練人臉色一變，道：「什麼、那一口枯井裏是有毒蛇的？」
胡大貓道：「不錯，因爲那一口枯井的名字，就是『萬蛇枯井』！」
「瘋子！瘋子！眞是瘋子！」練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若不是個瘋子，又怎會和一羣毒蛇爲伍？」
胡大貓道：「江湖上與毒蛇爲伍的武林高手不知凡幾，你說話最好小心一點，否則很容易惹禍上身。」
練人呆呆地看着胡大貓，良久才道：「你着我是不是個害怕毒蛇的人？」
胡大貓道：「我只是個小叫化，可不是道行高深的相士，你怕不怕毒蛇，就只有你自己才會知道！」
練人道：「我是害怕毒蛇的，就像是害怕看見女人一樣。」
胡大貓奇道：「毒蛇和女人又有什麼相干了？」
練人道：「毒蛇和女人都喜歡纏着人緊緊不放。」
胡大貓不禁爲之一陣失笑，禤妙兒却一脚踩在練人的脚背上。
練人雖然給妙兒踩了一脚，但並沒有多說半句話，更沒有叫疼，只是向胡大貓聳肩一笑，意思大概是說：「你瞧見了沒有？」
胡大貓心中暗覺好笑，臉上却裝作沒有看見的樣子。
禤妙兒瞪着練人，說道：「你跳不跳井？」
練人道：「當然跳，跳進毒蛇井裏，最少可以避開妳的脚。」
胡大貓道：「倘若禤小姐也跟着你跳呢？」
練人搖搖頭，道：「她不會跳的，她比我還更害怕毒蛇，別說是毒蛇，就算是小小的毛蟲兒，也會把她嚇個半死。」
禤妙兒立刻鼓起了腮，擰轉了腰，再也不望練人一眼。

× × ×

「萬蛇枯井在那裏？」
「我不知道！」
「連枯井在那裏都不知道，我該跳往那裏？」
「可以先跳到怡香閣。」
「怡香閣？怡香閣又在什麼地方？」
「在濟南。」
「濟南？濟南距離此地有多遠，要走多少天路才能到達？」
「每個人的脚程都不一樣，騎馬和騎驢子趕路也會差了一大截時間。」
「咱們怎樣前往濟南？」
「我是個叫化，自然是沿途乞食，一直討飯討到濟南去。」
「但我不是叫化，我也不想加入丐帮的。」
「你想試一試騎馬的滋味？」
「騎馬？我騎過了，我每年都有好幾次騎馬進入大城的。」
「你騎的是什麼馬？」
「劣馬。」
「騎劣馬進入大城湊湊熱鬧，那是無傷大雅的，但是，若用來趕路就不大妥當了。」
「不錯，這些劣馬脾氣雖然很好，但跑不快，也跑不遠，而且放的屁特別臭，拉的馬屎也特別稀爛，好像曾經吃過巴豆似的。」
「我知道禤小姐有兩匹好馬……」
「但是那些馬不是她的，而是她老子的。」
「是她老子的，和是她的又有什麼分別？只要禤小姐肯答應把馬兒借出來就行了。」
胡大貓說到這裏，一雙精靈的眼睛直盯着禤妙兒的臉。
禤妙兒撇了撇嘴，道：「我是不會借出兩匹馬兒的。」
練人臉色一變，正想冷笑嘲諷，禤妙兒接着却又說道：「要就不借，一借就得借出三匹。」
練人一怔，胡大貓已在拍掌叫好，笑

道：「禤小姐肯陪咱們一起前往濟南，乃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練人道：「但她有三匹馬兒嗎？」
胡大貓道：「禤小姐既已答應，別說是三匹，就算要三十匹馬兒，她也會有辦法。」
練人怔怔地瞧着禤妙兒，欲言又止。
禤妙兒却不看他，只是對胡大貓說道：「明晨日出時，咱們就在蘭花亭外面出發。」
胡大貓點點頭，笑道：「好！咱們不見不散！」

× × ×

從溪邊鎮騎馬到濟南，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容易。
尤其是遇上了風雨交加的日子，道路就更不好走。
但不管怎樣，五日之後，他們已來到了濟南。
胡大貓對練人道：「你從前到過這裏沒有？」
練人搖搖頭，道：「沒有。」
胡大貓道：「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城市，更是一個交朋友的好地方。」
練人道：「爲什麼會是個交朋友的好地方？」
胡大貓道：「這是我師父說的，因爲他第一次遇上雲刀浪子龍城璧大俠，就在濟南府內。」
練人道：「龍大俠是不是在這裏出生的？」
胡大貓點點頭，道：「不錯，龍大俠的父親，就是這裏的武林大豪龍隱。現在，這裏的人都叫他龍老太爺。」
練人道：「龍老太爺德高望重，咱們若有機緣拜會他老人家，那就太好了。」
胡大貓道：「要見龍老太爺，說容易並不容易，說困難也不太困難，問題還是在於『機緣』二字。」
練人說道：「你瞧咱們有沒有這個機緣？」
胡大貓道：「咱們什麼機緣都可能會遇上，但現在你最重要的事情，並不是拜會龍老太爺，而是要見一個老鴇。」
禤妙兒聽見「老鴇」這兩個字，登時臉上一紅，急忙把臉兒轉了開去。
練人却是一怔，望着胡大貓道：「老鴇是什麼東西？」
胡大貓奇怪地瞧着練人，道：「你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在假裝糊塗？」
練人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假裝糊塗？」
胡大貓乾咳兩下，在練人耳朵邊低聲說了好一大堆話，練人這才恍然大悟，失聲道：「原來是——」叫出了三個字，忽然看看禤妙兒，倏地住口不語。
胡大貓笑了笑，道：「你們可先到客棧要兩間房子，我在路旁等候。」
從溪邊鎮到濟南，胡大貓一直沒有住過房子，他說自己是丐帮中人，騎馬趕路已經威風十足，若再住在客棧裏，那就太不像話了。
練人曾經問道：「難道丐帮子弟就不能到客棧裏投宿嗎？」
胡大貓答道：「不是不能，而是得要看情況而定。」
話雖如此，但他始終沒有進入任何一間客棧裏投宿，不是住在破廟爛屋，便是在路邊找個隱蔽的地方渡過一宵。
練人說他不過，也就任由這小叫化喜歡怎樣便怎樣。
不久，練人和禤妙兒就在濟南一間不大不小的客棧裏要了兩間房子。
房子雖然不大，但總算佈置清雅，四周環境看來十分乾淨。
到了晚上，練人找到了胡大貓，道：「情況怎樣了，」
胡大貓道：「老鴇今晚不在。」
練人一怔，道：「她不在妓院，又會在什麼地方？」
胡大貓聳了聳肩，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但咱們若找不着老鴇，想知道枯井在何處就很難了。」
練人大惑不解，皺眉道：「這老鴇和那口枯井有什麼相干？」
胡大貓道：「這個自然是大有相干的，但眞正內情，我並不知道！」
練人道：「要怎樣才能找到老鴇？」
胡大貓道：「妓院裏的龜奴說：『吳六婆子有一個乾女兒，她也許會知道乾媽去了什麼地方。』！」
練人道：「這就容易了，咱們馬上去找老鴇的乾女兒。」
胡大貓眉頭一皺，道：「但她這個乾女兒很兇，人們都叫她鐵辣椒。」
練人道：「管她是鐵辣椒還是鋼辣椒，咱們找到她再說。」
就在這時，客棧裏忽然有人尖叫了一聲。
練人一怔，繼而哈哈一笑，道：「準是禤大小姐遇上了老鼠。」
胡大貓却臉色一沉，說道：「只怕她遇上的不是老鼠。」說完，匆匆地掠進客棧。
練人連忙隨後趕至，兩人先後來到了禤妙兒的房子，只見房門打開，禤妙兒却不在房內。
練人一呆，道：「妙兒在那裏？」
胡大貓道：「我怎曉得？」
練人眼色一變，道：「你……你是說她出了事？」
胡大貓道：「她若沒有發出那一聲叫喊，咱們自然是不必瞎躭心的……」
練人道：「但她剛才却尖叫了一聲，顯然是遇上了可怕的東西。」
胡大貓道：「在禤小姐的眼裏，老鼠是很可怕的，但老鼠再厲害，也不能把禤小姐整個人帶走。」
練人道：「不是老鼠，又是什麼東西在作怪？」
胡大貓聳了聳肩，說道：「我怎麼曉得？」
練人吸了口氣，忽然雙目一睜，道：「會不會是個採花賊，」
「採花賊？」胡大貓吃了一驚，道：「怎麼、你知道這裏有採花賊？」
練人道：「這個就得問問你了。」
胡大貓一怔，半晌才道：「這裏有沒有採花賊，我怎曉得？」
練人怒道：「什麼都不曉得，虧你是個丁長老的徒兒！」
胡大貓道：「師父是師父，徒兒是徒

兒，我若有師父的本領，現在巳經是帮中的八袋長老。」

練人道：「你年紀小，就算本領再大，又怎能成爲什麼長老？」

胡大貓道：「要成爲本帮長老，最重要的有本領，兼且對本帮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否則就算活到三百歲，也不能成爲八袋長老。」

練人跺了跺脚，道：「現在還談什麼長老不長老的，還是先找回妙兒再說！」

胡大貓瞄了他一眼，道：「你不是很討厭褟小姐嗎？她不見了，豈不妙哉？」

練人乾咳一聲，道：「她再討厭，也是咱們溪邊鎭的人，倘若她在濟南出了事，將來我怎有面目去見她的老子？」

胡大貓點了點頭，道：「練老兄言之成理。」

練人「呸」一聲，道：「什麼練老兄，我又不姓練。」

胡大貓道：「姓什麼不要緊的，最要緊的是武功，你若練成了第一流的武功，就算你姓蝦姓蟹，人們都把你當作是活菩薩。」

練人巳急得團團亂轉，道：「大貓老兒，你有沒有辦法把妙兒找回來？」

胡大貓道：「連人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又怎能把她找回來？」

練人道：「那怎辦？」

胡大貓道：「聽天由命可也。」

練人怒道：「放屁！這豈不是見死不救了？」

胡大貓道：「見死不救，自然是大大的不對，但咱們現在根本看不見褟小姐，也就談不上是見死不救了。」

練人道：「你眞的沒有辦法？」

胡大貓道：「我是眞的沒有辦法，但有一個人說不定可以帮帮忙。」

練人連忙追問：「這人是誰？」

胡大貓說道：「是我的師叔『不醉神丐』。」

練人一怔，道：「啊？你的師叔在那裏！」

胡大貓道：「廚房後面的一條溝渠旁邊！」

練人聽得莫名其妙，道：「他到底在什麼地方？你說得明白一點好不好？」但胡大貓却不再開口說話。

練人正要罵他，忽聽背後有人連聲咳嗽，接着說道：「是誰要驚動我這個老叫化？」

練人回頭一望，只見背後正站着一個衣冠華麗驚得人的中年人。

這中年人身上的衣服，是用名貴織錦剪裁的，脚上穿着的靴子，更用金綫綉得令人爲之目眩。

在他右手無名指上，戴着一具鑲碧綠寶石的戒指，只見這寶石光華四射，顯見是珍貴無匹的上品。

練人怔怔地瞧着中年人，良久才道：「閣下貴庚？」

中年人道：「快五十歲啦，正是歲月催人，老啦！老啦！」

練人道：「就算你巳五十歲，也不能算老，更不是個老叫化。」

中年人哈哈一笑，道：「我爲什麼不能是個老叫化？」

練人道：「天下間豈有你這種老叫化的？你不是叫化，而是一個大財主！」

中年人搖搖頭，道：「錯了，照你這麼說，和尚一定是禿頭的，有頭髮的就一定不是和尚了？」

練人摸了摸腦袋，道：「和尚的事我可不懂，但照一般所見，和尚都會是禿頭的。」

中年人道：「但武林中有一個和尚，他的頭髮比你和我都更長，此乃長髮禪師是也。」

練人道：「別老是說和尚，你這個『老叫化』看來一點也不像個叫化，但怎麼偏偏會是大貓的師叔？」

中年人哈哈一笑，道：「大貓是有良心的小子，所以才會叫我師叔。」

練人奇道：「是師叔就是師叔，不是師叔就不是師叔，這又和良心有什麼相干了？」

中年人道：「大貓現在就算不再叫我做師叔，也是不能怪他的。」

練人道：「大貓現在爲什麼可以不再叫你做師叔？」

中年人道：「因爲我巳不再是丐帮中人。」

練人一怔，說道：「巳你不是丐帮中人？」

中年人道：「本來是的，但在去年犯了帮規，巳給帮主逐出門牆。」

練人道：「你犯了那一點帮規？」

中年人道：「不穿破衣，不肯吃殘羹冷飯。」

練人道：「這就算是觸犯帮規了？」

中年人道：「天下間千千萬萬的叫化子，不管是否丐帮子弟，都是鶉衣百結，有什麼吃什麼的，我從前也是一樣。」

練人問道：「從前如此，現在又怎樣了？」

中年人道：「有一天，我一時手癢，到賭坊裏賭了幾手牌九。」

練人道：「你贏了？」

中年人搖搖頭，嘆道：「贏個屁，差點連鼻子也在賭桌上輸掉。」

練人道：「後來怎樣？」

中年人道：「輸了牌九後，肚子好像特別餓了，於是就拿着砵子行乞去也。」

練人道：「討取冷飯殘羹是你的老本行，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罷？」

中年人嘿嘿一笑，道：「你討過了飯沒有？」

練人一呆，接着道：「我雖然一窮二白，但却還沒有討過飯。」

中年人道：「沒有討過飯的人，自然不知道討飯之難，討飯之苦，別以爲一伸出砵兒，人家就會把冷飯殘羹倒進去，有時候，別說是冷飯殘羹，就連一滴稀粥也討不着哪！」

練人道：「這一家討不着，大可以向別一家再討。」

「你說對了，咱們這些叫化子，經常都是這樣子的。」中年人嘆了口氣，道：「但那一次，我眞是忍無可忍！」

練人道：「出了什麼事？」

中年人道：「那時候，正是開始入夜時份，我拿着砵兒，來到了一個大財主的門前，但結果討着的不是粥粥飯飯，而是

一堆狗糞。」

練人臉色一變，道：「什麼？大財主的奴僕竟然把狗糞倒在你的砵子裏？」

中年人道：「正是。」

練人怒道：「這眞是太豈有此理了，大財主知道不知道這件事？」

中年人道：「初時，我也以爲這是大財主的奴僕的主意，但一查之下，原來是大財主下這個命令的。」

練人道：「不肯施捨也就算了，何以還要用這種可惡手段來損傷別人？」

中年人道：「那是因爲他的一個姪兒，在他面前告了我一狀。」

練人道：「他姪兒告什麼狀？」

中年人道：「他姪兒告我的一狀，是說我的身子很髒，又髒又臭。」

練人一呆，說道：「你眞的又髒又臭嗎？」

中年人哈哈一笑，道：「天下間大大小小的叫化子，那一個不是又髒又臭的？所以，只會聽人說臭叫化，那會聽人說叫化子是香的？」

練人點點頭，道：「不錯，天下間只有女人才是香寶寶，男人都是臭東西。」

中年人道：「更尤其是做叫化的，更是臭東西裏的臭東西。」

練人道：「你是臭叫化又怎樣，跟那個大財主的姪兒有什麼關係？」

中年人道：「那個大財主的姪兒，也會在賭坊裏賭錢。」

練人道：「他賭他的，你賭你的，你又沒有得罪他，他憑什麼向大財主告你一狀？」

中年人道：「他對大財主說，若不是我這個臭叫化把他的鼻子薰臭，他的腦筋就不會忽然糊塗起來，以致後來輸了好幾千兩銀子。」

練人「呸」一聲，道：「這是那門子的道理？簡直就是放屁。」

中年人道：「有錢人放的屁，是十分霸道的，在他們眼中看來，沒有在我的砵子裏放上一條吊睛白額虎，巳經算是他媽的相當客氣。」

練人道：「但我寧願來的是一條吊睛白額虎，也比一堆臭狗屎好得多。」

中年人哈哈一笑，道：「說得好，正是英雄所見略同。」

練人苦笑了一下，道：「我那裏是什麼英雄了？」

中年人說道：「英雄莫問出處，也不問遲或早，有些人天生下來就有很大的福氣，年紀小小就做了小英雄，但也有些人運氣來得遲些，但結果也成爲了大英雄，至於那些大器晚成的，自然就成爲老英雄了。」

練人道：「我不想做什麼英雄，只想練就一身高强的武功。」

中年人道：「皇天不負苦心人，你總會有這個機會的。」

練人道：「那大財主用這種手段來對付你，你生氣不生氣？」

中年人道：「當然是無名火起三千丈，這一氣之下，那個大財主首先就要當殃了。」

練人目光一亮，說道：「你把他宰了嗎？」

中年人道：「沒有，只是以其之人道，還治其人之身！」

練人一怔，道：「怎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中年人道：「他要我吃狗糞，我就把那些狗糞交還給他，還要他當着衆人的面前，把狗糞吃得乾乾淨淨。」

練人道：「他肯吃嗎？」

中年人道：「他若不吃乾淨那些狗糞，就得吃刀子。」

練人道：「你這個叫化倒是兇惡得緊呢。」

中年人道：「不給他一點顏色瞧瞧，怎對得起千千萬萬的叫化兄弟？」

練人道：「後來怎樣？」

中年人道：「大財主吃完狗糞之後，他的姪兒就帶着十幾個如狼似虎的惡漢趕到。」

練人道：「這就不妙了。」

中年人說道：「不妙的是大財主的姪兒。」

練人道：「他是帶着十幾個惡漢而來的呀！」

中年人說道：「但這十幾個惡漢，一遇上我這個臭叫化，就惡不到什麼地方去了。」

練人聽得眉飛色舞，道：「你用什麼辦法對付他們？」

中年人說道：「用一雙又臭又硬的拳頭。」

練人道：「你的拳頭快不快？」

中年人道：「一點也不快，但那些惡漢的身手更慢。」

練人道：「你慢我快，妙哉妙哉！」

中年人嘆了口氣，道：「十幾個漢子橫七豎八躺在地上，也不見得是一件很妙的事，瞧見這些傢伙的窩囊相，眞是他媽的想吐。」

練人道：「大財主的姪兒怎樣了？」

中年人道：「不見了六七顆牙齒，鼻子却腫脹了三倍。」

練人道：「眞是大快人心。」

中年人道：「單是大快人心，對我有個屁用。」

練人道：「你還想怎樣？」

中年人道：「自然是要那個可惡大財主賠償！」

練人說道：「你把大財主上上下下十幾個漢子打得落花流水，居然還要別人賠償？」

中年人道：「世間就是這樣的，正是弱肉强食，誰的拳頭硬，誰就可以氣吞牛斗，大殺三方！」

練人道：「大財主肯不肯賠償？」

中年人道：「豈容他不肯！」

練人道：「他賠了你多少？」

中年人道：「不多，只是他的一半家財而巳。」

練人舌頭一伸，道：「這與打家刼舍的强盜又有什麼分別？」

中年人道：「當然有，我若是打家刼舍的强盜，就不會只要他一半家財，而是全部掠取。」

練人道：「你豈不是因禍得福，發了大財嗎？」

中年人道：「這算不算是因禍得福，

我不知道，但自此之後，我這個臭叫化就不再臭了。」

練人道：「丐幫容許你這樣嗎？」

中年人道：「當然是不容許的，尤其是刑堂堂主，更屢次派高手要把我抓回去大加審問。」

練人道：「丐帮刑堂堂主是不是很厲害的？」

中年人道：「若不是很厲害的叫化子，也不可能當上刑堂堂主。」

練人道：「你豈非大大不妙了？」

中年人道：「刑堂堂主雖然厲害，但他對着我，還是奈不了何。」

練人道：「你眞的要背叛丐帮了？」

中年人道：「也不算是背叛丐帮，只是違犯了帮規而已。」

練人道：「我會聽人說過，丐帮規律是很森嚴的。」

中年人道：「說是這麼說，但也得要看看違犯了帮規的是什麼人而定。」

練人道：「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難道你會特別一些？」

中年人道：「好說。」

練人皺了皺眉，道：「你又有什麼特別了？」

中年人道：「我和九袋叫化子是好兄弟。」

「九袋叫化子？」

「不錯，丐帮之中，只有一個九袋叫化子。」

「是不是帮主？」

「不錯，正是丐帮帮主，」中年人有點得意地說道：「幫主知道，以刑堂堂主一貫的作風，必須會把我逼得好慘好慘，甚至會要了我這條老命，亦不爲奇。」

練人道：「幫主的地位，難道還比不上刑堂堂主？」

中年人道：「幫主地位雖然比刑堂堂主更高，但帮中子弟犯了幫規，刑堂堂主必然要施以懲罰，到了這個地步，就連帮主也不能加以赦免。」

練人道：「那麼，你雖然有這個九袋叫化的帮主兄弟，又有什麼用處？」

中年人道：「雖然他不能赦免我的罪，但卻可以把我逐出丐帮。」

「把你逐出丐帮？」

「不錯，幫主把我逐出丐帮，其實是要救我一命，我既不是丐帮弟子，刑堂方面就不會再找我的麻煩。」

「原來如此，」練人恍然大悟，道：「你這位帮主兄弟，倒算是個聰明人。」

中年人道：「若非精明老練之輩，又怎會成爲丐帮帮主？」

練人道：「你不做叫化，以後的日子怎樣過？」

中年人道：「連做叫化的日子都可以過得優哉悠哉，不做叫化的日子自然更加逍遙自在，只要自己喜歡怎樣便怎樣。」

練人道：「難怪你現在像個大富戶，再也不像個叫化子。」

中年人搖搖頭，道：「你錯了，我現在雖然滿身銅臭，但卻還是個叫化。」

練人道：「天下間那裏會有你這種叫化的？」

中年人道：「偏偏就是有我這麼一個老叫化，雖然帮主已把我逐出丐帮，但我仍然把自己當作是叫化子。」

練人道：「但叫化子不會穿這樣華麗的衣服。」

中年人道：「穿什麼樣的衣服是不要緊的，最要緊的是自己心裏怎樣想。」

練人皺了皺眉，道：「倘若我想着自己是個武林高手呢？」

中年人道：「那麼你就是武林高手了，這並不是自欺欺人，而是難得糊塗。」

練人道：「做人糊糊塗塗又有什麼好處？」

中年人道：「糊塗自有糊塗福，最痛苦的往往是那些聰明人，更尤其是那些自以爲聰明的人。」

練人道：「大貓說你的外號是『不醉神丐』，想來你的酒量必然十分驚人。」

中年人道：「這個想法錯得厲害！」

練人道：「你若不是酒量驚人，又怎會有這麼一個外號？」

中年人道：「天下間許多人都不會醉過，那是因爲這些人根本就不喝酒，又或者只是淺嚐即止！那又怎會醉倒下來？」

練人恍然道：「原來如此，若非前輩指點，我再想十年也想不出其中道理。」

中年人道：「現在我雖然看來不像叫化，但我依然以老叫化自居，這一點，大貓是明白的。」

練人笑了笑，道：「大貓很懂事，人也很聰明，就只是頑皮一點。」

中年人道：「他畢竟還年輕！頑皮一點是人之常情。」

練人又笑了笑，凝視着中年人說道：「前輩外號是『不醉神丐』！未知高姓大名？」

中年人道：「姓雷，名氣。」

練人道：「原來是雷前輩：：」

雷氣哈哈一笑，道：「什麼前輩，別惹人見笑了。」

練人道：「你總不成是個晚輩罷？」

雷氣道：「什麼前輩晚輩，暫且不要理會！嗯，咱們顯然有緣相遇，不如痛飲一塲怎樣？」

練人搖搖頭，道：「我不懂喝酒，而且現在也不是喝酒的時候。」

雷氣眨了眨眼，道：「你在担心什麼？是不是担心那個女娃娃？」

練人忙道：「她是我的朋友，咱們是從遠處來到這裏的，倘若她在這裏不見了，唉，那就眞是乖乖的不得了。」

雷氣桀桀一笑，道：「你們不是仿効紅拂女的故事罷。」

練人一呆，道：「紅拂女？是什麼意思？」

雷氣奇怪地望着他，道：「你是眞的不懂還是在假裝糊塗？」

練人道：「不懂就是不懂，爲什麼要假裝糊塗？」

雷氣這才相信他不曉得紅拂女的故事，不由嘆了口氣，胡大貓却已聽得忍耐不住，插口道：「他倆並不是私奔，只是想去找一個人。」

雷氣道：「他倆想找的是什麼人？」

胡大貓道：「吳六婆子。」

「吳六婆子？」雷氣眉頭大皺，道：「那是一個老鴇，爲人兇惡得緊。」

胡大貓道：「聽說她的乾女兒鐵辣椒

更加兇惡。」

雷氣道：「不錯，鐵辣椒不但兇惡潑辣，而且還懂武功，但照我看，她的武功却不怎樣高明。」

胡大貓道：「師叔領教過鐵辣椒的武功了？」

雷氣哂然一笑，道：「我怎會和這些小女娃兒動手？但剛才見她擄走那個小姑娘的手段，實在不見得怎樣高明。」

練人立刻跳了起來，叫道：「什麼？妙兒就是給鐵辣椒擄走的，她爲什麼要擄走妙兒？」

雷氣淡淡道：「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嗯，你爲什麼這麼緊張，鐵辣椒再兇惡，也不會把那個小姑娘吞掉的。」

練人道：「鐵辣椒住在那裏？」

雷氣道：「紫蘭里。」

練人吸了一口氣，道：「紫蘭里又在什麼地方？」

雷氣道：「你們用不着到紫蘭里去找，她現在不會歎在家裏的。」

練人道：「你又不是鐵辣椒，怎知道她一定不會在家裏？」

雷氣微微一笑，說道：「雖然我不是鐵辣椒，但是也許比鐵辣椒還更瞭解她自己。」

練人一呆，說道：「你和她有什麼關係。」

雷氣笑了笑，道：「我是她的師父，她的武功，全都是我這個老叫化傳授給她的。」

練人更加呆住了，就連胡大貓也不禁爲之大感詫異。

胡大貓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呆楞楞地望住雷氣，道：「師叔，你什麼時候收了一個女弟子的？」

雷氣道：「大概在半年前左右。」

胡大貓說道：「鐵辣椒已經是個兇惡到不得了的小母虎，你爲什麼還要教她武功？」

雷氣悠然一笑，說道：「正因爲她是一條兇惡的小母虎，所以我才把她收錄爲徒。」

胡大貓奇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雷氣道：「她拜了我這個師父，最少有兩大好處。」

胡大貓道：「有什麼好處？」

雷氣道：「第一，她拜我爲師，武功決不會高明到那裏去，常言有道：『明師出高徒』，但我並不是什麼明師，就算把壓箱底的武功都傳授給她，她也不會成爲一個絕頂厲害的武林高手。」

胡大貓道：「師叔武功高强，怎可以這樣貶低自己？」

雷氣兩眼一瞪，道：「是誰說我武功高强的，嘿嘿，我的武功若和你相比，自然是高明百倍的，但那又有什麼用？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這個叫化師叔若站在眞正的武林高手面前，立刻就會變得微不足道，至於鐵辣椒，那就更加用不着去提了。」

練人盯着雷氣的臉，忽然問：「鐵辣椒何以要擄走妙兒？」

雷氣搖搖頭，道：「我怎知道？這件事跟老叫化可沒有半點相干。」

練人道：「你眞的不知道？」

雷氣道：「徒兒做的事！做師父的不一定會知道，但也不一定不知道！」

練人急道：「你究竟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雷氣道：「老叫化實在不知道鐵辣椒爲什麼要擄走妙兒，但這件事可能和一個人有關。」

練人忙道：「這人是誰？」

雷氣道：「龍玉郎。」

「是龍玉郎？」胡大貓的眼睛立刻大亮，失聲叫道：「是『雪刀奇俠』的龍玉郎？」

雷氣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正是『雪刀奇俠』龍玉郎，他已到了濟南，而且曾經和鐵辣椒談得十分投契。」

胡大貓奇道：「龍少俠怎會和你這個女徒兒談得十分投契的？」

雷氣道：「這是人結人緣，有什麼好說的？」

練人道：「難道妙兒被擄走，會是龍玉郎的主意？」

雷氣呵呵一笑，道：「這個嘛，老叫化就眞的不曉得了。」

練人深深的吸了口氣，道：「咱們若要找龍玉郎，該到什麼地方去？」

雷氣道：「龍氏世家。」

練人一怔，胡大貓隨即說道：「龍少俠回到祖父身邊嗎？」

雷氣道：「這個師叔也是不大清楚的，龍府守衛看來不算森嚴，但無論是誰想闖進去都是難乎其難的。」

練人一怔，道：「這麼說，咱們想找龍玉郎也是難乎其難的了？」

雷氣道：「這個嘛……倒要看看是誰去找他，若是你自己獨個兒去，只怕連人影兒也見不着。」

練人道：「若跟雷前輩去呢？」

雷氣搖了搖頭，說道：「也是不中用的。」

練人苦着臉，道：「那該怎辦？」

雷氣道：「老叫化雖然不中用，但小叫化却很中用。」

練人倏地目光大亮，道：「你是說大貓？」

雷氣點點頭，道：「對了，別人想跨進龍府的門檻，也許是大不容易的，但大貓却不同，因爲他的師父就是丁黑狗。」

練人立刻扯着胡大貓的破衣袖，道：「對！大貓！這下子就得瞧你啦。」

胡大貓摸了摸鼻子，道：「你放心好了，糊小姐的事，大貓還能置身事外嗎？咱們現在馬上就走。」

雷氣笑道：「先喝兩杯酒才去，行不行。」

胡大貓道：「你自己獨個兒喝，別說是兩杯，就算是喝兩百杯也行。」說完，拉着練人的衣袖便往長街溜了出去。

× ×

龍玉郎已很久沒有回到龍老太爺的身邊，這一次，就連他自己也沒想過會來到濟南。

龍隱自然很高興，他對這個寶貝孫兒說道：「你現在懂不懂喝酒？」

龍玉郎道：「比上次回來的時候好一點。」

龍隱道：「是誰教你的？是不是你的

舅父？」

龍玉郎的舅父，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龍玉郎微微一笑，道：「舅父是個沒底的大酒桶，我怎比得上他。」

龍隱道：「也別要去學他這一套，喝酒不宜太多，少喝一點，益處更大。」

龍玉郎道：「爺爺說的是。」

龍隱道：「爺爺現在想喝點酒，你奉陪不奉陪？」

龍玉郎笑道：「難得爺爺有這個興致，孫兒自當奉陪到底。」

龍隱哈哈一笑，道：「可別連爺爺也弄醉了。」當下囑咐僕人奉上酒菜，爺孫兩人就在大廳裏喝得興高采烈。

龍隱喝了幾斤女兒紅後，就有點睏倦了：「爺爺要睡啦，這裏是你的家，你喜歡怎樣便怎樣。」

龍玉郎微微一笑，道：「回到自己的家裏，自然是用不着客氣的。」

他當然不會客氣，他本來就是龍氏世家的少主人。

龍隱離開大廳後，他就站在門外等候着。

他在等一個人，那是鐵椒辣。

不久，鐵辣椒終於出現了，她背後揹着一隻大布袋。

大布袋看來沉甸甸的，裏面裝着的是什麼東西？

× × ×

龍玉郎看着鐵辣椒的臉，她的臉龐不算漂亮，但卻爽朗而健康。

在許多人的眼裏，鐵辣椒是個很兇惡的女孩子，但龍玉郎的看法却並不如此。

他只認為鐵辣椒有着男孩的性格。

鐵辣椒是爽直的、坦白的，也是勇敢的，她甚至比許多昂藏七尺的男子漢還更勇敢。

龍玉郎很欣賞她這種作風。

所以，他在濟南只有這一個可以談得來的女孩子。

鐵辣椒這個女孩子也是怪怪的，濟南府有不少英俊的公子哥兒，但她沒有一個看得上。

她只喜歡跟龍玉郎交朋友。

別的少年郎君想差遣鐵辣椒做事，那是休想的，但龍玉郎却例外。

龍玉郎叫她幹什麼，她都不會拒絕，包括把一個女孩子抓進布袋之內。

布袋裏裝着的是一個女孩子，她就是猢妙兒。

幽靈三具獨具慧眼

猢妙兒曾經把一個粗鹵的漢子放在一個鐵箱裏，鎖了大半天才把他釋放出來。

當時，她感到很有趣。

想不到她也會有給人「收藏」起來的時候。

這並不是一種愉快的經驗，而且令她有着給人侮辱的感覺。

除了不愉快和有着被侮辱感覺之外，還有恐懼。

布袋裏一片漆黑，而且她又給人用快速的手法點了穴道，不但掙扎無力，連想發出半點叫聲也是不能。

唯一令她稍感放心的，就是把她擄走的並不是個粗鹵漢子，而是另一個比她更厲害的女孩子。

但她還是不能沒有担心，萬一這個女孩子把她帶到一個滿屋都是臭男人的地方，情況就會立刻變得極壞極壞了。

布袋紮得很緊，雖然猢妙兒身上有一把鋒利的短刀，只消輕輕一割，就可以把布袋割開，但她現在却連拔刀的氣力也已完全消失。

她只能聽天由命。

雖然如此，她還是沒有後悔和練人一起來到濟南。

她相信濟南是個好地方，好地方一定會有好人。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布袋口終於打開了。

打開布袋口的，是一雙膚色健康的手，然後，她看見了一張微笑的臉。

這人就是龍玉郎。

猢妙兒怎樣也想不到，那個厲害的女孩子，是在龍玉郎指使下把她擄回來的。

× × ×

龍玉郎不但親手把布袋解開，還親手遞給她一杯燙熱的茶。

茶很香濃，但猢妙兒却沒有伸手把茶杯接過來，雖然，那個厲害的女孩子已把她的穴道解開。

龍玉郎悠然一笑，道：「這是我的家鄉，家父是在這裏出生的。」

猢妙兒眨眨眼，道：「我知道你不是壞人，但為什麼要把我帶到這裏來？」

龍玉郎道：「因為這裏安全。」

猢妙兒說道：「這裏安全，那麼，外面呢？」

龍玉郎道：「自然是有着說不出的危險，否則，就算妳到處亂跑亂撞，猢老闆也不會如此担心的。」

猢妙兒訝然道：「是家父叫你來抓我的？」

龍玉郎道：「不是抓，是保護。」

猢妙兒「哼」一聲，道：「用一隻布袋來保護我？」

龍玉郎道：「布袋並不能把妳保護，但却可以把妳送到這裏來。」

猢妙兒道：「龍氏世家的確是個很安全的地方，但我不想躱在這裏，我要和練人一起去找他曾祖父遺下來的箱子。」

龍玉郎道：「這樣重要的事，妳怎可以隨便向外人提起？」

猢妙兒深深的吸了口氣，道：「你不是什麼外人，你是龍玉郎，是龍大俠的兒子。」

龍玉郎道：「那又怎樣？你以為我一定會是個正人君子？」

猢妙兒道：「你就算不是個正人君子，也決不會是個卑鄙小人。」

龍玉郎道：「單是聽妳這兩句話，就已令人感到很可笑，難怪令尊對妳無法可以放心得下。」

猢妙兒道：「我爹是過份緊張了，你不能聽他的那一套。」

龍玉郎道：「令尊也許是過份緊張的，但若換上是我，只怕心情也是一樣。」

猢妙兒道：「你還沒資格有這麼大的一個女兒。」

龍玉郎笑道：「別多說話了，妳還是留在這裏吧 練人的事，我會帮他一臂之力。」

猢妙兒立刻嚷道：「不！我不能就在這裏 練人的事，我不能袖手不理！」

龍玉郎道：「妳已帮」他」一個很大的忙 但却不能繼續陪他去冒險。」

猢妙兒道：「練人可以冒險，我為什麼不能跟他一起冒險？再說，他的武功比我更差，只要遇上了眞正的危險，他根本抵擋不了敵人的一根指頭。」

龍玉郎淡淡一笑，道：「他不能，妳也同樣不能，否則也不會給鐵辣椒放進布袋裏。」

猢妙兒 呆 兩眼直視着鐵辣椒：「妳是吳六婆子的乾女兒嗎？」

鐵辣椒道：「是又怎樣？」

猢妙兒道：「妳乾媽呢？」

鐵辣椒道：「我乾媽喜歡東逛西走，她老人家去了什麼地方，我怎知道？嗯，妳怎知道我乾媽的名字？」

猢妙兒道：「是胡大貓告訴我的。」

鐵辣椒「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那個多事的小叫化。」

猢妙兒道：「妳認識胡大貓？」

鐵辣椒道：「不認識，只是聽過他的名字。」

猢妙兒道：「大貓是個好人，他很有義氣，而且他的師父又是丐帮的丁黑狗長老。」

鐵辣椒說道：「這些事，我全都知道了！」

猢妙兒道：「妳知道就好了，妳應該帮助大貓才是。」

鐵辣椒道：「幫不帮大貓，我自有分寸。」

龍玉郎微微一笑，對猢妙兒道：「妳別着急，這裏很安全，妳還是先在這裏歇息一會兒再說好了。」

猢妙兒雖然老大不情願，但龍玉郎主意已决，她想反抗也反抗不來。

× × ×

不多久，雷氣就帶着胡大貓和練人來了。

雷氣一看見龍玉郎，就笑吟吟地說道：「還認得我這個老叫化嗎？」

龍玉郎笑道：「雷伯伯，久違了。」

雷氣道：「江湖傳言，說你近來鋒芒畢露，大有乃父之風，眞是可喜可賀。」

龍玉郎道：「但家父曾說過，最好別學他的作風，連我媽也是這樣說。」

雷氣睜目道：「像你的老子又有什麼不好了？正是俠之大者，無畏無私，既是浪子中的大俠，也是大俠中的浪子！」

龍玉郎微微一笑，道：「雷伯伯總是有得說的。」

雷氣道：「有得說的事情還多着哩，猢妙兒是不是在你這裏！」

龍玉郎道：「雷叔叔一猜便中。」

雷氣道：「你喜歡怎樣都可以，但却先要對他的朋友說一聲。」說着，向練人與胡大貓一指。

龍玉郎上前輕輕一拍胡大貓的肩膊，道：「輕功學得怎樣了？」

胡大貓道：「已算不錯，但若跟你相比，還是差了一大截。」

龍玉郎道：「那就得勤力一點了。」

練人在旁邊聽得有點着急，忍不住問：「妙兒怎樣了？」

龍玉郎道：「她現在很好，你要不要見一見她？」

練人茫然地望了胡大貓一眼，道：「你說見不見她？」

胡大貓道：「她若陷入龍潭虎穴，咱們當然是要把她救出來的，但她在這裏是最安全的，見不見她都是一樣。」

雷氣拍了拍胸膛，朗聲對練人道：「妙兒在龍氏世家，你是用不着担心的，要担心的是你自己！」

練人道：「我該怎辦？」

雷氣道：「你的事，你自己拿主意好了。」

練人道：「我只想找回曾祖父遺下來的東西。」

雷氣道：「你曾祖父是誰？」

練人道：「李川帆。」

雷氣眉頭一皺，道：「這名字很陌生，老叫化子從來沒聽說過！」

練人苦笑了一下，道：「你若聽說過，那才是一樁怪事。」

胡大貓道：「我師叔有沒有聽說過你曾祖父的名字，那是半點也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咱們一定要繼續追查下去，千萬不可以半途而廢，以致功虧一簣。」

龍玉郎道：「你們非要找到吳六婆不可？」

練人道：「不錯。」

龍玉郎道：「若是找不到她那又怎麼樣？」

練人道：「若找不到她，我這一輩子也找不到曾祖父遺下來的箱子。」

雷氣道：「什麼箱子？」

練人道：「此事說來話長。」

雷氣瞪了他一眼，冷然說道：「你不想說就算了，再見。」說完，掉頭拂袖而去。

練人一愕，望了望胡大貓，道：「你師叔怎麼了？」

胡大貓淡淡一笑，道：「他的脾氣就是這樣的，但一會兒就沒事了。」

練人道：「他會不會回來？」

胡大貓又是一笑，道：「他現在已經回來了。」

練人一呆，立刻左顧右盼，那裏有雷氣的踪影？

胡大貓笑着說道：「師叔就在你的背後。」

練人回頭一望，這才看見雷氣果然就站在自己的背後，不禁吃了一驚，道：「你不是已經走了嗎？」

雷氣沉着臉，道：「我要走便走，要來便來，你管得着嗎？」

練人道：「我是管不着的，但你也別再愚弄晚輩了。」

龍玉郎道：「咱們還是少點爭執，坐下來慢慢從長計議罷。」

雷氣立刻一口答應下來。

× × ×

夜已深，在濟南東北一條陰暗的小巷裏，忽然亮起了一點燭光。

拿着一支蠟燭的，是一個臉色青白的

老婦。

她忽然燃亮起這支蠟燭，是因爲小巷外出現了一條修長的人影。

「是誰來了？」老婦用顫抖的聲音叫道。

巷外那人乾咳一聲，緩緩道：「買貨的人。」

老婦道：「你要買什麼貨？」

那人道：「一個又老又賤的老鴇。」

老婦道：「你能付得出多少銀子？」

那人說道：「妳要多少，我便付你多少。」

老婦道：「二兩怎樣？」

那人道：「哦？老鴇眞的這樣不值錢嗎？」

老婦道：「在這年頭，就連黃花閨女也不值錢。」

那人道：「妳是賣貨的人，怎麼說這樣的話？」

老婦說道：「這是貨眞價實，童叟無欺。」

那人默然半晌，忽然怒聲道：「放屁！妳根本就不是賣貨的人！」

老婦哈哈一笑，聲音再也不顫抖了：「勞聖村，你能夠找到這條巷子來，總算你有點門道，但可惜還是來遲一步啦！」

巷外那人冷笑道：「既知我就是『萬點寒星』勞某，還敢如此猖狂！」

老婦又是哈哈一笑，道：「勞聖村啊勞聖村，別人當你是一流高手，但在老身的眼裏，你只是個勞什子小烏龜而已！」

巷外那人怒吼一聲，忽然左手一揚，無數寒芒立刻向巷內射至。

那人是江南閃電派掌門，姓勞名聖村，拜師在「八臂神通手」南宮連環門下，暗器功夫厲害無比，是江南武林中一號難纏的人物。

他這一手暗器甫射出，燭光立刻熄滅了。

他的暗器已發射出去，但巷子裏却在這剎那間突然完全沉寂下來。

勞聖村是暗器功夫名家，凡是這種使用暗器的高手，一定曾經苦練眼力。

但這時候，他什麼都看不見，巷子在燭光熄滅之後，立刻變成一片漆黑。

不但沒有光源，甚至連聲音也消失。

勞聖村在兩天前渡過他五十六歲的生辰，在這數十年以來，他從沒有嘗試過這一刻間的可怕滋味。

這一刻有什麼可怕了？

他說不上來，也想不出一個眞正的道理，他只是感覺得到，自己忽然正在發抖了。

就在他感到自己發抖的時候，他的脖子忽然一陣刺痛。

這一下刺痛的感覺並不强烈，但却使他發抖得更加厲害，彷彿自己已給刑場上的劊子手一刀砍了下來。

勞聖村身上的暗器，當然是不只有一把。

倘若形勢所需，他最少可以連續發射出三十六把同樣厲害，甚至更加厲害的暗器。

不然，他也不會擁有「萬點寒星」這個外號。

但是，這天晚上他只是射出了第一把暗器，身上其餘各種各樣的暗器就再也沒有機會可以使用了。

他只是聽見一個人的聲音在耳朵邊慢慢響起：「這並不是你的蜂尾針，而是老身的梅花刺。」

勞聖村連臉都白了，這一次，聲響顫抖的並不是那個老婦，而是他自己。

「給……給我解藥……」

老婦道：「梅花刺是沒有毒的。」

勞聖村叫道：「不！妳騙人！梅花刺怎會沒有毒？」

老婦道：「我的確是在騙你，那又怎樣？」

勞聖村驚怒交集，又大叫道：「我跟妳拚……拚……」但他還沒有說完，嘴角已在涔血。

血是紫藍色的，但他的臉却蒼白得十分可怕。

老婦笑吟吟地看着他慢慢倒下，然後才施施然地轉身離去。

小巷外有血腥氣味。

但小巷內的血腥氣味彷彿更濃……

× × ×

天甫亮，練人就已睜開了眼睛。

他看見床邊有一隻螞蟻在爬來爬去。

在他的故鄉有螞蟻，到了濟南府也有螞蟻。

他不禁這樣想：「人云：『天下烏鴉一樣黑。』螞蟻也是差不多的，無論色澤，大小和走動時姿勢都是大同小異。」

就在他思前想後之際，胡大貓已潛入了他的房子裏。

練人看着他，道：「有什麼事？」

胡大貓道：「事情不妙。」

練人立刻「骨碌」地從床上跳了起來，道：「是不是妙兒！——」

「你放心，妙兒很好，她連一根頭髮也沒有出岔子。」胡大貓嘆了口氣，道：「但吳六婆子却已死了。」

練人一呆，道：「你是說那個老鴇？鐵辣椒的乾媽？」

胡大貓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不錯，她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她現在死了，咱們想找那個枯井就大不容易。」

練人道：「吳六婆子是怎樣死的？」

胡大貓道：「她給人擄走，然後在一條小胡同裏遇害。」

練人道：「是誰下的毒手？」

胡大貓道：「現在還沒查出，但據濟南分舵的孟長老說，吳六婆子是給人用內家重掌震碎五臟而死的。」

練人道：「哦？吳六婆子有很多仇家嗎？」

胡大貓道：「她有沒有仇家，我不怎麼清楚，但她這次遇害，只怕並不是因爲敵人尋仇。」

練人道：「不是尋仇，又是爲了什麼事？」

胡大貓道：「可能跟你這一次找尋曾祖父遺物的事大有相干。」

練人道：「你是說，有人想打木箱的主意？」

胡大貓道：「不錯。」

練人苦笑了一下，道：「現在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曾祖父是否眞的有什麼木箱子遺下來，何以外人反而這樣認眞了？」

胡大貓說道：「雖然你對曾祖父的事情不明不白，但也許有人對這件事頗有眉目。」

練人思索了一會，忽然搖搖頭，道：「不，別人若早知道曾祖父的事，又怎會等到現在才動手？」

胡大貓想了想，不由連連點頭，道：「這次你說得很對！」

練人道：「吳六婆子死了，鐵辣椒知道不知道？」

胡大貓道：「她已經知道了，現在她悲傷得很，連龍玉郎也勸止不住。」

練人道：「勸是沒有用的，該狠狠罵她一頓才是。」

胡大貓奇道：「人家正在悲傷欲絕，怎可以還去罵她一頓？」

練人說道：「哭又有屁用？人死了不能復生，只懂得哭，又怎能爲吳六婆子報仇？」

胡大貓嘆了口氣，道：「說是這麼說，但鐵辣椒如今正是切膚之痛，旁人是不會明白的。」

練人沉默了一會，說道：「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吳六婆子已經死了，咱們怎辦？」

胡大貓道：「我已沒有主意。」

練人罵了一聲：「飯桶！」

胡大貓道：「我雖然是個飯桶，但龍玉郎不是。」

練人陡地目光大亮，道：「不錯，咱們就馬上去找龍玉郎，看看他有什麼好主意！」

× × ×

練人很快就找到了龍玉郎，但鐵辣椒却已走了。

胡大貓立即問龍玉郎，道：「鐵姑娘呢？」

龍玉郎道：「她要追查兇案，誓言一定要爲乾媽報仇雪恨。」

胡大貓皺了皺眉，說道：「她有把握嗎？」

龍玉郎搖了搖頭，說道：「她完全沒有任何把握，只是像隻沒頭蒼蠅般撞來撞去。」

胡大貓說道：「既然明知道她沒有能力可以追查得到眞相，你爲什麼不加以阻攔呢？」

龍玉郎笑了笑，說道：「她要追查眞相，並不是一件壞事，我憑什麼要加以阻攔？」

胡大貓道：「就只怕她遇上厲害的敵人，應付不來。」

龍玉郎道：「就算她自己應付不來，還有她的師父。」

胡大貓「哦」的一聲，道：「原來師叔和她在一起？」

龍玉郎道：「你這個師叔的本領，是用不着懷疑的，有他跟着鐵姑娘，咱們又何必担心？」

胡大貓道：「龍大哥，照你看，吳六婆子之死，是否和練人曾祖父之事有關係呢？」

龍玉郎道：「現在很難說，但相信事情很快就會水落石出。」

胡大貓道：「師叔和鐵姑娘都已出去了，咱們又該怎樣？坐在這裏等他倆回來？還是出去幫助他倆一臂之力？」

龍玉郎道：「你和練人在這裏等一等，我出去瞧瞧外面的形勢。」

胡大貓立即搖頭不迭，道：「咱們也要出去瞧瞧……」

龍玉郎道：「你若可以跟得上，任悉尊便。」語聲未落，人已急掠而去。

練人急道：「還不快追？」

胡大貓嘿嘿一笑，說道：「你追得上嗎？」

練人一呆，繼而嘆道：「龍少俠的輕功眞是厲害，簡直比鳥兒飛得還快。」

胡大貓道：「你若肯苦練輕功，說不定在三十年後也會變成這樣的。」

「三十年後？」練人打了一個哈哈，苦笑着說道：「那時候，我已經是個老頭兒啦……」

× × ×

勞聖村的屍體已被安葬。

葬禮很簡單，他被埋葬在濟南府西北三里外的一個小山丘下。

爲勞聖村立碑的是個獨目老者，在濟南府，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勞聖村死後，獨目老者的臉色一直都很沉鬱，連爲勞聖村買棺木的時候也一言不發，只是把一錠銀子放下，然後就把一口棺木扛走！

天色忽然黯淡下來，一朵烏雲從遠處飄到獨目老者的頭上。

不久，雨點淅瀝地落下，獨目老者還是靜靜地站在勞聖村墓碑面前，任由雨水打落在臉上。

雨勢來得很快，一轉眼間已變成一場傾盆大雨。

獨目老者還是沒有轉動身子，任由身子濕透。

忽然間有一隻手遞了過來。

這一隻手並不是空着的，在手掌上四平八穩地放着一瓶酒！

獨目老者的目光立刻轉移到那酒瓶之上。

「這是高粱，是挺夠勁兒的，」一人在他身邊悄悄地說。

獨目老者遲疑了一會，終於把這瓶酒拿起，然後仰首便喝。

一瓶高粱，很快就給他喝得乾乾淨淨了。

獨目老者喝完酒之後，就把酒瓶摔在地上，但却沒有把酒瓶摔破。

那人淡淡一笑，道：「好爽快，但你不怕這酒裏有毒嗎？」

獨目老者咳嗽了一下，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也許會在飯裏下毒，但決不會在酒裏下毒。」

那人又是一笑，說道：「這是什麼道理？」

獨目老者說道：「因爲你是一個與酒爲友的叫化子，你決不會在朋友的身上施毒。」

那人默然半响，道：「眞不愧是『獨具慧眼』朱堡主，雷某佩服！佩服！」

原來那人就是「不醉神丐」雷氣，而眼前這位獨目老者，却是江南神機堡主朱萬算。

朱萬算在二十五年前，曾與當時極負盛名的「血鷹開山爪」曾十三決戰，結果

曾十三被他一掌震落萬丈深淵，而朱萬算也中了一爪，以致後來眇去一目。

當年，這一戰是哄動江湖的。

曾十三給朱萬算一掌震落萬丈深淵，自然是屍骨無存，再也不會在武林中出現了，而朱萬算經此一戰之後，也相繼在武林中銷聲匿跡。

直至五年之前，他忽然重出江湖，並與「萬點寒星」勞聖村結拜，成爲異姓兄弟。

但勞聖村却突然死了。

朱萬算站在勞聖村墓碑前，臉上的神情說不出的沉重！

雷氣望住他，忽然問道：「還要不要酒？」

朱萬算搖搖頭，說道：「酒是沒有用的，老夫現在只是想要殺我義弟兇手的人頭！」

雷氣道：「是誰殺了勞聖村？」

朱萬算道：「老夫若知道兇手是誰，此刻也不會像隻呆鴨般站在這裏。」

雷氣道：「但你老是像呆鴨般站在這裏，也同樣找不到兇手。」

朱萬算說道：「兇手是不會溜得很遠的。」

雷氣凝視着他，道：「難道你已有把握可以找到兇手？」

朱萬算道：「兇手此刻雖然已逃得無影無蹤，但老夫知道他將會在什麼地方出現。」

雷氣奇怪極了，問道：「你怎會知道的？」

朱萬算冷冷一笑，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雷氣臉上不禁一陣尷尬，但接着又乾笑兩聲，道：「朱堡主的事，雷某原本就是不配過問的。」

朱萬算道：「你知道就好了，那一瓶高粱値多少錢？」

雷氣說道：「區區一瓶高粱，我老叫化子還請得起有餘，朱堡主用不着斤斤計較。」

朱萬算冷然一笑，道：「你不計較，老夫計較。」倏地右手一揚，把一錠十兩重的銀子拋給雷氣。

雷氣把銀子接住，繼而苦笑一下，道：「這下子有賺了。」

朱萬算不再理睬他，身形一閃，瞬息間已消失在一片樹林裏。

朱萬算離開之後，鐵辣椒才上前問雷氣：「師父，情形怎樣？」

雷氣道：「昨晚遇害的，除了妳乾媽之外，還有勞聖村。」

鐵辣椒道：「勞聖村是什麼人？」

雷氣道：「暗器名家，武功也頗高，五年前跟朱萬算結爲異姓兄弟。」

鐵辣椒道：「是誰殺了他？」

雷氣道：「現在還不知道，但很可能和妳乾媽之死有關。」

鐵辣椒道：「師父，咱們何不跟着朱萬算，說不定明有所發現。」

雷氣嘆道：「朱萬算並不是等閒之輩，老實說，爲師還沒有這個本領可以跟着他老人家。」

鐵辣椒道：「這樣不是，那樣也不是，咱們還能幹些什麼？」

雷氣說道：「回龍氏世家，找龍玉郎去。」

鐵辣椒道：「龍大哥會有辦法嗎？」

雷氣道：「就算他現在沒有辦法，只要給他一點時間，他就會有辦法了。」

×　×　×

朱萬算穿過林子，來到一條鋪滿鵝卵石的小路上。

這條小路很冷清，除了已漸漸細小的雨點聲之外，似乎再也沒有任何人。

朱萬算大步踏前，臉龐上的表情充滿着仇恨。

他每一根手指都在勒勒作响，他恨不得馬上把兇手撕成碎片。

鋪滿鵝卵石的小路左曲右彎，他甚至有點分辨不出方向。

倏地，小路上出現了三個人。

這三個人都是穿着簑衣的，而且頭上都紮着白布。

朱萬算的脚步停頓下來，還沒有瞎掉的右眼如電般射向這三人的臉。

「幽靈三異？」朱萬算冷冷一笑。

站在中間的簑衣人慢慢地點頭，道：「好眼力，不愧是獨具慧眼朱大堡主。」

朱萬算道：「三位若不是衝着朱某而來的，就請借開一點。」

中間的簑衣人道：「憑朱大堡主在江湖上的威名，又有誰敢阻攔你老人家的去路？」

右邊簑衣人立刻緊接道：「但朱大堡主若想離開此地，還得放下一點點東西才行。」

朱萬算冷笑道：「三位在什麼時候開始變成翦徑的盜賊了？」

左邊簑衣人道：「就算是由現在開始罷。」

朱萬算道：「一萬兩夠不夠？」說着，從懷中取出一疊銀票，在幽靈三異面前晃來晃去。

中間的簑衣人道：「太多了，我們所要的東西，也許還不足一両。」

朱萬算獨目倏睜，道：「你們想要老夫這一隻眼？」

三個簑衣人同時獰笑，齊聲道：「不錯，咱們正是要你這一隻還沒有瞎掉的眼睛！」

朱萬算也笑了，說道：「三位來得正好，老夫煩悶得緊，早就想找人消一消氣！」話聲未落，「呼」的一聲左拳怒飛出去。

這一拳能開山碎石，當然能夠殺人。

這時只聽「霍」地一聲，中間的簑衣人已從腰間拔出一柄薄刀。

朱萬算這一拳是攻向中間簑衣人的。

「幽靈三異」之中，老大的外號是「魔刀如紙」，此人姓鍾名無極，輕功高，刀法更高。

鍾無極一出手，他身邊的兩個師弟也沒閒着。

老二「魔劍如血」甘易魂已拔劍，劍鋒一亮，毒辣的劍招就已連環不絕地攻向朱萬算。

老三「魔棒如山」沙疊影以魔棒纏攻，只聽得棒梢急風陣陣過來，每一棒都是厲害無比的殺着。

朱萬算哈哈怪笑，道：「果然有兩下子！」雖然以一敵三，但他仍然赤手空拳對抗，也不知道他身上沒有兵刄，還是故意托大棄而不用。

鍾無極薄刀變招奇速，但他刀招雖快，朱萬算閃避得更快。

朱萬算不但閃避快，反擊更快。

「呼」一聲，朱萬算以左掌掌緣怒劈鍾無極的臉。這一掌內力之驚人，單是聽見掌風聲便可想像。

鍾無極急閃，他已閃得極快，但朱萬算這一掌還是在他右耳旁邊擦過！

鍾無極的右耳立即變成血紅之色。

就在這時，甘易魂的魔劍急刺朱萬算的百會穴。

朱萬算一反手，右手五指竟然直抓甘易魂胸膛。

甘易魂眼色驟變，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快的出手。

幸而沙疊影的魔棒已同時飛擊過來，朱萬算非要撤招不可。

甘易魂的確是這樣想。

事實上，朱萬算的確是非要撤招不可的，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却發生了。

沙疊影這一棒突然改變方向！

他這一棒並不是飛擊朱萬算，而是突然改爲掃向甘易魂的左腰。

易魂做夢也想不到老三竟然會有此一着。

他想不到，朱萬算更想不到。

沙疊影這一棒並不是虛招，而是咬牙切齒地掃在甘易魂腰際的。

甘易魂猝然不防，立刻給這一棒掃個正着，身子不由自主地向朱萬算仆跌了過去。

剎那間，朱萬算怔住了，這眞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而就在他怔呆之際，鍾無極的刀尖已刺入他的右眼！

朱萬算怒號不已，但他眼前已變得完全一片漆黑！

他只有一隻眼，此眼一瞎，他就再也不能看見任何物事，變成一個瞎子。

「好毒的手段！」這句話並非出自朱萬算之口，而是甘易魂在倒下去之後叫喊出來的。

只聽見沙疊影嘆了口氣，道：「我只是奉命行事，你休怪我。」

甘易魂嘶聲道：「奉命？奉了誰人之命？」

鍾無極冷冷道：「是我叫老三這樣幹的，若不是這樣，咱們一輩子也殺不了朱萬算！」

朱萬算聽了，忍不住怒道：「老夫跟你們有什麼仇怨？你們竟要犧牲其中一人來殺我？」

鍾無極冷冷道：「別問了，還是快點自行了斷，免得多受皮肉之苦！」

朱萬算怪叫一聲，道：「老夫决不會了斷，老夫也要你嚐嚐失明之苦！」

鍾無極冷笑道：「朱大堡主，你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薄刀又已飛起，這一次，鍾無極是要割斷朱萬算的脖子。

朱萬算武功雖高，但驟然雙目不能視物，想招架抵抗，就難乎其難了。

他雖然嘴裏說要鍾無極嚐嚐失明之苦，但却只能說說而已，他現在唯一可行之法，就是儘快離開這裏。

可是，他才向前掠出五六丈，就已撞在一株大樹上。

鍾無極冷酷的笑聲從他背後傳來：「朱大堡主，一命換一命，你是逃不了！」

朱萬算咬着牙，道：「是誰要你們來對付老夫的？」

鍾無極嘿嘿一笑，說道：「你很想知道？」

朱萬算道：「眞是很想！」

鍾無極道：「但我爲什麼要說出來？我要你死得不明不白，死後連在閻王面前也不懂得應該怎樣告狀！」

他在獰笑，薄刀同時緩緩擧起！

他這個動作朱萬算是看不見的。

他已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把朱萬算的腦袋割了下來。

×　×　×

朱萬算是老江湖，也可以說是一條老狐狸了。

可是，沙疊影那一棒仍然使他上了大當。

沙疊影那一棒若是直接攻向朱萬算，無論招式如何毒辣厲害，朱萬算也可以應付裕餘。

但又有誰料到，沙疊影那一棒要攻擊的並不是朱萬算，而是幽靈三異中的老二甘易魂？

就連甘易魂也料不到。

他被出賣了，他更想不到自己被出賣，只是要換取朱萬算的一陣錯愕。

朱萬算眞的錯愕了，雖然那段時間只是極短暫極短暫，但已足夠使他瞎掉唯一的眼睛。

鍾無極終於把握到這個機會，而且這機會是他自己一手創造出來的。

當然，沙疊影幹得很「出色」，也是很重要的。

現在，朱萬算已是甕中之鼈，網中之魚，鍾無極要殺他實在不難。

但他還是不能不小心一點。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獅虎垂死餘威猶在。

朱萬算縱然已成爲瞎子，但他畢竟還是個身懷絕世武功的高手，尤其是他的內力，更是萬萬不容漠視。

鍾無極的薄刀終於揮出。

淡淡的刀光，斜斜地砍向朱萬算的後腦，刀勢並不快，但這一刀却有十一處可怕的殺着，無論朱萬算怎樣躲避，這一刀都可以要了他的老命。

這是殺人的刀法，好看不好看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否一擊即中，把目標擊殺於一眨眼間。

鍾無極滿懷自信地發出這一刀，就連站在一旁的沙疊影，也不禁看得嘆爲觀止，自愧弗如。

朱萬算已無路可逃了。

朱萬算可知道嗎？

×　×　×

朱萬算是老江湖，是老狐狸，也是江湖上屢經大仗大陣的一名老將。

二十五年前，他與曾十三决戰後，就已眇去一目，只餘一隻右眼。

有兩隻眼睛的人，也許從來不會想到

這個「瞎」字。

但只有一隻眼睛的朱萬算，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想到自己隨時都可能會變成個瞎子。

只有一隻眼睛，對朱萬算那樣的人來說，的確是一件危險的事。

而比眇去一目更危險的事，自然就是雙目全部失明了。

居安思危，再進一步就是居於危處思想更危險之時。

「倘若連唯一的眼睛也瞎掉了，該當怎辦？」自從與曾十三決戰後，朱萬算無時無刻不在警惕自己。

雖說千算萬算，不如蒼天一算，但朱萬算還是不能不早作打算，否則，他也就不是「獨具慧眼」朱萬算了。

所以，當他瞎掉一隻眼之後，就不斷苦練「瞎子武功」！

江湖上曾經出現過不少瞎子高手，這些人雖然雙目不能視物，但憑耳朵聽聲辨影，仍然能發揮一身高强的本領。

朱萬算不斷閉目苦練「瞎子武功」就是提防日後自己也會變成一個瞎子。

當然，他是絕對不希望會有這麼一天的。

但這一天終於還是降臨到他身上，他現在雙目失明只能聽聲辨影。

在他剛被刺瞎右眼之際，一時間還未能適應，但過了不久，他內心已漸漸平靜下來。

鍾無極一刀揮出，後面還有十一處厲害殺着，他要看着朱萬算是怎樣逃避、掙扎。

但朱萬算既不逃避，更不像個正在垂死掙扎的人。

他還是和瞎眼之前一般鎭定，鍾無極這一刀揮過來，他不但沒有驚懼，反而微微一笑。

俎上之肉也會笑。

鍾無極怔住了，他實在看不出朱萬算在這時候還有什麼値得如此愉快。

就在他這一怔之際，朱萬算已撲了過來。

朱萬算這一撲宛如雄獅，而且出擊方位又快又準，完全不像個剛瞎掉眼睛的盲人。

鍾無極雖然出手在先，但朱萬算這一撲竟然後發先至。

鍾無極那一刀只是攻出了一半，就在半空中停頓下來。

他不是不想完成這一招刀法，而是朱萬算的反擊遠遠在他意料之外。

雖然他早已有所提防，但他還是沒有想到，朱萬算在瞎眼之後的反擊仍然如此厲害。

鍾無極還來不及變招，朱萬算已一掌劈中了他的小腹。

鍾無極中了這一掌後，連眼珠子也凸了出來，他喉嚨裏發出了「咯」的一聲，覺得全身內力最少洩出了一大半。

他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急切中再也顧不得反擊，匆匆退後三步，先求自保再說。

但朱萬算沒有放鬆，一擊得手之後，又再一掌向鍾無極追撲過去。

鍾無極咬牙揮刀，施展的是「鬥門刀法」，連接五招全是守勢。

就在這時，沙疊影的魔棒已挾着急風襲向朱萬算。

朱萬算聽聲辨影，右手一抓，閃電般抓住了魔棒棒梢，沙疊影臉色變了，陡地發出一聲恐喝，接着使勁向前一推，想把朱萬算的右手震開。

但他才向前一推，一股大力已從棒梢傳了過來。

朱萬算內力沉厚，沙疊影不但震不開他的右手，反而給對方從棒梢處發出的內力震得雙臂劇痛不已。

沙疊影疼得連魔棒也沒法子再拿得穩了，才一鬆手就看見自己雙手虎口迸裂，鮮血筆直地長流下來。

朱萬算怪笑一聲，順勢把魔棒作爲自己的武器，只見棒勢一展，沙疊影嘴角被魔棒撞中，登時掉落了兩顆門牙。

鍾無極看得心胆俱裂，叫道：「這老賊不是人，咱們走——」

「往那裏走！」朱萬算狂笑兩聲，手揮魔棒步似流雲，只聽見棒風呼呼，三招兩式就把鍾無極逼得手忙脚亂，連想打退堂鼓也大不容易。

鍾無極怎樣也想不到，雖然已方犧牲甘易魂換取了朱萬算唯一的眼睛，結果還是弄得如此狼狽。

沙疊影魔棒被奪，早已戰意全失，雖然鍾無極陷入險境，也不敢上前助他一臂之力。

鍾無極要活命，看來就只得靠他自己了。

但就在他險象環生之際，忽然有一人在背後淡淡地說道：「別自亂陣脚，這裏還有我。」

那是一個老婦人的聲音。

鍾無極一聽之下，登時爲之精神大震，應聲道：「是的，端木堂主，屬下知道了——」

那知話猶未了，魔棒已在他的額上重重點了一下。

鍾無極立刻悶哼一聲，臉如土色地緩緩地倒了下去。

沙疊影呆住了。

這時候，他看見一個黑衣老婦站在鍾無極身旁，當鍾無極倒下去的時候，這老婦人只是輕輕的嘆了口氣。

沙疊影忍不住叫道：「端木堂主，妳爲什麼見死不救？」

老婦望了他一眼，道：「這只怪你的老大學藝不精，其敗固宜，死也是應該心服口服的。」

沙疊影不由爲之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身子向後倒退了兩步。

老婦哈哈一笑，道：「你爲什麼害怕了，你若對我忠心，將來必定前程遠大，決不致踏鍾無極之後塵。」

沙疊影遲疑了半晌，才道：「屬下……屬下知道了……」

老婦滿意地一笑，道：「我早就看出，幽靈三異之中就只有你才是最識時務，也最聰明伶俐的，很好，將來有機會，老身一定會在教主面前推薦推薦。」

沙疊影忙道：「是，屬下先多謝堂主了。」

老婦微微一笑，道：「不必多謝堂主

老身，這還得要靠你自己努力，否則誰也帮不了你的忙。」

朱萬算殺了鍾無極之後，一直在側耳傾聽着。

這老婦的說話，使他爲之心弦震蕩，最後終於忍不住問道：「你們是那一門派的！」

老婦陰沉沉地一笑，道：「你用不着知道，知道也是多餘的。」

朱萬算冷冷道：「妳知道我一定活不到明天？」

老婦道：「我若沒有跟着幽靈三星，你也許還有一綫生機，但現在，你還是認命好了。」

朱萬算倏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勞聖村是不是妳殺的！」

老婦默然一陣，道：「是又怎樣？」

朱萬算怒叫道：「哼！你爲甚麼要殺他！」

老婦道：「因爲他要找那口枯井。」

朱萬算道：「放屁！什麼那口枯井，他若要找那口枯井，也用不着找妳。」

老婦道：「他並不是找我，而是想找吳六婆子。」

朱萬算道：「他若要找吳六婆子，就該到妓院裏去，怎會死在小巷之外？」

朱萬算道：「邱謹爲甚麼要擄走吳六婆子？」

老婦道：「那是因爲當他知道這個秘密的時候，吳六婆子已給『武林販子』邱謹擄走了。」

老婦道：「邱謹是個見錢開眼，六親不認的卑鄙小人，只要是有利可圖，就算是親生老子也會給他擄起來。」

朱萬算道：「邱謹擄走吳六婆子，又跟妳有什麼相干？」

老婦道：「勞聖村要找吳六婆子，首先就得去見邱謹。」

朱萬算道：「邱謹這一次買賣，只怕是要賠本了。」

老婦道：「不但賠本，而且還賠了一條左臂。」

朱萬算道：「是妳把他這條左臂砍下來的？」

老婦道：「殺鷄焉用牛力，隨便找個手下，這差事已可幹得妥妥貼貼。」

朱萬算道：「邱謹死了，吳六婆子也死了，那口枯井在什麼地方，你們想必已很清楚。」

老婦陰惻惻一笑，道：「這個老身是不會告訴你知道的。」

朱萬算正在憑弔義弟之際，雷氣突然出現。

朱萬算道：「妳不說我也知道，但你們不會有好結果的。」

老婦忽然瞪着沙疊影，喝道：「這瞎子手裏的魔刀是不是你的！」

沙疊影倒抽了一口冷氣，點頭道：「是……是的……」

老婦道：「既是你自己的兵器，怎可以落在別人的手裏。」

沙疊影臉色一陣蒼白，道：「這……這個……」

老婦倏地沉聲喝道：「這有什麼這個那個的，你若連自己的兵刄都保不住，將來還能幹得了什麼大事。」

沙疊影喃喃地說道：「但這瞎子的武功很不錯，屬下不是他的對手。」

「胡說！」老婦冷笑道：「他若還有一隻眼睛，你自然是打不過他的，但想在他什麼都瞧不見，那裏還像是個武林高手了？」

沙疊影面露爲難之色，一會才說道：「雖然他現在什麼都瞧不見，但他有兵刄在手，而屬下却反而變成亦手空拳。」

老婦道：「你要兵刄，這個倒容易得很。」說着，隨手在路邊抓住一株柳樹，輕輕一提便把它連根拔起。

她把整株柳樹遞給沙疊影，道：「這就是你的兵刄。」

沙疊影接過柳樹，看了一會，不禁爲之一陣苦笑。

他此刻已是騎上虎背，想不動手也不行了。

朱萬算忽然嘿嘿一笑，道：「姓沙的，你出賣了甘易魂，想不到報應來得這樣

快！」

「放你媽的狗屁！」沙叠影怒喝一聲，終於以柳樹作爲兵刃，向朱萬算迎胸怒襲。

柳樹連枝帶葉，看來一點也不像是什麼兵刃。

但沙叠影並不愚蠢，他早就知道老婦的眞正用意。

當柳樹連枝帶葉向朱萬算攻擊之際，那些枝葉是會「沙沙」作响的。

這些「沙沙」聲音，對一個正常的人來說，自然不會有任何妨碍，但如今朱萬算雙目不能視物，只能靠耳朵聽聲辨影，這種「沙沙」的聲音，是絕對足以擾亂他的心神的。

雖然沙叠影還是殺不了朱萬算，但那個黑衣老婦却是大有可乘之機。

朱萬算久歷江湖風浪，老婦的用意，他早就猜透，但却苦於無法可以脫離此地，只得被逼作困獸之鬥。

沙叠影何嘗不知道老婦正在利用自己，但他除了服從命令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可想？」

老婦心腸陰毒，朱萬算和沙叠影都是很明白的，但這兩人却不能不在她面前互相拚搏。

老婦終於出手了，她用的是暗器。

勞聖村已經是個暗器名家了，但他的暗器功夫遠不如這黑衣老婦。

朱萬算既不能視物，聽覺又被柳樹枝葉打擾，黑衣老婦在這種形勢下發出暗器，最少也可說是十拿九穩了。

暗器如寒星，似牛毛，又像是一場狂風暴雨。

她不但要殺朱萬算，就連沙叠影也不會放過。

沙叠影陡地發出一聲怒叫：「老賤婦，妳好毒……」

當他發生這一聲怒叫之際，他背上已中了三支毒鏢，一顆鐵蓮子，脖子上還插着幾根毒針。

柳樹已棄掉，沙叠影也在轉眼間氣絕身亡，但朱萬算却忽然不見了。

他是在漫天暗器同時向他飛來的時候，突然就不見了踪影的。

老婦的眼色倏地變了，臉上表情又驚又怒，她手裏同時又抓滿了另一把暗器。

江南最可愛的女孩

朱萬算也許輕功很高明，但在瞎掉眼睛之後，想施展輕功已是大不容易。

雖然他還是可以行走如飛，但他眼前一片漆黑，只怕一旦施展輕功，不到一轉眼間就會碰在一株大樹上，或者是撞着一堵牆壁上等等……

所以，黑衣老婦早就斷定，朱萬算是逃不了多遠的。

但她滿手暗器發出去之後，朱萬算接着就不見了。

是不是朱萬算拚死逃亡？不！朱萬算沒有逃，他不是不想逃，而是逃不了。

但他怎會忽然消失了？

黑衣老婦並不是不知道，而是有點怔呆住了。

她看見一個藍衣人，突然從小路東方閃出，而且一下子就帶走了朱萬算。

朱萬算沒有施展輕功，他只是給那個藍衣人帶走了。

由於藍衣人的身手快得驚人，以致黑衣老婦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藍衣人就不見了，朱萬算也不見了。

她沒有追，也不必追。

因爲朱萬算已中了她的暗器！

×　×　×

朱萬算的臉上插着一根金針，他的臉看來也已變了一片淡金之色。

他知道自己已中了暗器，也知道就在他被暗器擊中後，有人把他救了出來。

救他的人，輕功極高，身手也乾淨俐落，顯然武功卓絕不凡。

但朱萬算却不知道這人是誰。

過了好一會，那人才停頓下來，又迅速把一顆丹丸塞進朱萬算的嘴裏。

這丹丸入口甘涼無比，朱萬算服下之後才道：「這是什麼藥？」

那人道：「是碧血靈芝丸。」

朱萬算面露驚詫之色，道：「碧血靈芝丸是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精心配製的靈丹妙藥，聽兄弟口音年紀不大，怎會有這種奇藥的？」

那人道：「時九公和家父頗有淵源，這些碧血靈芝丸，都是家父所賜的。」

朱萬算「哦」的一聲，半晌才道：「令尊是那一位前輩高人？」

那人笑了笑，道：「家父年紀比朱堡主還輕得多，在朱堡主而言，談不上是什麼前輩。」

朱萬算道：「令尊到底是誰？」

那人道：「晚輩姓龍，家父的名諱是上城下璧。」

朱萬算驚詫極了：「什麼？你……你是雪刀浪子龍城璧之子？」

那人道：「晚輩正是龍玉郎。」

朱萬算長長的吐出口氣，道：「難怪你說令尊和時九公頗有淵源，但這碧血靈芝丸珍貴無比，你怎可以隨隨便便就給一個陌生的老頭兒服下？」

龍玉郎道：「靈藥是用來救人的，這又有什麼不對了？」

朱萬算嘆道：「那也得要看用來救誰而定，像老夫這種老廢物，縱使救活了又有什麼用？」

龍玉郎搖搖頭，道：「朱堡主此言差矣，想前輩在江湖上叱咤風雲，晚輩只怕還沒有出世，前輩的英雄事蹟，又豈可輕易抹煞？」

朱萬算道：「二十餘年之前，老夫也曾與令尊有過數面之緣，若數說英雄人物，老夫和令尊相比之下，簡直就是螢光比皓月，小巫見大巫。」

龍玉郎道：「不，家父曾經屢次提起過朱堡主，都說朱堡主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朱萬算搖搖頭，道：「令尊是太抬舉老夫了，唉，老夫在武林中只是庸碌之輩，否則也不會落得如此田地。」

龍玉郎道：「朱堡主不遠千里來到濟南，未知所爲何事？」

朱萬算說道：「你怎知道我就是朱萬算？」

龍玉郎道：「朱堡主一到濟南，丐帮

分舵舵主已有消息傳到我爺爺那裏。」

朱萬算這才恍然，道：「龍老太爺他老人家安好嗎？」

龍玉郎道：「我爺爺身壯力健，罵人的時候嗓子比從前還更响亮。」

朱萬算笑了笑，道：「這是他老人家多年積來的福氣，眞是令人羨慕。」

龍玉郎道：「朱堡主，勞聖村是不是你老人家的結拜兄弟？」

朱萬算點了點頭，道：「是的。」

龍玉郎道：「他死了？」

朱萬算黯然地點了點頭，道：「不錯，他死於一種歹毒的暗器。」

龍玉郎說道：「勞聖村也是個暗器高手，但是却給另一個更厲害的暗器高手殺了。」

朱萬算道：「强中自有强中手，這是沒話可說的。」

龍玉郎問道：「朱堡主找到了兇手沒有？」

朱萬算道：「找到了，但那時候老夫已經是個瞎子。」

龍玉郎道：「朱堡主是說，那個黑衣老婦就是殺勞聖村的兇手？」

朱萬算苦笑了一下，說道：「那個老賤人穿的衣裳是黑是白，老夫可不知道，只知道她的暗器功夫，確然遠在勞聖村之上。」

龍玉郎道：「朱堡主可知道她是何方神聖？」

朱萬算道：「她姓端木，是某教的一位堂主。」

龍玉郎道：「江湖上教派甚多，未知道端木堂主是屬於那一門派？」

朱萬算道：「這個就不曉得了，但老夫知道，這老賤人一定會去找井中王。」

「井中王？」龍玉郎不由心中一動。

朱萬算道：「這老賤人先殺吳六婆子，再殺我義弟，就是爲了找尋井中王！」

龍玉郎道：「井中王是不是住在一口枯井裏的？」

朱萬算點頭道：「不錯，井中王其實並非姓井，但他眞正的名字，就連他自己也忘掉了。」

龍玉郎奇道：「一個人怎會連自己的名字也忘掉？」

朱萬算道：「井中王連自己的名字也忘掉，此事到底是眞是假，咱們是不必理會的，但他有一個秘密，却是萬萬不能讓那個老賤人知道！」

龍玉郎道：「每個人都有他的秘密，外人是不應該知道的。」

朱萬算道：「老夫也是這麼想，所以數十年來，一直沒有去見井中王。」

龍玉郎道：「吳六婆子知道那口枯井所在？」

朱萬算道：「她怎會不知道。」

龍玉郎道：「吳六婆子何以會知道枯井所在？」

朱萬算道：「井中王是她的師兄。」

龍玉郎問道：「吳六婆子是武林中人嗎？」

朱萬算道：「吳六婆子是懂武功的，但却絕少出手，所以，就連她的乾女兒也不知道，她是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龍玉郎道：「既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怎會給那個端木堂主所害？」

朱萬算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那個姓端木的老賤人若要暗算吳六婆子，最少有好幾百種法子可以用。」

龍玉郎早就知道如此，剛才那一問只是明知故問，他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朱堡主，實不相瞞，咱們這一廂也在找尋那口枯井的所在。」

朱萬算道：「你們找到了沒有？」

龍玉郎道：「連吳六婆子都給人殺了，咱們想找那口枯井，實在千難萬難。」

朱萬算道：「龍少俠，你怎會知道那口枯井的？」

龍玉郎道：「事情本來與我沒有半點關係，唉，總之說來話長……」

朱萬算沉聲道：「此事並不等閒，你且慢慢道來。」

龍玉郎沉吟半晌，終於把練人怎樣找尋曾祖父遺物之事緩緩說出。

朱萬算越聽越是神情凝重，到最後更忍不住叫道：「什麼？練人是李川帆的曾孫子？」

龍玉郎道：「此事不假，嗯，朱堡主莫非知道李川帆這個人？」

朱萬算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那個井中王，他的武功就是李川帆傳授的。」

龍玉郎一怔，道：「那麼，井中王就是李川帆的弟子了？」

朱萬算搖搖頭，道：「那倒不然，李川帆從來沒有收過門徒，井中王並不是李川帆的弟子。」

龍玉郎奇道：「既不是弟子，李川帆，何以會把武功傳授給他？」

朱萬算道：「個中原委，老夫就不大清楚了，但總之，李川帆沒有收過弟子，這是千眞萬確的。」

龍玉郎道：「李川帆武功怎樣？」

朱萬算道：「高深莫測。」

龍玉郎道：「但晚輩似乎從未聽過李川帆這位前輩高人的名字。」

朱萬算道：「李川帆其實是一個出家人，而且他在江湖上甚少走動，一般人又怎會知道其人其事？」

龍玉郎越聽越奇，訝然道：「李川帆是出家人？」

朱萬算點點頭，緩緩道：「他的法號是海帆。」

「海帆大師？」

「不錯，雖然海帆大師甚少在江湖上走動，但若在七八十年前，這位佛門高手的名頭還是十分响亮的。」

龍玉郎深深的吸了口氣，道：「難怪有一個老鏢師說，練人很像一個和尚，那和尚就是當年威震武林的海帆大師。」

朱萬算道：「海帆大師雖然是出家人，但後來却悄悄的還了俗，但自此之後，他的一身武功就失傳了。」

龍玉郎點點頭，道：「不錯，練人的祖父和父親以至他自己，都不懂武功。」

朱萬算道：「這是上一輩武林的事，想不到事情拖延到現在還有尾巴。」

龍玉郎道：「井中王是怎樣的人？」

朱萬算道：「他是老夫的岳父。」

龍玉郎道：「你的岳父？」

朱萬算道：「雖然他是我的岳父，但他老人家的事，我知道的實在不多，別的

不說，就連他姓什麼，我這個女婿也是懵然不知的。」

龍玉郎越聽越奇，做了人家的女婿，居然連岳丈大人姓什麼都不知道，那豈不是連妻子姓什麼也是懵然不知嗎？

朱萬算不等他問，便已嘆息一聲，緩緩地接說道：「井中王的女兒，是一個白痴。」

「白痴？」龍玉郎吃驚極了。

朱萬算淡淡一笑，道：「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難道白痴就不可以出嫁了？」

龍玉郎苦笑了一下，道：「這個當然不是的……」話雖如此，心中的疑惑却是越來越甚。

朱萬算沉默了一會，才緩緩接道：「凡事最重要的是緣份二字，井中王為什麼會連自己的姓名也忘掉了，我這個做女婿的眞不知道，但不知怎樣，我喜歡上他的女兒，雖然，她是個白痴，連說話也纏夾不清，臉孔也不太漂亮……」

龍玉郎道：「不錯，凡事最重要的是緣份，有緣者在一起，無緣者碰面也不相識。」

朱萬算道：「那時候，我還年輕，但求心中所喜，也不管外面的人怎樣看，怎樣說，還是和井中王的女兒成了親，可是，不到半年，她就病死了……」說到這裏，語聲甚是悲涼。

龍玉郎聽到這裏，也是為之一陣心酸，便道：「往事如烟，不提也罷。」

朱萬算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但不管怎樣，她還是我的妻子，井中王還是我的岳丈，這兩點，是永遠也不會改變的。」

龍玉郎道：「旣是事實，又有誰能把它改變？」

朱萬算說道：「老夫雖然滿手血腥，生平殺人無數，但我不能對不起妻子，不能夠出賣自己的岳父，龍少俠，你說，對不對？」

龍玉郎立刻朗聲道：「朱堡主，你這種想法，除了沒有血性的畜牲之外，誰都不能說是錯了。」

朱萬算道：「有你這句話，老夫很高興，可惜老夫雙目不能視物，未能目睹兄弟的容貌，眞是相逢恨晚啊……」

龍玉郎道：「朱堡主不必自怨自艾，你老人家的眼睛，也許可以治好的。」

朱萬算搖了搖頭，道：「這個用不着强求了，這是上天安排，瞧得見也好，瞧不見也好，其實都是一樣的。」話雖如此，說完之後還是不免嘆了口氣。

龍玉郎道：「練人要找井中王，那是為了要找尋他曾祖父遺下來的東西，那個端木堂主莫非也是想打海帆大師遺物的主意嗎？」

朱萬算道：「這個就不用說了。」

龍玉郎道：「練人是海帆大師的後人，他絕對有權繼承祖先的武功，至於別的帮派也想分一杯羹，那就太過份了。」

朱萬算嘿嘿一笑，道：「爭奪別派的武功秘笈，對於許多野心勃勃的人來說，這原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又怎能算是過份？」

龍玉郎道：「聽說曾十三也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

朱萬算道：「他若不是野心勃勃，也不會逼老夫把井中王的下落說出來。」

龍玉郎道：「你堅不肯說？」

朱萬算道：「當然不說。」

龍玉郎道：「所以，曾十三就逼你決一死戰了？」

朱萬算說道：「不錯，他以為那一戰，他最少有九分勝算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夫所練的武功，恰好正是他的尅星。」

龍玉郎道：「於是，曾十三賠了夫人又折兵，唉，這又是何苦呢？」

朱萬算道：「為了這件事，老夫很傷心。」

龍玉郎道：「為了曾十三這種人而傷心？」

朱萬算說道：「在這件事之前，老夫一直把曾十三當作朋友，而且是最好的朋友。」

龍玉郎嘆道：「但結果他弄瞎你一隻眼睛，而你也被逼把他擊落至萬丈深淵之中。」

朱萬算淒然一笑，道：「這眞是令人不勝慨嘆，但事實如此，空自惆悵又有什麼用？」

龍玉郎道：「端木堂主已從吳六婆子那裏知道枯井所在，以朱堡主之見，咱們應該怎辦？」

朱萬算道：「如所料不差，井中王可能會遭遇到一塲可怕的刼數。」

龍玉郎道：「那端木堂主背後，極可能還會有一帮武林人物在撑腰。」

朱萬算道：「單是這個老賤人就已不容易對付，倘若再加上她的援手，事情就更不妙了。」

龍玉郎道：「為今之計，只有火速支援井中王，方為上策。」

朱萬算嘆道：「但老夫已不能為井中王做任何事了，龍兄弟，這件事，現在非要你來帮忙不可。」說着，雙手緊緊揑着龍玉郎的肩膊。

龍玉郎道：「朱堡主放心，練人的事我已插上了手，就算堡主不說，我也不會任由井中王給邪魔外道所傷害。」

朱萬算道：「練人旣是海帆大師的後人，你一定要帶他去見井中王。」

龍玉郎道：「我曉得了。」

朱萬算道：「救人如救火，你火速前往萬蛇枯井好了。」說完，從懷中取出一張黃紙，交給龍玉郎。

龍玉郎一看，只見紙上繪着一些山川地形，當中有一點硃砂紅點，就是萬蛇枯井所在。

龍玉郎不禁道：「原來這口枯井距離濟南並不甚遠……」

朱萬算道：「龍兄弟，此事非同小可，老夫在此深切拜託。」

龍玉郎道：「朱堡主不必客氣，晚輩必定盡力而為，只是朱堡主如今行動不便，非要找個地方休養不可。」

朱萬算道：「這個老夫自有主意，你用不着担心。」

龍玉郎道：「不，此事也是非同小可的，以晚輩之見，還是先把朱堡主送往醫谷……」

「不必，」朱萬算道：「老夫生死，

等閒之又等閒，豈可再勞煩龍兄弟？」

龍玉郎道：「這並不煩，晚輩大可向丐帮請援，只要朱堡主跟着晚輩到濟南府走一趟即可。」

朱萬算還是不斷搖頭拒絕，龍玉郎也不再問，揹起他便施展輕功回濟南去。

×　　×　　×

龍玉郎終於找到了萬蛇枯井所在。

雷氣聞訊，不禁高興之極，笑道：「還是龍少俠大有辦法。」

胡大貓道：「但如今形勢忽有大變，師叔且慢高興。」

雷氣道：「你以為師叔會害怕那個什麼端木堂主？」

胡大貓道：「師叔只要灌上兩碗黃湯，就算天塌下來也是面色不變的，但怕不怕是一回事，如何能應付得妥妥當當，又是另一回事。」

雷氣給他氣得直跳脚，大聲罵道：「你的胆子越來越大了，竟敢對師叔這樣說話！」

胡大貓笑了笑，鐵辣椒搶了過來，道：「胆子越來越大，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總比胆子越變越小的人好得多。」

雷氣瞪了她一眼，道：「若論胆子之大，天下間又有誰及得上妳這個潑辣的鐵辣椒！」

胡大貓道：「胆子大小，姑且不論，咱們什麼時候出發？」

雷氣道：「自然是越快越好。」

胡大貓道：「萬蛇枯井一向平靜，想不到忽然大起風波了。」

練人一直愁眉不展，他站在一旁沒有說話。

龍玉郎一笑，上前問道：「李兄何事悶悶不樂？」

練人嘆了口氣，道：「為了我的事而攪得天下大亂，眞是始料不及。」

龍玉郎說道：「什麼說你的事我的事了？」

練人道：「若不是為了我曾祖父的那個木箱子，又怎會弄得到處都是腥風血雨呢？」

龍玉郎道：「所以，你因此而耿耿於懷了？」

練人道：「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唉，勞聖村、吳六婆子都同樣死得不值……」

他還沒有說完，鐵辣椒已搶了上來吼叫道：「別把自己看得太神通廣大了，勞聖村打你曾祖父秘笈的主意，卽是他咎由自取，干你什麼事了，若說到我乾媽，她這次給姓端木的老賤婦害死，幾時輪到你這個練武狂人担上關係了？」

練人給她說得目瞪口呆，龍玉郎不禁莞爾一笑，道：「鐵姑娘之言不無道理，李兄的確不必為這些事而於心不安，為今之計，最重要的是怎樣對付那個神秘的門派。」

雷氣望着胡大貓，道：「丐帮消息靈通，你又是丁長老的得意門徒，那個神秘門派的來龍去脈，你查清楚了沒有？」

胡大貓哈哈一笑，道：「師叔這一棍打得好重，弟子可不是個吃飯的神仙。」

雷氣道：「這個神秘門派似乎來頭不小，說不定是由曾十三暗中主持的，亦未可料。」

胡大貓眉頭一皺，道：「曾十三已於二十五年前給朱萬算一掌震落懸崖之下，又怎會主持這個神秘的門派？」

雷氣冷冷一笑，道：「乖師侄，你看見曾十三的屍首沒有？」

胡大貓一呆，繼而訕訕一笑，道：「曾十三從懸崖墮下之時，師侄還沒有出生，又怎會見過他的屍首？」

雷氣冷哼一聲，道：「不但你沒見過曾十三的屍首，江湖上誰也沒見過曾十三的屍首。」

胡大貓道：「那又怎樣？」

雷氣道：「旣沒見過曾十三的屍首，就不能證實他已經死了，說不定他仍然活着，而且還暗中主持着一個神秘的門派，那又有什麼稀奇？」

胡大貓道：「照師侄看，曾十三的屍首準是給豺狼吃掉了，以是屍骨無存。」

鐵辣椒聽得大不耐煩，道：「你們別瞎猜亂說了，這神秘門派是誰主持，咱們又何必理會？」

練人立刻朗聲應道：「還是鐵姑娘說得對，管他是何方神聖，總之，咱們決不讓井中王給邪魔外道侵擾便是。」

鐵辣椒却瞪視着他，說道：「李兄，你的武功是第八流的，憑什麼去協助井中王？」

練人一愕，霎時間茫然不知應該怎樣回答。

龍玉郎微微一笑，道：「鐵姑娘，李兄雖然武功不高，但這一次，誰也不能阻止他前往萬蛇枯井。」

鐵辣椒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龍玉郎道：「這件事，本來就是練人的事，就像是婚宴，他是新郎倌，倘若連新郎倌也不在喜宴上出現，那就太不像話了。」

練人臉上一紅，道：「我幾時要當新郎倌了？」

鐵辣椒嘻嘻一笑，道：「你要當新郎倌，那是易如反掌之事。」

練人「呸」一聲，道：「誰肯做我的新娘子？」

鐵辣椒道：「只要你肯成親，還怕沒有人做你的新娘子嗎？」

胡大貓哈哈一笑，道：「莫不是鐵姑娘想做新娘子了？」

鐵辣椒橫了他一眼，道：「口沒遮攔，小心你的舌頭。李兄若要成親，襁姑娘就是最好的新娘子！」

練人的臉又紅了，道：「別胡說八道，還是聽聽龍少俠的高見。」

龍玉郎沉吟半晌，道：「那個神秘門派顯然是有備而來，而且端木堂主已知道萬蛇枯井所在，必然會前往枯井找尋井中王。」

練人道：「那便如何是好？」

龍玉郎道：「倘幸皇天有眼，咱們現在也知道了萬蛇枯井的所在。」

練人說道：「就只怕咱們會來遲了一步。」

龍玉郎道：「端木堂主知道萬蛇枯井所在，也只是不久前的事，相信咱們不會比她慢得了多少。」

鐵辣椒道：「既然這樣，咱們還在這

裏等什麼？」

龍玉郎道：「等一個人。」

鐵辣椒道：「等誰？」

龍玉郎說道：「她來了，妳就會知道了！」

鐵辣椒沒有再問，因爲她知道，龍玉郎若不想說，就算再追問一百次一千次也是多餘的。

胡大貓卻道：「我知道龍少俠等的是什麼人。」

雷氣一怔，望住他的臉道：「你是眞的知道，還是在吹牛？」

胡大貓道：「我要吹牛，也不會在這裏吹。」

雷氣眨了眨眼，道：「你知道龍少俠在等誰？」

胡大貓神秘地一笑，過了一會才慢慢的說道：「他在等江南最可愛的一個女孩子。」

雷氣的眼睛倏地亮了：「是江南帥天府的二小姐？」

胡大貓嘻嘻一笑，不再說話，只是頑皮地看着龍玉郎的臉。

龍玉郎微微一笑，目光凝注在遠方。

他凝注着的是南方。

遙遠的南方，從遙遠南方而來的一個妙齡少女，她還要多久才會出現在眼前？

×　×　×

江南最可愛的女孩子是帥秋璇。

帥天府在江湖上鼎鼎大名，主人「江南鐵帥爺」帥震武是人中龍鳳，一代武林大豪。

但在最近兩年來，人們談論得最多的並不是帥震武，而是他的第二個女兒帥秋璇。

枯草老人曾經說過：「她是江南最可愛的一個女孩子。」

枯草老人不打誑語，他的話是不必懷疑的。

帥秋璇是最可愛的女孩子，那麼龍玉郎呢？但算不算是最可愛的少年英俠？

帥秋璇不知道，她只知道，龍玉郎有一種很特別的風采，使人感到親切、友善、有時候連在夢裏也會看見他的臉孔。

帥秋璇每當想起龍玉郎的時候，就會心如鹿撞，一顆心噗通噗通的跳個不停。

三天前，她接到丐帮弟子送來的一封信。

信是龍玉郎寫的，他希望她能夠到濟南。

她看過這封信之後，立刻就對自己說：「我不會去的。」

幸好她對自己說的話並沒有給別人聽見。

她終於還是騎着一匹銀鬃駿馬來了。

×　×　×

濟南是一個古老而美麗的城市。

帥秋璇在十二歲的時候已經來過濟南，那時候，她是坐着一輛金色馬車，在父親陪同之下一起來到這裏的。

現在，她已長大了，武功也比當年高明不知多少倍，她要到甚麼地方，只要向父親說一聲就可以了。

帥震武雖然是個威嚴的父親，但卻並不太限制女兒的活動。

這是帥秋璇感到最驕傲的地方。

如今，她又重臨濟南了，但她並不認得這裏的街道。

幸好龍氏世家是人人都知道的，只要隨便向路人一問，就可以知道這幢巨宅的所在。

她在一間雜貨店門前勒停了馬兒，下馬向雜貨店的伙計問路，那伙計立刻就向前方一指：「前面再過兩條大街，再向右轉便是。」

帥秋璇向那伙計連聲道謝，正要上馬，忽然眼前人影一閃，居然有人騎在她那匹馬兒的銀鞍上。

帥秋璇很生氣。

她最憎別人動她這匹馬兒，正待喝叫，但一看之下，怒氣却又消除了一大半。

原來跳上馬鞍的，只是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

這女孩臉龐圓圓的，樣子十分可愛，尤其是笑起來的時候，兩頰的酒渦更是甜得迷人。

只見她穿着紅色衣裳，頭上紮着兩條小辮子，兩隻胖胖的小手在馬頭上摸來摸去，滿臉都是好奇的樣子。

帥秋璇看了她兩眼，就已怒氣全消，倒担心這紅衣女孩會從馬背上掉下來。

「小妹妹，妳不怕摔下來嗎？」帥秋璇微笑着說道。

紅衣女孩嬌笑道：「我若怕摔下來，就不會跳上馬背去。」

帥秋璇道：「馬背很高，妳是怎樣跳上去的？」

紅衣女孩道：「當然是用輕功嘍。」

帥秋璇驚異地看着她：「妳懂得輕功嗎？」

紅衣女孩點點頭，道：「我在六歲的時候，就已懂得八步趕蟬的輕功。」

「八步趕蟬？」帥秋璇更驚訝了，但旋即又笑了起來，道：「妳是個很聰明的女孩子，但妳畢竟還年輕，不能太頑皮，須知道馬兒是有脾氣的，一個弄不好給馬兒摔在地上，那就會受傷了。」

紅衣女孩搖搖頭，道：「妳這匹馬兒是不會發脾氣的。」

帥秋璇道：「妳怎知道這匹馬兒一定不會發脾氣？」

紅衣女孩道：「妳的馬兒若胆敢在本小姐胯下無禮，我師父就會把牠宰掉。」

帥秋璇一直都覺得這小女孩很有趣很可愛，直至小女孩說到後面那一句話，她就覺得很不是味兒了。

她不禁臉色一寒，道：「妳師父是甚麼人？」

紅衣女孩抿嘴一笑，道：「我師父是濟南第一號大魔王。」

帥秋璇道：「濟南第一大魔王？他姓甚名誰？」

紅衣女孩道：「龍玉郎是也！」

帥秋璇一怔，還以爲自己聽錯了，就在這時，紅衣女孩拍拍手，叫道：「我師父來了！」

女孩拍手呼叫後，就從馬鞍上跳了下來。

她跳上馬背的時候，帥秋璇沒看清楚，但她從馬鞍上跳下去，帥秋璇是看得很眞切的。

這紅衣女孩果然懂輕功，而且姿勢之

美妙，眞是無以復加。

帥秋璇若不是親眼目睹，也很難相信一個只有十歲大小的女孩，居然會有如此好身手。

紅衣女孩從馬鞍上跳下，甫落地身形又再躍起，一躍就躍到一個人的肩膊上。

這人的肩膊相當寬敞，臉上的笑容親切友善，正是帥秋璇一想起就會芳心鹿撞的龍玉郎。

紅衣女孩坐在龍玉郎的肩膊上，嘟着小嘴道：「這個姐姐好兇，她要教這匹馬兒把我從鞍上摔下來。」

龍玉郎淡淡一笑，說道：「是不是眞的？」

「當然是假的！」帥秋璇差點沒跳了起來，道：「我怎會做這種事，是她撒謊的！」

龍玉郎把紅衣女孩抱了下來，道：「聽見姐姐的話沒有，她一點也不兇惡，妳怎可以撒謊說她的壞話？」

紅衣女孩小嘴一扁，叫道：「你寧願聽她的話，也不肯相信徒兒了？」

「徒兒？我甚麼時候收妳爲徒了？」

龍玉郎沒好氣地瞧着紅衣女孩的臉。

紅衣女孩扳起了臉孔，神氣十足地說道：「就在昨天晚上！」

龍玉郎眉頭大皺，道：「我昨晚幾時收過徒弟來着？」

紅衣女孩說道：「是你要我早點睡覺的，還說我若不早點睡覺，就不會收我爲徒了。」

龍玉郎一呆，半晌才道：「就算我這樣說過，那又怎樣？」

紅衣女孩道：「大丈夫一言九鼎，我昨晚一早就睡覺去了，所以你現在就是我的師父！」

龍玉郎不禁爲之一陣失笑，道：「我的本事還及不上妳的婆婆，又怎能成爲妳的師父？」

紅衣女孩道：「我婆婆只是輕功本領高明，若說到刀法，幾時及得上你十分之一！」

龍玉郎說道：「妳婆婆的散花仙女掌獨步武林，妳應該好好去苦練這套掌法才是。」

紅衣女孩搖頭不迭，道：「我不學散花仙女掌，我又不是仙女。」

龍玉郎道：「仙女是很漂亮的。」

紅衣女孩道：「有沒有這個姐姐那麼漂亮？」說着，伸手向帥秋璇一指。

帥秋璇的臉一紅，「呸」一聲道：「我好漂亮嗎？」

紅衣女孩道：「雖然妳兇惡一點，但眞的很美，比我的表姊還美得多。」

帥秋璇「噗嗤」的笑了起來，道：「妳叫甚麼名字？」

紅衣女孩道：「芳芳，南宮芳芳。」

帥秋璇道：「這名字也好美！」

南宮芳芳道：「名字漂亮是沒有用的，若長得像個母夜叉，無論叫甚麼名字都是個醜八怪。」

帥秋璇道：「但妳名字美麗，人也蠻好看的，將來準是個了不得的大美人。」

南宮芳芳道：「將來變成怎樣，那是誰也沒法預料的。」

帥秋璇道：「但最少妳現在就已經很好看。」

南宮芳芳却嘆了口氣，一本正經地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帥秋璇聽了，不禁又是覺得好笑。

龍玉郎忍不住在南宮芳芳的臉上捏了一下，道：「妳這個小靈精，眞是越來越多古怪。」

南宮芳芳哼的一聲，道：「是誰越來越多古怪，咱們彼此心中有數。」

龍玉郎一怔，說道：「我有甚麼古怪了？」

南宮芳芳道：「你近來和鐵姑娘越談越投契，這算不算是古怪多多？」

帥秋璇望着南宮芳芳，一直面露着微笑。

龍玉郎却有點急了；連忙向帥秋璇說道：「那個鐵姑娘，是雷氣的徒兒，我和她……」

帥秋璇仍在微笑，南宮芳芳却已沉着臉，煞介有事地說道：「你和鐵姑娘究竟怎樣了？」

龍玉郎咳嗽一聲，道：「絕無其他。」

說完之後，也覺得這種解釋未免是含糊不清，甚至是有點不倫不類的感覺。

南宮芳芳却忽然嘻嘻一笑，對帥秋璇道：「帥姐姐，我師父這句話倒是信得過的，他和那個鐵姑娘，的確是『絕無其他』，清白之又清白。」

帥秋璇吸了口氣，道：「妳這張小嘴眞是十分厲害。嗯，妳怎知道我姓帥？」

南宮芳芳哈哈一笑，道：「我師父的紅顏知己姓帥，芳名秋璇，此事江湖上有誰不知，有誰不曉？就像是當年我祖師爺和武林第一大美人的事蹟一樣，只要不是聾子，都一定會聽人說過！」

帥秋璇給她這麼一說，更是連耳根都赤熱不已，甚至連龍玉郎也大有吃不消之感。

他一急之下，只得點了南宮芳芳的啞穴。

南宮芳芳雖然精靈古怪，但啞穴被點，登時變成無話可說。

若是尋常娃兒，忽然發覺自己不能說話，只怕立刻會驚慌得爲之當場撒尿，但南宮芳芳確然與衆不同，甚至似乎早就知道龍玉郎會有此一着，所以雖然啞穴被點，她半點也不緊張，反而面露曖昧笑容，令人看得爲之啼笑皆非。

龍玉郎瞧着她，不禁嘆了口氣，接着對帥秋璇道：「這小娃娃口沒遮攔，妳千萬不要見怪。」

帥秋璇莞爾笑一笑，說道：「她很可愛。」

龍玉郎道：「但更加可惡。」

帥秋璇道：「我很喜歡她。」

龍玉郎說道：「那麼，妳收她爲徒好了。」

帥秋璇笑了笑，道：「但她喜歡拜你爲師。」

龍玉郎道：「我的武功她不合練。」

帥秋璇道：「她好像很喜歡騎馬。」

龍玉郎道：「她輕功不錯，騎馬的本領更是出人意表。」

帥秋璇道：「她姓南宮，是不是南宮世家的人？」

龍玉郎點點頭，道：「她父親是南宮

一刀。」

帥秋璇不禁爲之動容，道：「南宮一刀是南宮世家中，刀法最卓絕的高手。」

龍玉郎道：「所以，五年前他前往天竺去了。」

帥秋璇道：「所爲何事？」

龍玉郎道：「找尋一本已經失傳了三百多年的刀譜。」

帥秋璇道：「這刀譜在天竺？」

龍玉郎道：「據說是的。」

帥秋璇道：「就是爲了這本刀譜，芳芳的父親就不辭萬里前往天竺了？」

龍玉郎道：「不錯，他也許是太瘋狂了，但誰也不能肯定他是錯的。」

帥秋璇道：「芳芳的親娘呢？」

龍玉郎道：「早已病逝。」

帥秋璇不禁嘆了口氣，低聲道：「多可憐的孩子。」

龍玉郎道：「這五年來，芳芳都是跟着綠玉姥姥的。」

帥秋璇說道：「綠玉姥姥就是她的祖母？」

龍玉郎點點頭，道：「不錯。」

帥秋璇又問道：「她倆怎會來到濟南的？」

龍玉郎說道：「自從南宮一刀前往天竺後，綠玉姥姥就帶着芳芳離開了南宮世家。」

帥秋璇說道：「爲什麼要離開南宮世家？」

龍玉郎道：「南宮世家上上下下的人，都說南宮一刀是個瘋子，綠玉姥姥忍受不住，所以就和孫女兒離開南宮世家，來到了濟南。」

帥秋璇道：「你早就認識綠玉姥姥和芳芳了？」

龍玉郎道：「這大概是三年前的事，芳芳很可愛，綠玉姥姥也是個慈祥的老婦人。」

帥秋璇抿咀一笑，道：「你現在又不覺得芳芳可惡了？」

龍玉郎想了一想，才說道：「她有時候很可惡，但是，還是可愛的時候稍多一點點……」

他這句話才說完，南宮芳芳已在他的屁股上大力踢了一腳。

萬蛇枯井奇峯突出

南宮芳芳回到綠玉苑了。

綠玉苑是綠玉婆婆在濟南買下來的，距離龍氏世家的巨宅很近，彼此相隔只有一條街道左右。

帥秋璇很喜歡南宮芳芳，龍玉郎卻是有一半喜歡，另一半是害怕。

南宮芳芳回到綠玉苑後，龍玉郎忽然對帥秋璇道：「事情好像有點古怪。」

帥秋璇不清楚，道：「又有什麼事情古怪了？」

龍玉郎道：「綠玉婆婆病了。」

帥秋璇黛眉一蹙，道：「你怎知道她病了？」

龍玉郎道：「是芳芳說的。」

帥秋璇說道：「你可曾去看看綠玉婆婆？」

龍玉郎道：「我的確想去看看她老人家，但芳芳卻說婆婆不想見人。」

帥秋璇道：「綠玉婆婆生病，所以不想見客，那是人之常情，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龍玉郎道：「但芳芳說，這兩天以來，就連她想見婆婆也給伺候婆婆的姚老媽子所阻。」

帥秋璇道：「你在懷疑什麼？」

龍玉郎聳了聳肩，道：「我有什麼好懷疑的？只是覺得有點奇怪罷了。」

帥秋璇道：「老人家的脾氣，通常都是有點古怪的。」

龍玉郎道：「但我爺爺的脾氣並不古怪。」

帥秋璇笑道：「江湖上有多少個龍老太爺那樣的人物？」

龍玉郎道：「但我寧願他老人家的脾氣古怪一點。」

帥秋璇奇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龍玉郎道：「老人家的脾氣太正常，並不好玩。」

帥秋璇「嗤」聲一笑，道：「看來，古怪的人其實是你自己。」

龍玉郎想了一想，笑說道：「也許是的。」

× × × ×

帥秋璇還沒有來到之前，胡大貓和練人都在担心着一件事。

他們都担心鐵辣椒會吃醋。

但帥秋璇出現之後，鐵辣椒完全沒有半點吃醋的樣子。

她不但沒有吃醋，而且還跟帥秋璇談得很投契。

練人忍不住把胡大貓扯開一旁，悄悄地說道：「鐵辣椒雖然又兇又潑辣，但卻似乎不懂得吃醋。」

胡大貓道：「你以爲天下間的女人都一定是醋娘子？」

練人道：「天下烏鴉一樣黑，女人是否全是醋娘子，這個就不大曉得了。」

胡大貓道：「女人大多數都是喜歡吃醋的，但也得要看情況而定。」

練人道：「鐵辣椒不喜歡吃醋？」

胡大貓道：「我已說過，吃醋是要看情況而定的，雖然她對龍少俠很好，但未必就會因此而吃醋。」

練人道：「也許鐵辣椒一看見帥二小姐，就知道自己根本沒法子和她相比，既然連比也沒得比，就算自己醋意大發，也是多餘的。」

胡大貓道：「不錯，吃醋也是要看看條件的，沒有條件而吃醋，那簡直是笑話了。」

兩人越說越是興高采烈，忽聽雷氣在背後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們說夠了沒有？」

胡大貓訕訕一笑，道：「咱們沒說什麼，只是在東拉西扯，胡說一番而已。」

× × × ×

萬蛇枯井有沒有一萬條毒蛇？

若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反問一句：「是從前還是現在？」

從前和現在有分別嗎？

當然有，而且分別之大，可說是有天淵之別。

在很久以前，萬蛇枯井不但有毒蛇，

而且數量之多，遠超一萬之數。

那時候，眞是萬蛇鑽動，既可說是恐怖萬分，也可說是蔚爲奇觀。

但現在，萬蛇枯井只是空負「萬蛇」之名而已。

這口枯井不但沒有「萬蛇」，甚至連一條蛇兒也沒有。

爲什麼萬蛇枯井不再有蛇兒？

道理很簡單，因爲這口枯井現在已滿佈着硫磺。

蛇兒是最怕硫磺的，萬蛇枯井既有大量硫磺，自然就不會再有蛇兒的存在。

可是，萬蛇枯井何以會滿佈硫磺？這一點，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知曉了。

× × ×

萬蛇枯井是在一座山谷之內的。

從前，這裏也有過一番熱鬧的景象，那大概是二百年前左右罷，當時，這山谷有一片莊院，莊主是個告老歸田的大官。

這大官並非貪官，當他還沒有官拜二品之前，家裏就已經十分富有。

這大官告老歸田後，就在這山谷大興土木，興建了這一片莊院，但不到五年，這莊院就給一夥兇悍的強盜侵佔了，而且還血洗火燒，令人慘不忍睹。

此後，這山谷就變成了一堆又一堆的頹垣敗瓦，曾經有一段日子還有鬧鬼的消息散播出來。

山谷裏是不是眞的有鬼，人們也已漸漸淡忘了，但這裏道路崎嶇，附近又有毒蛇猛獸出沒，一般人也不敢輕易前往。

但是在這山谷裏，卻有一口神秘的枯井。

這枯井也許早在百餘年前就已乾涸了，但什麼時候開始聚集了一大羣蛇兒，卻是鮮有人知曉。

枯井的主人自稱井中王，這些蛇兒是不是他飼養的？

井中王爲人瘋瘋癲癲，脾氣古怪頂透，他住在枯井裏所爲何事？

這似乎也是個謎。

井中王也許是不喜歡熱鬧的，所以，他一度寧願與千千萬萬條毒蛇爲伍，也不肯離開這座荒涼的山谷。

但世事多變，井中王也變了。

他忽然把萬蛇枯井變成了硫磺枯井，把所有的毒蛇趕跑，這又是什麼道理？

是不是井中王越來越孤獨了？

× × ×

枯井內傳出陣陣濃烈的硫磺氣味，這附近再也看不見毒蛇。

不但沒有毒蛇，就連爬蟲，也不見一條。

這裏恍似已變成了一個死寂的世界。

但就在這一天，枯井外忽然悄悄地出現了一羣人。

這羣人之中，發號施令的似乎是一個黑衣老婦。

黑衣老婦來到枯井旁邊，首先左顧右盼，繼而用手勢指揮手下，悄悄地把枯井包圍起來。

黑衣老婦神情凝重，靜靜視察了很久，才緩緩地接近井口。

枯井旁邊也有不少硫磺，氣味十分刺鼻，令人覺得很不舒服。

井裏當然再也沒有毒蛇了。

但還有沒有人住在井裏？

黑衣老婦也不敢確定，她甚至有點懷疑，這一口枯井是否就是萬蛇枯井？

只見井內黑沉沉地，除了硫磺氣味之外，似乎再也沒有別的東西。

黑衣老婦看了片刻，忽然沉聲叫道：「井中王，你出來罷！」

井裏沒有回應。

黑衣老婦等候了一會，又再叫道：「井中王，你再不出來，本堂主就把這口井用大石封了！」

此言一出，井裏立刻有人怒吼道：「誰敢封這一口井！」

吼聲甫起，一條灰色人影同時從井底捷迅無倫地飛躍上來。

只見那是一個滿頭白髮，牙齒焦黃面色慘白的灰衣老者。

這灰衣老者衣衫殘破，看來就像是丐帮裏的老叫化。

黑衣老婦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良久才冷冷道：「你就是井中王？」

灰衣老者格格一笑，道：「井中王？妳在這裏刮刮亂叫要找井中王，是不是你的老相好？」

黑衣老婦臉色一沉，喝道：「狗嘴長不出象牙，你不是井中王又是誰？」

灰衣老者說道：「『硫磺天尊』湯不換！」

黑衣老婦眉頭一皺，說道：「本堂主在江湖上數十載，可沒聽過尊駕這一號人物！」

湯不換桀桀一笑，道：「區區女流之輩，又能有多少見識？」

黑衣老婦沉聲道：「少廢話，井中王呢？」

湯不換道：「和他的蛇兒統統歸登極樂世界去了。」

黑老婦冷冷一笑，道：「你以爲本堂主會相信你的鬼話？」

湯不換道：「妳是什麼堂主？」

黑衣老婦道：「西方魔教第一分堂堂主端木羅刹便是！」

湯不換冷笑道：「湯某在江湖上打滾數十載！也同樣沒聽過端木羅刹這一號的人物。」

端木羅刹冷笑道：「就算沒聽過本堂主之名，對本教也不會感到陌生罷？」

湯不換哂然一笑，道：「西方魔教的名頭，倒是頗能唬嚇人的，但卻嚇不倒湯某。」

端木羅刹喝道：「你好大的胆子。」

湯不換道：「湯某若沒有幾分胆色，也不敢霸佔了這一口枯井。」

端木羅刹冷笑一聲，道：「這口枯井有什麼好！」

湯不換道：「練功最好。」

端木羅刹道：「要練功什麼地方不好，何以要揀這一口枯井？」

湯不換道：「這口枯井曾經飼養過逾萬條蛇兒，再加上這些硫磺，最適合練『硫磺萬蛇功』！」

端木羅刹冷笑道：「天下間有這一門武功嗎？」

湯不換道：「武學之道深如瀚海，妳懂得多少？」

端木羅刹道：「本堂主對尊駕練什麼

武功並不感到興趣，你還是識相一點，把井中王交出來好了。」

湯不換道：「湯某已說過，井中王已和他的逾萬條毒蛇一起歸登極樂世界！」

端木羅刹道：「井中王眞的已死？」

湯不換道：「死了便是死了，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端木羅刹道：「那麼，此人安葬在何處？」

湯不換獰笑一聲，伸手向自己的肚子一指。

端木羅刹臉色一沉，道：「是什麼意思？」

湯不換道：「井中王與逾萬條毒蛇爲伍多年，這人身上每一兩肉都大有益處，湯某既要練『硫磺萬蛇功』，又怎會把井中王白白浪費了。」

端木羅刹瞳孔收縮，冷冷道：「換而言之，井中王就等於唐僧肉，對你來說確大有裨益的了。」

湯不換道：「這個還用說嗎？」又是露齒獰笑，相貌猥瑣可佈之極。

端木羅刹道：「但本堂主若不相信尊駕的話，那又怎樣？」

湯不換道：「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妳這一輩子再也找不到井中王。」

端木羅刹道：「本堂主想入枯井搜一搜。」

湯不換哈哈一笑道：「這就眞是妙得緊了，一口枯井有什麼值得好搜的？難道妳以爲枯井下面還會有一座宮殿不成？」

端木羅刹道：「枯井下有什麼古怪，本堂主一概不知，但既然來了，好好歹歹也要瞧個清楚才是。」

湯不換臉色一寒，道：「這口井如今已是湯某的，妳憑什麼要下井搜索。」

端木羅刹冷冷一笑，說道：「怎麼？害怕了，如此看來，井底之下確是大有古怪！」

湯不換道：「有古怪也好，沒古怪也好，妳沒有權力下去搜索！」

端木羅刹道：「笑話，本堂主偏要搜，你還能阻止得了嗎？」

湯不換怒喝道：「放肆！」

怒喝聲中，陡地一掌向端木羅刹迎胸劈了過去。

這一掌聲勢洶洶，但端木羅刹却只是淡淡一笑，漫不經心地說道：「這就是什麼『硫磺萬蛇功』嗎？」

湯不換沒有作聲，他第一掌給端木羅刹閃開，第二掌又緊接着怒劈出去。

端木羅刹又是哈哈一笑，道：「這是劈空掌，內力練得不錯，大可以在街頭上賣藝混飯吃。」

湯不換連發兩掌未奏膚功，不禁臉色一變，忽然手一揚，打出了三枝金錢鏢。

端木羅刹不費吹灰之力，就把這三枝金錢鏢一一接下。

她冷冷的瞧着湯不換，道：「還有別的法寶沒有？」

湯不換面色灰白，咬牙道：「湯某跟妳拚了！」正待撲前，端木羅刹已輕易地點了他身上三處穴道！

湯不換怒道：「老婊子，妳殺了湯某罷！」

端木羅刹搖搖頭，道：「本堂主不會殺你這等無名小卒，只要你說老實話！」

湯不換道：「我沒有什麼老實話可以跟妳說的，妳還是下手罷。」

端木羅刹嘆了口氣，道：「已經一大把年紀了，還在充什麼硬漢。」

湯不換道：「湯某生下來便是個硬漢，可不是那些軟骨頭。」

端木羅刹哈哈一笑，道：「說話倒是蠻響亮的，倒不知道嚐一嚐分筋錯骨手滋味之後，會不會變了另外一副模樣？」

湯不換汗如雨下，嘶聲的叫道：「妳敢？」

端木羅刹道：「對你這塊爼上之肉，本堂主還有什麼不敢下手的？」

語聲甫落，已用分筋錯骨手抓向湯不換身上的經脈。

這種酷刑的滋味，的確不是容易抵抗的。

湯不換初時還很嘴硬，但不到一會兒就軟弱下來。

他終於向端木羅刹求饒……

× × ×

端木羅刹坐在井邊，用冷酷的聲音審問湯不換。

「你眞的姓湯，名不換？」

「是的。」

「何處人氏？」

「山東曲平縣！」

「是那一門派的飯桶？」

「大空門。」

「在這等無名小派裏，你這一身武功已算不弱，在大空門中，你算是老幾？」

「老二。」

「老大呢？」

「他……他……」

「快說，如敢隱瞞半點眞相，下一次的滋味就不同了。」端木羅刹的語氣更是冷酷。

湯不換一凜，忙道：「敝派掌門，就在這枯井之下……」

端木羅刹問道：「這枯井下另有機關嗎？」

湯不換道：「是……是的……」

端木羅刹又問道：「井中王是否還活着？」

湯不換道：「他……他仍然活着。」

端木羅刹道：「既然井中王還沒有死，怎會給你霸佔在此的？」

湯不換說道：「這……這是敝派掌門的計劃。」

端木羅刹道：「他計劃是怎樣的？」

湯不換道：「以大量硫磺趕走蛇兒，然後把井中王困於枯井之內。」

端木羅刹道：「大空門的掌門何以要對付井中王？」

湯不換道：「是爲了要得到一個木箱子。」

端木羅刹嘿嘿一笑，道：「是不是海帆大師遺下來的一個大箱子？」

湯不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好……好像是……的……」

端木羅刹默然半晌，又問道：「要怎樣才能進入枯井下的機關？」

湯不換道：「下面有機關樞紐，只要進入井底就不難發現。」

端木羅刹又問道：「大空門的掌門是誰？」

湯不換說道：「是……是欘……欘佑棠……」

端木羅刹哈哈一笑，道：「好，他現在是不是還跟井中王爭持着？」

湯不換道：「好……好像是的……」

端木羅刹聽到這裏，忽然目中殺機大露，接着一揚手，就有十幾件歹毒的暗器同時射入湯不換的胸膛。

× × ×

萬蛇枯井下面，果然另有洞天。

端木羅刹很快就找到了一條通道，而且很快就找到了大空門的掌門欘佑棠。

欘佑棠居然會在這裏！

在溪邊鎭，人人都知道他精通拳脚功夫，尤擅使一手「火燄追魂棒」！

可是，這只是他的表面而已。

在眞正武林高手眼底下，欘佑棠還是個不入流的脚色，什麼「火燄追魂棒」，充其量只能對付一般三四流的庸手而已。

但欘佑棠眞正的武功有多深？

這一點，就連他的女兒欘妙兒也不知道。

當端木羅刹來到枯井的另一端之際，欘佑棠已和一個黃袍老者苦拚着內力。

以內力相拚，無異是在拚命，其兇險程度，只怕還遠在刀來劍往兵刃相交激戰之上。

這時候，欘佑棠似乎已佔了上風，那個黃袍老者再也支撑不了。

端木羅刹立刻上前，喝道：「欘佑棠還不放手！」

欘佑棠見枯井內有人出現，也是心中爲之一震，不等這黑衣老婦動手，已首先收斂了掌力，愼重地退開一旁。

他迅速鎭定心神，目注着這黑衣老婦，道：「你怎知道欘某之名？」

端木羅刹冷冷一笑，說道：「本堂主早在十年之前，就已見識過欘掌門的武功了！」

欘佑棠詫異地望着這黑衣老婦，道：「妳……妳到是誰？」

端木羅殺嘿嘿一笑，道：「西方魔教第一分堂堂主端木羅刹！」

「胡說，西方魔教久已沒有在中原武林出現過，而且妳也決不會是什麼端木羅刹！」

端木羅刹哈哈一笑，道：「我若不是端木羅刹，又會是誰？」

欘佑棠沉吟一會，忽然失聲叫道：「是妳。」

端木羅刹桀桀怪笑，道：「你總算想起我是什麼人了？」

欘佑堂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妳這一手易容功夫的確不錯，但嗓子還是沒有改變了。」

端木羅刹道：「少廢話了，那木箱子呢？」

欘佑堂冷冷道：「什麼木箱子？」

端木羅刹道：「自然是海帆大師的木箱子。」

欘佑堂道：「妳的消息倒算靈通，而且還能找到這兒來！」

端木羅刹笑說道：「彼此彼此，若論快捷，欘掌門比起我這個老太婆還快上一籌！」

欘佑棠說說：「但這一趟咱們都白來了。」

端木羅刹冷冷道：「什麼意思？」

欘佑棠道：「井中王根本就沒有得到海帆大師的木箱子。」

端木羅刹怒叫道：「胡說！」

欘佑棠道：「井中王就在眼前，妳大可以問個清清楚楚。」

那黃袍老者就是井中王。

自從端木羅刹來了之後，他一直沒有說過半句話，只是盤膝而坐，臉色灰白得異常難看。

端木羅刹又要施展分筋錯骨手了。

井中王也許原本武功甚高，但與欘佑棠苦拚之下，內力早已虛耗了八八九九。

端木羅刹要對付他，可說是易如反掌了。

井中王也沒有反抗，因爲他知道這是多餘的。

端木羅刹哈哈一笑，道：「看來，還是本堂主的運氣最好，正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但就在這時，她後面有人嘆了口氣，道：「綠玉婆婆，妳以爲自己眞的是漁人嗎？」

聽見這人的聲音，端木羅刹的眼色立刻就變了。

她並不是西方魔教的堂主，她是綠玉婆婆。

她是南宮一刀的母親，南宮芳芳的祖母。

× × ×

在綠玉婆婆背後說話的，是一個神情嚴峻的灰袍老人。

老人手綽松木紅櫻槍，臉上表情不怒而威，赫然竟是名震大江南北的「杭州唐

門老祖宗」唐老人。

唐老人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的老子，又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岳丈。

他怎會來到這一口枯井裏的？

綠玉婆婆不知道，襴佑棠更不知道。

井中王却知道。

唐老人早就到過這裏了，那時候，他曾經這樣對井中王說：「海帆大師是老夫的前輩，在數十年前，他老人家還指點我一些武功。」

這就是唐老人和海帆大師之間的淵源了。

這等淵源，旁人是不會知道的，但唐老人却不會忘記。」

他也知道，海帆大師的武功秘笈，就在這口萬蛇枯井裏。

所以，他又對井中王說：「老夫隨時會來，只要用得着老夫，千萬不要客氣才是。」

唐老人並不是個客氣的人。

他說話不客氣，做事不客氣。

現在，是井中王最危險的時候，唐老人果然及時出現了。

不久，龍玉郎、練人、胡大貓、鐵辣椒也來了。

除了這幾個人之外，當然還有江南最可愛的女孩！—帥秋璇也來。

幸好襴妙兒沒有來，否則她在這裏看見自己的父親必然會爲之大吃一驚。

現在，大吃一驚的並不是襴妙兒，而是龍玉郎。

他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這裏看見襴妙兒的父親，自己的外祖父，還有南宮芳芳的婆婆。

他們是爲了什麼，居然不約而同地出現在這口枯井裏？

答案只有一個：「都是爲了海帆大師遺下來的武功秘笈。」

當然，唐老人不是要謀算秘笈，而是爲了保護秘笈才在這裏出現。

唐老人是「杭州唐門老祖宗」，他的說話，誰敢不聽？

縱使綠玉婆婆，一旦遇上了唐老人，也是立刻萎頓下去的。

唐老人甚至用長輩的口胳來教訓綠玉婆婆：「妳今年幾歲了？」

綠玉婆婆嚅囁着，不敢回答。

唐老人冷冷一笑，繼續罵道：「西方魔教的招牌，豈是可以隨便拉出來唬嚇別人的？妳可知道，當年中原羣雄流盡了多少血汗，犧牲了多少精英高手，才能把魔教逐出關外，妳如今居然用魔教分堂堂主的招牌來作惡，難道不覺得慚愧嗎？」

綠玉婆婆給唐老人罵得一臉是灰，却連哼也不敢哼一下。

唐老人冷冷地接道：「海帆大師的武功秘笈，是應該交還給李家後人的，你們憑什麼想把他的木箱子據爲己有？」

綠玉婆婆滿面羞慚，忽然跪了下來，悲聲叫道：「唐老爺子，是我的不是，你殺了我罷！」

唐老人道：「老夫不會殺妳，也知道妳的用心。」

雷氣忍不住問道：「她，這是什麼居心？」

唐老人道：「她是爲了南宮一刀。」

雷氣道：「南宮一刀不是前往天竺取那本刀譜嗎？」

唐老人道：「但那本刀譜，也許根本是不存在的，就算世間上眞的有這本刀譜，南宮一刀眞的可以找得到嗎？」

雷氣呆住，過了半晌才囔道：「只怕那是大海撈針了。」

唐老人道：「所以，綠玉婆婆爲了不讓兒子失望，便向海帆大師遺下來的武功秘笈打主意。」

雷氣道：「但這是大大的不對！」

唐老人道：「當然是大大的不對，否則老夫也不會罵她！」

綠玉婆婆已滿臉是淚，道：「唐老爺子，老身知罪了，你還是殺了我罷。」

唐老人嘆了口氣，道：「老夫若要殺妳，那是不難的，但芳芳呢？」

綠玉婆婆的眼睛立刻亮了。

「不錯，我還要照顧一刀的女兒。」

唐老人倏地喝道：「既然知道，還不快滾！」

綠玉婆婆給他這一喝，登時有如當頭棒喝，立刻連連拜謝不殺之恩，然後就帶着她的手下走了。

綠玉婆婆離去後，襴佑棠也是滿臉通紅。

唐老人瞪視着他，道：「襴大掌門，你工於心計，但到頭來還是失敗了。」

佑襴棠苦笑了一下，道：「我是否比綠玉婆婆還更該死？」

「當然比她更該死！」唐老人冷笑道：「她是爲了兒子南宮一刀，但你呢？」

襴佑棠沒有撒謊，道：「我是爲了我自己。」

唐老人道：「所以，綠玉婆婆還有活命之道，而你却是置不容誅！」

襴佑棠淒然一笑，道：「古往今來，都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來罷，襴某可不是貪生怕死之輩！」

唐老人冷喝道：「你以爲老夫捨不得殺你？」語畢，松木紅纓槍向前一挺，槍尖閃電般抵住襴佑棠的咽喉。

但就在這剎那間，兩人同時大聲叫道：「槍下留人！」

這兩個並非別人，正是練人和龍玉郎二人！

×　×　×

萬蛇枯井此後再也沒有毒蛇了！

既沒有毒蛇，也沒有井中王。

井中王一看見練人，就已大聲呼叫。

練人的確很像一個和尚，那是海帆大師，也就是他的曾祖父李川帆。

井中王知道，練人必然就是李川帆的後人。

李川帆的武功秘笈，當然是要交還給他的後人的。

嗜武如狂的「練武狂人」終於得到他曾祖父的木箱子了。

井中王帶着他離開萬蛇枯井，另外找尋一個隱蔽的地方練功。

練人將來可以一展抱負了，但他臨走前還得向龍玉郎千叮萬囑：「告訴妙兒，我練功成功後，馬上就會找她！」

龍玉郎微笑着滿口答應，眼睛却一直牢牢地瞧着江南最可愛的女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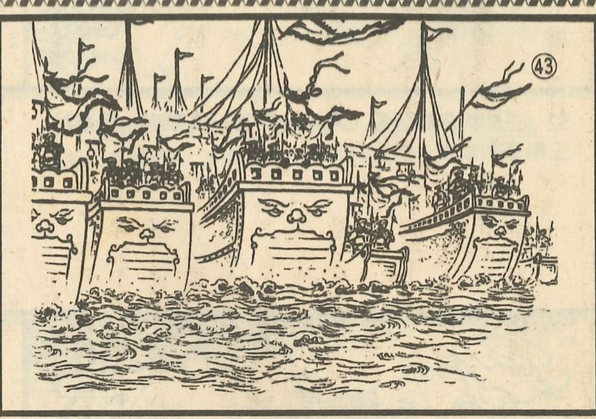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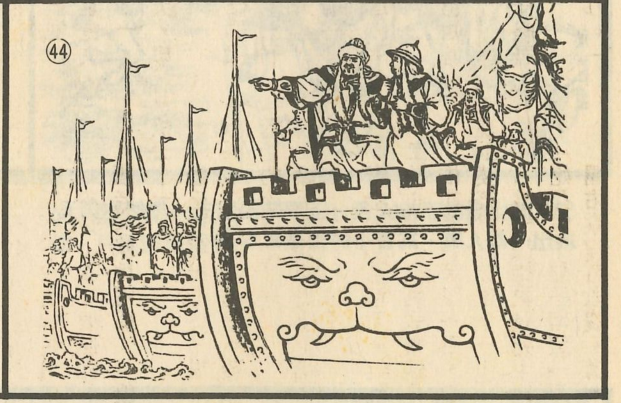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黃天蕩（二）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43　中軍水營，都是海鰍艦，桅牆高有十二丈，排得密密麻麻。正中央排列金鼓旗號，一杆大旗正在隨風飄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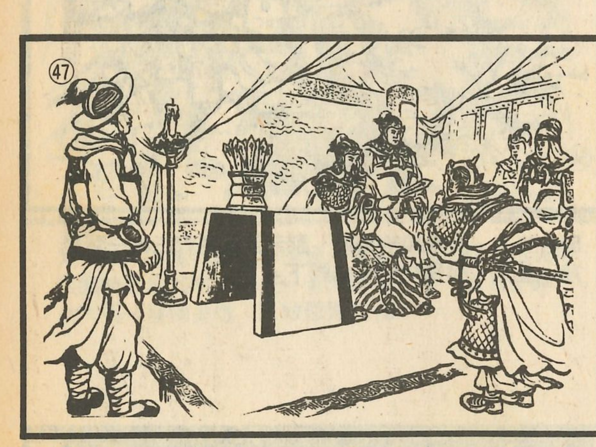
44　兀朮見了這個氣派，尋思萬難衝過，就和哈迷蚩商議怎樣可以探聽一下虛實。哈迷蚩說這裏離金山很近，山上有座龍王廟，居高臨下，可以細看。



45　哈迷蚩又向兀朮獻計說，必須如此這般以防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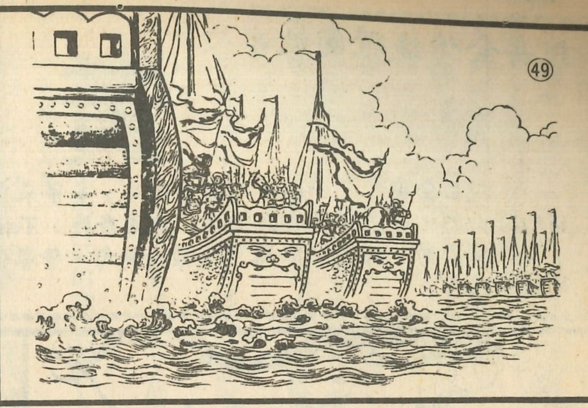
46　這時韓世忠正在水營瞭望，他見金兵扎在黃天蕩，就集合衆將商議。



47　韓世忠估計，兀朮今晚必到附近或金山偷看，就命副將蘇德引兵一百，埋伏在龍王廟裏，如望見金兵來，就在塔上擂鼓，並衝出去捉兀朮。



48　又命韓彥直領健卒一百名，埋伏在龍王廟左側，聽見塔上响鼓，立刻引兵殺出，擒住兀朮等，不可有誤。



49　又命韓尙德，領兵三百，駕船埋伏在南岸，聽見炮聲，即繞到北岸截住歸路。韓尙德引兵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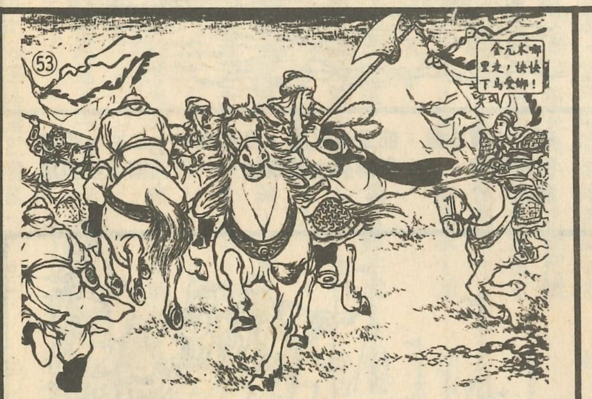
50　晚上，兀朮和哈迷蚩、副元帥黃柄奴三人一齊坐船，換馬，悄悄來到金山脚下。



51　從龍王廟下望，果然非常淸楚，江波滔滔，對面韓世忠水營的燈光，正像晴空的星光閃爍，忽明忽暗。



52　正要再仔細觀察，耳邊忽聽得一棒鼓响，接着龍王廟裏衝殺出一隊宋兵。



53　兀朮嚇得面無人色，正要勒馬回去，忽然左側又殺出一彪人馬，爲首小將正是韓彥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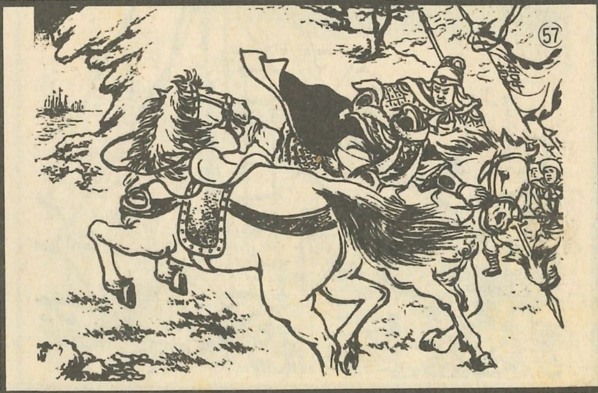
54　三人掉頭就跑，不料山路崎嶇不平，一個金將跌下馬來。韓彥直擧槍就刺，却被兀朮趕來，用金雀斧擋開，接連又向韓彥直劈來。



55　跌倒的金將乘機逃走，像一陣風一樣逃到江邊，小船上立刻有人接應過去，飛快地划走了。



56　及至南岸埋伏的韓尙德放出小船去追趕，船已去遠，只得回營繳令。



57　岸上韓彥直與兀朮戰下上七八回合，韓世直猛然用槍逼住板斧，向前一探身，伸手就把他活捉過來，回營繳令。



58　這時，天已黎明，元帥升座，諸將紛紛來報功。韓世忠聽說擒了兀朮，就叫推上來。



59　兀朮被推到韓元帥座前，低頭不語。韓世忠在兩狼關時認識兀朮，今天一看服裝雖不差，面目全非，就大喝一聲他是誰，胆敢假冒兀朮。



60　假兀朮自稱是副元帥黃柄奴，軍師要他喬裝四太子以防萬一，今果然被捉。原來這一詭計正是哈迷蚩向兀朮耳語時所定。



61　韓世忠命將黃柄奴暫行監禁，又告誡韓彥直以後小心，不可再中敵人金蟬脫殼之計。韓世忠悶悶不樂回後艙去了。



62　梁紅玉聽說又被兀朮走脫，就提醒韓世忠說：“兀朮雖敗，糧草無多，必定急於回軍，今夜，他乘我軍小勝無意防備，必來衝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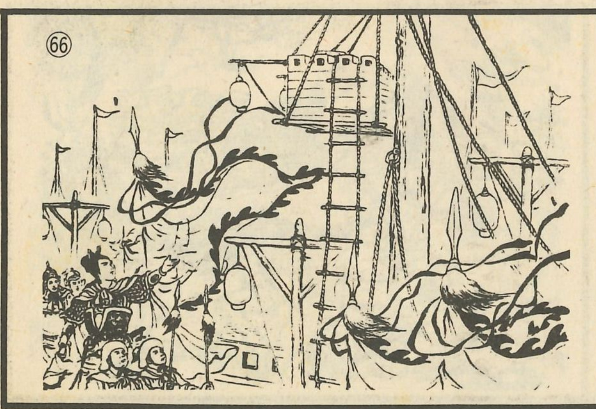
63　梁紅玉估計金兵必將用計逃走，主張和韓世忠分担軍務。要韓世忠和兩個兒子專領游兵，四面截殺，自己管領中軍水營，只用火箭弩炮守住，不與交兵。



64　韓世忠聞計大喜，一切依梁紅玉計劃辦理。梁紅玉立刻披掛停當，到前面佈置守中軍的兵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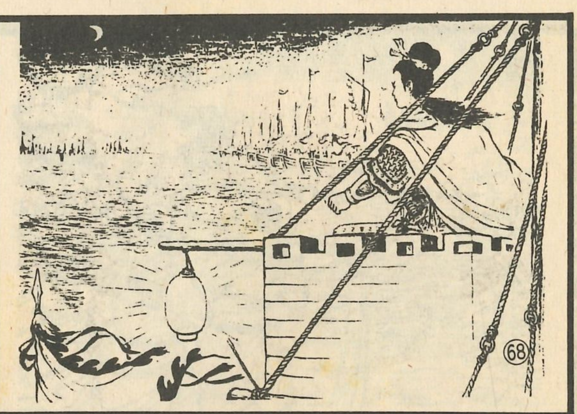
65　又將號旗分四面八方用大鐵環系住，游船也分成八隊，每隊再分八小隊，共六十四小隊，隊有隊長，但看中軍旗號，金兵在哪裏渡江，哪方的旗號就扯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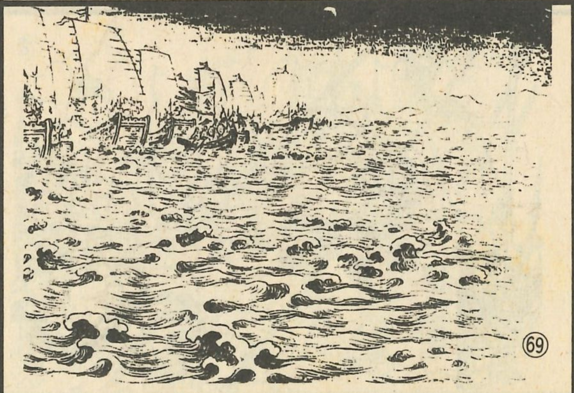
66　中軍大桅頂上，扯起一個只容一人站立的小小鼓樓，四圍用箭眼鐵遮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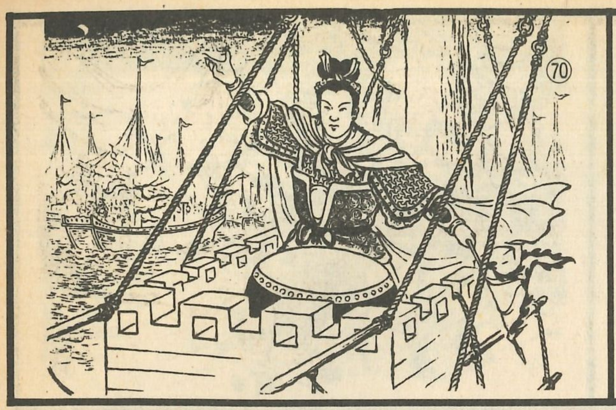
67　到了初更時分，梁紅玉命一員家將專司號旗，自己直上雲梯到了桅杆絕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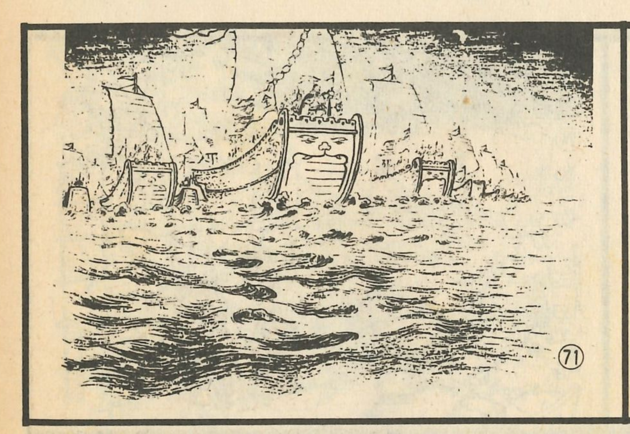
68　梁紅玉在離水面高約十幾丈的桅頂，眺望金營人馬如螞蟻一樣大小，一動一靜非常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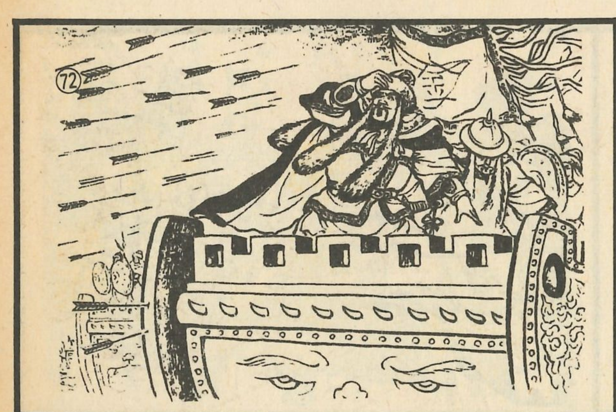
69　二更過後，江面仍舊毫無動靜，直到三更後，才見金營人聲雜沓，炊煙迷霧裏夾着口哨聲，向北慢慢蠕動。



70　梁紅玉早已吩咐備好炮箭弓弩，只等金兵臨近一齊放射，她又吩咐三軍只許啞戰，不許吶喊。



71　兀朮號令的二萬金兵，駕着五百號戰船，一過焦山，就猛勁衝過來，喊聲震天，可是宋營却全無動靜。



72　兀朮正在疑惑，忽聽一聲炮响，箭如雨一般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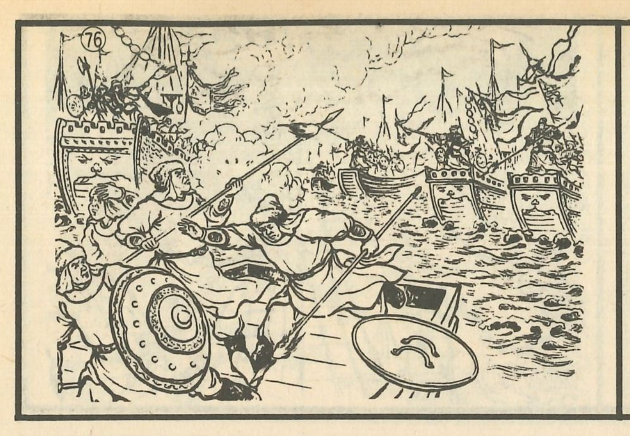
73　兀朮急下令退軍，宋營的轟天大炮又紛紛打來，金兵的船只立刻被打得七零八落。



74　兀朮忙下令掉轉船頭斜刺裏往北開，梁紅玉在桅樓上看得眞切，立刻敲起戰鼓。號旗上也掛起燈球，兀朮向北，燈球也向北，兀朮向南，燈球也向南。金兵只是衝不出去。



75　韓世忠和兩個兒子率領游兵聽號旗指揮，截殺堵擊，無不順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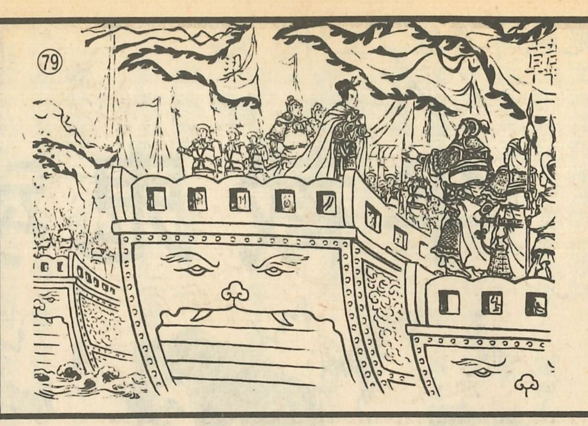
76　兩軍鏖戰，看看天已大明，韓尚德從東殺上，韓彥直又從西殺來，兀朮哪裏還招架得住。



77　兀朮見自己營中傷亡太重，難以渡江，無奈仍退回了黃天蕩。



78　梁紅玉在桅樓上看見，這才擂起收兵鼓，召游艇歸隊，齊回主艦報功。這一場水戰，從夜半直戰到天明足足打了四個時辰，擄獲戰船百餘隻，兵器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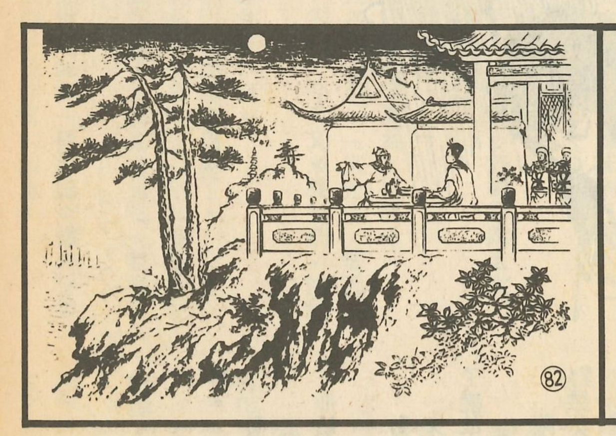
79　韓世忠回到水軍大營，正好梁紅玉尚未卸去戎裝，夫妻見禮，互相慶賀，準備大犒三軍。



80　這時正是八月中旬，晚上，月光照明如同白日，江面上，大小戰船排列整齊，軍中歡呼聲音，不絕於耳。



81　韓世忠因爲得了大勝，心裏十分高興，忽然想和夫人夜遊金山賞月，就叫韓尚德、彥直與全營將官加意巡守江口，夫妻倆坐了大船，隨帶幾隻小船，趁月色水光來到金山。



82　上到山寺，韓世忠吩咐將帶來的酒菜，擺在妙高台上，夫婦對坐飲酒賞月。　（待續）



上兩圖爲本故事主要人物

鬼魅奇譚錄／王坤・文

可飛・圖

半截鬼魂

愛河淚湧

「救命，救命啊！」

一陣尖銳的呼救聲，劃破了寂靜的原野。

聲音好淒厲，自草叢裏傳出來。

正在野外寫生的杭州藝專學生文世昌，他敏感的把手上的畫筆收了下來。

「救……救命！」

聲音再一次的響起。

文世昌可以肯定，草叢裏一定是發生了變故。

他不敢遲疑，快向草叢那邊奔去。

剛邁進高及腰際的草叢裏，便見到一對男女，正在掙扎着。

而那女的還不斷的發出求援的聲音。

「喂！你們在幹什麼？」

文世昌大聲向男女吆喝着。

「先……先生，他……他想……搶我的東西，求……求你救我！」

那女的發現了文世昌的奔到，立刻便叫起來。

「好哇！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想來搶刦！」

文世昌向那男的衝過去，一把抓住那男人的背，和衣的把那男的拉過來。

在文世昌和這搶匪打了一個照面的時候……

文世昌也可以立刻看到，這年約四十來歲的漢子，一臉猥褻樣，決非什麼正派君子。

根本就不說話！

何來鬼魂

文世昌揮拳，便朝那漢子的臉門痛擊過去。

那漢子的身手也眞靈活！

他的頭向左邊一閃，文世昌的拳便落空了。

作賊者畢竟心虛。

儘管文世昌的拳並沒有把這個搶匪擊中！……

可是，他的行徑被人發現了，也怕會鬧得不可收拾。

他乘文世昌揮拳落空，呆了一呆的時候……

他便拚命的向草叢的外邊迅速的逃跑了。

文世昌見那搶匪要逃，氣憤的也向草叢外追去了。

只是……

走出了草叢，那個漢子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文世昌無可奈何回草叢裏。

× × ×

郊道！

艷陽！

一雙青年男女在道上走着。

男的正是文世昌。

女的是剛才那個被搶的女孩。

女孩梳着兩條油油的辮子，黑色的裙子，粉藍色的上衫呢！

手上挽着個皮箱子。

「妳叫什麼名字？」

文世昌向身邊的女孩問。

「許雪心！」文世昌說：「聽妳的口音，妳並不是杭州人氏！」

許雪心回答：「是，我本籍漢口。」

文世昌又問：「對了，妳怎麼會獨個兒來到這裏，到杭州遊玩？」

「不，我是來投靠我的姨母的！」

許雪心的聲音似乎是有一點兒哽咽的說道。

定住了脚步，文世昌看了看身邊的女孩子一眼。

困惑的說：「投靠？」

許雪心點點頭，她的眼圈兒有點兒微紅。

聲音低低的，她又說道：「是的，我從小就沒有爹爹，是我媽在替人當傭，把我撫養大的，可是，在上個月，我媽也死了！……」

頓了頓，許雪心又說：「我媽臨死的時候，給了我一個地址，叫我去杭州投靠她的姐姐，所以……」

「我明白了！」文世昌點着頭。

他心裏覺得，這個女孩子的確是很可憐。

「剛才全都虧你，文先生！」

許雪心望了皺着眉的文世昌說。

文世昌的態度好奇怪！

他目不轉睛的看着許雪心！

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而且兩條濃濃的眉，竟然蹙在一起。

就連許雪心的話也似乎聽不到。

「文……文先生！」

許雪心被文世昌灼灼的目光望得怪不好意思的，臉也變得通紅起來。

「噢！對不起！」文世昌也察覺了自己的失態，忙道：「有妳姨母的地址嗎？我送妳去好了，快要進城了，天黑以前，準可以把妳送到的！」

許雪心說：「那……那太不好意思了，文先生……」

「沒有關係，我是一個人住的，遲點回去也沒問題的！」

× × ×

許雪心開門的時候，意外地發出喜悅的微笑。

在陽光下，那白色的貝齒，顯得她更漂亮了。

「文先生，沒想到是你！」

「我……我順路經過這兒，就想到好多天沒有見過妳了，才冒昧來打擾。」

「請別客氣，快進來吧！」

隨着許雪心走進屋子裏！

文世昌看到了許雪心的姨母譚太太，正在客廳裏抽着水烟！

「譚伯母，您好！」

文世昌恭敬的向譚太太打招呼。

譚太太慈和的說：「文先生，那天眞難得你救了雪心，今天又來探我們，快點請坐。」

文世昌坐了下來。

許雪心已經跑進去倒茶了。

譚太太說：「文先生，今天難得你來，不要回去吃飯了，就在這兒吃一頓家常菜嘛！」

對於文世昌這樣一個謙虛有禮的青年人，譚太太似乎是非常的滿意。

文世昌坐下來，譚太太就要留他吃飯了。

文世昌客氣的說：「不，這樣來打擾，已經夠不好意思了，又怎能再打擾吃晚飯？」

許雪心捧着兩杯茶走出來，把譚太太和文世昌的話打斷。

喝了一口茶之後，文世昌便向許雪心說道：「許小姐，今天大光明劇場正在演話劇，同學送了我兩張票，我想請妳跟我一道兒去看看，不曉得譚伯母會不會反對呢？」

文世昌說完了，目光又轉到譚太太的身上了。

「怎麼會？雪心，妳來杭州這麼久了，我也沒有空陪妳到處去看看，我們這兒很流行演白話劇，妳們一起去欣賞也是好的啊！」

譚太太倒是很文明。

她並不反對雪心和文世昌出去。

「文先生，那話劇上演什麼戲？」

雪心對話劇似乎也很感興趣。

「是曹禺的『日出』！」

× × ×

抗戰前後，白話劇是非常的流行。

而話劇更是一般人的最大娛樂，當時的年青人也最愛看話劇的。

從劇場出來……

文世昌和許雪心似乎也熟絡了許多，兩個人還在興高采烈討論着剛才的戲。

許雪心道：「我好喜歡那個演『小東西』的女演員，她那一副可憐的樣子，我看了也眞心酸！」

「她叫張美鈴，在杭州是話劇的新秀，但是很受歡迎，上次演雷雨，她扮演四鳳，才演得叫人拍掌呢！」文世昌微笑的在解釋。

許雪心讚賞道：「沒想到杭州的話劇水準會這麼好的啊！」

文世昌說：「妳在漢口看過的話劇難道是不好看嗎？」

「沒有這兒的好看！」許雪心笑着回答。

「妳餓不餓？咱們一起去吃一碗麵好嗎？」

雪心遲疑着說道：「我怕姨母會担心的，我看還是下次吧！」

「我們吃快一點，不就成了嗎？」文世昌看來是想多與雪心接近。

所以他竭力的遊說她。

於是雪心答應了。

兩個人走進一家麵店。

麵送上來，熱呼呼的。兩個年青人，一邊吃一邊談，倒眞的高興。

「妳的姨母對妳好嗎？」

「好！姨父姨母對我像自己的女兒一樣，我也想不到我的運氣會這麼好！」

雪心綻出個微笑，繼而向文世昌問：「你呢？你怎麼會一個人在杭州的？」

「我家在這兒不遠的臨市，從小我就喜歡畫圖，在家鄉唸完了中學，考上了這兒的藝專，我便一個人跑到這個城市裏來了！」

文世昌自我介紹了一番，又向雪心問：「妳呢？妳在漢口有沒有唸書？」

「我只唸完了初中，後來媽就生病了

，這次姨母叫我在寒假的時候，考這裏的女高中，我倒担心會考不上呢！」

就在雪心講話的時候，文世昌本是微笑的聽着！

但忽然的……

他的濃眉又蹙在一起，只是呆呆的看着雪心。

文世昌忽然說：「噢！時候也眞的不早，我們得回去了。」

本來是好好的談着，文世昌竟然提出要走。

而他的神色，也變得有點兒異樣。

倒是雪心並沒有發覺文世昌的忽然轉變。

他們一起踏出了麵店。

還是文世昌送雪心回去。

只是，在一路上，文世昌的話變得很少了。

而他的眉總是緊緊的蹙着。

連雪心也終於發覺了文世昌的沉默。

「咦！你怎麼忽然不開口？」

「沒……沒什麼，我只是忽然想起另外的事情！」文世昌淡淡的應着。

或者，雪心也發覺文世昌的話，似乎也在掩飾一點兒什麼的。

但是她大概也不好意思追根究底的。

這是雪心一個可愛的地方，並不似一般女孩子的長舌和好奇心特別重。

把雪心送到門口後，文世昌才逕自回去。

× × ×

這幾天……

文世昌的神色看來不大對勁，臉上老是皺着眉，對別人的脾氣也不大好。

自從那天看完話劇，把雪心送回家去，文世昌已是好多天沒見過雪心。

不曉得他爲什麼，忽然變得心神不定了。

也許這就是年青人剛剛墮入愛河的一般現象吧？

也許是文世昌遇到了別的煩惱的事情了吧？

剛上完了李教授的透視課，文世昌和一個叫伍國泰的同學一塊兒步出了校園。

「喂喂！你曉得最近大家在說些什麼呢？」

伍國泰有點兒神秘兮兮的對文世昌說道。

「誰知道！」文世昌懶洋洋的應了一句。

「他們說，學彫塑的麥淑芬暗戀着你！哈哈！文世昌，你這是飛來艷福啊！」

小伍滿以爲這個消息一定會讓文世昌帶來很大的喜悅，豈料，事情竟大出他意料之外。

世昌不但一點也不覺得興奮，相反的，還冷冷的訓了小伍一頓。「別胡說！那種女人，對每個男同學都有興趣的，我可不敢領教。」

小伍沒想到會碰了一鼻子的灰，麥淑芬是藝專的校花。

那個男同學不想追求？

只是，她平素眼高蓋頂，只將一個文世昌放在眼內，如今文世昌居然是一派冰冷的神態，連小伍也不能不愕住了。

打量了文世昌幾眼，小伍忽然又道：

「世昌，你是不是在外邊鬧戀愛？這些日子來，總覺得你心神不寧的。」

「沒……沒有！」文世昌忙着否認。

但是，神色却有點兒不自在的。

小伍說：「別騙我，我早就想向你打聽了，前陣子，西洋畫系的大胖子告訴我，你在大光明和一個妞兒看『日出』，大胖子還說，那妞兒不是咱們藝專的。」

這一回，世昌竟沉默起來，他索性不回答小伍的話。「世昌，你默認了吧？大胖子說，那妞兒長得不錯，咱們是好朋友，什麼時候介紹給我認識，我保證，一定不會把她搶去的……」

「你少囉嗦好不好？」

不曉得是爲了什麼，小伍提起了許雪心，文世昌就一副不耐煩和心亂如麻的樣子。

「世昌，瞧你的樣子，不會是和那妞兒吵了架吧？這年頭可不再是男人高高在上，要追求女的，可得虛心點，事事遷就對方，你不會笨得在妞兒面前擺自己的少爺架子吧？」

小伍的嘴巴，還是滔滔不絕的。

「唉！小伍，你別煩我好了，我自己也不曉得，到底是否戀愛了，心裏正煩惱着！」

被小伍說了幾句，世昌終於把心事向小伍說出來了。

「你怎麼會這樣子笨？你既不曉得是否在戀愛，也正表明了你是在喜歡那妞兒，談戀愛有時候就是令人心煩意亂的，要不然就不會有意亂情迷這種話，要是你夠大量，也相信我不會搶了你的妞兒，你找個機會，讓我見見她，也給你一點追求的意見！」

「去你的！」世昌被小伍弄得啼笑皆非。

× × ×

「雪心，這是伍國泰，我們系裏每個人都叫他小伍的！」

許雪心在世昌爲她和小伍介紹的時候，態度是落落大方的。

小伍這一次是存心來看看文世昌的女朋友的。

平日不拘謹的態度也因爲這特別的使命而變得嚴謹許多。

小伍問：「許小姐，聽妳的口音，不是杭州人吧？」

「是的，我本籍漢口，最近才來杭州的。」

「噢！怪不得！」

小伍口才很好，雖然是第一次見面，談的話可也眞的不少。

只見他又繼續道：「聽文世昌說，妳很喜歡看話劇，今天我做東道，大家一塊去看陳小萍演的『原野』，許小姐可肯賞光？」

雪心回過頭去，看了世昌一眼，大概她是想徵求世昌的意見。

却見文世昌皺着眉，一直的沉默着，就連雪心給他所示的神色，也恍如不見似的。

「喂！文世昌，你怎麼了？你不點點頭，大概許小姐就不會給我這個請客的機會。」

小伍見到世昌那種失魂落魄的樣子，

連忙在一邊提醒他了。

「噢！大伙兒一塊去吧！」世昌終於開口了。

從茶館到戲劇場，路上，竟是小伍和雪心聊天居多。

世昌在一邊竟走得十分沉默，要不是雪心常逗他說話，他可能連一句話也不會說。

小伍也在暗中嘀咕！

在他認識裏的文世昌，本來是個開朗的年青人，他實在沒有辦法明白，爲什麼文世昌今天會變成心神不寧，還時常的皺着眉？

在看話劇的時候，小伍故意令雪心和文世昌坐在一塊兒，而他自己則坐在世昌的旁邊，和雪心隔開了一個位子。

等話劇上演第一幕的時候，小伍乘着雪心看得專心時，悄悄的壓低嗓門，在世昌的耳邊問：「世昌，你想什麼，像一個悶葫蘆似的？」

「沒……沒什麼！」世昌也用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回答小伍。

「你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回家才能不高興，可不能在小姐的面前裝成一個性格小生的樣子，知道嗎？」

小伍像「軍師」般向世昌提出意見。

悶哼了一聲，世昌索性不去回答，把目光也放落在台上！

× × ×

送了雪心回家之後，文世昌和小伍並肩的在馬路上走。

「世昌，你這是幹什麼的？依我看，許雪心對你眞的不錯，你爲什麼用一副愛理不理的態度，這樣子又怎能把她追求到手？」

小伍開始在批評世昌了。

世昌還是皺着眉，不去回答小伍的說話。

「世昌，你到底怎麼了？一定是有心事？你是有什麼爲難的地方？可以說來聽聽。」

小伍担憂的看着世昌問。

終於，世昌也開口了：「小伍，你覺得許雪心怎麼樣？」

小伍說：「好，眞的比那個麥淑芬漂亮一點，但許雪心比較溫柔文靜，而且瞧她的樣子，對你也眞的不錯，世昌，加把勁吧，依我看，這個許雪心，定會是個賢慧的妻子。」

「小伍，我不是問你這些！」

「不是問這些，你要問什麼？」

小伍有點兒一頭霧水似的愕愕的盯住了文世昌。

「我……我……」也不曉得文世昌到底有什麼心事，竟是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來。

「你你你……到底你要說什麼？世昌，你最近究竟害了什麼毛病，幹嘛一副陰陽怪氣的樣子！」

急性小伍，倒搶白了世昌一頓。

「我……我的意思是問你，是……你可覺得許雪心有……有什麼不妥……不妥的地方嗎？」

說得好艱辛，但文世昌終於還是把話說了出來。

這一回，只見小伍在大叫，說道：「什麼不妥的地方？哎呀！老天！你是害了什麼疑心病，許雪心又漂亮，又嫻淑，又溫柔，從頭到脚都是最好的，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世昌，我勸你，別這樣吹毛求疵好不好？難道你對這樣的女孩子還不滿意嗎？」

世昌可眞的害了神經病，也許在戀愛的人，都有這種毛病的。

只見他站定了脚步，雙眼死命的盯着小伍。

「小伍，你眞的不覺得雪心有任何毛病！」

「當然！這個女孩子，樣樣都好，眞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要不是她對你頗有意思的話，說不定我小伍，也會去追求她的！」

小伍把鼻樑上的厚玻璃眼鏡，往上托了一下，很坦然的說。

「我沒有什麼話講了！」

世昌忽然來了句莫名其妙的話。

看他的樣子，依然是心事重重的。

看見世昌的這一副樣子，小伍簡直就被他氣得連翻着白眼。

最後，只是用很奇怪的語氣，對世昌說了這麼一句話，說道：「世昌，我看你眞是變了，我不曉得你，是那一方面在轉變，只是在我覺得忽然間好像不再認識你了。」

× × ×

推開那木窗框，雪心的臉在窗裏映出來。

意外的……

雪心是一副愁眉雙鎖的樣子，終日的笑靨似乎消失了。

輕輕的用手托着下顎，眼睛落在窗外的梧桐樹上，那兩條彎彎的眉鎖在一起。

看樣子……

雪心也是心裏有無數的死結，而這結又是沒有辦法解開似的。

不是嗎？

雪心正爲着自己與世昌的事而煩惱。

屈指一算……

打從她踏入杭州第一天與世昌結識，到如今已經是整整兩年了。

兩年不是一個短暫的日子。

兩年來，除了世昌，雪心再也從來沒有和別的男孩子交往過。

只有雪心才明白，世昌是第一個走進她生命裏的少年郞，除了世昌，雪心根本就不會再想着別的男孩子。

世昌是個很有教養，心腸很好，而又是文質彬彬的年青人。

何況，樣子又英俊瀟洒，加上才氣頗高，一手三筆美人，令雪心心儀得很。

兩年來，雪心跟文世昌一直都時常見面。

世昌早就畢了業，並且找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生活也十分安定。

本來，這一切都是非常理想的。

但是雪心心裏煩惱的，也正是爲了這些事情。

兩年的時間，雪心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世昌愛她，也就像是她自己愛世昌一樣。

只是，世昌的態度，一直是若即若離

的樣子。

而最使雪心感到担憂的，是世昌和她相聚的時候，愁眉不展的時候居多，甚至難得見到他會有開朗的日子。

好多次，雪心非常担心，以爲世昌有什麼心事，或者是身體不舒服。

但每次向世昌詢問時，他總說一點事情也沒有。

不過，在雪心的心裏，這個疙瘩始終未能除去。

更使雪心苦惱的，就是直到今天，世昌對他倆的將來，竟完全絕口不提。

雪心是有點心焦的，而且她的姨母也時時的在催促她呢。

雖然雪心才只有二十一歲，但在當時的半封建社會，二十一歲還不出嫁的姑娘，實在很少的。

何況明明有個心愛的男孩子，已經和自己有了很深厚的感情。

女孩子的心，就是這樣，年紀一大，就喜歡和自己所愛的男孩在一塊。

但是，世昌從來就沒有和雪心談過結婚的事，雪心又怎不愁眉不展啊！

× ×

「世昌，我……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的！」雪心在開口的時候，心裏噗通噗通的在跳。

「有什麼事？」

世昌的聲音好柔和。

他是一點兒也沒有發現，雪心的神色和平日完全兩樣。

接下來的是一段沉默，雖然湖畔沒有多少燈光，但在明亮的月色下，依然清楚可見，雪心的臉頰是酡紅一遍，模樣兒是含羞答答的。

在迷濛的月色下，雪心這種神韻，看來更是迷人。

世昌就算是個呆子，在一大段沉默後，亦已經發覺雪心臉上的異樣。

「雪心，妳怎麼了？妳不是說有件事要與我商量，怎麼不講話？」

「我……我我……唉……還是不說了吧？」

世昌轉過身去，握住了雪心的手，用非常關心的目光凝視着雪心。

「雪心，怎麼今天晚上滿腹心事似的？是否有什麼爲難的事情，吞吞吐吐的？別怕，說出來給我聽聽吧！」

「世昌，我……」

雪心的手在顫抖着，她的臉色看來更紅暈，還是一副欲語還休的樣子。

「說嘛！到底有什麼事？」世昌又在催促。

「我……我……今天，姨母問我……問我們的事到底怎麼樣子？」

雪心似乎是用了最大的努力才把話說了出來。

也難爲雪心的，一個女孩子，竟然要自己先開口向男孩子談論婚事。

畢竟在那個時代，由女孩子開口是罕見的事，雖然雪心沒有很直接把議婚的事講出來，但相信世昌縱使笨拙到極點，亦可以明白雪心說話的用意。

不錯，世昌明白的，他本來就是個很聰明的年青人。

縱使聽不明白雪心的話，從雪心羞答答的神態看來，也能明白雪心在談論什麼事情。

也不明白世昌是什麼樣的打算，本來他還是拉着雪心的手，可是此刻已經放開了。

而他的神色，看起來是非常之困惑，也非常異樣。

湖畔的空氣本來是非常清涼的，但到現在，忽然空氣像凝結似的，而且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感覺。

大半天，世昌竟然沒有說話。

雪心在把話說完之後，根本就沒有勇氣去望世昌一眼。

所以她並沒有發現世昌臉色之難看，然而世昌的沉默，雪心總可以察覺得到。

忽然……

雪心覺得自己很心酸，淚水都快要冒出來了。

她站了起來，便向湖畔公園的大門走去了。

還在楞住的世昌，在雪心飛步衝出時，終於醒覺過來，便向雪心走開的地方追出去了。

「雪心，雪心，妳怎麼了？」

世昌把雪心拉住了，他可以感覺到，雪心的手是冰涼一片的。

剎那間，世昌心裏湧起了一陣歉疚。

「你……你讓我回去吧！」

當一個女孩子主動的提出婚議，而對方竟是一副充耳不聞似的態度，也難怪那女孩子會難堪，這種態度簡直就把她的自尊心粉碎了。

世昌知道嗎？

世昌會知道自己的遲疑已傷透了雪心的心嗎？

「雪心，我明白妳的話，我……我只是覺得，我們現在不是已經很好了嗎？又何必要結婚呢？」

世昌的話剛說完，雪心已掙脫了他的手，掩住面，向公園外邊奔去，瞬即沒入了黑暗裏。

只遺下了呆住的世昌。

世昌沒有再追上去。

沒有人會知道他現在是怎麼樣的一份心情。

只是，他也許並不知道，他不開口還要好一點，一開口就更令雪心傷心。

因爲世昌的話，正是告訴雪心，他從來沒有結婚的打算。

既然是沒有成親的打算，又何必要和雪心相互來往呢？

× ×

「既然沒有成親的打算，又何必要和雪心交往？世昌，我實在是不明白你打什麼主意？」

小伍皺着眉，聲勢洶洶的指着世昌，又說：「你自己不焦急，人家雪心可焦急，而她都開了口，你居然愛理不理的，你不是就誤了她嗎？」

世昌是垂頭喪氣的樣子，坐在床邊，對小伍的指責，竟然也不加反駁。

自從小伍和世昌都畢了業之後，兩個年青人就合租了一間屋，住在一塊。

也因爲這樣，世昌和雪心的事，小伍都非常清楚。

小伍一直都很關心這個同伙的好事，

當他知道世昌和雪心在公園的事，這個熱心的年青人，竟再也控制不住，嘩啦嘩啦的指責世昌。

更氣人的是，小伍熱情的在指責着世昌，文世昌像半點反應也沒有。

「世昌，你怎麼愛理不理的，你年紀還小嗎？應該是成家的時候了，放着雪心這麼好的女孩子，你竟然還是吊兒郎當的，你說，你到底在打什麼鬼主意？」

小伍氣憤的跑到世昌的臉前，向世昌怒瞪。

「我沒什麼鬼主意好打的，小伍，你別來煩我好嗎？」

世昌是心神不屬的，好像非常難過似的。

「哼！我就是瞧不順眼，你這種態度太過份了，世昌，我問你，你到底愛不愛雪心？」

小伍還是聲勢洶洶。

「她是個好女孩子，我……我很喜歡她！」世昌總算也把心裏的話掏出來。

「好哇！這不就成了嗎？既然你也承認喜歡她，爲什麼不和她結婚？」小伍更覺得自己理直氣壯。

但在這節骨眼上，世昌竟又沉默起來了。

「唉，世昌，你是怎麼回事？難道你担憂經濟問題？我相信，雪心不是那種女孩子，一定不計較這些的！」

「唉！小伍，你別爲我們的事操心好嗎？我不能娶雪心的，你以爲我現在很好受嗎？你何必再囉嗦我？」

世昌悒悒不樂的說。

「什麼，你不能娶雪心，這是什麼話，你有什麼難處，你一定要說出來給我聽！」

「別迫我，我不能說！」

「不，我們是好朋友，你一定要跟我說，無論是任何事情我們應該分担的！」

小伍的聲音很誠懇。

他是個熱心人，也實在希望做成這個現成媒人。

「唉！我是爲了她，所以不可以娶雪心的！」

世昌終於向小伍傾吐心事。

「爲了她，世昌，原來你還瞞着雪心和別的妞兒交往是嗎？」

暴躁的小伍，已氣憤起來。

「不，不，你別誤會，並沒有這種事情！」

世昌見到小伍誤會，急忙的分辯。

「你在家鄉已娶了別人？」

小伍又在猜疑，依舊沒有放過世昌。

「沒有，我怎麼會在鄉下成了親，你別胡猜了。」

「那你到底爲了誰，不能娶雪心？」

「爲了那……那個女人，一天到晚，跟在雪心的身邊！」

「那個女人？那個女人是誰？」小伍不解的問。

「是……我也不知道，也許是雪心的母親吧！」

「雪心的母親？世昌，你不會弄錯吧？雪心的母親不是已經過世了嗎？」小伍大驚失色的說。

「是的，我……」世昌很艱澀的說：

「當我和雪心認識，第一次約她去看話劇的時候，就發覺她的身邊，跟着一個只有半截身體的女人，那女人的樣貌和雪心的樣子差不多，所以我想她是雪心母親的鬼魂，而這兩年來，雪心母親的鬼魂，老是跟着她的，其實，你也應該察覺，當我和雪心一塊的時候，老是愁眉不展，只不過……只不過你們看不見她母親的鬼魂，我卻是看見了。」

「哦！有這種事？」小伍的眼睛像銅鈴般大。

世昌痛苦的說：「小伍，我何必要騙你，你以爲我心裏不難過，我對雪心的感情，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可是，你想想，她的母親那樣子常常的跟着，我怎麼和她成親？」

小伍又問：「她的母親爲什麼要跟着女兒？」

世昌輕輕的嘆了口氣：「我想，她母親覺得自己死得太早，担心自己的女兒會吃虧，所以老是跟着雪心，她一點兒也不曉得，她這樣子，只是害了女兒一生的幸福。」

小伍目瞪口呆的！

他從來沒有想過，原來世昌一直以來和雪心與雪心的母親的鬼魂在一起，多麼可怕的事！

小伍也有點難過！

他爲世昌和雪心的戀情難過。

也難怪世昌的，誰還敢娶一個和鬼魂在一起的女人！實在沒想到，世昌口中的她，竟然就是雪心母親的鬼魂！

（完）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奪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城對孟子超的行動引起懷疑，覺得他對女兒的失蹤關心不大，對案情特別關心，尤其是借聘請雙鷹神捕追查女兒失蹤之事，想知道沈鷹和管一見隱居之處，司馬城覺得疑點更多，同崔一山商量，遭到否定的看法，心中悶悶不樂，對案情棘手無策，只有要求童年的朋友們協助注意孟子超的行動，就在此時，雙鷹神捕由周虎帶到崔府，隨行的還有一干手下人等，司馬城先帶去監獄見垂死的章三娘——實是白狐胡香，由神捕證實，再帶去見孟子超，由神捕接辦此案，對孟府作深入調查，回到崔府，司馬城對案情向神捕詳細滙報……

冒認英雄　供出案情

英雄喘着氣道：「快追，那些人之中，便有一個是假冒在下之名者！我死不了，快去！」他用力撐開司馬城。

蕭穆與虞庭玉已至，道：「四弟，他傷得不輕，快替他止血，咱們追去！」

司馬城抱着英雄躍落地上，將他交給席季良和小洪。「小席，快帶他到崔家！」他回身提氣急追！

誰知他鑽進一條小巷，竟然不見有人，當下又躍上屋頂，却連蕭穆等人的踪影亦不見，忙又踏瓦追前，當他離去之後，小巷一扇木門忽然打開，湧出幾道人影來，向小巷的另一端飛去！

司馬城追了一陣，仍不見有人，遂回頭奔回來邊呼蕭大哥，蕭穆與虞庭玉自一條小巷裏飛了起來。「蕭大哥，人呢？」

蕭穆沉吟道：「奇怪，不見了！」

「希望皇甫兄能追得到！」司馬城心頭一動，道：「待小弟去昇隆客棧搜索一下！」三人至昇隆客棧之外，蕭穆叫司馬城在屋頂上戒備，他與虞庭玉進內。

過了頓飯工夫，仍不見他出來，司馬城極是焦急，正想進去，又見遠處飛來一道人影，却是皇甫雪，他喜問道：「皇甫兄，可追到人否？」

皇甫雪道：「小弟在巷內追到一條大漢，不料巷內竟有同黨埋伏，給他們溜掉了，小弟進屋搜索，不見一人！」

「好，小弟進客棧看看蕭大哥，請你守在這裏！」司馬城走進客棧，只見蕭穆與虞庭玉在櫃台前正與掌櫃說話，便問道：「蕭大哥，如何？」

蕭穆道：「咱倆找不到人，正在問掌櫃，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原來適才有幾個人來投店，那位叫英雄的朋友，剛巧要出去吃飯，聽見那羣人之中有人報名英雄，便不知如何發生爭執，不久便動起武來，由屋內打到外面！」

司馬城忙問：「掌櫃，那些人除了一個叫英雄之外，尚叫什麼名？」

掌櫃將帳簿一推，道：「唉，老漢只記了兩個名字，他們便吵了起來。」

司馬城伸頭過去，見東七號房下面寫着兩個名字，第一欄羅權貴，第二欄寫英雄，當下他已知道情況，回頭道：「城門已關上，他們一時之間跑不了，咱們先回去請示一下！」

三人出店，見顧思南夫婦亦趕至，當下互相將情況說了，雲飛烟道：「席捕頭把那個叫英雄的漢子回去，叔叔恐你們人手不足，所以又派咱們來了！」

「先回去再說吧！」司馬城帶頭領路回崔家。

一到大廳，只見沈鷹和夏雷等人，沈鷹道：「葛根生正為他上藥！你們有何發現？」

眾人將經過說了一遍，夏雷道：「聽崔大俠謂，司馬兄懷疑英雄是假冒的，但經小弟認過，他是如假包換的英雄，因為早幾年，小弟到杭州辦案，曾經見過他一面！」

司馬城噓了一口氣，道：「這就少不了一個疑犯，頭兒，咱們如今怎辦？」

沈鷹道：「老夫隨你到處走走，老管留此鎮守，守候小鐵匠，其他人都走吧！」當下他又將兩個女的留下來。

司馬城首先帶他們到北城門，沈鷹看了一下，道：「這裏的確有問題！」當下將蕭穆、商衛、周昭道、夏雷留在這裏，然後再到別處，他在四個城門都留下人，最後身旁只剩司馬城、彭七和風火輪。「帶老夫到昇隆客棧附近看看！」

四人很快便到昇隆客棧外，沈鷹又令司馬城找一隊官兵來，然後由官兵逐家逐戶拍門搜索。

第一條小巷，毫無異狀，第二條小巷，却發現其中一戶沒人應門，當下彭七用力踢開木門，司馬城帶着火熠子，首先衝進去。

這房子很小，佈置極其簡陋，炕上只有草席，連蚊帳被子也沒有，風火輪道：「這裏好像沒人住！」

沈鷹叫彭七推開搭在天井中的灶房的門，只見灶台上放着碗筷，碗內尚有冷飯，再打開水缸的蓋子，裏面還有大半缸水。「哼，這房子有問題，叫官兵將隣居全喚來，老夫有話問他們。」

司馬城和風火輪帶着官兵去後，未幾又回來，帶着七八個老少，沈鷹和顏悅色道：「老夫有幾句話問你們，希望你們都能說實話！」他目光一掃，忽然凌厲起來，沉聲道：「這土房的主人是誰？」

那幾個猶疑了半晌，一個蓄着小羊鬍子的老頭才道：「這房子本是老顏建的，後來他死後，他兩個兒子因都在外地幹活，便託人賣了，因為屋頂漏了，所以到最近才有人買下來！」

「是誰買的？」

「有兩個外地人，一男一女，似是夫婦，那男的已四十出頭，女的看來只及花信，他倆平日都關在家裏，不與隣居來往，咱們也不知道他們姓什麼！」

「他倆不用幹活？」沈鷹續問：「搬來多久了？」

「是好像不用幹活，男的有時出去，女的就很少離家。」另外一個老婦道：「但她很有本領，有一天，老身下床早了，把尿桶拿出家門外，見那女的站在屋頂上，一聽見門聲，便跳下來了，當時老身還被嚇了一跳，嗯，他倆搬來了大約一個月了！」

「平日可有人上門來找他倆麼？」

老頭道：「這個倒不曾見過……」

另一個較年輕的快口道：「俺在夜裏有幾次聽見屋頂有脚步聲，下床探看，又不見有人，但却聽見隣居有說話的聲音，是男人的聲音！」

老頭補充道：「他家就在隔壁！」

司馬城接問：「那對夫婦，有什麼特徵？」

「那男的看來有點凶巴巴的，下頷長滿鬍鬚茬子，四四方方的臉，身材十分健壯的，看樣子他一定練過武！」那老頭道：「那女的就好看得多了，秀秀氣氣，是個美人，嘿嘿，鮮花插在牛糞上啊！」

老婦也道：「是的，那女的蠻好看的，看見人雖不說話，却喜歡用笑來打招呼的！」

那老頭又道：「但奇怪，這幾天却不見那女人，而男人今早還看過！」

司馬城心頭忽然一動，接着追問道：「那女的身材有多高？右腮是不是有一顆痣？」

老婦說道：「是的，好像有一顆痣，不大，只有一點！嗯，她只比老身略高一點！」

司馬城目光一亮，附在沈鷹耳邊說了幾句話，沈鷹說道：「你帶他倆去認一認吧！」

當下司馬城道：「婆婆，伯伯，咱們找到一個女人，不知身世，你倆請跟我去認一認好不好，不很遠的！」他不待對方答應，便向官兵打了個眼色，官兵們前後將他倆夾住，湧出小巷。

司馬城在前帶路，不久便到了殮房外，守衛的人認得司馬城，哈腰道：「龍衛，有何吩咐？」

「有人來過麼？」

「稟龍衛，今夜平靜得很。」

「把門打開。」

門打開之後，撲鼻一陣藥味，那兩個老人，嚇得臉色早已雪白，司馬城含笑道：「你們不用怕，兩位認了人便可以回家去了！」

那兩人在他攙扶下，走進殮房，守衛揭下一塊白布，將火移近，司馬城道：「請認一認！」

那老婦看了一眼便道：「就是她，就是她，沒錯！」

司馬城道：「請看清楚，此事非同小可，萬不能認錯人！」

老頭仔細看了一下，道：「左腮上的一顆小痣，位置色澤大小都沒錯，面龐也沒錯，只是好像瘦了許多！」

胡香被人以獨門手法封了幾天，不飲不食，身子消瘦，乃理所當然之事，因此司馬城溫聲道：「請老伯再看清楚，除此之外，還有什麼不同，婆婆，請您也再看看！」

兩人再看過，都認為沒錯，就是那位隣居！司馬城叫守衛蓋上白布，親自送他們回家，然後又到土屋去見沈鷹。「頭兒，胡香以前住在這裏，不過不知那男的是誰！」

沈鷹說道：「此行並沒有白費，起碼咱們知道胡香在此和一個男人住過，而那個人年約四十，國字口臉，下巴長滿鬍鬚茬子，他還有朋友在半夜偷偷來與他倆相會！」

風火輪問道：「沈頭兒，他們秘密在此聚會，有何圖謀？」

「料與那張藏寶圖有關！」

彭七忽然嚷道：「大鐵匠之死會否與這張藏寶圖有關？他一定認識戴仁，大概被他們偷走，所以才遭人滅口！」

沈鷹盯了他一眼，低聲道：「輕聲一點！」

司馬城低聲問道：「頭兒，照情況看來，胡香與他們是一伙，爲何又會被他們送進監獄，再換出章三娘來？還有，她身上被人下的獨門禁制，是否與她們同住於此的那位四十歲的男人幹的？」

沈鷹在房內踱着步，帶點煩躁地道：「這些問題尙言之過早！」一頓又道：「照情況看，這干人在城內尙有秘密巢穴！那冒牌英雄與這干人又是否有關係？」

房內一陣沉默，沈鷹忽又抬頭問道：「城內官兵巡邏是密還是疏？」

司馬城道：「頗爲嚴密！」

「如此說來，他們料不會去遠！」沈鷹站了起來，說道：「老夫在這附近等你，你去召集幾隊官兵來，老夫要搜查這一帶！風火輪，回去告訴你頭兒，最好把雲飛烟也找來，入屋搜索，有個女的比較方便！」

司馬城和風火輪離開之後，沈鷹和彭七立即跳上屋頂監視，過了頓飯工夫，一隊官兵首先過來，沈鷹要他們一字橫開，守住一條小巷，再過一陣，司馬城又帶了幾隊官兵過來，再將官兵分開，包圍了四面，中間共有五條小巷，一條大街，人數依然嫌不足。

司馬城道：「屬下再去找兩隊人來，在中間穿插搜索！」

沈鷹道：「不可，如此一來會削減其他地方的防衛力量，咱們今夜守在這附近，天亮之後再行動！」

話音剛落，風火輪已帶着雲飛烟趕來，當下沈鷹在中間，其餘四人各守一方。沈鷹不斷在屋頂上來回跳躍，注視中間地帶的動靜。

時間一點一滴地流逝，黑暗終於過去，光芒照耀大地，沈鷹令司馬城調動人馬換班。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司馬城領着守備，親自領了六百個親兵，將附近圍得像鐵桶一般，同時沈鷹又着風火輪去各門通知各弟兄，不可離開崗位，彭七回崔家請管一見。

剛交巳時，管一見和虞庭玉雙雙趕至，而一切亦已準備好了，沈鷹將六百官兵分爲六隊，四面各由一隊人負責堵截，其餘兩隊再一分爲二，由四周向中間逐家逐戶搜索，司馬城、雲飛烟、虞庭玉各領一隊，第四隊則由風火輪和彭七聯合率領，大搜索行動立即展開。

管一見望着下面如蟻的人羣，笑笑問道：「老沈，你認定他們必然躲在這裏面麼？」

「老夫只有七八成把握，但此事勢在必行，不由此打開一道缺口，不可能在十日之內破案！」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道：「但有一件事，你必須清楚，偵破大鐵匠的死因及找尋孟英英是兩回事！」

沈鷹回首看了他一眼，反問：「你眞的認爲是兩回事？」管一見不由哈哈笑了起來，一切盡在不言中，沈鷹續道：「咱們如此勞師動衆的，看來稍後非去拜訪一下蔡知州不可，莫讓他下不了台！」

「這倒是應該！」

說話間，下面忽然傳來一陣叫嚷，有人呼道：「官府這樣，咱們還能幹活麼？沒活幹，那有飯吃？」所謂一呼百諾，當下一片埋怨之聲，官兵連嚇連嚷都止不住！管一見驀地發出一道長嘯，喝道：「別吵，且聽老夫一言！」聲如霹靂，先聲奪人，人羣果然安靜下來。

沈鷹接道：「城內一連發生幾件命案，如今殺人凶手就在這一區裏，試問你們能安心去幹活麼？誰家裏沒老人、孩子和女人的，萬一不幸降臨在你們頭上，未知諸位有何感想！」他用內功將話迫出，再遠一點的人也聽得清清楚楚，剎那間，靜得如同一座死城！

管一見接着道：「目前的搜索行動，雖然對大家不便，但爲長遠計，只有好處而無害處！」一頓再道：「還有誰反對的，請出聲，否則便不得再吵鬧，要不便以窩藏殺人犯同罪論！這一頂大帽一蓋下去，下面再無反對之聲。

沈鷹道：「繼續搜索，不許乘機欺凌老弱婦女，也不許順手牽羊，一有情況便敲鑼示警。」

搜索行動繼續進行，沈鷹和管一見分開站在屋頂上監視一切。沈鷹已下定決心，盡半日時間，搜遍這個地方，可是就是此刻，忽然一騎快馬，自遠馳來，馬上騎客，是位衙差，他立即在屋頂上跳躍迎前。「停馬，什麼事？」

那衙差抬頭反問：「你是什麼人？」

沈鷹見來人態度囂張，便沉住氣道：「老夫沈鷹！」

那人臉色不變，大聲道：「請廖將軍聽令！」自有小兵跑去傳話，未幾即見廖守備匆匆過來，衙差立即落下鞍來，道：「拜見廖將軍！」

「免禮！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衙差將一封信交與廖守備。「廖守備自己看！」

廖守備匆匆拆信閱之，一雙濃眉幾乎擰在一起，抬頭問道：「知州大人可有口諭？」

那人道：「蔡大人謂將軍看信之後，自然懂得如何辦理！」

廖守備咬一咬牙，道：「請回知州，就說廖某遵令！不過，若因此而引起任何後果，廖某絕不負責！」

「這個何須你聲明！」

沈鷹看不出情況不對，連忙喝道：「且慢！」飛身自屋頂躍下，站在那衙差背後，那衙差臉色登時一變，沈鷹道：「廖將軍，可否將信借與老夫一閱？」

廖守備尙在沉吟，那衙差已道：「廖將軍請莫違令！一切有蔡大人作主！」

沈鷹冷笑一聲，道：「蔡大人官拜幾品？」

「從五品！」

「老夫是御賜二品大員，你又知不知道？」

衙差毫無懼色，挺胸道：「沈大人雖是二品大員，但却無實權，知州負責一方之職，這個沈大人恐怕不宜從中作梗！」

沈鷹聲色俱厲，道：「是不是蔡大人不准搜索？」

廖守備夾在中間，左右爲難，看了那衙差一眼，道：「是！」

沈鷹冷笑道：「老夫有御賜金牌，什麼地方都搜得，都去得！」

「這個小的不敢懷疑，但御賜金牌却無調動地方軍隊之效！」衙差掃了沈鷹一眼，不屑地道：「何況沈大人與管大人如今是去做『生意』，身爲二品大官，又豈有不知道不能借助官府之力，中飽私囊之理！」他故意把生意兩個字，說得極重，好讓周圍的人都聽得見！

這衙差的話，可不能說無理，蔡知州的做法，亦不能非議，可是沈鷹和管一見却下不了台，一個站在屋頂，一個站在巷子裏，四隻眼睛如同要噴出火來，死死地瞪着衙差！

那衙差心頭突突亂跳，不由自主向後退了一步，管一見厲聲吆喝道：「報上名來！」

衙差又退了一步，方覺得自己表現太窩囊，便挺一挺胸，大聲說道：「在下李信！」

廖守備低聲道：「沈大人，他是蔡大人的內弟！」

「是蔡大人的內弟又如何？」沈鷹冷冷地道：「老夫隨你去見蔡大人，廖將軍，請你繼續搜索，一切後果由老夫承担，他又抬高聲音：「彭七，回去拿老夫的御賜金牌來！」

李信道：「沈大人，在下有事在身，耽誤不得，你若要見蔡大人，請即隨我回去！」

沈鷹冷笑道：「沒有金牌在手，老夫也不怕，領路！」同時轉頭向彭七打了個眼色，彭七立即大步流星，向崔家走去。

管一見道：「大家繼續搜索！」

沈鷹望着李信，道：「帶路！」李信不敢騎馬，牽着馬在前帶路，他走得很慢，沈鷹冷然說道：「李先生爲何走得這般慢？」

李信乾咳一聲，道：「在下是恐沈大人……見怪！」他吞吞吐吐地道，然後加快了步伐，他不是走去衙門，而走向一棟大宅。

沈鷹冷笑道：「蔡大人住好大的房子，未知他妻子有多少個？」

李信咬牙不語，伸手拍門，未幾大門打開，開門的是位壯漢，一見李信便低聲問道：「沈鷹來了！」

沈鷹耳尖，在李信背後聽見，心頭不由一怔，李信輕咳一聲，道：「沈大人請進！」

沈鷹跨着大步進去，入門是一座佈置雅緻的庭院，那壯漢說道：「沈大人，敝上因染了病，不能迎迓，請你移玉進內會晤！」

沈鷹來此乃一時氣憤，並非與蔡大人有約，當下忍不住問道：「蔡大人怎知老夫會來？」

那壯漢道：「蔡大人早猜到沈大人必然會光臨，故此着小的在此等候！」他肅手，「沈大人請！」

沈鷹疑心頓起，但自恃武功高强，且有皇上的免死金牌，何懼一個從五品的知州？當下抽出烟杆，邊裝着烟，邊道：「帶路！」

廳內只有個丫頭在打掃椅几，壯漢一直帶沈鷹到內堂，沈鷹心頭突生畏懼。「假如他設下『美人計』老夫豈非跳落黃河也洗不清？」一回頭，李信並沒有跟進，疑雲更盛，五指一合，已抓住那壯漢的後衣。

壯漢吃了一驚，但仍然力持鎭定地道：「沈大人，你……蔡大人在房內等你大駕！」

沈鷹一言不發，拉着他走，到了一扇房門前，壯漢說道：「到了，大人便在裏面！」

沈鷹心想這宅子這般大，蔡大人絕無可能睡在廂房裏，當下冷笑一聲，道：「你當老夫是三歲小孩？蔡大人豈會住在此處？」他五指一緊，喝道：「快說，這是什麼意思？」

話聲未了，只聽裏面有人道：「沈大人請莫驚疑，只因下官寢室正在修葺，故此暫時搬到廂房暫住，奚楷，還不快快開門！」

那壯漢倏地飛起一腳，將房門踢開，沈鷹心中一凜：「瞧不出這小子的功夫還不賴！」抬頭一望，只見房內榻上躺着一個三十左右的漢子，臉容憔悴，正掙扎着坐起來，他目光一凝，問道：「你便是蔡知州？」

「下官正是蔡九洲？」那男子道：「只因近日天氣炎熱，飲食不周，犯了腹瀉之症，已在床上躺了兩天！」

沈鷹見房內正無其他人，稍稍釋疑，蔡九洲又道：「沈大人請坐！」他指一指床前的一張太師椅，又道：「奚楷，還不快叫丫頭奉茶！」

沈鷹鬆了手，走進房內，慢慢在太師椅上坐下，道：「蔡大人不准老夫搜索兇手？」

蔡九洲惶恐地道：「沈大人肯降尊紆貴，爲本地治安盡力，下官高興還恐不及，只是……」

「只是什麼？」

「只是有人來告沈大人……借助官府之力，爲自己……賺錢……下官不得不秉公辦事……望大人見諒……其實……」蔡九洲說話吞吞吐吐。

沈鷹又羞又怒，臉上不動聲息地道：「其實如何，老夫如今已至，何不坦言相告？」

「下官也知道沈大人有御賜金牌，只是這金牌，似乎並不賦此權力……但沈大人的所作所爲全爲各地治安着想，這些年來，沈大人與管大人，緝拿了什麼窮凶極惡的大奸大惡之徒，誠屬……」

沈鷹不耐煩地道：「老夫來此，並非來聽蔡大人說這種話的！」

蔡九洲吸了一口氣，道：「其實只要大人在行動之前，與下官商量一下，下官斷無不許之理，如此有事時也好周旋，何

況大人『做生意』是你情我願的事！」

沈鷹直至此時，仍猜不透對方的心意，他有胆染指，想從「生意」中得到些好處？清廉的官吏，自古以來，每朝都不多，沈鷹清楚得很，當下取出火石敲打，將烟點着，吸了一口，再讓烟兒，悠悠地自兩個鼻孔中噴了出來。「如今老夫來請示，尙來得及麼？」假如老夫今日一定要動用官兵搜捕凶手，蔡大人要有什麼條件？此處只你我兩人，蔡大人大可以明言！」

蔡九洲不斷地乾咳着，支支吾吾地道：「大人言重……你誤會了，下官受朝廷大恩，所以……」

沈鷹心頭突然一動，截口問道：「今早是誰到你這裏告狀的？」他雙眼緊瞪着蔡九洲，因爲他做的生意，除了崔一山和司馬城之外，只有孟氏父子知道，崔一山與司馬城，他自然信得過，假如告狀的是孟氏父子，那麼這裏面便大有文章了！

「這個……是一個本城的居民！」

沈鷹嘿嘿冷笑，他倏地把欄杆在扶手上一敲，烟灰彈了出來，沉聲道：「蔡大人臥病在床，一個普通的百姓居然可以來你面前告狀，嘿嘿，這人可不簡單啊！」

「不是不是！」蔡九洲忙說道：「大人誤會，那人不會見到下官！他是遞狀紙的！」

「好快，他一早便知道老夫會有搜索行動？」沈鷹心頭又一動，目光大盛，欠一欠腰，說道：「是不是昨天半夜遞的狀紙？」

蔡九洲臉色又是一變，就在此刻，奚楷忽然敲門道：「大人，茶到！」

蔡九洲如負重釋，忙道：「快端進來！」奚楷推門進去，沈鷹心頭一動，忍不住轉頭過去，奚楷手上捧着茶具進來，並沒有異狀，却看不見蔡九洲伸手在枕頭下摸索，只聽「嗒」地一聲响，太師椅扶手和靠背，各自彈出一道鐵圈來，將沈鷹的上身及雙臂扣住！

這一記大出沈鷹的意料，但他隨即鎭定下來，哈哈笑道：「這三度鐵圈若能困得住老夫，豈非笑話？」

蔡九洲惶恐萬狀，沙着聲道：「對不起沈大人，下官不是……」

沈鷹想用力震碎太師椅，只見奚楷用力在一塊階磚上一頓，「嘩啦啦」一陣聲响，太師椅下的地上突然打開，沈鷹連人帶椅一齊跌了下去，緊接着，地面一合攏，恢復了原狀。

奚楷拍手道：「大人，一切如願，你大可以放心了！」

蔡九洲伏在床上噗簌簌地抖着，語不成句地道：「下……下官……怎……怎可……以放……放心……事情……還未……未完結！」

就在此刻，李信猛地撞了進來，臉色雪白地嚷道：「姐夫，不好啦！」蔡九洲猛地摔倒在床上。

× × ×

沈鷹驟失重心，身好連椅猛地下沉，他實在料不到蔡九洲私邸裏還有這個設置！頭頂上的地板合起，四周一片漆黑，沈鷹極力掙扎，欲震碎太師椅，奈何半空沒處着力。「啪」的一聲，椅子撞到什麼東西，震得沈鷹五內一時翻騰，驚魂未定，人與椅又向下沉，他張口便喝了一口臭水，連忙吐之，却又嗆着，手脚一陣掙扎，椅子一翻，頭下椅上，沉了下去。

直至此刻，沈鷹方知下面是座水牢，若果他手脚不是被困，尙可能有機脫困，如此揹着那張太師椅，不上不下地打着轉，一絲力都使不出來，所幸他歷過無數大風浪，及時閉住呼吸，並迫使自己冷靜下來。

他放鬆之後，太師椅又一轉，椅子在水力拱托下，將他送上水面，剛好露出頭顱來，沈鷹連忙換了一口氣。再定定神，雙眼已逐漸能夠適應，黑暗中，隱約見到四周是麻石砌成的牆壁，他雙臂雖然不能動，但雙掌仍能作輕微的移動，遂慢慢提氣，輕輕撥動雙掌，太師椅便向最近的那堵牆飄去。

費了頓飯工夫，太師椅方靠近牆壁，沈鷹猛地用力向後一靠，將椅子緊緊貼住石壁，然後閉氣運功拉動雙臂，他一用力，太師椅便不斷地晃動，使他有沒處用力之感。

沈鷹一連換了三口氣，方將右首扶手弄斷，但鐵圈及扶手仍扣住他的手腕，他再用力把左首扶手亦弄斷，已累得他不斷喘着大氣。

此時，他已放棄弄掉胸膛上的那道鐵圈，因爲在水中，那張太師椅連在身上，方便不少，可是有了這張太師椅，他又休想施展壁虎功，爬上去！

沈鷹權衡利害，還是決定靜觀其變，這一個觔斗，栽得他灰頭灰臉，萬料不到，會栽在一個小小的從五品知縣手上！

臉子尙是其次，假如沒有救兵的話，蔡九洲也不用再施什麼手段，便可以將自己活活的餓斃！他左思右想，只把蔡九洲恨得牙癢癢的，暗下決心：「若老夫能逃出生天，必要好好整治你這狗官！」

× × ×

彭七出了小巷，脚步突然放緩，這次下山，根本沒帶御賜金牌，憑沈鷹和管一見的面子，何處不能通行，幾時需用得着御賜金牌？可是沈鷹叫自己去崔一山家取金牌，自然有其用意，他既不能不遵從，在那種情況下，亦不能發問！

沈鷹使的是不是「先聲奪人」之計，還是另有用意？彭七猜想不破，只好慢慢向崔一山家走去。

他到崔家，只道崔一山必然會在家，也好有個人商量，不料崔一山竟然不在，崔丁道：「老爺好像是去採藥！你且等一等！」

彭七等了頓飯工夫，再也耐不住，心想好歹去衙門見沈鷹，若蔡大人在場，則見機行事，主意打定，便告辭離開。

他問了路人，便筆直向州衙門走去，穿過一條小巷，前面東大街便到了，可是他在這裏却遇到麻煩了，屋頂飛下兩個幪面人，前後將他堵住！

彭七全身的肌肉都繃緊，急忙抽出棍來，喝道：「你們是誰？」

那兩個幪面人，一個仗劍，一個仗刀，一齊向他攻去，彭七暗叫一聲厲害，他手中的棍是長兵器，在這狹窄的小巷裏，根本沒法施展，是以只六七個照面，背後那個幪面漢的鋼刀已架在他頸上，持劍的

劍尖抵在胸膛上，彭七喝道：「你們……意欲何爲？」

持劍幪面人道：「把御賜金牌拿出來，尙可饒了你一條狗命！」

彭七心頭一跳，忙道：「兩位誤會，俺身上根本沒什麼金牌！」

那人身上一緊，劍尖刺進彭七的胸膛，鮮血汩汩沿劍脊淌出。「不用怕，死不了，但再道進一寸，就難說了！」

彭七又驚又怒，忙不迭道：「俺身上眞的沒金牌，不信你們搜一搜！」

持劍幪面漢向同伴打了個眼色，背後那人伸手到彭七懷裏亂摸，已摸出幾錠碎銀，道：「果然沒有！」

持劍漢子沉聲道：「沒帶金牌，你去衙門作甚？」

「因爲根……」彭七心頭一動，改口道：「因爲御賜金牌放在崔大俠家裏，他代收藏，俺回家他出去了，俺又不知道他將金牌放在那裏，等了許久，又不見崔大俠回來，所以俺只好先到衙門通知咱的頭兒！」

「眞的？」

彭七苦着臉道：「在下一條命就捏在你們手中，怎敢騙你們？」

「崔一山去那裏？」

「俺若知道的，又何須匆匆來找咱頭兒，早直接去找他了！」彭七此刻知道對方只求御賜金牌，心頭定了許多，說話也俐落了。

那兩個幪面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持劍的那個，突然躍起，由屋頂飛逝，背後那個則道：「你帶俺去找崔一山，小心，不許亂叫，俺的刀就在你背後！」他手掌落在彭七的肩膊上，寶刀迅速移下，刀尖抵在他後腰上。

彭七可憐巴巴地道：「老兄，俺根本不知道崔大俠去了何處，如何帶你去？」

那人道：「回崔家！俺警告你，你慢慢走，不許露出一絲破綻！」他左手鬆開，扯下自己臉上的幪面汗巾，又道：「去吧！」左手抽出一柄匕首抵在彭七後腰，收起寶刀，搭住他的肩膊，外人倒甚難看出異狀。

彭七心中暗忖道：「哼，你臉上幪着破布，一出小巷便露出馬脚，老子還怕你什麼？」當下慢慢走出小巷，却不知那人已扯下汗巾，更可惜看不到他的臉目。

那人道：「別像死人一樣，咱們隨便聊聊天吧！注意，要臉帶笑容，不許回頭！嗯，你老婆今年多大啦？」

彭七那裏尙有心情開玩笑，苦笑道：「俺那裏有資格討老婆？」

那人怒道：「他奶奶的，別像孝子！要笑！你小子又不是長得難看，又跟着鼎鼎大名的沈鷹，怎會討不到老婆？討一個沒問題，討兩個就要看你的本事！」

彭七忽然提高聲調道：「女人有什麼好？一個已夠麻煩，兩個那還得了？」

「哦，原來你還是一頭未吃過腥的貓兒！嘿，試過之後，你就會嫌三個還不夠！」那人依然不緊不鬆地跟在彭七背後，後面那柄匕首也一寸不離。

來至崔家，前面忽然飛來一道人影，一看身形姿勢，彭七便知道來的是雲飛烟！他脚步剛稍慢，背後刀尖已刺入肉，那人聲音冰冷地道：「小心應對！」

雲飛烟看到他，輕嘆一聲，道：「小彭，你怎地在這裏？這位是誰？」

彭七一邊向她打眼色，邊道：「他是小弟兒時的朋友，不想在此碰上！三姐，你要去那裏？」

雲飛烟反問：「頭兒呢？」

「他，他去衙門還未回來，相信沒事的？」

「愚姐追一個人，你可曾見過一個三十餘歲，身材肥胖穿藍衫的男人，由此經過？」

「沒有！」

雲飛烟焦急地道：「愚姐由這邊追去，你與貴友由前面那條小巷穿過去，咱們在前面那條大街會合！快！」言畢她由彭七及那人身邊竄過，那人立即扳着彭七的肩膊，將他護在自己身前。

雲飛烟看也沒看他倆，射進小巷，道：「快追！」

彭七有點失望，那人却鬆了一口氣，道：「快去崔家，彭七硬着頭皮到崔家外，那人又道：「拍門，小心一點！」

彭七一邊苦思脫身之計，一邊伸手拍門，過了好一陣，裏面另有人應聲道：「誰呀？」

「崔福，是俺，彭七！」

本門「呀」地一聲打開，彭七問道：「崔大俠回來了沒有？」

崔福道：「還未回來。」

那人道：「咱們進去等他！」

崔福恭敬地道：「請進！」

那人以袖掩住匕首，推着彭七進去，崔福回身將門關上，就在此刻，假山石後忽然閃出一個人來，正是崔一山！

彭七一怔，崔一山已笑問道：「何事找老夫？」

那人輕輕推一推彭七，彭七估計沒法離開對方的匕首，只好仍然沉住氣，道：「崔大俠，敝友說要來見見您……嗯，他慕名已久！」

「哦？」崔一山目光落在那人的臉上，道：「閣下是誰？爲何不走過來？既然到了老夫家，尙須玩什麼花招？」

那人尙在玩味崔一山的話中意，忽然背後一麻，登時不能動彈，手中的匕首亦「叮」的一聲，跌落地上。彭七仍懵然不知，耳邊却聞雲飛烟的聲音：「小彭，沒事了，走開！」

彭七這才如夢方醒，走前一步，再回頭，方見雲飛烟已站在背後一位瘦削大漢的身邊。「三姐？」

雲飛烟含笑問道：「您怎會落在人家手中？」

「說來話長！」彭七扼要地將經過說了一下，道：「三姐，你怎知道小弟被人制服？」

雲飛烟微微一笑，道：「此人已三十多歲，你今年才二十二吧！你不是說小時候到處流浪，十一歲跟一位拳師在山裏學拳，十七歲下山便跟着咱們了，怎會有這樣的兒時朋友？愚姐進入小巷，便躍上屋頂，又見你倆不進巷，便知道有問題了，所以趕回來佈置一切，這人也不難對付，你沒受傷吧？」

崔一山說道：「快問問此人是什麼來

路！」

雲飛烟立即轉頭，道：「朋友，識相的便將一切供出來吧？」

那人緊緊閉住嘴，臉色青白，彭七揮掌摑了他一巴，道：「沒有人可以在咱們面前閉着嘴的！」

那人忽然哈哈大笑道：「你們還是先去救沈鷹吧！」

彭七目光一亮，雙手扯住那人的衣襟，用力搖晃拉扯，喝道：「你們對咱頭兒下什麼毒手？告訴你，咱頭兒若果有什麼不測，老子便將你斬成十大塊！」

「哼，某家一條命值多少錢？能與沈鷹一命換一命，何幸之有？」

彭七怒不可遏，一拳搗在那人的胸膛上。「他奶奶的，你也姓彭，快說，咱頭兒如今在何處？」

那人大笑：「有種便殺了我吧！」

崔一山道：「咱們還是趕快去救老沈，方為上策！要不要通知管一見？」

雲飛烟忙道：「不必緊張，一則管頭兒亦走不開，二則頭頭歷過不少風浪，也未必會有事！咱們先去衙門一下……嗯，崔叔叔你長於斯，不便闖官府，還是由咱們去辦吧，請您再問問他！」言畢拉着彭七出門，崔一山本想叫他倆先去找段縣令，但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

雲飛烟二人火速奔向衙門，外面的衙差喝住，問：「你們是什麼人，竟敢闖公堂？」

「咱們是沈鷹的手下，有事求見蔡大人！」

那衙差一聽沈鷹的名，登時矮了一截，忙道：「大人抱恙在床，已有幾天沒出來了！」

彭七不由分說，扯住她的袖管便跑。

× × ×

沈鷹在水牢中苦思無策，下身困浸在水中久了，已逐漸失去知覺，幸而他神志未亂，就在此刻，他忽然覺得身子慢慢往下沉，一怔之下，登時又驚又喜；身子下沉，換言之，便是水牢裏的水，開始流退了。

他估計沒錯，水正在退，而且退得越來越快，不到頓飯工夫，椅子巳穩穩當當地放在地面上，他立即又運功，將太師椅震碎，身子掙脫束縛，又擊碎手上的木扶手，木一碎裂，鐵圈便自滑落，雙臂恢復了自由。

水牢裏的水會突然流退，自有其原因！沈鷹不知是因為有人來救援，還是蔡九洲改變主意，若是後者，則可能尚有下文，是故他仍不敢大意。

這時候，他巳發現左首那堵牆壁下面有個一尺見方的洞，水便是由那裏流出去的，而他的烟桿正好在洞口，因為橫置，是故沒有順水由洞口流出去。

沈鷹彎腰拾起烟桿，上面忽有光綫照下，他飄身退後貼着石壁，抬頭望上去，只見蔡九洲的頭顱在洞口出現，聲音發顫地道：「沈大人，下官……下官冒犯了，死罪死罪……請原諒！」

沈鷹雙眼射出厲光，雙腳一頓，手持烟桿，急飛而上，向洞口射去，人未至，烟杆巳先戮出！

蔡九洲驚呼一聲，連忙滾開，眼前一花，沈鷹巳落在他身邊，一腳踩在他身上，冷哼一聲：「蔡九洲，你竟敢用此法對付老夫，莫非以為老夫是好欺侮的。」

蔡九洲身子在地上瑟縮，顫聲道：「沈大人，誤會誤會……你且聽下官一言，下官若有心害你的，又怎會叫人開了水閘，再打開洞口。」

沈鷹目光一凝，將脚拿開，冷冷地道：「好，你起來說話！」

蔡九洲爬了起來，又跪在地上，哭道：「大人，下官也是被人逼的，請大人救救下官！」

沈鷹濃眉一皺，一把將他扯了起來，道：「站着說話！」目光一掃，見廂房裏沒一個人，又壓低聲音問道：「可是那個叫奚楷的傢伙，幹的好事。」

「不是不是，他是下官的保鏢，一向忠心耿耿，若有得罪大人者，亦是他一片……一片忠誠！」

沈鷹不知外面情況如何，又伸手抓住他的臂膀，道：「長話短說！」

「是這樣的，今早天將亮，忽然有人摸進宅內，下官被驚醒時，脖子上巳多了一柄利刀，有兩個蒙面人令下官誆你來此……後來他們又將下官妻小擄走，聲明下官若不聽令，便要將下官妻子殺害……」

「他們是什麼人？」

「下官眞的不知道！」

「目的何在？」

「好像…好像是欲得到沈大人的御賜金牌！」

沈鷹心頭一跳，道：「請你隨老夫到崔家走一趟！」言畢拽着他出去，到大廳，只見奚楷與李信坐在那裏，愁眉不展，一見沈鷹出來，連忙跪下請罪，沈鷹略一沉吟，道：「你們且起來，眞相如何，老夫自會調查，此處不大安穩，說不定還有人會來找你們的麻煩，且都跟老夫先到崔家再說吧！」

話音剛落，大門忽被人拍响，蔡九洲嚇得身子簌簌亂抖，就是奚楷和李信亦臉無人色，沈鷹向奚楷打了個眼色，道：「去開門，凡事有老夫！」

奚楷去後，沈鷹拉着蔡九洲至廳門後匿着，偷偷望外，李信機伶，亦匿在另一邊。

大門打開，來的是衙差、雲飛烟和彭七，彭七喝道：「快將咱老頭兒交出來，否則殺了那姓蔡的狗官。」

沈鷹認得聲音，連忙現身道：「不要大呼小嚷！」

雲飛烟與彭七見到他，齊聲道：「頭兒，你無事！」

沈鷹向奚楷打了個手勢，奚楷打發衙差回去，將門關上，他立即問：「烟兒，搜索行動進行得如何？」

雲飛烟道：「在搜索期間，忽然有個胖漢衝出官兵的包圍溜掉，姪女立即追了過來，却讓他溜掉，恰好咱們也抓到一個人！」

彭七接着將情況扼要述了一遍。「頭兒，那兩個人是要御賜金牌的，嘿嘿，他們當然得不到！」他轉頭望着蔡九洲罵道：「瞎了眼的狗官，你胆子有多大，居然敢坑害咱們？」

沈鷹沉聲道：「別吵！」他心頭一陣

紊亂，萬料不到半路會殺出個程咬金來，沉思了一下，喃喃問道：「那胖漢是由家裏衝出來的，還是在人羣中？」

「是在他家裏衝出來的，當時咱們已搜過他家，沒有任何發現，剛離開去他隣居搜索，他才猝然發難！」雲飛烟道：「當時姪女巳進入他對面那片土房，聞喝叫聲趕出來，只見他由屋頂向東奔，忙追了過去，不料那人對本城的地形，似乎頗為熟悉，在大街小巷裏亂鑽，結果讓他溜掉了！」

「依你看，此人之武功如何？」

「他身材雖胖，但輕功甚佳，相信其他方面也不錯！」雲飛烟頓了一頓又道：「不過假如他不是因為熟悉地形的話，姪女自信必可抓到他！」

沈鷹再沉思了一陣，忽然緊張地道：「這是調虎離山之計，證明那地方裏面有咱們要找的人，烟兒，這裏交給你們兩個，老夫得趕回去看看，小心一點！」點字餘音未了，他人巳如一頭大鷹，自廳內飛了出去，穿越庭院，左足尖在牆頭上一點，便巳不見，奚楷與李信咋舌不巳！

沈鷹離開蔡府，不顧驚世駭俗，在鬧市裏施展輕功急飛，片刻間巳至昇隆客棧附近，一眼便見到廖守備，滿臉焦慮，雙手負背，來回踱步。

「廖將軍，搜捕行動進展如何？」

廖守備見到沈鷹，喜道：「沈大人你來了，這個蔡大人……」他見沈鷹全身衣衫濕濡濡的，如同在水中撈起來，心中驚疑不定。

沈鷹沉着臉道：「蔡大人巳答應收回成命，廖將軍放心行事就是！」

廖守備臉上愁容一掃而空，道：「適才溜掉一個胖漢，雲女俠巳追了下去，如今只剩一小角地方未搜，但至此尚未有收穫。」

沈鷹道：「有勞了！」說罷飛上屋頂，踹瓦而去。

管一見在遠處，見有人影，忙飛過來，一見是沈鷹，訝然問道：「老鷹，怎地弄成這副模樣？」

「說來話長，回去慢慢再說，情況進行得如何？」

管一見伸手向下一指，道：「吺，如今只剩下那十多棟未搜，」沈鷹想了一下，躍了下去，追上司馬城。

「頭兒你……」

「不必多問，仔細搜，老夫相信他們必在此處！」沈鷹陰溝裏翻船，窩了一肚子的火，恨不得立即見到成果，因此親自加入搜索行列。

他進去的那座磚屋，只有兩個女人，看來是婆媳，沈鷹看了一下，覺得室大人少，便問道：「家裏只有你們兩個人？都叫他們出來。」

那媳婦說道：「回禀大人，民婦家的男人都到外面工作，家裏如今只剩咱婆媳兩個，小兒由民婦弟弟昨天抱去娘家玩幾天……」

「男人有幾個？去何處工作？」

「是外子和兩位小叔，他們是做木匠的，上月底，城外的洪老爺要造大院，被僱去了。」

沈鷹叫司馬城找隣居來覆核，結果確是事實，他仍不放心，道：「老夫要親自到房內各處看看！」

「大人請便！」婆媳的態度倒是十分從容的。

沈鷹走進寢室搜索，房內的傢具十分精細齊全，看來與男人做木匠有關係，他蹲下身望一望床底，下面只有一口木槓，一隻夜壺，別無他物。

沈鷹長身走至窗前，推窗望出去，此宅與隣居只有兩尺的距離，旁邊那宅子的窗子與這邊的，對個正着，但窗子却關着，沈鷹正想退開，忽然對面有低低的說話聲，連忙運起功來，凝神偷聽。

只聽一個女人低聲道：「他們走了，你們出來吧！」

又聞一個粗啞聲音的男人道：「他奶奶的，快憋死俺啦！」緊接着又聽到一陣息息悉悉的聲音。

沈鷹心頭一陣興奮，連忙退了出去，見司馬城仍在廳裏，便低聲吩咐他一下，司馬城出去之後，沈鷹低聲問道：「你們隣居有幾個人？」

那婆婆道：「他家很慘，男人都死了，只剩下一對媳婦，幸而丈夫還留了點錢，生活才過得去！」

沈鷹道：「那兩個女人是什麼關係？男人以前幹什麼的？」

「是妯娌。」媳婦道：「她倆的丈夫是做販貨的，經常出外，有人說去江南做買賣，詳細情況咱們也不太清楚，兩個女的不大守婦道，咱們很少與她倆來往！」

沈鷹又問了姓氏，然後請她倆出去，道：「你們且到外面避一避！」他重新進房，在窗後注視着，不久，司馬城便在夾道出現，向沈鷹點點頭，沈鷹便又退了出去，到巷子裏，巳見到廖守備帶着弓箭手埋伏在附近，而管一見亦巳趕來。

沈鷹道：「你守在外面，老夫帶人再進去！」說罷揮揮手，一隊官兵上前去拍門。

過了半晌，裏面才有兩個女人問道：「誰呀？」

「官府再來搜索，快開門，要不然撞門進去。」

那女人慌道：「等等。」

片刻，仍不見開門，沈鷹立即令官兵撞門進去，裏面兩個女人慌慌張張自房內出來，沈鷹問道：「為何這般久，還不開門？」

那年輕小的甘氏道：「在……房內換衣服……」

沈鷹問嫂嫂傅氏。「你呢？」

「民婦也在房內換衣服？」

「剛才分明是你應門的，知道原因還進房換衣服？」

傅氏挺一挺胸，道：「天氣熱，剛才民婦只穿內衣，聽見叫門聲，回到房穿外衣，難道這也犯王法？」

「這個自然不犯王法！」沈鷹冷笑一聲：「只是你房內窩藏疑犯，就犯王法！」說着快步走進甘氏寢室。

房內無人，窗子還關着，沈鷹頭也不回地道：「甘氏，你剛才跟誰說話，乖乖叫他出來！」

甘氏慌道：「那裏有這回事？大人聽錯了。」

沈鷹沉聲道：「甕中捉鼈，老夫不怕他會飛上天！」

他走到那具衣櫃前，倏地將櫃門拉開，裏面無人，沈鷹目光一掃，房內再無可存身之所，便道：「給老夫把炕上的東西全搬開。」

官兵吆喝一聲，走至炕前，搬動被子席子，沈鷹冷眼望着甘氏，見她神色不太慌張，心頭一動，抬頭向上一望，隨即見她花容失色，當下心中冷笑，霍地拔身飛起，雙掌齊出，一招「天王托搭」，向承塵擊去！

與此同時，上面猛地傳來一陣「嘩啦啦」的屋瓦破碎聲。

「蓬！」承塵架子折斷，摔了一角下來，還有一道人影，隨之滾落，炕邊的官兵都嚇得跳到一旁去。

沈鷹凌空換氣，腳尖在炕上一點，改變方位，伸手向那道人影抓去。

他反應不可謂不快，但那人亦非省油燈，凌空一翻身，沈鷹已抓到其後衣，但「嗤」的一道衣襟破裂聲過後，那人已滾落地上！

沈鷹腳尖一落，又向他撲去，那人在地上一滾即起，沈鷹喝道：「那裏逃！」

那人一把抓住甘氏向沈鷹推去，卻閃身向房門掠去，沈鷹按住甘氏，將她輕輕一送，喝道：「將她縛起！」飄身出房。

那人一出廳，外面的官兵一聲吆喝，一湧而上，將他團團圍住，沈鷹恐官兵受傷，予人把柄，忙道：「讓老夫來！」直撲過去，五指如鈎，急抓其後衣。

那人剛想殺開一道缺口，聞得背後風聲，忙向前一伏，緩步轉身，剛回過身來，沈鷹第二招已至，不及細思，便躍落天井。

沈鷹跨前一步，雙眼如電，瞪着那漢子，見他四十多歲，極是健壯，當下冷聲道：「報上名來！」

壯漢怒吼一聲：「大爺姓老名子！」

沈鷹大怒，烟杆離腰帶，向對方雙眼戳去。「有眼無珠，對老夫也敢如此放肆，這對招子要來何用！」

壯漢雙臂一抬，使了一招「如封似閉」，守中帶攻，撥開烟杆之後，手腕一翻，隨向欄杆抓落。

沈鷹又豈會讓他抓及，只見他沉臂，再向前一送，烟鍋戳向其小腹，壯漢大喝一聲，一個「白鶴翻身」，單足獨立，俯身扭腰，另一眼望沈鷹掃去。

這一招化守爲攻，連消帶打，又陰又絕，連沈鷹亦料不到，急切之間，左掌一落，架住那人的足踝，但仍拿不住馬步，蹌蹬一步。

壯漢借勢飄開三尺，左腿落地之後，反向沈鷹進攻，沈鷹冷笑一聲，左掌一抬，封住壯漢的右拳，右手烟杆向對方右掌戳去。

壯漢卸肩歪步，右掌一撩，掌緣切在烟杆上，右腳乘勢蹬去，看他這個陣勢，分明欲與對方拚命，不惜兩敗俱傷，也奢求倖勝。

不料他進攻越急，沈鷹越高興，因爲可以一早將其擒下，說時遲，那時快，沈鷹亦同時飛起左腳。

刹那間，兩人同時收腿，沈鷹的烟杆及時一落，「卜」的一聲，敲在壯漢的膝頭上，壯漢水牛般大小的身軀，登時一晃，沈鷹剛收回的左腿，再度彈出。

「蓬！」壯漢如推金山倒玉柱般，仰天摔倒地上，他仍不甘心失敗，落地之後，顧不得身上的疼痛，打了一個滾，挺腰欲起，誰知沈鷹比他更快，左掌一落，抓住其頭髮，右手烟杆戳在其腰上的麻穴，壯漢登時不能動彈！

沈鷹喝道：「縛住他！」言畢拔身而起，卻見虞庭玉正與一個靑年使刀漢子惡戰。虞庭玉的武功與雲飛烟在伯仲之間，但在那漢子的急攻之下，竟然守多攻少，他忙走前，喝道：「讓老夫來收拾他！老管呢？」

虞庭玉剛退開，沈鷹烟杆一圈，已將靑年罩住，嘿嘿冷笑道：「老夫今日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虞庭玉喘了一口氣，道：「管頭兒追另外一個去了！」自從她與蕭穆暗生情愫之後，這兩個月來，便一直跟着沈鷹等人，亦早跟蕭穆等人稱他頭兒了。

沈鷹道：「你下去看住下面那個人質，別讓人搶去！」他嘴上雖然說着話，但手上絲毫不慢，那靑年的刀頗快，可惜亦快不過顧思南，又怎奈何得了沈鷹？

兩人交換了二十多個照面，只聽一陣「叮叮噹噹」的金鐵交響聲，密如滾珠。沈鷹有心施威，故意不以雄渾的內力爭勝，而與對方鬥快！

激鬥間，只見杆影刀光，不見人影，那靑年越來越吃力，額頭爆出豆大的汗珠，但仍咬牙苦苦支撐。沈鷹見對方鋼刀由頭頂劈落，身子一偏，翻腕振杆，似是敲向鋼刀，但離刀兩寸，突然改變方向，向前滑出，抽在靑年的上臂上！

這一記十分沉重，那靑年痛得怪叫一聲，拋刀落地，轉身欲逃，沈鷹身子如離弦之矢射去，猛喝一聲，說道：「吃老夫一杆！」

那靑年亡魂喪胆，身子連忙一橫，誰知沈鷹左爪早已等着他，五指一合，已扣住其琵琶骨！那靑年身子一縮，不敢動彈，沈鷹烟杆在他後腰一戳，然後提着他，跳了下去。

與此同時，管一見亦提着一個中年漢子如飛而至，口中叫喊道：「再無其他人了！」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咱們再繼續搜索，不可因此而功虧一簣！」

廖守備在旁道：「沈大人，只剩兩棟未搜！」

管一見道：「好，待大功告成之後，咱們必定設宴犒賞諸位！」廖守備連忙先謝了。

過了一陣，這個區域已全部搜遍，再無其他收穫，廖守備忙下令收兵，沈鷹道：「廖將軍，今晚老夫在崔家設酒，等候你的大駕！」

廖守備受寵若驚地道：「沈大人看得起廖某，廖某恭敬不如從命！」

沈鷹衆人向官兵們揮手示謝，押着三個俘虜，帶着興奮的心情回崔家。

崔一山早已替他們備好了酒飯，因爲今早大家都沒吃過東西，是以放下一切，立即吃飯。沈鷹令風火輪去蔡九洲家，通

知雲飛烟及彭七。

崔一山道：「老鷹，蕭穆他們呢？」

「放心，他們必有飯吃，稍後咱們再派人去換班！」

衆人匆匆吃飽飯，沈鷹只留下司馬城及管一見，迫令其他回房休息。管一見道：「老沈，咱們開始審問吧！」

「好，分開來問！」

沈鷹提着那位持刀靑年到客房裏，他悠閑地裝着烟，再敲火石點着。「報上名來！」

那靑年側頭不語，沈鷹噴了一口烟，說道：「從來沒有人可以抵受得住老夫的『萬蟻噬心搜魂術』的！閣下要不要試一試？」

靑年臉色雪白，但仍緊咬牙關，沈鷹冷哼一聲，伸手在他身上戳了幾記，那靑年立即起了一陣顫慄，額上冷汗涔涔，牙齒把下唇也咬破了。沈鷹剛敲掉烟灰，他已嘶聲叫道：「我說，我說……」

沈鷹冷笑道：「老夫不怕你使詐！」當下解了他身上的禁制，又裝第二鍋烟，江湖上也不知有多少個狠人，在他這招之下屈服，這小伙子根本未放沈鷹在眼中。

靑年喘息了一陣，臉色尚未能恢復，他後衣已爲汗水濕透，臉上肌肉不時抽搐一下，目光一與沈鷹的接觸，又打了個冷噤，沈鷹冷冷地說道：「老夫的耐性是有限的！」

靑年結結巴巴地道：「晚輩姓應，單名一字雄字，河東人氏，因聽人說有一張藏寶圖流落在鄭州，所以和朋友們來湊湊興……」

「哦？」沈鷹聽他提及藏寶圖，心頭登時一跳，卻不動聲息地問道：「是什麼藏寶圖？你聽誰說的？又怎會流落在鄭州城？落在何人手中？」

應雄說道：「晚輩是聽風浪臨死前說的！」

「風浪？採花賊『花蜂』風浪？他到現在才死麼？他又怎會知道這件事？」

應雄道：「當時他身上已受了傷，也不知是讓誰傷害的，要咱們救他，並肯以一件秘密交換，咱們替他止了血，餵他吃了治傷丹，他便說出這件秘密……」

沈鷹怒道：「你爲何吞吞吐吐，老是不肯將秘密說出來？老夫耐性有限！」

「藏寶圖的來歷，他說得不詳細，只說有位王侯，存心篡奪王位，大量搜刮民脂民膏，將之藏在一個秘密的地點，後來事敗，那名王侯，便將藏寶的地點，繪了一張圖，着心腹帶走，準備日後給他兒子，以便繼承其未了之志！

「至於那位王侯叫什麼名，他是那個朝代的人，風浪也不知道，只知道王侯的心腹後來到了鄭州定居，並無去搜掘寶藏！後來……後來咱們便將他殺死了！」

沈鷹冷哼了一聲，這種邪惡門道，爲求達到目的，不計一切手段的做法，他知之甚詳，也不奇怪，續問：「這是發生在什麼時候的事？」

「是上個月廿七日晚，就在本城的西部！」

「接着如何，再說下去！」

「咱們本來是要回河東的，因爲在許昌做了一宗買賣，但聽了這個消息之後，便決定留在鄭州城，準備用一個月時間打探，如果是子虛烏有者，再回河東不遲，誰想到……咳咳！」

沈鷹冷笑一聲：「你還有事瞞着老夫！你們是在什麼時候進城的？其他幾位同伴叫什麼名字？跟甘氏和傅氏，又怎樣認識的？」

「今早溜掉的那位胖漢叫朱澄，被前輩抓住的那個叫沙過，外號『鐵牛』，那年紀最大的，給管神捕抓住的叫連克昌。晚輩跟沙過是一伙，本不認識連克昌，是朱澄與他相識的，而晚輩又認識朱澄，所以……」

沈鷹一拍几子，喝道：「語焉不詳，老夫要再施刑了！」

應雄連忙塡補：「連克昌與甘氏和傅氏有染，那是他認識她們的丈夫，而朱澄又認識他，晚輩則認識朱澄，所以搭上了綫！」

他偷看沈鷹一眼，見他再沒責怪之意，這才繼續說下去：「本來咱們回城是要投店的，後來却有一個人指責晚輩冒他的名，所以打了起來……」

沈鷹目光一亮，道：「原來你便是冒名英雄的那個西貝貨！」

應雄忙道：「那是他們誤會而已！晚輩是順水推舟……」

沈鷹興趣來了，又裝了一鍋烟，道：「你由那晚助官府防刦屍說起！」

「那晚咱們剛好殺死了風浪，就在那附近過夜，商量妥當，明早方進城，不料聽到打鬥聲，咱們便推着車趕過去！」應雄又看了他一眼，加以解釋：「車裏有咱們在許昌刦來的紅貨，上面加上土產作掩飾！」

「揀重要的說！」

「咱們推着車趕過去，裝作走夜路的模樣，爲了取得官府信任，日後好辦事，所以咱們便義務助官府護住墳墓，那衙差請咱們去那附近過夜，咱們另有目的，自無不許之理，後來那姓席的捕頭來了，咱們問他原因，他說死者是名强盜，來盜屍的可能是其同黨！但在下報上名時，他誤認晚輩是江南英雄，晚輩自知不幹好事，便乘機冒認了。

「天亮之後，咱們繼續起程，本來想立即到城內，又恐引起別人思疑，所以臨時改變主意，先處理了那批紅鏢，然後才進城。由於咱們認得那個衙差，所以十分順利，入城之後又遇到朱澄，便一同到客棧投宿……」

沈鷹截口道：「投宿的有五六個人，爲何如今只剩你們三個，外加今早溜掉的朱澄也還不夠！那些人呢？」

應雄囁嚅地道：「他們躲到別處去了，晚輩也不知道！」

沈鷹冷哼一聲道：「看來老夫尚須施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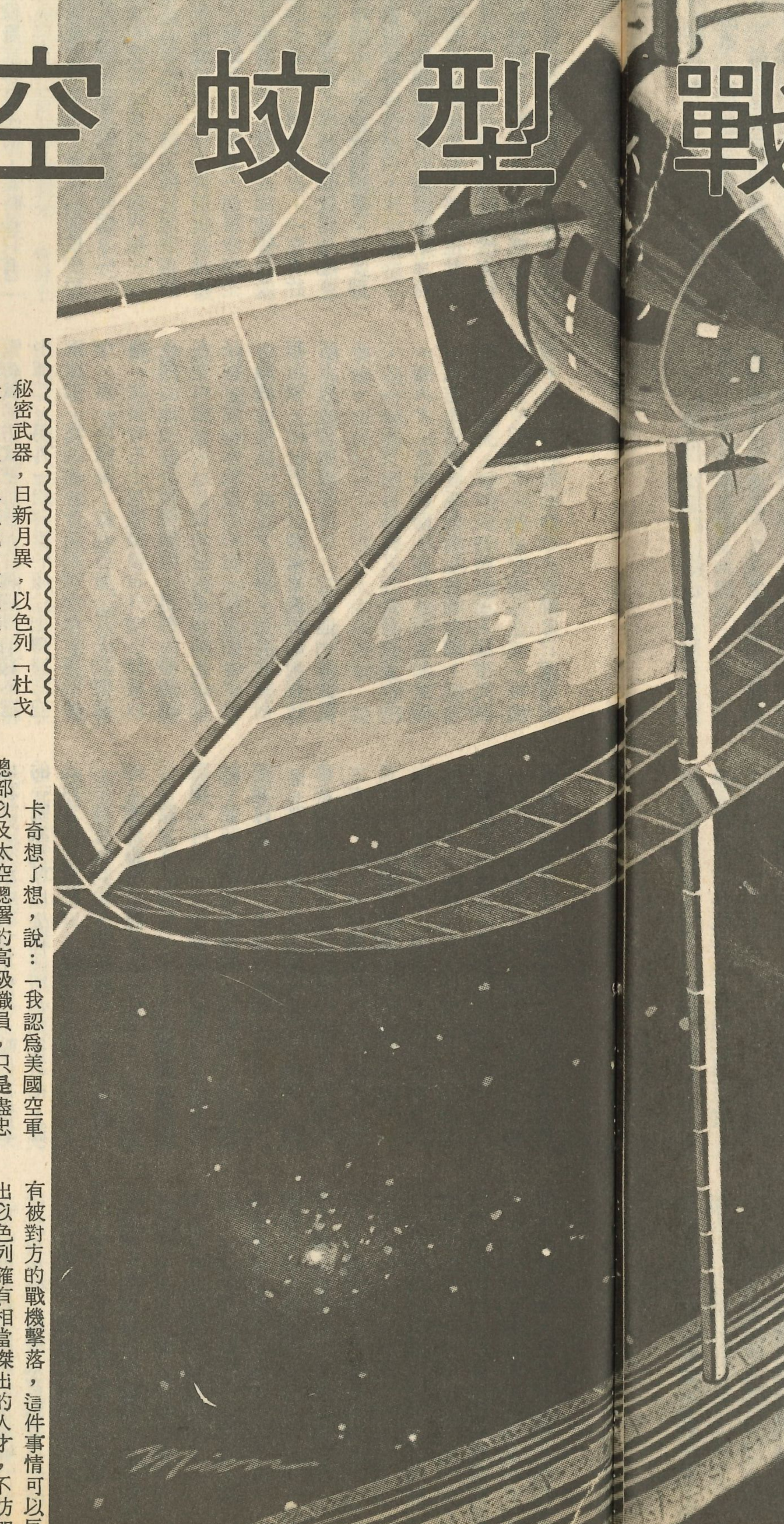
應雄忙道：「晚輩的而且確不知道，咱們溜掉之後，朱澄帶咱們到一戶人家躲藏，那人怕事，着朱澄帶咱們去甘氏家找連克昌，另外有兩個人則由那人帶去別處！沈大人，晚輩所知只有這些！」

「那人是不是住在昇隆客棧左首第二條小巷？他叫什麼名？」

（未完・六）

美蘇太空軍備競賽／羅唐納・文

太空蚊型戰機



秘密武器，日新月異，以色列「杜戈」創造」一種成本極低的蚊型戰機，可以在太空作戰，也可以在地球上空作戰，列根重用他，料不到在月球附近的太空戰役，他連人帶機失踪，二百多架蚊型式戰機不知去向，保密局長胡谷到非洲安哥拉調查，引起另外一場更大的空戰！

蚊型戰機威力强大

有一天，列根總統召見太空總署的副署長「卡奇」，說：「我所提倡的星戰計劃，有許多波折，始終未能給蘇聯一種有實質的威脅；覺得很失望，你是太空總署之內一個很得力的助手，能否提供一些寶貴的意見給我呢？」

卡奇想了想，說：「我認爲美國空軍總部以及太空總署的高級職員，只是盡忠守法，沒有突破的觀念，再過下去，十年如一日，想獲得較佳的成就，不能夠倚賴他們，應該聘請高級太空科技的高手，製造更多的秘密武器。」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照我所知，現時在太空科技最有成就的一些人，全是美國人，還要在甚麼地方找更好的人才呢？還有一點，你不能夠忽略，別的國家如果在太空科技方面有很出色的人才，他們未必肯拋開祖國，投入美國的懷抱。」

「是的，總統，你所說的話很有道理，却非全部符合事實，就說以色列吧，那邊的空軍配合地面裝置的飛彈發射台，跟敘利亞空軍決戰，擊落對方八十六架蘇製米格戰機，以色列的幽靈式戰機却一架沒有被對方的戰機擊落，這件事情可以反映出以色列確有相當傑出的人才，不妨加以調查，找尋一些高手，把他們送到美國太空總署，你當然明白，以色列能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復國，全靠美國帮忙，假如美國鬥不過蘇聯，以色列未必站得穩，憑著這些特殊關係，相信以色列當局一定協助我們，不惜把他們認爲是精銳份子的機師或技術人才送到美國來，跟我們聯合研究太空科技。」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我略爲有些領悟了，以色列的空軍能夠擊敗蘇製米格機，超過八十架，不足爲奇，奇在它本身的戰機沒有一架被對方擊落，一定有些古怪，說不定他們已經發明一些很有威力的秘密武器。你提供的資料很有價值，明天我就下令徹底調查這件事，有了綫索，我

再找你細談。」

「好極了，總統果然英明。」卡奇很高興的說。

卡奇告辭之後，列根總統叫馬副官打電話給保密局長胡谷，仍在白宮的機密室接見。

晤面後，列根總統把太空總署副署長卡奇說過的話覆述了一遍，徵求胡谷的意見。

胡谷說：「總統，你也許不相信，可惜它是事實，以色列空軍修理部門有一個十分傑出的靑年，叫做杜戈巴爾摩，那一場戰役可以說是他個人戰勝的，美國空軍當局以及太空總署所有科技人才加起來，沒有一個比得上他，今年他只有二十四歲。那場戰役是前年發生的，當時他只有二十二歲。」

列根總統喜形於色，說：「這樣重要的事情，爲甚麼你不早點告訴我呢？」

「我並不覺得他很重要，他只是一個傑出的科技人才吧了，除非總統向我查問，我決不會無緣無故在你的面前提及他！你明白嗎？假如我極力推薦一個跟我完全陌生的人，認爲他的才智比美國空軍以及太空總署的人優越，消息傳出，一定有許多人對我發生反感，總統是否重用他呢？與我完全無關，萬一他是叛國者，我就倒了一江水也沒法替自己辯白。」

「胡谷，別講那麼多的廢話了，你還是把你所知的情況說出來吧，那一位杜戈先生究竟是在空軍那一個門部工作呢？何以你說那一場戰役是他個人的成就呢？我對這件事情發生很濃厚的興趣，希望你說個仔細，越詳細越好。」

「是的，總統，我開始報道這件事情的眞相了，杜戈那一年只有二十二歲，投入以色列空軍，職位是修理戰機的技師，別人在這種職位只是修理殘舊破碎的戰機，僅此而已，他却在空閒的時間專心研究一些有份量的袖珍飛機，看來很似一架戰機，但却細小得多，他認爲那種古怪的袖珍戰機最大的優點是自動閃避對方向它投射的任何武器，包括激光槍，噴火槍，甚至空中飛彈，那一架袖珍飛機只有二百磅，長度不夠一丈，十分輕便，加上了各種最新科技的裝置，沒有一種攻擊性的武器能夠毀滅它，於是它可以接受無綫電操縱，深入敵人的陣地上空拍照，盡快用無綫電傳眞的方式把那些照片傳達到前綫的總指揮部，另外一組傳眞的照片則傳達到空軍總部，能夠盡快發射飛彈襲擊對方的機場，那一場戰役，叙利亞毀了八十六架戰機，其實有五十架戰機沒有升空已經被以色列的地面發射飛彈擊中，另外一些戰機在空中毀滅，也是歸功於他在事前透過小妖精這種袖珍戰機的拍照，預先知道了對方戰機的性能，然後才出擊，並且在遠射程出擊，由於對方蘇製米格戰機的射程比不上以色列戰機那麼遠，故此他們並非敵手。」

「如此英勇可嘉而又擅長科技製作的一個人才，怎能棄而不顧呢？明天我就吩咐太空總署拍發電報給以色列總理，叫他把杜戈送來，就說我們聘他加入秘密武器製造那一組好了，給以少校的名義，叫他留下來，沒有我的命令，不准私自離開太空城。」

胡谷看見總統接受他的推薦，雖然對他無利，可是，對國家有利，他也興高采烈。

杜戈是這樣子投入德薩斯州候士頓太空城的，他看來是一個相當俊美的猶太靑年，臉色以及膚色有點棕色，如果他在街上行走，將會被人輕視，因而他留存太空城裏，反而自得其樂。

他很喜歡研究新奇的武器，太空城之內，有足夠的物資給他研究，他極度興奮，協助一些美國技師修理戰機，絕不居功，故此太空城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歡他。

有一晚，他忽然打長途電話給馬副官，轉告列根總統，自稱有重要的事情想當面談談，列根總統立刻批准，叫他在指定的一晚乘坐專機從德薩斯州飛往首都，進入白宮，在總統府的機密室接見。

他依時到來，隨身携帶一些照片及文件，充份說明他想說的一件事。

原來他想組織一隊在太空控制大局的戰機，叫做「太空戰機敢死隊」，用人駕駛，並非用機械人駕駛，能夠在太空負責巡邏以及戰鬥，這兩種職務，無堅不摧。

他特別指出這一點，說：「總統，美國當局遲早要在太空建造一個很有規模的太空站，沒有特種戰機敢死隊，保護那些負責在太空裝嵌機件的人，那個太空站一定沒法建造出來，蘇聯除了派出戰機干擾之外，還可以使用激光毀滅它，因此之故，組織敢死隊是不容遲緩的事。」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道：「你眞有志氣，可喜可賀！不過，你說的戰機以及敢死隊究竟是怎樣來的？我還弄不清楚，待你把所有資料寫下來，我慢慢的研究，過幾天才能答覆你，現在我只能對你說知，除非我不允許你把這個計劃實踐，否則，我一定把你升爲中校，負責指揮太空敢死隊的隊員和戰機，你現時回到德薩斯州照常過活好了，最好你對這個計劃，隻字不提。」

「是的，我很明白總統的意思，多謝總統栽培。」

最後，杜戈很有禮貌的說。

他分手之後的翌日，列根總統立刻召見太空總署的副署長卡奇，把這件事情很詳細的說出來，加進一句評語：「杜戈很有志氣，將來可能他被我委派更高的職位，現時請你細心閱讀他呈送的一份圖形文件，它是爲了組織太空戰機敢死隊而設的，相當重要，請勿輕視之！」

卡奇有些詫異，說：「總統，太空十分廣闊，簡直是沒有邊際，兩隊戰機交鋒，想碰頭也不容易，怎會出現敢死隊呢？他有沒有向你解釋這個問題？」

「我曾經在談話中提及這一點，他有相當合理的解釋，那是可以接受的，他認爲在太空之內我們這一邊如果有一個目標吸引敵人的注意，派出戰機偷襲，到時我們就有機可乘，可以出動大批敢死隊消滅他們。」

「我仍想多問一句，這種情況是無法避免的，等於在地球上空兩種不同國際的戰機交鋒而已，何必出動敢死隊呢？」

「卡奇，你提出來的問題很有價值，我曾經問過他，他有所解釋，認爲敢死隊所駕駛的戰機跟普通戰機不同，只要對方的戰機在雷達網上面露出形象來，證明它並非自己人，就可以按鈕使電磁發揮高度的效能，被吸到對方那邊去，同歸於盡，由於我們的特種戰機很細，成本低廉，只是對方戰機成本的十分之一，互相碰撞，化爲烏有，我們的戰機很易製造，但又成本低廉，佔盡上風！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呢？」

「我有點明白了，那是名符其實的消耗戰。」

「對了，在地球上面可以運用消耗戰取勝，在太空交手，同樣的可以運用這一套戰術。」

卡奇想了想，說道：「太空戰士呢？他們是苦心訓練出來的，平均訓練一個太空戰士，就需要二百五十萬美元，他身上的裝備，包括名貴的太空，在衣裳之類，每人需要一百五十萬美元的服裝費，加起來就是四百萬美元了，兩架戰機碰撞之際，機毀人亡，太空戰士豈不是要傷亡慘重嗎？」

「不，我們可以利用機械人，一來省掉訓練它的費用，二來不必使用名貴的太空衣裳，省儉得來，大概十萬美元的成本已經夠了，對方死了一名太空戰士，等於損失四百萬美元，我們只是損失四十萬美元而已，這樣可以戰鬥一再拖延下去，北極熊那邊一定打輸！」

「好極了，如果這一套計劃能夠實踐，不失爲一路奇兵。我必須把那些圖形文字全部看過，才可以給它一個結論，旬日之內，必有覆音。」

「這件事情，並非急如星火，你看過了它，然後向我報告，我恭候佳音。」列根總統說完，吩咐馬副官送客。

八天之後，卡奇進謁列根總統，說：「你叫我細心閱讀杜戈呈送總統府的文件，另有圖形，混合解釋太空戰機敢死隊的性能，認爲他們可以進行太空消耗戰，這個想法確是很新奇的，應該一讚。他還說我們可以利用太空站誘敵出擊在對方偷襲它的時候把他們殲滅，這個方法也不錯，杜戈確是曠世奇才，我承認他眞是足智多謀，自問有所不及，我有幾個問題想向他請教，你可否召見他再到華盛頓跟我談談呢？」

「當然可以，不過，他相當重要，如果他多次暗中到華盛頓來，行踪詭秘，萬一被莫斯科的特務發覺，到時他可能發生不測之處。如果你有些疑問想得到他的解釋，不必叫他到白宮來，你也不必到太空城，我派人到太空城找他，拿出錄音機，一問一答，然後把它送到你那邊去，那就等於你已經見過他了，如此安排，是否可行呢？」

「總統眞是英明，依照你的辦法去做好了，如果你有錄音機我立刻向它講出我想講的疑問。」

列根總統說：「總統府怎會沒有錄音機呢？我立刻叫馬副官把它拿來。」

這件事情就此解決了，列根總統果然利用錄音帶把雙方的意思互相傳達，旬日後，杜戈已經回答對方想知道的疑問，透過錄音帶，使他更進一步的瞭解，他越是懂得多，越加佩服杜戈天才橫溢，甚至存腦海中浮起了一個問題，以色列的大學教授太空知識不高，怎能教出一個像杜戈那麼厲害的學生呢？他想向列根總統查問，始終沒有說出來。

杜戈被派到月球工作

候士頓太空城是訓練太空人的總部，兼且是研究太空各種變化的一個中心，雖然太空總署設在首都，跟它相去很遠，不過，這兩個機構却是息息相通的，列根總統突然起用以色列的戰機修理專家杜戈，打算由他負責進行，在太空掃蕩蘇聯戰機，如果那麼重要的消息傳出，一定使美國空軍以及太空總署的高層人士發生反感，預防這種阻碍，列根總統決心在月球的太空基地進行這一項計劃，逐步進行，首先把杜戈派到月球工作，跟着吩咐他在月球督工，大量製造袖珍的神風戰機，又叫月球上面的空軍司令沙米爾下令機械人製造專家在月球大量製造機械人，最後的一步棋子就是在太空某一處派人建造巨型的太空站，它除了停放各種飛行物體以及補充燃料和食物食水之外，還有醫療設備，等於是太空醫院，希望蘇聯當局認爲它十分重要的，在它沒有完全落成之際，加以襲擊。

其實那個太空站是僞製出來的，不過是一些銅鐵製成的金屬架以及三幾個圓筒吧了，除非蘇聯按兵不動，否則，他們一定上釣，極有可能因此弄到太空戰機全軍覆沒。

列根總統想得十分透徹，便即把它實踐，爲了保密，他沒有跟任何人商量，只是卡奇以及胡谷這兩個人懂得。

相當古怪，卡奇對這一項計劃極端同意，認爲它逐步實踐，沒有甚麼困難，反而胡谷覺得它並非完全穩定，原因是它在太空進行，不易控制，經過的環節太多，任何一個環節出了亂子，就會影响大局。

他是總統的親信，索性把他的疑點說出來，列根總統臉露微笑，說道：「胡谷，即使你沒有向我進言，我也有些不安之感，認爲整個計劃放在杜戈一個人的身上，他太過年輕，可能誤事，不過，進一步想，我就有勇氣去做了，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呢？即使整個計劃失敗，我們不過損失了二三百個機械人，另外損失一個杜戈，至於袖珍太空戰機，那是不值錢的，十多架蚊式太空戰機才比得上一架戰機的成本，就算我們損失了三百架蚊式戰機，只是等於損失三架太空戰機而已，那些損失太過輕微，根本不必把它放在心上。

「還有另外一種損失，那是僞製建造太空站必須的一些鋼管鋼片之類，算得甚麼？你應該明白這個計劃本身就是想消耗蘇聯戰機的，同時可以削減它的太空實力，另一方面，它的太空實力削減之後，即可增加我們在月球駐軍的安全，一舉兩得，故此我覺得它可以實踐。

「再退一步說，不管它失敗到甚麼程度，決不會影响我們在國際上的聲譽，因爲整個計劃自始至終不過是暗中進行。

「最後，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它也是很重要的，大批蚊式太空戰機以及機械人製造成功之後，僞裝建造太空站，到時仍

要由你負責幹一種工作，透過兩面人的特務，讓莫斯科當局認為我們所建造的的太空站規模宏大，是將太空城的縮影，刺激他們派出蘇製太空戰機偷襲，在月球上面有沒有這種人呢？」

「月球上面沒有兩面人，地球上面却有許多個，不必透過月球向他們提供假消息，索性由地球上面的兩面人暗送秋波好了，他們獲得了這項情報之後，自然派人去查。」

胡谷說出他的想法，列根也同意這樣做。

整個計劃決定之後，立刻推進，一週之後，杜戈就被月球火箭送到月球去。

月球是美國領土當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根本上沒有居民，在月球上面過活的人，全部屬於美國空軍的，空軍司令葛多蒙少將的職位十分重要，他簡直是月球的皇帝。

列根總統已經使用太空無綫電話跟他交談過幾次，他完全明白總統正在進行的太空毀滅戰是甚麼，並且十分瞭解杜戈的任務，自願傾全力協助，故此杜戈抵達月球之後，毫無困難，由他督工在月球上製造的蚊式戰機也沒困難，唯一的困難只是機械人，在月球上面過活的機械人專家勃力博士，承認他沒有本領製造對激光有强烈反應的機械人，認為那些要求很高的機械人，應該在地球製造，成功之後才交給巨型太空運輸機將它送到月球來。對整個計劃說，這一項改變只是很輕微的調動，列根總統當然批准，因此杜戈抵達月球之後暫時沒甚麼活動，閒來無事，他十分虛心的向月球上面每一個部門學習一些太空知識，月球上面的空軍司令很喜歡他。

他留居月球三個月之後，學習到不少的科技知識，他開始指導在月球地面之下的工場製造蚊式戰機，那種戰機太過細小了，所用的鋼片太薄，即使派它在地球空中作戰仍是戰鬥力薄弱的，何況在太空作戰呢？不過它的體型太薄，十分輕便，因此含有另外一些特色是普通戰機所缺少的，它本身對激光有極强的反應，能夠在對方戰機發射激光進攻的一瞬，立刻有反應，將來打算放在機師座位的細小機械人也有反應，盡快把航綫改變少許，不會被激光射中，因此它有機會逼近對方的戰機，直衝過去同歸於盡，這種特色是杜戈在列根總統前面多次講述的，列根總統並非激光專家，深信不疑，月球上面的空軍司令沙米爾少將也不是激光專家，聽了只是半信半疑，另一方面，由於列根總統批准了這一個計劃，影响他的心理，以為總統一定徵求過許多的激光專家認為可行，然後把這個計劃實踐，故此沒懷疑它，同時不會懷疑杜戈，不過月球上面有一名哥烈博士是激光專家，對蚊式戰機的性能發生懷疑，另有一名防諜專家奧必隆博士，在月球上面担任防諜工作，他對蚊式戰機沒有任何批評，至於杜戈本人，却有更大反感，他們二人沒法令到月球空軍司令相信他們的意見，只好另想辦法，透過往返於月球與地球之間的聯絡員把密函送到地球，秘密呈交保密局長胡谷，很詳細開列他們所担心的情況及所懷疑的焦點，請胡谷作出更為深入的研究。

對於防諜工作，胡谷是內行人當中相當厲害的一個，他也認為杜戈的行徑頗有可疑，此外，他還向一些很有學問的激光專家請教，掌握了所有資料，進到白宮，謁見列根總統密談。

他們二人非常投契，甚麼話也可以說，胡谷很愼重的說：「我接獲月球上的秘密報告之後，認為杜戈本人確有可疑，此外，他說過蚊式太空戰機能夠閃避激光，亦係有可疑的，現時我把這些報告作出綜合研究之後所得的結論，向你提出來，加以檢討，希望你注意這件事，先說杜戈，他的任務只是在月球製造以及督工蚊式戰機，並不涉及研究月球各種工程以及戰爭防禦體系各種秘密武器，他對本身應該做的工作，並沒有動工，反而對月球上面一切重要的防禦工程以及必須運用的飛行物體，却很有興趣研究，因此對蚊式戰機的製造程序，反而拖慢了許多，可能他另有陰謀，企圖盜取月球上面的國防秘密，關於這點，希望總統發表意見。」

列根總統說：「他這樣年輕有為，將來極有可能在以色列的國防部以及空軍部門佔一席位，雖然以色列現時沒有機會到月球發展，難保將來沒有，故此他不厭其詳的研究，他遲遲沒有展開本身的工作，也許他想先行多花一點時間熟悉月球的環境，然後動工，你應該明白這一點，蚊式戰機在月球製造之後，一直停放在月球，將來它出擊也是從月球升空的，他不能不盡量瞭解月球本身的形態。

「照我所知，他的蚊式戰機並非在月球起飛，而是在月球附近特製的金屬架飛出去，一連串的金屬架等於它的升降台，外邊有很細的防禦網，激光射到該處只能夠使鋼炸裂，沒法令到停放在深處的蚊式戰機爆炸，既然他的戰機與別不同，跟月球牽涉甚大，故此他要多方面研究它。」

「為甚麼月球表面不能夠起飛呢？」

「並非月球表面不能起飛，而是月球本身缺乏保護網。此外，又因它在較遠之處起飛，比較接近決鬥的一處，對它是有利的。」

「我仍想知道如此安排何以對蚊式戰機特別有利。」

「由於激光發射之後，只能以直綫方式前進，不能夠彎曲前進，故此在月球上空某一處裝置感光特別敏銳的飛行物體，一旦發覺激光向某一個方向射來，立刻通知月球，再由月球通知蚊式戰機，它就可以改變方向，繼續前進，直到撞擊一件物體為止，故此各種安排對蚊式戰機是有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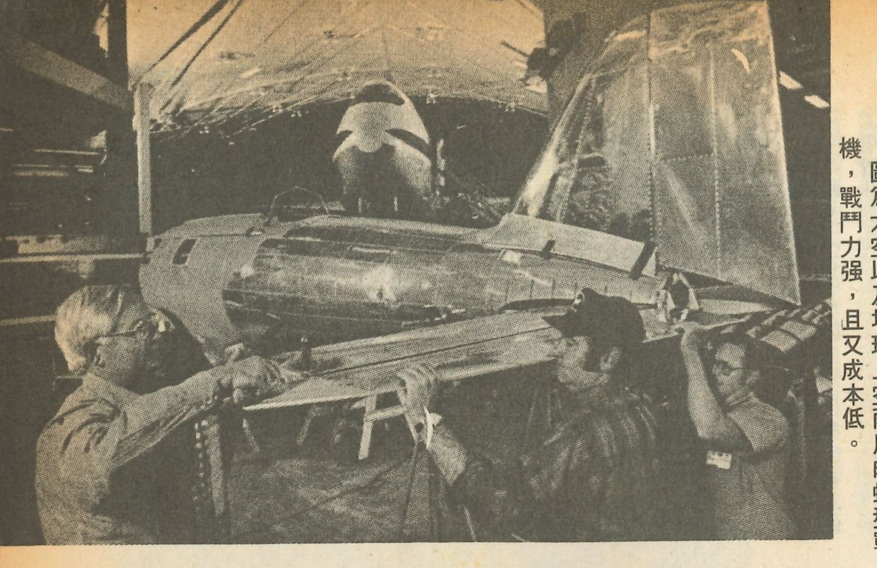
「它改變方向之後仍可繼續飛向準備撞擊的物體嗎？」

「是的，因為它本身擁有極强的電磁，能夠吸引鋼鐵，或者被鋼鐵吸引。」

「會不會發生錯誤撞擊自己的飛行物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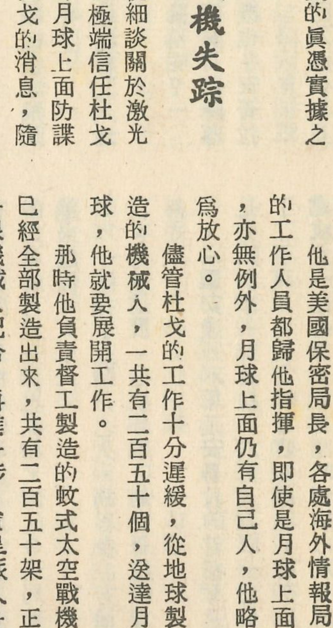
「決不會發生這種悲劇，因為它在指定的日子進攻，那一段時間，月球上面的戰機全部停止飛行，從地球飛向太空的飛行物體也全部停止發射。」

列根總統認為那些話可以解釋對方的疑慮，不再繞着這個話題再說下去了，尖然把話題落在杜戈的身上，冷然說：「沒有掌握到杜戈任何一種叛變的真憑實據之前，任何人不准懷疑他。」



圖為太空以及地球上空兩用的蚊型戰機，戰鬥力强，且又成本低。

二百多架蚊型戰機失踪



胡谷本來想跟列根總統細談關於激光方面的事，他發覺列根總統極端信任杜戈，便不開口，不過，他仍叫月球上面防諜專家奧必隆博士繼續打聽杜戈的消息，隨時向他報告。

他是美國保密局長，各處海外情報局的工作人員都歸他指揮，即使是月球上面，亦無例外，月球上面仍有自己人，他略為放心。

儘管杜戈的工作十分遲緩，從地球製造的機械人，一共有二百五十個，送達月球，他就要展開工作。

那時他負責督工製造的蚊式太空戰機已經全部製造出來，共有二百五十架，正好跟機械人配合，再進一步，就是派人在月球不遠的太空裝置發射台，外邊有幾重防禦激光的金屬網罩住，作為網中幼絲的東西是白鋼絲加進玻璃筋造成的纖維，有足夠的硬度和韌力，激光闖不過它，更遠的一處太空有極敏感的光波探測器，任何一個角度射出來的激光，只要它剛剛射出，便可測驗得到，在月球另有一處地方發射激光，可以利用激光對抗激光的神奇戰術去保護發射台的蚊式太空戰機。

各項設備準備就緒，仍要等候胡谷的消息，他要透過兩面人把太空站的位置傳達到蘇聯當局去，進而打探對方的動靜。

虛偽的消息已經傳送到莫斯科了，照情形看，對方似乎很樂意接受，不過，蘇聯當局是否立刻派出太空戰機出擊呢？這個問題，暫時沒法打聽得到，杜戈那邊的蚊式太空戰機，只好按兵不動。

半個月後，胡谷獲得兩面人傳送過來的準確消息了，莫斯科決定偷襲美國正在建造的太空城，三日後，西伯利亞機場將有一批太空戰機起飛，向太空的某一處出擊，它正是在月球附近，胡谷立刻通知月球的空軍司令，轉知杜戈。

杜戈出動之前，曾經向列根總統報告，到了那一天，他就依照原定計劃去做，由一名經驗豐富的機師「何勒」駕駛一架太空戰機，在月球起飛，機上除了他，只有杜戈一個，那一架戰機負責指揮機械人所駕駛的蚊式太空戰機，隨時出動，準備跟蘇聯戰機同歸於盡。

一切活動跟原定計劃相符，還有準確的情報知道蘇聯太空戰機在那一天出擊，照計是不會出錯的，偏是那麼古怪，對方的太空戰機還沒有向未完成的美國太空站出擊之前，先行擊毀月球上空對激光感應最敏銳的一組反射器，使月球的激光發射台失去了射擊的目標，再進一步，蚊式太空戰機的保護網也摧毀了，對方太空戰機並非使用激光毀滅它，而是使用熱力溶解器。

本來已經失去聯絡的蚊式戰機，那時更加無法獲悉它的活動，再又因為杜戈乘坐的太空戰機在月球升空之後，有如石沉大海，甚麼消息都沒有，整個計劃顯然是失敗了，却又不知道它失敗到甚麼程度，月球上面的美國空軍司令沙米爾少將心焦如焚，後來，他決定派出一批太空戰機在月球升空搜索，連續搜索了十個鐘頭之久，毫無所獲，也沒有碰着蘇聯太空戰機或者任何一種蘇製飛行物，只好回航，在月球降落。

他們不單是沒有找到杜戈乘坐的太空戰機，杜戈本人或機師何勒，同時沒法找到機械人以及蚊式太空戰機，保護網也去得無影無踪，作為誘敵偷襲的偽裝太空站失了踪，總之，一切都去得無影無踪，所知道的只是激光反應器被敵機毀滅，使它爆炸的武器並非激光。

叫做「太空蚊式戰機隊」的一個計劃，化為烏有，徹底失敗，事後列根總統覺得十分掃興，幸而這個屬於消耗戰的計劃沒有向外宣佈，也沒有把它列入星球大戰的一部份，損失不大，不會因此弄到面目無光，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很快他就忘記它了，可是，列根總統可以忘記它，胡谷却辦不到，他覺得這一宗慘敗的太空戰役並非如此簡單，可能有另外一股危機潛伏，事後多次跟月球上面跟這一場戰役有關的高級職員通話，加深了他對杜戈的猜疑，他幾乎可以肯定的說杜戈沒有死，却又無法指出杜戈現時存甚麼地方。

最後，他決心親自出馬，走到瑞典首都秘密找當時向他提供蘇聯當局決心偷襲美國太空站那個消息的兩面人「基路拔」見面談談。

瑞典是緊貼蘇聯邊境的國家，首都德斯哥爾摩不單是遊客如雲的遊覽區，還是美蘇雙方特務最活躍的一個地方，有名氣的特務往往是「兩面人」，如果他明打明的屬於西方盟國，他就暗中跟莫斯科有聯絡，反之，他是蘇聯特務，那就向西方的民主國家暗送秋波了，因為那些「兩面人」本身有利用價值，故此雙方的特務頭子很少抓住他槍斃，反而偶然透過他打聽對方的活動情形，正如這一次蘇聯特務「基路拔」向胡谷提供消息一樣。

胡谷到了瑞典首都，透過特殊人物，跟「基路拔」在一間酒吧見面，他有些不安之感，終於赴約，不提防胡谷見面立刻

叫人送上一瓶香檳，跟他互祝快樂，舉杯相慶，酒裏沒有藥物，酒杯之內却有招供藥。

胡谷看見他只是交談幾句便即迷迷惘惘，知道他就快藥力發作，扭開了鈕扣式袖珍錄音機，隨即展開一連串的問話，叫他回答。

胡谷首先問他懂不懂得上次提供的是假消息，出乎意外的他很快回答：「它並非假消息，蘇聯的太空戰機在那天確是大舉出動。」

胡谷順勢又問道：「那些戰機有沒有損失呢？」

「沒有損失。」

「爲甚麼他跟蚊式戰機交手而沒有損失呢？是否蚊式戰機全部消滅呢？」

「不，蚊式戰機全部投降獻眞。」

「照這樣看，杜戈也投降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杜戈早已投靠蘇聯。」

「杜戈同行的美國機師何勒，他現時怎樣？」

「他在戰機上面已經被杜戈殺掉，戰機改由杜戈駕駛。」

「杜戈的戰機以及蚊式戰機後來飛到甚麼地方去？是否仍在太空呢？」

「不是，他們是連人帶機已經闖入地球。」

「他們是否在西伯利亞降落呢？」

「不，杜戈的戰機在非洲安哥拉降落，所有機械人駕駛的蚊式戰機也在安哥拉降落。」

「蘇聯的太空戰機是否回到西伯利亞機場降落呢？」

「是的。」

「究竟杜戈投靠非洲的安哥拉呢？或投靠蘇聯呢？」

「我不知道⋯⋯」

看來「基路拔」似乎逐漸覺醒，胡谷不再問了，心裏有數，既然知道杜戈置身在非洲安哥拉，不必多問，自行查探好了，主意打定，便即坐着等候他覺醒，恢復常態，立刻分手，免得多生枝節。

胡谷回到美國，立刻發動龐大的搜索攻勢，把非洲剛果總部的精英份子抽調到安哥拉的首都，暗中調查杜戈下落。

卡貝莉調查的報告

他的想法怎樣？難知其詳，其實他不應該獨行的，如果他向列根總統報告這件事，由列根總統動員軍事上的權力，向葡萄牙施壓力，可能有些帮助，因爲安哥拉雖然宣佈獨立，一直在經濟方面仍受葡萄牙控制，可惜他沒有那麼想，一意孤行，集中主力在安哥拉的首都「羅安達」着手查探，展開漁翁撒網的姿勢，以爲憑着他的力量就可以查探出眞相，因此令到局勢越來越僵。

一連拖了三個月之久，胡谷在這方面沒有甚麼進展，他決心親自到安哥拉的首都去。

「羅安達」不單是安哥拉的首都，還是全國精華，安哥拉有六百萬人口，它佔了二百萬，可見它的重要，胡谷早已在該處成立一個總部，它是酒吧酒店以及夜總會最擠擁的地方，總部是「夜蘭酒吧」，這種地方可以容納許多個游手好閒的人，正好作爲他們活動的掩護。

最得力的兩名殺手特務是「盧奇」以及「卡貝莉」，一男一女，他倆調查的工作做到足，向胡谷報告的時候，異口同聲的說：「我們都看見過杜戈，可惜他的行踪飄忽，沒法跟踪。」

「你們怎樣知道他是杜戈呢？」胡谷問。

「雖然我們沒有看見過他本人，但是却看見過他的照片，一共有九張，全是從以色列海外情報員那邊弄來的，有正面也有側面，我們沒有看錯人，殊不料他有一次從汽車走出來之後，立刻閃身入人叢中，很快消失，假如你的意思並非叫我們調查他的下落，研究他在安哥拉幹些甚麼，而是叫我們把他殺掉，那就簡單得多了，他沒法活到今時今日，你明白我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事實上殺死一個人並不困難，只是看見他走進車廂，抛一個手榴彈過去，隨即用機槍掃射，他就完了，反而跟踪查探，困難得多，儘管你們沒法打聽到他的下落，知道他在安哥拉的首都過活，而且受到當地政府保護，已經算是有點成績了，我不相信他只是留在這個地方做嘉賓，對安哥拉毫無帮助，既然你們覺得不容易直綫跟踪，不妨跟踪那些伴在他身邊的人，必要時可以抓住一兩個人盤問，我不相信他們能夠捱得住各種酷刑，此外，還可以利用招供凡在接近他們的一段時間，投入酒內，誘他們開口，至於我，可能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住在羅安達酒店了，我的身份是豪華的遊客，你們隨時可以到三三一號房間找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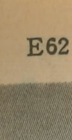
說完，他揮了揮手，那些特務告退。

他不單是接見兩名殺手特務，還接見另外一些特務，分別從旅遊以及娛樂場所秘密查探杜戈，每個人都持有九張不同姿勢的杜戈照片，包括一張雙人合拍的照片在內。

初時胡谷以及其他的特務只是注意到杜戈一個，後來，胡谷抓住他的照片多次研究，微有所悟，認爲照片上面倚偎着杜戈的一個中東少女，可能是杜戈的戀人，如果杜戈到了安哥拉，以上賓的身份出現，可能她奉命到羅安達跟他見見面，一解相思之苦，既然沒法跟踪杜戈，不妨改變主意，設法打聽她的下落，假如她在羅安達過活，相信她不會防範週密，比較容易跟踪，說不定杜戈每一次在大街上面停車走出來，就是想見見她。

胡谷吩咐四十六名特務注意照片上面的女人，叫他們盡快找到她的活動情形，又再進一步查到杜戈的下落，這個主意不錯，一週之後，果然有重大發現，卡貝莉單獨跟胡谷晤敍，說：「我們展開了網形的調查，最低限度查悉了那個少女的身份和姓名地址，她叫做金姬，是沙地阿拉伯的女人，在羅安達開設巨型健身院，每天前往該處健身的人，有男有女，超過一百人，這種地方最容易藏垢納汚，被特務利用，我的意思是說她自己是特務。」

「卡貝莉，你認爲金姬是特務頭子了，是也不是呢？」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你怎樣偵查得到她在這個大城開設健身院呢？」

「用不着深入調查，因爲她在報紙上一間健身院就叫做金姬健身院。」

胡谷聽了，眉心一皺，說：「那就奇了，做特務工作的人，一向是深藏若谷，怎會在報紙上面刋登自己的形象呢？」

「很難說，也許她做特務的手法與別不同。」

「卡貝莉，你有沒有看見過她呢？」

「當然看見過她！我已經加入她的健身院做學生了，怎會沒有看見過她呢？」

「照我看，她大概是很艷麗的了，身型也很美，是否如此呢？」

「美或不美是個人的眼睛加以判斷的，我認爲她並非很美，不過，體型是很美的，假如杜戈跟她聚在一起，未必是戀人，可能是從事甚麼陰謀，互相勾結。」

「卡貝莉，你這樣說，當然是有些根據的，你以爲他們二人可能有甚麼陰謀呢？是否他們妄想推翻當地的政府呢？抑或兩個人都是蘇聯的爪牙呢？」

「關於這些，我沒有更進一步的資料，不敢胡亂猜測，說到陰謀方面，我想你比較深入的調查一種飛行物體，它就是蚊型太空戰機。」

「這問題相當有趣，你怎會忽然注意它呢？」

蘇聯秘密武器「蝴蝶」出擊，美國戰機全部被擊落。

「因爲我發覺金姬本人有時單獨駕駛汽車到北部的荒山，以前你說過杜戈在太空失踪的時期，二百多架蚊式戰機也失踪，還說那些太空戰機即使在地球上空交戰，仍是很有威力，你還叫我們留心它，認爲那些戰機未必被蘇聯的太空戰機擊毀，可能全部由杜戈帶走，因爲他負責指揮蚊型戰機的機械人。」

「照情形看，如果杜戈在安哥拉出現，不難想像得到，他不單是投靠安哥拉的總理哈巴，還把二百多架蚊式戰機當做禮物，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誤，安哥拉當局一定早已有所準備，找到甚麼巨型的洞穴停放它以及收藏它，根本上北部的荒山以前是金礦，現時沒有金，廢棄已久，那些洞穴正好作爲蚊型戰機的收藏庫，故此我對那些地方發生懷疑。」

「你的意見不錯，卡貝莉，你眞是了不起，過兩天，我就派人到那邊搜索。」

「局長，你認眞要注意這一點，蚊型戰機是重要的戰鬥武器，不管它收藏在甚麼地方，必有防範，不容易闖進去！」

「我懂得了，多謝你關心！卡貝莉，你仍是不分朝夕釘緊金姬好了，不必分心研究我們怎樣到荒山搜索。」

最後，胡谷很鄭重的說。

列根總統下決心一戰

兩天過後的一個深夜。

有三十多人離開市區，全是穿黑色衣裳的，作夜行人打扮，他們的身上還有强光手電筒、飛抓、手槍以及長長的尼龍繩子，準備攀登高崖。

那些人坐在一輛大貨車上面，駛到畢加列高峯前面，沒法向山上走了，因爲那邊沒有登山的公路，只好把貨車留下來，剩下一個司機以及兩個槍手，其餘的三十人，全部登山。

他們就是胡谷派出來的「特務殺手」了。

那些人除了具有最完整的夜間作戰裝備之外，還有一個科學化的搜索器，叫做熱力搜索機，只重八磅，把它放在岩石上面，如果在石下有極輕微的熱量，它也感覺得到，紅燈閃閃的發亮。

它有十二盞紅燈，岩石下面的熱量越多，閃動的紅燈越多，就算石下的洞穴只有一個活人留下來，他身上的輕微熱量仍然可以使紅燈發光，假如收藏蚊型戰機的地方由機械人管理，它寂然不動的時候，沒有熱力，那一副機器才查不出來，反之，它一經移動，就會消耗電力，亦即有熱量發生，同樣的可以偵查得到，故此他們對這一次壯舉很有信心。

凌晨二時，他們已經走了不少路，攀登到海拔二千五百呎的高峯，仍是沒有絲毫發現。

上面的高峯好像蓮花似的屹立，最高峯有七千二百呎，包括了許多懸崖峭壁，如果那些人只是爲了找刺激以及滿足好奇心，早就放棄了，可是，他們是受過訓練的特務，體力旺盛，戰鬥力强，而且有極强的忍耐力，不會畏縮，只知繼續搜索。

他們的苦心並非白費氣力，凌晨三時

十五分，終於發現一處峭壁下面有輕微的熱量了，因爲紅燈不斷的閃動。

他們的隊長就是「盧奇」，盧奇沉思一會，說：「峭壁是實心的，不是空心的，野獸池沒法躲起來，照理不會有熱量透出來，只是往高處攀登多幾步，燈光就會明亮些，可見峭壁較高之處一定有石門，把它弄開，就會看見秘窟，假如它能夠停放二百架蚊型戰機，那個洞穴必然是相當大的了，我們這些人當中，說到弄開石門，資格最深的大阿哥，應該是奧雷卡爾，請他緊隨在我的背後，其餘的人，緊隨在我們的背後。」

說完，他打了一個手勢，奧雷卡爾走了出來。

一共三十人，擺出了作戰姿態，奮勇攀登高處了！沿途沒有意外事件發生。

盧奇率領各人攀登到峭壁上面紅燈閃亮最光的一處，開始動手，盡量設法在岩石上面較爲突出之處摸索，希望找到打開石門的機關。

過了三十分鐘，他們在無意中觸動了一塊向外伸出來的石筍，使勁抓住它往下一沉，驟然聽到一陣嘶嘶之聲，果然發覺岩石自動移開，露出一個三十呎闊的空洞來。

「對了，這個地方一定是收藏蚊型戰機的巢穴了，他們分批進去，第一批是十個人，發現戰機，用燈光做信號，第二批才可以走進去，也是十個人，剩下來的十個人留在洞穴之外，隨時接應！萬一洞口關閉，洞穴之內有槍發，便用手榴彈來炸開它。」

盧奇給他們一些指示之後，一馬當先走進去。

他伏地爬行入內，過了一會，有强光電筒所發出來的信號，表示他已發現蚊型戰機。

第二批特務殺手爬進去。

第三批的人留在外面，等候佳音，不過，他們的內心却是很焦躁，担心期望中的佳音變成了噩耗。

不幸的事情果然發生了，洞穴之內突然燈光明亮，洞外的人都看見蚊型戰機，也看見自己人，可惜他們鬥不過機械人，幾十個機械人向他們圍攻。

機械人中槍是打不死的，活人不是它的敵手。

洞外的人正想衝進去，突然有三架蚊型戰機飛出來，跟着石門自動閉合。

他們留在洞外，因爲那一處是峭壁的中段，沒有地方立足，只是抓住尼龍繩子勉强站穩，石門關上了，對他們異常不利，更不利的是蚊型戰機從高處俯衝下來。

他們暗呼不妙，紛紛拿出手榴彈向石門拋擲。

隆然一聲巨响，石門炸開了，濃烟密佈，可是，洞內的機械人有一部份轉移射擊的目標，向他們掃射，另一方面，蚊型戰機還以激光射向他們，僅存的十個人沒有一個人能夠用手槍抵抗！逼於鬆手，自動躍下去。

下邊是三百多尺的澗谷，只有少許溪水，十個當中有七個人死在機械人射出的機槍毒彈或激光之下，其餘三個人，兩個跌死，僅有一名叫做謝克的特務極端幸運，剛剛躍下溪水，順勢被清水冲到下游去，才有機會生存。

靠近天亮他然後覺醒，身上有許多處地方隱隱作痛，不過，他的神志恢復，知道自己仍然活着，心上一喜，趕快沿路下山，在天色沒有亮透之前，走到貨車停放之處，通知司機和槍手，盡快駛開，遠遠的離開「魔鬼巢穴」！

他們三個人在上午九時左右，回到城內，停在酒吧前面，「謝克」扶着受傷的左臂掙扎着回到總部，碰見卡貝莉，她獲悉自己的心上人謝克已經陣亡，傷心不已，放聲大哭。

那一場戰役幾乎可以說是「全軍盡墨」，過了半個鐘頭，胡谷驚聞噩耗，進到酒吧跟死剩的三個人見面，獲悉全部過程，他也悽然洒淚，向卡貝莉說：「眞是對不起！你已經向我提出警告，我仍要執行任務，死了二十多個兄弟！」

不管他多麼悲痛，仍是沒用的，他只能夠想些補救的方法。

此行雖然沒有收穫，不過，證實了杜戈落在安哥拉的手上，還有二百多架蚊型機以及二百多個機械人，又因杜戈曾經竊取月球上面的國防秘密，蓄意叛變，此人非殺不可，因此胡谷恨得咬牙切齒。

怎樣追殺杜戈呢？他們的處境相當危險，怎樣自救呢？他實在茫無頭緒。

卡貝莉自從那一天獲悉盧奇喪生的噩耗開始，臉上美麗的笑容消失了，沒有說過半句話，滿懷心事，胡谷知道她很傷心，沒有問她，只是吩咐別人注意她的心理反應而已，他沒有想到那一個性烈如火的女人，竟然妄作主張，認爲杜戈走到健身院跟金姬幽會的一晚，率領十二名高手，闖進去偷襲，兩敗俱傷，隨後他們獲悉這個可怕的消息，派出三十人支援，帶回來的只是十二個屍體，包括卡貝莉在內！至於杜戈以及金姬，去得無影無踪。

「分明是對方佈局誘我們跌進陷阱了，我一定要替死去的兄弟報仇！」他一怒之下，乘搭航機返華盛頓，安哥拉的總部所留下來的兄弟，化整爲零，東奔西走，暫時躲起來。

他想謁見列根總統，報告這件事，最重要的是列根總統獲悉杜戈蓄意叛變這個怪消息，可惜列根總統因事出國，胡谷沒有機會見他，只好暫時留在華盛頓，按兵不動。

就在這一段時間，站在瑞典以及蘇聯中間的「兩面人」基路拔，透過瑞京總部找他，自稱有極端機密的消息奉告，胡谷不想到瑞典去，叫他到華盛頓來，盡快講完，立刻回航。

基路拔沒法可想，只好搭航機到華盛頓去。

兩人在機密室見面，基路拔說：「我從蘇聯特務份子當中負責非洲情報的高層人士口中獲得幾個相當有價值的情報，不能夠洩漏到外邊去，故此，親到華府報告，我知道杜戈曾經携同二百多架蚊式戰機投奔安哥拉的總理哈巴，那些戰機現時收藏在荒山某一處，只是可惜我不懂得那個地點，不然的話，可以派出美國戰機炸毀它，免得它落在敵人之手，至於杜戈，肯定他已變成富翁，在安哥拉過活，還替安

哥拉策劃怎樣富强起來，照我所知，他對安哥拉最有利的一項措施就是利用蘇聯開礦的技術顧問，在安哥拉境內原有的礦穴之內，肯定有鐵礦，把它賣給蘇聯，製造大批坦克或新型步槍，推出兩伊的戰場，協助伊朗爭勝，此舉顯然對蘇聯以及安哥拉有利！對美國不利，因爲美國一向援助伊拉克，反正是伊朗的死對頭。」

「這個局勢是相當明顯的，我想知道安哥拉究竟是獨立作戰呢？抑或它是受到蘇聯的控制呢？」

「這一點我不大清楚，不過，安哥拉境內沒有戰事，却大量搜掘鐵礦銅礦，而且大量買入硫磺，它是製造炸藥的原料，可能它已受到蘇聯的控制，此外，蘇聯想把安哥拉的窮根斬斷，討好非洲黑人，接受他的援助，同時受它控制，如果局勢繼續發展下去，整個非洲更加混亂，此外，我還知道蘇聯有一名很厲害的女間諜叫做金姬，利用她迷惑杜戈，同時監視他，控制他，另外透過金姬聯絡沙地阿拉伯親王賀龍，因爲她是親王的情婦，所有人都知道沙地阿拉伯跟美國合作，一向反蘇，如果它毅然脫離美國的懷抱，投靠莫斯科的話，一定對中東大局有很嚴重的威脅。」

基路拔最後的一句：「我認爲安哥拉必須加以制裁。」

他在事前已經向胡局長聲明，說完就走，胡谷沒法留他。

他走開之後的翌日，列根總統從歐洲回來，胡谷求見，總統當晚就接見他，說：「胡谷，你急於見我，相信有很嚴重的事情需要我解決了，是也不是呢？」

胡谷說：「這件事情關乎整個非洲局勢以及中東局勢，安哥拉已經變成蘇聯一個很有份量的棋子，不容輕視。」

他除了報告杜戈的行踪以及二百多架蚊型戰機被發現在巨型洞穴之外，還把兩面人基路拔到華盛頓晤談的錄音帶啓播，證實安哥拉的確有心向西方國家挑戰。

最後，胡谷加進他的評語：「安哥拉變成了蘇聯的爪牙，如果我們袖手旁觀，任由它一天天的强盛，等於養虎爲患，我認爲必須懲誡它。」

「怎樣懲誡它呢？路太遠了，美國絕對不能夠派出十多萬軍隊掃蕩它，因爲出師無名。」

「我們可以派遣長距離的轟炸機，由以色列機場起飛，抵達指定地方，投下所有放在機上的炸彈，毀滅蚊型戰場，令到安哥拉的總理哈巴看了心寒，不過，轟炸機出動的一晚，仍要戰機掩護。」

列根總統一向不怕挑起戰爭，雙眉一揚，說：「原則上我同意這樣做，三天之後，我才答覆你。」

照情形看，列根總統多數是答應這個請求了，胡谷十分高興。

三天後，列根把整個計劃說出來，很冷靜的說：「我們在非洲的態度太過軟弱了，爲了表現美國的雄風，不惜一戰，爲了掩人耳目，攻擊性的飛機仍是從以色列機場起飛的好，事前儘可以揚言它是夜間軍事演習，那就不必在夜間起飛，下午起飛好了，務求凌晨三時之前飛到安哥拉那座峭壁的上空，投下曲綫形的炸彈，使它墜下到若干呎向橫撞擊，把峭壁的石門爆炸，只要石門炸開，然後有更多的炸彈投入岩洞之內，甚至有些戰鬥轟炸兩用機低飛投彈，相信一夜之間，即可炸平它，爲了預防蘇聯有戰機保護安哥拉，我打算動用三十架以色列戰機，配合美國四十架戰機以及長程轟炸機一起出擊，日期方面，我決定之後才告訴你，不過，你必須到安哥拉在事前籌劃一切，到時在荒山用探照燈的燈光做訊號，通知那一批飛機。」

難得列根總統下了這樣大的決心發動戰爭，胡谷喜出望外。

他心知肚明，列根總統本來想重用杜戈，怎料此人叛變，還盜取美國的國防秘密，又帶走了蚊型的太空機以及地面上空兩用的戰機，恨透了他，故此作出這樣龐大的攻勢，務求必勝。

至於他，所負担的任務只是在指定了的一晚分別在荒山各處用探照燈仰射燈光到空中去而已，那是很安全的，必要時候可以派遣得力的助手替代他。

他不會把這個任務放在別人身上的，因爲他想欣賞那晚空戰的奇景。

局勢變幻莫測

列根總統依照原定計劃進行，胡谷也是依照總統的吩咐去做的，事前一週，他已經到了安哥拉佈署一切，看來一切風平浪靜，沒有暴動，到了那一晚，遠道而來的幾種型格戰機連同轟炸機，浩浩蕩蕩，殺奔安哥拉，沿途無驚無險，後來，那一羣飛機先後飛到高峯附近的山谷，看見燈光，散開，變成了雁飛的陣形，由戰機掩護，轟炸機輪流出擊，十分壯觀。

那座峭壁距離山頂還有幾千呎，不可能在峯頂用炸彈去毀滅它，只好低飛一點，拋擲曲綫炸彈，另有幾架飛機飛得更低，用穿甲機槍的子彈掃射。

多樣化的攻擊，石門終於炸開了，大量燃燒彈從低飛的轟炸戰鬥兩用機投入，霎時間，彈聲震耳，火光熊熊，洞穴之內有一條長長的火焰射出，顯示洞內已經燃燒，可是，沒有一個機械人走出來，也沒有一架蚊型戰機起飛，胡谷在山脚用望遠鏡眺望，感到十分困惑，懷疑洞內沒有戰機，忽然空中出現一條條白光，那是激光，從一件看不清楚的飛行物體發射出來，美國戰機以及以色列戰機碰著那條光就爆炸，顯然那一件神秘的飛行物體並非美國或以色列這邊的戰鬥武器了，胡谷心上一陣陣發寒。

他不由自主的想像得到，它必然是蘇聯的秘密武器！

那一件沒有定名的飛行物體，在夜空飛行，本來是無法辨認它的輪廓，因爲它本身有激光發射，美國戰機也有激光向它發射，空中比較光亮，才看得出它的形象，好像蝴蝶。

想不到這種飛行物體如此出色，對方射出來的激光沒法傷害它射出來的激光，却可以把對方任何一種飛機打落或者在空中爆炸，這一場戰役簡直是一邊倒！

胡谷實在不忍心看，却又不能不看，他很快就想到自己的處境絕不安全，熄了燈，在處境黑暗中獃了很久，然後走出荒山！

（以下轉入第一〇八頁）



蝶飛蘿蘭花滿樓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定遠侯免去狄飛虹的罪，但要他留下來幫他訓練一批能够單獨作戰的武士，狄飛虹答應了，但又担心覃小蝶的安危，定遠侯把花滿樓叫來，請她幫忙，去營救覃小蝶，花滿樓答應了，次日便起程前往武漢……狄飛虹來到練武廳，正要教授武功，四劍士中的張遇吉却不服氣，聯同其他三位劍士走進場中，要和狄飛虹一較高下，狄飛虹雖然以一敵四，却也應付自如，待四劍士連攻二十餘招之後，忽然一聲大喝，搏鬥便結束了，只見四劍士寶劍全掉地上而又沒傷分毫，衆人心服了……羅蘭要跟狄飛虹學武功，狄飛虹無奈，只好答應……

侯府傳技藝　聯袂找靈芝

狄飛虹道：「我是孤烟門的弟子，自然敎妳本門武功了。」

從現在開始，狄飛虹除了傳授郎豪等九人的武功，還要代師傳藝，生活上頓時緊張起來。

這天是一個明月當空的夜晚，羅蘭演了一趟拳法，扭頭對狄飛虹道：「師兄！我練得怎樣？」

狄飛虹道：「還不錯，不過本門武功是以內功見長，妳內力不足，就會影响其他的進度，所以今後在內功修練上要多下一點功夫。」

羅蘭道：「你說過要敎我九陽神功的，如果習會了神功，內力不就强了麼？」

狄飛虹道：「習了九陽神功，內力是會增强，不過要發揮它的功能，還得三五十年的苦練。」

羅蘭大爲失望的道：「三五十年？哼，待我練成九陽神功，已經是老太婆了，練成了又有什麼用？」

狄飛虹道：「本來就是這樣的，有些人苦練一輩子，等到頭髮白了，還沒有摸着門徑呢。」

羅蘭道：「我不信，你在騙我，照你這麼說，你的九陽神功是怎樣練成的？」

狄飛虹道：「這就說來話長了，我遭到幾次暗算，每一次都是險死生還，我的神功就這樣練成了。」

羅蘭大感興趣的道：「遇暗算能夠練成神功？其中必然另有玄機了，告訴我，你是怎樣練成的？」

狄飛虹道：「兩次中毒，一次摔下千仞絕壁，這種滋味可不好受。」

羅蘭一呆道：「你是要我服毒藥，跳懸崖？」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這怎麼會，再說人生遇合，各有因緣，如果這樣就能習得神功，那武林中人人都會去服毒跳崖了。」

羅蘭櫻唇一噘道：「我不管，你得跟我想個法子，否則——」

否則怎樣她沒有說下去，但狄飛虹却有一種身受壓力的感覺，因而面色一正道：「說下去。」

羅蘭一嘆道：「你應該想得到的，」一頓接道：「我爹以軍功封侯，除了捍衛疆土，還兼管緝捕盜匪，安定地方，因此而捕殺過不少江湖匪類……」

狄飛虹道：「妳爹怕匪人報復，所以要妳學習上乘武功。」

羅蘭道：「不錯，唉，如是我無法習得上乘武功，爲了侯府的安全，你狄大人就難以置身事外了。」

狄飛虹面色一變道：「難道要我一輩子不離開侯府？」

羅蘭道：「這就難說了，如果我有保護我家的能力，自然不需要煩勞師兄。」

狄飛虹道：「妳爹手下兵多將廣，誰敢這麼不知死活？」

羅蘭道：「軍隊是朝廷的，我爹總不能永遠手綰兵符吧？」

狄飛虹沉吟良久道：「師妹，我倒是想到一個法子，只是有些不便。」

羅蘭道：「什麼法子？說說看。」

狄飛虹道：「師妹內力較弱，是有些穴道閉塞，氣機無法暢通的關係，只要打通那些穴道，內力自可生生不息。」

羅蘭道：「打通穴道必然有困難了，師兄能否勉爲其難？」

狄飛虹道：「這個——」

他神色遲疑，是因爲他說不出口，如果羅蘭不是一個女人，不是侯府千金，那就不會有這些麻煩了。

但羅蘭却不是這般想法，她認爲狄飛虹是秘技自珍，根本不想敎她上乘武學，甚至對他中毒墜崖之事也不相信，認爲世間怪事雖多，絕對沒有這般巧法。

狄飛虹自然不知道羅蘭在想些什麼，也沒有注意她那雙陰森冷酷的眼神，只是淡淡道：「時間不早了，咱們明天再研究吧。」

次日工作照常，對打通穴道之事，他沒有提，羅蘭也沒有問，好像天際的一塊浮雲

，被清風一吹了無痕跡似的。

只有一點不同於往日，羅蘭對師兄更爲溫馴了，兩名丫頭更是刻意逢迎，百般照顧。

待練功結束之後，金鈴跟了過去，狄飛虹一怔道：「金鈴，妳有事？」

金鈴道：「沒有事，小婢是來侍候狄大人的。」

狄飛虹道：「我有小虎侍候，不敢勞動姑娘。」

金鈴道：「小虎已經調往別處去了，咱們是下人，大人不必客氣。」

狄飛虹哦了一聲道：「那也不要緊，我會照顧自己，姑娘請回吧。」

金鈴苦着臉道：「小婢是奉夫人之命來侍候大人的，除非夫人有命，小婢說什麼也不敢回去。」

狄飛虹眉峯一蹙道：「夫人爲什麼要這樣，這不是叫人爲難麼？」

金鈴面色一整道：「這有什麼好爲難的？對下人要如何便如何，只要大人吩咐，小婢絕不敢違抗。」

狄飛虹雙目暴睜，向金鈴投下冷冷的一瞥，他發覺這位姑娘雖僅中人之姿，但身材豐滿，熱浪四射，眉梢眼角之間，籠罩着一片迷人的媚態，年歲雖是不大，却是一個人間尤物。

這種女人他原是不願接近的，既是趕她不走，只得聽其自然。

此後金鈴就成了他的附骨之蛆，除了睡覺及方便，他都無法擺脫這位姑娘。

如果狄飛虹是一個性好漁色之人，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豈不正如所願？可惜他是一位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的君子，那就只得辜負金鈴姑娘的一番情意了。

× × ×

今天是一個沒有月色的夜晚，强勁的寒風在夜空中造成極大的震撼。

門窗顫抖，草木呼號，在這樣一個淒涼的夜晚，人們除了蒙頭大睡，還能作些什麼？

狄飛虹沒有蒙頭大睡，因爲，淒厲的寒夜，爲他帶來滿懷的心事，與無窮的落寞。

他想到賈小蝶，爲她的安危而難於入睡。

夜深沉了，時間走得像蝸牛一般。

一股異聲忽然飄進他的耳鼓，就像一個人被掐着脖子，掙扎着所發出的聲音似的。

風聲太响，異聲太低，狄飛虹雖然有所發現，但聽得並不眞切。

侯府戒備森嚴，應該不會出什麼差錯，再說他雖是侯府的總教練，畢竟是一個外人，深夜在府裏行動，很容易會引起誤會。

由於以上的各種原因，他雖是聽到異聲，仍然高臥床榻，直待聽到一聲叱喝，及兵刄撞擊之聲，他才披衣而起，匆匆結束了一下，便向發聲之處撲去。

適才聲音來自後院，此時似已再向後移，來人可能已經得手，想藉山林的掩護便於逃脫。

狄飛虹在趕往後院途中遇到玉簪，她劈面一聲叱喝道：「姓狄的，你好大的胆量，小姐呢，你將她藏到那裏去了？」

狄飛虹一呆，說道：「玉簪，妳胡說些什麼，我剛剛聞聲趕來，那裏見到小姐了？」

他腳下加了幾成勁，向後院騰身狂馳，這分明是栽贓嫁禍，他不能讓賊人逃出手去。

及到後院一瞧，打鬥已經移往圍牆之外，他沒有猜錯，賊人果然是向山林中逃亡。

好在侯府駐有數百名親兵，但是能征慣戰的健兒，他們雖是頗有傷亡，但五名蒙面賊人，一個都沒有讓他們走脫。

此時燈籠火把將圍牆外面照得一片清晰，親兵圍着一個大圓圈，其中正有八個人在捉對兒厮殺。

這八人之中是侯府的四劍士，及四名蒙面賊人，羅蘭被另一名蒙面賊人所擒，她沒有絲毫掙扎，可能已被制住穴道。

狄飛虹緩緩吁出一口長氣，胸頭的壓力總算獲得舒解，他相信只要見到羅蘭，就不怕賊人逃出手去。

他再縱目打量場中拚鬥的四對，發覺侯府四劍士已全部落了下風，除了冷戰尚能勉强支持，其餘三人全都負了傷，已經面臨危如纍卵的境地。

於是他撮口發出一聲長嘯，身形一閃便已撲入鬥場，雙掌同時一陣吞吐，四名蒙面人幾乎不分先後的被摔了出去，而且穴道已然受制，全身動彈不得了。

另一擄刧羅蘭的蒙面人心頭一懍，他絕未想到侯府之中會有如此高明的人物，不過他並不當眞害怕，因爲他的手中抓有一個重要的人質。

他左手抓着羅蘭的臂膀，右手的刀鋒壓在她的脖子之上，然後殘眉一挑，衝着迎面走來的狄飛虹道：「朋友好高明的武功，可惜你來得遲了一點。」

狄飛虹冷哼一聲道：「閣下還存此地，應該不算太遲。」

蒙面人道：「羅蘭小姐是定遠侯惟一的骨肉，你不會不顧她的死活吧！」

狄飛虹道：「這話要看怎麼說了，女孩子的名譽重於生命，何況羅蘭小姐是千金之軀，怎能容許匪徒將她帶走。」

蒙面人道：「在下沒有帶走她的意思，只是……」

狄飛虹哼了一聲道：「那你爲什麼將她刧持？」

蒙面人道：「這你不能怪我，咱們是上命差遣，不得不來。」

狄飛虹道：「你是誰，是誰差遣你們來的？」

蒙面人道：「在下名不見經傳，說了你也不會知道，至於差遣咱們的麼，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

他說話之際，已擁着羅蘭向後移動，包圍他的親兵恐怕傷了侯門千金，不得不讓開一條通路。

狄飛虹哼了一聲，右掌突然伸出，凌空向蒙面人遙遙一抓。

他們之間原有約莫一丈的距離，蒙面人再後退兩步，距離已達丈二以上了，如果狄飛虹再發射暗器，也許還能有點作用，如今這凌空一抓，莫非他在變什麼戲法麼？

或許他當眞在變戲法，但出人意料的

這椿戲法竟然十分管用。

首先是蒙面人壓在羅蘭脖子上的鋼刀忽然脫離他的掌握，它像是長了翅膀一般凌空飛起，但見光華一閃便已落入狄飛虹的手中。

蒙面人失去兵刄的同時，也失去他的人質，當時他全身一緊，功力頓失，掌中的鋼刀也已飛走，那裏還有能力抓着羅蘭呢。

如今時移勢易，抓人的倒成爲階下之囚了。

羅蘭脫離魔掌之後，順手奪下親兵的一桿長槍，口中一聲嬌叱，就待向蒙面人的胸膛扎去。

狄飛虹眼明手快，一把抓住槍桿道：「使不得，師妹，咱們還要問出主使之人呢。」

語音一頓，回顧蒙面人道：「是誰差遣你們來的？閣下應該說了。」

蒙面人道：「狄飛虹，黃蜂谷的二谷主。」

此人語音甫落，四週忽然响起一片轟笑之聲，他神色一呆道：「怎麼，你們不信？」

狄飛虹道：「這麼說你是認識狄飛虹了，你說說他是怎樣一個長相？」

蒙面人道：「他長相英俊，風流倜儻，你要是跟他相比，哼……」

羅蘭素手急揮，連續給他兩記耳光，然後嬌叱一聲道：「怎樣？他沒有狄飛虹英俊，是嗎？再睜開你的狗眼，仔細再瞧瞧。」

她一把抓掉此人的蒙面黑帕，現出一張尖嘴猴腮略顯瘦削的面頰，這種長相平常得很，應該沒有什麼值得驚訝之處，但是，羅蘭却連退幾個大步，滿臉都是驚悸之色。

莫非這人的臉上，出現什麼意外的變化！

不錯，他嘴角流出黑色的血絲，而且腥臭觸鼻，兩眼睜得像銅鈴，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樣。

狄飛虹吩咐架住蒙面人的兩名親兵道：「此人已經死了，放他下去。」

羅蘭道：「師兄，他是怎麼死的？」

狄飛虹道：「是被妳打死的。」

羅蘭道：「你胡說，兩記耳光就打死人了？」

狄飛虹道：「他口中含着一顆劇烈無比的毒藥，一經咬破，就會立即死亡，妳兩記耳光打破了他口中的毒藥，他怎能不死！」

羅蘭愕然道：「會有這種事，他爲什麼要把毒藥含在嘴裏？」

狄飛虹道：「江湖上有一種十分邪惡的門派，它的部屬在執行任務時，口中都要含一顆毒藥，一旦任務失敗，失手被擒時，他就咬破毒藥，自殺身死，無論何人都不可能查出他們的底細。」

四劍士之一的張遇吉道：「狄大人，還有四名被抓到的賊人，要不要檢查一下他們的口腔？」

狄飛虹道：「好的，麻煩張兄捏開他們下顎瞧瞧。」

董逢春道：「不必瞧了，他們已經服毒自盡。」

董逢春站立之處，距離這四人最近，他回頭一瞧，發現他們口溢黑血，已經嚼毒死亡了。

羅蘭道：「這般人眞令人弄不明白，是什麼力量能夠讓他們從容受死？」

冷戰道：「屬下曾經聽人說過，江湖上有一種邪惡的門派，他們入門之時，就將生命獻給門主，以慷慨赴死爲無上光榮，這般人實在招惹不得！」

羅蘭面色一變道：「誰招惹他們了？難道你不知道是他們惹我的？」

冷戰道：「這屬下一時失言，屬下該死。」

羅蘭哼了一聲道：「把這幾名賊人拖到後山埋了，師兄，咱們見爹去。」

府裏發生了如此重大之事，定遠侯自然十分關切，他完全明瞭整個事端的經過，却沒有出面干涉，羅蘭與狄飛虹來找他，他正在書房秉燭以待。

「爹……」

羅蘭叫了一聲爹，狄飛虹也參見了侯爺，他才微微一笑，道：「受驚了吧？蘭兒。」

羅蘭噘着嘴，道：「那賊人武功好高，只見門簾一晃，女兒便已落入他的手裏了。」

定遠侯道：「他的武功如果當眞夠高，就不會一招未出便被捕獲，所以今後妳要好好的努力。」

羅蘭道：「女兒是很努力，只是……他不肯教嘛。」

定遠侯虎目一轉，向狄飛虹瞥了一眼道：「哦……」

狄飛虹說道：「小姐言重了，卑職怎敢。」

定遠侯道：「我相信飛虹不會藏私，也許女孩子內力弱了一點，所以進境比較慢。」

狄飛虹道：「侯爺明鑒，小姐的情況正是這樣。」

定遠侯道：「有沒有辦法改善？」

狄飛虹道：「除非獲得水母珠，或千年靈芝等天材異寶，很難突破體力上的限制。」

羅蘭道：「不，爹，他有辦法突破女兒的現狀，只是他不肯。」

定遠侯道：「當眞麼？飛虹。」

狄飛虹說道：「這是眞的，不過小姐千金之軀，實在有些不便，就算每日舒經過穴，也得三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小有成就。」

定遠侯點點頭道：「水母珠是什麼？到那裏才能找到？」

狄飛虹道：「據傳說神醫陸山的女兒出家爲尼，法號水母，她有一串佛珠，是採集天下靈藥所煉成，常人服食一粒，可以却病延年，起死回生，練武之人則可增加三十年功力。」

羅蘭啊了一聲道：「這豈不就是仙丹了，水母如今在那裏？有沒有人服食過她的佛珠？」

狄飛虹道：「沒有人知道她的生死，只聽說當年名滿武林的九大高手之一的槍聖盧緯，曾經服食過一粒水母珠，否則江湖上就不會有槍聖這一字號了。」

羅蘭道：「你還沒有說，到那兒才能

找到水母？」

狄飛虹道：「水母縱然尙在人間，已是百歲以上的年紀了，天下名山大川如此之多，誰知道她隱居在那裏呢。」

定遠侯道：「槍聖盧緯呢？如果找到此人，也許能夠問出一點端倪。」

狄飛虹道：「槍聖是大涼山的人氏，如今是否住在大涼山那就不得而知了。」

羅蘭道：「爹，派人去大涼山找找，好麼？」

定遠侯略作沉吟道：「好吧，爹派冷戰去，明兒就走。」

羅蘭瞧了一眼狄飛虹道：「爹，何必派冷戰去呢？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女兒想乘機出去玩玩。」

定遠侯道：「那怎麼行，江湖險惡，人心譎詐，妳要爹派多少人保護妳才能放心？」

羅蘭道：「爹就是瞧不起人，我隨師兄學過不少時日的武功了，就算遇到武林高人，但孤烟門輕功獨步天下，打不過跑總可以，何況還有師兄保護我，他可是武功絕頂，莫測高深啊。」

定遠侯道：「就你們兩個人？不，這我不能放心。」

羅蘭道：「爹顧慮的太多了，除了咱們府裏的人有誰認識女兒。」

定遠侯沉吟良久道：「這不是一件小事，讓爹好好的考慮一下。」

羅蘭噘着嘴道：「爹信不過女兒，也該信得過師兄，難道爹見過武功高過他的？放心吧，爹，咱們只要小心一點，天下都可去得。」

這位侯門千金，平時嬌寵已慣，經她一再歪纏，定遠侯只得嘆口氣道：「爹眞拿妳沒有辦法，明天叫四劍士帶三十名親兵陪妳去，一路上妳可得聽飛虹的。」

羅蘭道：「謝謝爹，不過我不要四劍士他們跟着，這樣反而不好。」

定遠侯道：「爲什麼？」

羅蘭道：「今天府裏鬧過賊人，日後難免他們不再前來，四劍士一旦離開，府裏的力量就顯得單薄了，其次，女兒與師兄兩人行動方便，如果勞師動衆，豈不自露馬脚！」

她說得情理兼顧，定遠侯無可奈何，只得將這副千斤重担，交給狄飛虹負責。

翌晨兩騎怒馬出潼關往東走，馬上的一雙老少，正是羅蘭及狄飛虹所改扮的，他們沿關洛大道至鄭州，然後再南下武漢，準備到丐帮總壇瞧瞧。

這是狄飛虹的主意，因爲向西走多半是坎坷難行的山地，走大道自然舒服得多了，而且花滿樓一去杳無音訊，他實在有點放心不下。

這天落日含山之際，他們趕到了鐵門，此地是新安縣以西的一個鎭集，市塵不算太大，却顯得一片繁榮。

關帝廟在鎭集的中央，不只是香火鼎盛，廟前的廣場，也是全鎭最熱鬧的休閒遊樂場所。

狄飛虹師兄妹牽着馬匹，由關帝廟前經過，瞧到攤販林立，百耍雜陳的景象，羅蘭不由大感興趣，道：「師兄，你瞧，好熱鬧，咱們過去玩玩好麼？」

狄飛虹道：「別忙，咱們住好了店再來玩吧。」

離關帝廟不遠就有一家興隆客棧，他們要了兩個相連的上房，洗了一把臉，匆匆吃了一頓晚餐，就向關帝廟趕去。

羅蘭生長侯門，日處深宅大院之中，那裏見過這等情景，因而處處感到新奇，一路問個不停，最後，連久走江湖的狄飛虹，也被一雙賣藝的母女所吸引。

一片木板搭成的矮台，離地只有半尺高，寬廣約莫三丈左右，木台的後方坐着一名青絹包頭，年約四旬的半老徐娘，她身側立着一位二八年華，面似秋月般的少女，她用紅繩束着秀髮，披着一件淡紅洒花大氅，足下蓮翹一握，墨綠緞鞋上綉着一對戲水鴛鴦。

這是一個小美人兒，她那身打扮更是迷人以極。

木台的右側貼着一張「應試規定」，狄飛虹運目一瞧，這才明白她們玩的是什麼把戲。

敢情這位身披大氅的姑娘，是這片木台的台主，她以「摔跤」擺下這座擂台。

摔跤又稱爲「下絆子」，我國北方多有此種遊戲，對搏時雙手抓住對方的上臂，不可踢頂撞打，只能以雙腿絆對方的雙腿，使其失去平衡而摔倒。

這雖是一項遊戲，却暗含內家功力，雙腿更需運用靈活，能使巧勁，故絆子入人會下，堪稱高手的倒爲數不多。

這項應試規定的重點有三項，一，應試者須繳報名費紋銀五兩，無論勝負均不退回，二，每塲時間爲半柱香，以摔跤三次爲限，三，客人獲勝者，可獲彩金百兩紋銀。

五兩銀子不是一個很小的數目，窮人家可以用它過幾天日子，但五両本錢可獲百兩彩銀，却是一個可觀的利潤。

再說天地間彩色繽紛，幾乎令人目不暇給，但最能令人喜愛的只有一種，那就是女人的美色。

摔跤的台主是一個美絕塵俗的姑娘，每當她取下大氅之際，人們不禁目眩神奪，不由自主的發出一聲驚嘆。

她只穿着一件淡紅洒花的短袖衣衫，下面是一條月白色的短裙，雪肌半露，艷光迫人，說她是人間絕色毫不爲過。

既可親近天下絕色，還有厚利可圖，那麼，願意犧牲五兩銀子的自然大有人在了。

由於登記的人太多，必須按序而行，因而這摔跤台一帶，人們摩肩接踵，熱鬧非凡。

摔跤比賽在繼續進行，一般人多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能夠接近小美人兒，再被她摔個兩下三下，那才是平生的最大快樂。

所以這項比賽已經進行第九天了，人們依然樂此不疲，有着逾演逾盛之勢。

現在出塲的是個短髭蝟立，狀如鐵塔的大漢，他一上台，立即掌聲四起，造成一股迫人的聲勢。

擠在人叢中的羅蘭輕哼一聲道：「這般人怎麼啦？莫非他們希望台主落敗？」

她本是在跟狄飛虹說話，想不到身側一位出家人却接口道：「你這麼想就錯了，人們只是希望這位名滿武林的鋼腿鐵

拳栽一個觔斗罷了。」

別人講話從中插嘴，是不禮貌的行動，羅蘭方自臉色一沉，狄飛虹已然啊了一聲道：「是圓角大師？久違了。」

圓角大師是空門四怪之一，羅蘭雖不認識，旣是狄飛虹的朋友，她只好不予追究了。

但圓角大師却瞅着狄飛虹道：「施主好像面生得很，咱們在那兒見過？」

狄飛虹以傳音相告道：「晚輩是狄飛虹，爲了掩人耳目，才化裝改扮的。」

圓角大師道：「哦，那你這一向躲到那裏去了？老和尙爲了找你幾乎翻轉了半邊天呢。」

狄飛虹道：「晚輩情非得巳，待會再向前輩稟報。」

此地人多說話不便，是應該換一個地方，再說摔跤台上的演出精彩絕倫，那有說閑話的工夫。

的確，鋼腿鐵拳馳譽武林，玉馬武館在江湖道上是一塊金字招牌，據傳說，秦玉馬縱橫江湖近二十年，就從未吃過敗仗，才得來一個鋼腿鐵拳的美譽。

摔跤不能用拳，可沒有禁止使用內家眞力，一個眞正的高手，不必出拳攻擊，也可以用暗勁震倒對方。

至於腿就不必說了，它是摔跤必須使用的工具，無論進攻或防守，它都是不可缺少的主角，秦玉馬既然稱爲鋼腿，在攻防之際就會佔到極大的便宜。

但一經交綏，這位名震江湖的高人，竟然大吃一驚，原因是他一雙鐵拳震出的暗勁，就像泥牛入海，消失得踪影全無，無論他使出多少力道，人家小姑娘總是面含淺笑，一點反應都沒有。

鋼腿比鐵拳更糟，小姑娘步法靈活，秦玉馬根本下不到人家的絆子，如果暗運眞力，用鋼腿去掃，他必然像掃到鐵柱之上，有幾次幾乎痛得連眼淚都掉下來了。

秦玉馬知道遇到了高人，自己辛勤奮鬥數十年，得來不易的一點成就，必然會毀在小姑娘的手上。

他不甘心，雙目隨心境的變換，射出了淩人的殺機，於是他口中一聲叱喝，兩股排山倒海的暗勁，由雙臂震了出去。

他這項行爲並不違犯摔跤的規則，而且適才他曾經用過，違犯規則的是他的鋼腿，他以雙臂震出，來轉移台主的注意，右腿一屈，以膝蓋向台主的會陰穴猛然撞去。

這是一種卑鄙無恥而又毒惡的行動，只要被他一膝蓋撞上，台主必然會當塲斃命。

嘭的一聲大震，台主莫非當眞被他撞上了？不，撞上的並不是台主，而是秦玉馬摔在地板之上，來了一記四脚朝天。

鋼腿鐵拳秦玉馬終於栽了，這是他不能忍受的，當他倒地的剎那之間，他竟然抖手一揮，三點寒星以品字形奔向台主的喉際及雙肩，那是他的淬毒蛇頭鏢，毒性十分劇烈，只要中上一鏢，見血立即會封喉。

好在台主年歲雖輕，江湖閱歷倒不是雛兒，秦玉馬的暗器雖是歹毒，依然被她一一避過。

秦玉馬沒有傷到別人，却造成一片混亂，有人大聲吆喝，有人撲上台去，他引起了衆怒，變作一隻過街老鼠了，但他刁滑得很，身形往人叢中一鑽，一閃便巳失去踪影。

經過這麼一攪，台主母女興趣索然，不想再比試下去了，但適才在混亂中上台的一名男子却提出了異議。

「現在，是輪到在下了，祝姑娘請賜敎。」

台主面色一變，不由向挑戰者打量過去。

她不是害怕有人挑戰，而是奇怪來人何以知道她眞正的姓氏。

她的確性祝，是毒沙門掌門祝雅清的愛女，一年前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毒沙門遭到仇家的火攻，自門主以下三十餘口，除了祝大娘母女，沒有一個逃得活命。

當時祝姑娘腿部中箭，如非祝大娘拚命護持，只怕早巳葬身在火窟中了。

祝姑娘名叫京娘，在毒沙門，一身功力不作第二人想，待她腿傷痊癒之後，母女二人就浪跡江湖，尋訪毒沙門滅門的仇家，一晃經年，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有。

如今這名身着青衫的挑戰者，竟能一口叫出祝姑娘，這就不能不引起祝京娘的注意了，因爲，她們母女一直是隱姓埋名的。

挑戰者的年歲約莫三旬，雖然算不得怎樣英俊，長相倒也不俗，只是雙目神光暴露，顯出他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祝京娘神色不動的道：「公子貴姓？咱們以前在那兒見過？」

青衫公子說道：「在下帥狙，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至於咱們是否見過，在下雖是心儀姑娘巳久，只是可惜緣慳一面……」

祝京娘道：「公子好說。」一頓接道：「現在時間巳晚，小妹頗感勞累，咱們明天再比可好？」

帥狙冷冷道：「祝姑娘這是瞧不起人，妳每天要鬥五至六塲，這不會錯吧？」

祝京娘道：「不錯，小妹今天只鬥了三塲，按說還有兩塲可以鬥下去，不過人吃了五穀雜糧，誰也不敢担保不生疾病，你說是嘛？帥公子。」

帥狙哼了一聲，右掌倏的一吐，五指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向祝京娘的酥肩扣去。

祝京娘大吃一驚，急仰身倒竄，應變不能說不快，但嘶的一聲響過，肩頭的衣衫仍行撕下一片，她所着的衣衫原本不多，如此一來幾乎成爲半裸的小美人了。

祝大娘見狀大怒，口中一聲叱喝，奮身撲了上來，可惜她由於悲傷過度，身染痼疾，此時不僅未能替她的女兒解危，倒被帥狙一掌震翻倒地！

祝京娘眼見母親喪命，她的雙眼都紅了，再也顧不得身上的衣衫雅不雅觀，只顧拚命的狠鬥起來。

原是一個逗人樂子的摔跤，估不到演變成傷了人命，這是人們想不到的。

圓角大師喧聲佛號道：「比武較技，應該點到爲止，這位帥施主的行爲太過份了。」

羅蘭道：「慈悲救人，是佛門弟子的本份，大和尙還等什麼？」

（未完・八）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小仙——阿郎因賭技出衆，大發賭坊也不敢惹他，這回春風得意馬蹄疾，又折回鴻儒學堂找同學們聚舊，因被學堂開除，曾發誓不到學堂大門，只好跳牆而入，萬一被仇老師發覺也有搪塞之詞，不算自毀諾言，不幸被鐵純純揭發，歪理說不通，幸答辯無誤，仇老師用批卷難不到他，鬼才筆攻舌辯，强詞雖奪理却反映社會現實性，大吹法螺老夫子氣破肚皮，阿郎却如願得償，約了同學，尤其是錢多多門風世代的少女，打走了堅守門風的錢純純，向前邁進一步，他仍是孝子賢孫，不失孝道，約同窗出來辦理爺爺奶奶喪事，追悼先人……

憑弔說雙俠　身世問天魔

到達七里坡，進得家門，王大嬸正在院子裏急得團團轉，一見是阿郎，馬上迫不及待的說道：「小仙仔，你可回來了，丟下那兩個死人，你怎麼一去就是一天一夜？」

張小仙道：「沒辦法，爲了張羅銀子，免不了會有所躭擱。」

王大嬸道：「銀子張羅到沒有？」

阿郎道：「有了，棺材也很快就可以運到。」

就在二人說話的當口，大笨牛、皮蛋、多多等人，已將車上的布匹、香燭、吃食等物卸下來，堆了一地。

王大嬸瞅了大家一眼，道：「你帶回這麼多小蘿蔔頭來做什麼？」

阿郎道：「幫忙呀！做飯、守靈、打雜、縫孝衣、造墳墓，都可以。」

王大嬸笑道：「這是辦喪事，不是辦家酒，小孩子縫縫孝衣打打雜還可以湊合，做飯造墳的事可斷斷做不來。」

「那怎麼辦？」

「做飯的事大嬸來好了，忙不過來的時候可以再找街坊們。」

「找誰去造墳呢？」

「你王大叔正閑着，讓他去僱人。」

阿郎道：「好，就這麼辦，謝謝妳，王大嬸。」

阿郎的嘴還挺甜的，出手又大方，拿來三錠大元寶，交給王大嬸，道：「這些銀子先拿去用吧，不夠的時候再來拿。」

山野村婦，從來也不曾看過這麼多銀子，王大嬸瞠目結舌，好半晌才開口說道：「造一座墳墓，幾十兩就足夠了，用不了這麼多。」

張小仙說道：「我要造一座最大最好的。」

王大嬸道：「再大再好頂多也不會超過一百兩。」

「多的就留着給王大叔買杯水酒喝喝吧。」

乖乖，買杯水酒那用得了這麼多錢，王大嬸高興的連嘴都合不攏，捧着三個大

元寶，歡天喜地的找她當家的辦事去了。

別看這羣孩子們平時調皮搗蛋，辦起正事來一樣有板有眼，點燃一對白燭，獻上供品，十個人一人上了一柱香，還燒了一大堆金紙錫箔，各磕了三個響頭。

然後，女生開始縫製孝衣，男的洒水掃地，整理室內的零亂雜物。

沒多久，小仙的孝衣已縫製完成，他自己也及時做好一根哭喪棒，當即席地而跪，守在二老的靈前。

車聲轆轆，棺材也運到了，大笨牛招呼大家，抬進靈堂去。

棺材乃是柏木所造，通體漆黑，油光發亮，棺材頭上有一圈描金的壽字，看上去確實相當體面。

隨着運棺的牛車，所請的三名道士也到了，就地設壇，擊鈸舞劍，誦起超渡亡魂的經文來。

王大嬸去而復返，還帶來一名村婦，敎導多多，阿珠他們如何縫製孝衫，她自己則走進靈堂去，感慨系之的道：「看看這兩副壽材，多體面，仙仔眞是一個孝順的孩子，我將來要是能有這樣的棺木躺就了無遺憾啦。」

大笨牛不假思索的道：「這還不簡單，我們老大吹一口仙氣，銀子就滾滾而來，乾脆送妳三——」

本想說「乾脆送妳三副好了」，但話到口邊，突然發覺不對勁，棺材怎麼可以送人，而且一送就是三副，豈不是想咒人死，趕忙嚥了回去。

覆水難收，已被阿郎聽了去，暗中擰了一下大笨牛的大腿，沉聲罵道：「不會說話就少開口，沒人當你是啞巴。」

大笨牛自討沒趣，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還自己罵自己王八蛋。

棺木已運到，遺體即刻遷禮入殮，擊鈸誦經，燃香更衣，大殮一畢，兩副靈柩立被移置在長板櫈上，靈前並置一供桌，擺好童男童女，點燃萬年燈，另外還有紙紮鮮花等，佈置的哀傷而又肅穆，儼然大家風範。

阿郎檢視一下二老的遺容，正欲蓋上棺蓋，一位道士趨前問道：「請問兩位老人家的名諱如何稱呼？」

張小仙一怔，道：「要名諱作甚？」

道士道：「寫靈位神主牌。」

阿郎支吾其詞道：「這——我——不知道。」

他說的是實話，從小到大，他一直叫二老爲爺爺奶奶，壓根兒就不曉得他們的名諱，以及身份來歷，但道士却視作天下奇聞，聽得直搖頭，一臉迷惘。

張小仙甚覺歉然，及時補充道：「去問問王大嬸，她或許知道。」

不待道士開口，王大嬸已自搶先說道：「他們老夫婦倆，搬來七里坡雖已有十五六年的時間，但平時和街坊隣居幾乎沒有任何來往，只知姓張，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一對老夫婦，避居山野，扶養着一個並非自己骨肉的孩子，這事的確透着古怪，阿郎心內疑竇叢生，認爲這中間必有重重內幕，再加上一幅藏寶圖，四名神秘客，以及兩位老人家超凡入化的武功，在在都顯示二老絕非等閑人物。

「多多，多多！」

阿郎還沒有想出個所以然來，突聞門牆之外有人在大聲呼叫。

隨着這一聲呼叫，錢家的大少爺錢大進巳應聲而入。

多多好機伶，聞聲知人，急聲道：「皮蛋，說我不在，我到後面去躲一躲。」

早在錢大進入門之前 便丟下孝衣，一溜烟似的走了。

錢大進大模大樣的走了過來，兩隻眼珠子直打轉，一副高不可攀的樣子，及見沒發現多多的影子，才張嘴問道：「多多呢？」

皮蛋看不慣他這種神態，傲然言道：「你在跟誰說話。」

錢大進更冷更傲：「跟你！」

皮蛋以教訓的口氣道：「你懂不懂得禮貌？」

錢大進錯愕了一下，說道：「什麼禮貌？」

皮蛋老實不客氣的道：「起碼應該加『請問』二字。」

錢大進聞言大怒，掄起拳頭來就要揍人，小男生阿雄邊打圓場邊挖苦道：「皮蛋，算啦，人家有錢有勢的大少爺，沒有上過『禮貌』的課程，馬馬虎虎啦。」

小女生阿珠笑容滿面的問道：「你找誰？」

他們一搭一唱，軟硬兼施，錢大進想氣也氣不起來，道：「找多多。」

皮蛋道：「抱歉，我們這裏只有一位少少，沒有多多。」

錢大進哭笑不得的道：「叫少少來見我。」

他們在一起戲謔逗耍慣了，默契很好，阿珠挺身而出，道：「我就是少少，公子有何見敎？」

錢大進傻眼了，明知被人作弄，却又無從發作，正感場面尷尬，進退失據，猛聽妹妹錢純純的聲音在身後說道：「哥，別聽他們胡謅八扯，多多就是被他們拐走的。」

話落人現，香風掠過處，人巳到了眼前。

果然，肚子大起來了，鼓鼓的，好像塞了一個臉盆，又如懷了五六個月的身孕般，必須藉着寬大的衣服來遮掩。

錢純純的身後，緊跟着一個五十上下，高大魁梧，看上去像是一座鐵塔，手裏拎着一把大關刀的老頭，正是三刀客之一的大刀錢四海。

大刀錢四海手裏的大刀，跟他的人一樣名震江湖，古銅色的檀木刀柄，長約一丈，加上二尺長的刀刃，共達一丈二尺，重三十斤，刀背之上盤着兩條青龍，狀如彎月，名曰：「雙龍抱月刀」。

人高大，刀又長且重，單看外表就夠嚇人的，皮蛋他們心頭一震，氣氛登時靜默下來。

錢純純接着剛才的話頭，對皮蛋厲色道：「皮蛋，把我妹妹交出來。」

皮蛋雙眉一挑，狡辯道：「笑話，妳又沒有把人交給我，憑什麼找我要人。」

大笨牛在一旁帮腔：「就算有這麼回事，沒有打條子開收據也作不得準。」

小辣椒錢純純據理力爭：「多多明明

是跟你們走的。騙誰。」

皮蛋道：「到醉仙樓，吃了一頓小辣椒炒野鷄後，我們就分手了，誰曉得她又到那裏逍遙去了。」

大笨牛靈機一動，拿他自己的際遇作藍本道：「許是被人賣」。」

錢大進虎吼道：「什麼意思？」

大笨牛道：「我是說，可能是交友不愼，交上不良少年，少年賭輸了錢，還欠下一屁股賭債，不得巳只好賣女朋友。」

錢純純勃然大怒道：「你放臭屁，交不出多多來，姑奶奶今天就把你們剁成肉醬，包肉包子來賣。」

皮蛋嘿嘿一笑，從容不迫的道：「小辣椒，阿郎說過，別生氣，一生氣妳的肚子會大得更快。」

一提到阿郎，錢大進的火氣就直衝腦門子，道：「張小仙那個壞種呢？叫他出來。」

大笨牛道：「我們老大正忙着，沒工夫和你們蘑菇。」

大刀錢四海眼觀四路，巳發現阿郎的去處，拎着雙龍抱月刀，衝進靈堂去。

阿郎正準備蓋棺蓋，當錢四海看清楚棺中二老的面貌時，乍然驚叫一聲，人也跟着怔住了。

少頃，錢四海始驚魂稍定，喃喃自語道：「神州一奇張靜之，百花仙子卜乃慧，名滿天下，威鎭武林，合稱風塵雙俠，是一對神仙般的俠侶，巳遁跡江湖近二十年，怎麼會突然慘死在七里坡？」

阿郎聞言大喜，暗道：「阿彌陀佛，這個老少子不打自招，不費吹灰之力便弄明白張爺爺、張奶奶的名諱來歷，正可以藉此嚇唬嚇唬他。」

心念間，大刀錢四海沉聲說道：「張小仙，神州一奇張靜之與百花仙子卜乃慧是你什麼人？」

張小仙很神氣的說：「他們姓張，我也姓張，當然是一家人咯。」

「是你爹娘？」

「不，是爺爺奶奶。」

「你爹娘呢？」

「出外雲遊去了。」

「何時回來？」

「大概快了。」

「二老是怎麼死的？」

「遭了別人的暗算。」

「可知兇手是誰？」

「現在還不知道，正在查，將來我一定會將他們的人頭吊在墓碑上。」

事情的發展，大大出乎錢四海的意料之外，待阿郎蓋好棺蓋，他還在靈前上了三柱香，二人相繼步出靈堂後，錢四海才又面無表情的道：「張小仙，老夫今日此來，本欲大興問罪之師，要狠狠的教訓於你，看在二老的份上，願網開一面，只要交出多多，將純純的『鬼胎』穴解開也就可以了。」

張小仙不假思索的道：「解穴的方法，我早就告訴小辣椒了，她沒有說？」

「如何解？」

「嫁個丈夫，陰陽交泰，『那個那個』一下就可以自動解開。」

鐵四海道：「小女年事尙輕，現在還不想嫁人。」

「十六七歲，馬馬虎虎，也差不多可以當人家的老婆了。」

「婚姻乃終身大事，豈可兒戲，一時間那裏去找理想的對象。」

張小仙的確夠狂，指着大笨牛，皮蛋，阿雄，道士，以及他自己道：「瞧瞧，眼前就有這麼多現成的，隨你們挑，隨你們選，試用不合，還可以重選重挑。」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風塵雙俠的名頭太大，大刀錢四海是衝着二老的名頭才一再忍讓，强作平靜的道：「張小仙，你最好不要耍花槍，人身奇經八脈七十二大穴中，根本就沒有『鬼胎穴』！」

「當然有，不然錢大小姐的肚子怎麼會大起來，這只能怪你自己少見多怪。」

「在那裏？」

「在奇經八脈七十二大穴之外。」

「老夫要你把話說清楚。」

「天機不可洩露，要保密。」

「可是風塵雙俠傳授？」

「你這是明知故問。」

「風塵雙俠乃是一代宗師，剛正不阿，錢某不信二老會習此旁門左道之術。」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二老習此技藝，是專門爲了對付邪人，一向深藏不露，絕少使用，你自然不得其門而入。」

「你的意思是說，小女純純是個邪人了？」

「刁蠻，潑辣，不可理喻，大概八九不離十。」

錢四海眉宇之間隱現憤怒之色，陰冷的聲音道：「張小仙，你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姑念你少不更事，又是風塵雙俠的遺孤，老夫不願與你斤斤計較，且不管此技是否二老所授，反正解鈴還須繫鈴人，『鬼胎穴』應由你自己親手來解。」

阿郎被錢家趕出大門，在鴻儒學堂裏，錢純純還打他的小報告，關帝廟前又大發雌威，張小仙記恨極深，怎會輕輕放過她，道：「想要我訴開小辣椒的『鬼胎穴』不難，但你們錢家，必須答應我幾個條件。」

大刀錢四海是何等身份，幾時有人敢在他面前談條件，冷哼一聲反問道：「你還有條件。」

「其實應該說是合理的要求。」

「什麼要求，你說吧。」

「第一，本人應得的薪水你們錢家還沒有付。」

「這是小事，老夫可以答應。」

「薪水之外，還必須再加遣散費。」

「張小仙，」錢大進吼叫道：「薪水給你就不錯了，還想要遣散費，別得寸進尺。」

「錢大走，別大呼小叫，沒叫你們付退休金就巳經很客氣了。」

「你算過沒有，」大刀錢四海道：「一共多少銀子？」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錢不在多少，只是賭一口氣，爽就好，七折八扣再大優待，就算五十両吧。」

小辣椒錢純純杏眼一瞪，道：「你一個月的薪水才三両銀子，你敢開口要四十七両遣散費，這等於是訛詐敲竹槓嗎？」

張小仙望着她又增大少許的大肚皮，笑道：「妳可以拒絕，省下銀子去多買幾

尺布，免得褲子太小穿不下。」

皮蛋說道：「我看妳閨房的那個門也得請人改一下，三天後恐怕出來就進不去了。」

大笨牛說的更絕，道：「一年以後不得了，洛陽街上的房子可能都會折掉一大片。」

錢四海氣得臉色泛青，氣如牛喘的道：「區區五十両，微不足道，老夫付你就是。」

張小仙露出一絲勝利的微笑，道：「第二，本人被你們錢家炒魷魚，倒也罷了，但君子絕交尙不出惡言，不應該說那些難聽的話，我要錢大少爺，錢大小姐，當衆向我道歉。」

錢大進愈聽愈火，道：「張小仙，你他媽的別耍無賴，我們所說的都是句句實話。」

「那一句是實話？」

「難道你沒有偷學錢家的武功。」

「別老王賣瓜了，風塵雙俠的親孫子，會跑去偷學你們錢家的微末之技？」

「那你爲何跑到錢家去？發神經？」

「只是想歷練一下社會經驗。」

阿郎詞鋒犀利，錢大進一時爲之語塞，小辣椒錢純純接道：「拐騙我妹妹的事總不會假吧？」

「此事多多巳代爲澄清，我不想再浪費唇舌。」

「哼哼，多多吃裏扒外，她在帮你脫罪。」

「錢大小姐，妳見過被騙的人，替騙人的人說情嗎？」

「這——這——」

「別這了，妳應該清楚我們的感情，事實上還是多多先追求我的呢。」

「你臭美！你不要臉。」

「不信，皮蛋，阿雄，阿珠都可以替我作證。」

「哼哼，你們都是一丘之貉，不足採信。」

「咱們曾是一個學堂的，莫非妳沒有一點感應？」

「沒有。」

「眞差勁，難怪妳沒有男朋友，也難怪妳老是說葡萄酸。」

錢純純道：「張小仙，你敢諷刺我，姑奶奶——」

「別生氣，萬一流產怎麼辦？」

張小仙舌劍唇槍，痛快淋漓，罵得小辣椒狗血淋頭，幾無招架之力，錢大進實在忍無可忍，猛地挺身而上，就要動傢伙，却被錢四海强行壓下來，道：「張小仙，你可是存心想折辱我們錢家？」

阿郎道：「前輩言重了，在下是在講道理，只要他們肯向我當衆道歉，就一筆勾銷。」

大刀錢四海沉吟一下，說道：「這事老夫可以考慮，但不知你還有沒有別的條件？」

「第三，也是最後一個條件，我要罰錢大進、錢純純抬棺材，罰你錢四海在我爺爺奶奶靈前披麻戴孝當孝子。」

錢四海道：「什麼？你要老夫披麻戴孝當孝子？」

「二老年高德劭，論輩份你本來就是是子侄輩，當孝子也並不吃虧。」

「風塵雙俠高老夫一輩是沒錯，但孝子却不是可以隨便亂當的。」

「這是一種處罰。」

「你家敎不嚴。」

「放肆，娃兒胎毛未退，乳臭未乾，竟敢口出狂言，就算風塵雙俠還魂復活，給你小子撐腰，老夫也一樣要給你一點顏色看看。」

「錢老頭，生意不成仁義在，談不攏就拉倒，帶着你在腹便便的女兒回家準備做外公吧，別發火。」

大刀錢四海怒氣冲天，目眦欲裂，猛可一抖手中雙龍抱月刀，發出一串龍吟，看那樣子，隨時都有出手行兇的可能。

錢大進早巳搶在前面，「錚錚」之聲傳處，一把三尺長的鬼頭刀業巳在握，惡狠狠的道：「爹，別再跟他磨牙，先卸下他一條胳膊來再說，孩兒就不信咱們錢家奈何不了他。」

「游龍出海」，「長虹貫日」，「流星趕月」，一出手就是三招快攻，但見刀光萬道，全風貫耳，瀉銀潑金，挾風帶雷般劈頭蓋面罩下來。

錢大進刀法精純，剛勁有力，小女生阿珠沒見過這種陣仗，嚇得渾身打哆嗦，不敢正視，心裏暗喊：「我的媽呀，這傢伙好兇。」

皮蛋也吃驚不小，大喊：「好漢不吃眼前虧，阿郎快躲！」

然而，阿郞却如視而不見，渾然未覺，嘴裏還直罵着：「奶奶的，老子要是怕了你是狗娘養的。」

直待錢大進揮刀砍至切近，眼看就要挨刀子時，倏忽間一矮身，快如靈猿狡兎，從錢大進胯下一閃而過。

同一時間，錢大進的雙腿傳出砰！砰兩聲響，被張小仙以哭喪棒在腿彎處敲了兩下。

「小子，去磕頭吧，這是起碼的禮貌。」隨着阿郎的話語，又是一聲砰！後腦勺上再加了一記重的。

錢大進輕敵冒進，吃了悶虧，一刀砍空不打緊，衝勢太猛煞不住，頭及雙腿又受了傷，無巧不巧，衝至風塵雙俠靈前時，終於不支跪倒，頭也垂下去，彷若磕頭行禮一般。

大笨牛見機不可失，按住他的頭，道：「姓錢的，無三不成禮，不要惹我們老大生氣。」

當眞强迫錢大進磕了三個響頭才鬆開手。

可惹惱了錢大少爺：「幹你親娘祖奶奶，老子不把你劈成八塊誓不爲人！」

呼！呼！呼！鬼頭刀舞得虎虎生風，好似狂風暴雨，殺向大笨牛。

早在錢大少倒地磕頭的那一瞬間，他老子錢四海巳掄起雙龍抱月刀，將阿郎截下來，道：「好功夫，不愧爲是風塵雙俠的嫡孫，老夫今天倒要好好領敎領敎。」

張小仙一揚劍眉瞪眼道：「要打就打，不必找理由，先賞你兩盤淸粥小菜。」

嗖！嗖！射出兩支袖箭亂他耳目，人巳乘虛而入，一招「喪門弔孝」接變「孤女拜墓」，哭喪棒照準他的頭部猛招呼。

錢四海暴跳如雷，像極了發狂的大猩

猩，雙龍抱月刀掃、斬、砍、劈，刀出如雨，立與張小仙大打出手。

另一邊，錢大進亦狀若瘋狗，滿院子追殺大笨牛，却被皮蛋冷不防提起一隻水桶來扣住他的頭。

這一來可悽哉慘也，皮蛋、阿雄、阿珠、大笨牛等人一起來打落水狗，拳打脚踢，外加口水唾沫，打得錢大少暈頭轉向，昏天黑地。

小辣椒錢純純幾次想上前助一臂力，怎奈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一使力就腹痛如絞，只有乾着急的份兒。

錢大進好不容易摘下水桶，又展開追殺，院子裏鷄飛狗跳，喊聲震天，張小仙睹狀指示機宜道：「打不過他就跟他游鬥，打游擊戰，活活累死他！」

不錯，錢大少身手不凡，皮蛋、大笨牛等人只不過略通拳脚而巳，只有跟他游鬥，利用器物砂石與水等，方可自保。

强將之下無弱兵，這幾個小子一點就通，時而皮蛋潑出一桶水，時而大笨牛洒來一盆砂，錢大少空有一身本事，滿腔怒火，連敵人在那裏都看不清，遑論其他。

倒是張小仙自己的情況不甚樂觀，論功力，講經驗，錢四海皆佔盡優勢，尤其雙龍抱月刀長可丈二，涵蓋的範圍極廣，一刀掃出，幾乎可保削掉半個房子，儘管阿郞施出渾身解數，飛刀、袖箭。暗青子交互運用，却始終無法欺近身去，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

質言之，取勝不易，自保尚可。

但是，這小子天生的倔脾氣，求勝之心極强烈，硬的不行，就使詐術，見錢四海又一刀砍來，雙臂一抖，彈身上了屋頂，拉開喉嚨大聲嚷嚷道：「錢四海不要臉，不講武林規矩，以老欺小，以强凌弱，大家快來主持公道，拔刀相助，爲武林除害哪！」

大刀錢四海一聲不吭，咬着尾巴追上房去，道：「小雜種，你喊破嗓子也不會有人理你的，不解開純純的『鬼胎穴』，老夫就叫你跟風塵雙俠一塊兒走。」

阿郞道：「不接受小爺爺我的條件，你就休想，有胆直管放馬過來，咱們大戰三百合。」

「看刀！」

錢四海不再言語，一刀砍過來。

可是，阿郞早巳不在屋頂上，又跳回院子裏，還順勢踹了錢大少一脚。

「看砂！」

錢四海縱身而下，再次出刀，阿郞早巳準備好一盆砂子等着他，傾盆而出，蔽日遮天，錢四海只顧揮刀劈掃砂粒，一個不留神，阿郞幽靈般長驅直入。

「着！」

好厲害的張小仙，砰！砰！砰！在錢四海的身上連敲三記哭喪棒。

「你找死！」

錢四海一記回馬刀，「橫掃千軍」，孰料，又告撲空，阿郞得手就走，毫不貪功，雙龍抱月刀未到，他巳飛上一株老松樹去。

咔唰！嘩啦啦！連聲響，錢四海原式不變，連人帶刀飛上天，大刀一落，砍下來半棵樹，張小仙也跟着樹梢墜下來。

這情形委實驚心動魄，險惡萬狀，老松快速下墜，錢四海揮刀迎斬，枝葉橫飛，繽紛似雨，雙龍抱月刀眼看就要殺到張小仙脚下了。

好！阿郞死中求生，敗中求勝，危急中連施巧力，頻出奇招，扭動老松的粗大枝幹，猛打「千斤墜」，當頭罩下，準確無比的將他的雙臂箝住，雙龍抱月刀再也動彈不得。

張小仙得理不饒人，在錢四海的頭上踹了兩脚，不乾不淨的臭罵道：「老猴，你想修理我，還差得遠，要不是多多和我感情很好，不忍見她失去爹，就在你頭上開個洞，吃猴腦！」

右手食指拇指相扣，屈如橢圓，又在錢四海頭上敲了三記爆栗子，這才飄身落地。

阿郞的名堂眞多，佔了便宜還賣乖，呼天搶地的叫嚷道：「來人哪，錢四海以老欺小，以强凌弱，殺人哪，要殺風塵雙俠孤苦伶仃的遺孤！」

錢四海擺脫老松的糾纏，阿郞仍在不停的鬼叫，錢四海惱羞成怒，頓萌殺機，雙手緊握雙龍抱月刀，一聲不響的攔腰就斬。

皮蛋、大笨牛嚇得魂飛天外，心說：「這下完了。」

示警的話來不及喊出口，耳畔巳傳來一聲暴喝：「刀下留人！」

來人好矯健的身手，功力尤其高不可測，餘音未落，人巳如天馬行空般一瀉而至，伸手抓住錢四海的雙龍抱月刀。

大家有目共睹，身穿一襲遍是油漬汚垢，鐵灰色的破舊長袍，鬢髮眉毛盡白，年齡當在六十五以上，肩上掛着一個酒葫蘆，一個大鼻子其紅似火，是他的註册商標，也是酒精中毒的徵象。

錢四海認得是丐帮的太上帮主老蓋仙洪五爺，不由一怔，訕訕然道：「五爺怎麼也跑來七里坡？」

老蓋仙洪五爺鬆開手，冷嘲熱諷的道：「你能來殺人家風塵雙俠的遺孤，我老人家就不能來救命嗎？」

錢四海知道他誤會了，指着大腹便便的錢純純，苦笑道：「五爺，你誤會了，你看，小女純純被他弄成這個樣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阿郞存心要作弄錢四海，故意打馬虎眼，含混其詞的道：「沒有錯，我承認，錢大小姐的肚子是我『弄』的，而且也有善後的誠意，可是，錢前輩硬是不答應，還要殺人洩憤。」

老蓋仙乾咳一聲，清一清喉嚨，再灌兩口酒後道：「錢兄，這就是你的不對，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木巳成舟，生米也煮成熟飯，就成全他們吧。」

大刀錢如海鼻歪咀斜的道：「五爺，事實並非如此，小女的肚子不是他弄的！而是——」

阿郞截口道：「五爺，你老人家聽到沒有，錢前輩先說他女兒的肚子是我『弄』的，現在又說不是，出爾反爾，語無倫次，可能頭腦有問題。」

老蓋仙頻頻點頭道：「是呀，出爾反爾，前後矛盾，錢兄究竟想不想將女兒嫁給他？」

錢四海臉一沉，道：「老夫要將他殺了……」

一掄雙龍抱月刀，又要出手行兇。

老蓋仙伸手一攔，道：「殺了女婿，你女兒豈不要守活寡，盼能三思而行。」

「洪五爺，你少管閑事，殺了張小仙，老夫自會給你一個交代。」

「不行，風塵雙俠與我交非泛泛，這檔子事我老蓋仙是管定了。」

「事情並非五爺所想的那樣，這小子一身邪氣，行爲怪僻，不是個好東西。」

「要嫁的是你女兒，又不是你錢老頭兒自己，你挑剔個什麼勁。」

「五爺，你弄擰我的意思了，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錢兄，別再磨蹭了，男女之間，反正都是『那麼一回事』，回去準備嫁粧吧，我老人家等着喝你們兩家的喜酒。」

錢四海心知老蓋仙先入爲主，成見甚深，也懶得再多費唇舌，當下略一尋思，沉聲說道：「好吧，看在五爺的情面上，老夫就放過現在，這一筆帳且先放着生息，錢家會加倍討回來。」

言畢，立與兒子女兒氣虎虎的揚長而去。

張小仙智慧過人，詭詐百出，以小魚吃大魚的姿態，令錢家的人鎩羽而歸，仍不知足，還意猶未盡放馬後炮，吃錢純純的豆腐：「喂，純純，慢慢走，小心肚子裏的小娃娃，別忘了三天後要來弔孝抬棺材，我們的人手不夠吔。」

錢多多及時從屋子裏竄了出來，連說：「好險，好險！」

語氣一轉，滿面不悅的對阿郎道：「小仙，你也太不應該了，怎麼可以那樣戲弄我爹爹，一旦回家去，老爸不把我打個半死才怪。」

張小仙嘻嘻一笑，道：「怕挨揍就乾脆別回去，嫁給我算了。」

多多的俏臉蛋紅噴噴的，儼若盛開的桃花：「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老是愛佔人家的便宜，不理你了。」

老蓋仙洪五爺如墜五里雲霧中，道：「妳不是錢家的二丫頭多多嗎？」

錢多多襝衽爲禮，羞答答的道：「正是侄女多多，見過五爺。」

老蓋仙口沒遮攔的道：「你們錢家亂七八糟的在攪什麼鬼，嫁人的到底是妳姐姐純純？還是妳自己？」

多多聞言，將事情的原委始末說了一遍。

笑得老蓋仙前仰後合，眼淚直流，重重的拍打着阿郎的肩膊，敞開嗓門吆喝道：「小兄弟，你眞有一套，蝦米吃小魚，小魚吃大魚，大魚吃大白鯊，夠狂，狂傲，夠邪門，不過倒挺合我老人家的胃口，願意交你這個朋友。」

換了旁人，老蓋仙願折節下交，怕不會當場喜得跳起來才怪，張小仙却不很熱衷，漫不經心的道：「你這麼老，我這麼小，成嗎？」

洪五爺頷首道：「成，這叫做忘年之交。」

「你是老輩，我是小輩，跟你論交，吃虧太大，不幹！」

「既然是朋友，自是平輩論交，我是老哥哥，你是小兄弟，咱們平起平坐，一起吹牛皮。」

「這樣江湖上的朋友豈不要笑我攀龍附鳳，自抬身價？」

「小兄弟，你是武林中的一塊瑰寶，價值連城，身價本來就不低。」

阿郎還是拿不定主意，問皮蛋，多多，大笨牛他們：「怎麼樣，要不要交這個老朋友，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多多、皮蛋、大笨牛等人，異口同聲的說道：「給他一個老面子，勉勉强强交啦。」

阿郎仍然不肯點頭，咬多多的耳根子道：「多多，江湖上的事我不很熟，這個老小子的名聲如何，我是怕破壞了我的形象。」

多多悄聲道：「五爺是丐帮的太上帮主，丐帮是武林中的第一大派，與風塵雙俠齊名，俠名滿天下，口碑載道，至於性格嘛，瘋瘋癲癲，怪里怪氣，跟你差不多，喜歡亂吹亂蓋。」

最後的幾句說，阿郎聽得十分中意，照準老蓋仙的胸膛打了一拳，道：「老哥哥，好，我願交你這個朋友。」

微微一頓，繼又說道：「既是朋友，就要盡朋友的義務，多多現在有麻煩，這件事就交給老哥哥去辦，無論如何不能讓錢家的人欺負她。」

老蓋仙洪五爺說道：「小兄弟，這是鷄毛蒜皮小事情，包在老哥哥身上了，錢四海那個老混蛋要是不買我老人家的帳，老叫化子就放一把火，燒掉他那一畝三分地。」

多多心下稍稍一安，老蓋仙進入靈堂，檢視一下風塵雙俠的遺容，看着看着，情不自禁的便老淚滾滾而下。

五爺乃性情中人，故人西去，陰陽路阻，久久，悲傷的情緒始穩定下來，在靈前焚香默禱一番。

總算弄清楚了二老的名諱，交代道士去寫神主牌，阿郎則在棺材頭上親筆寫下：「神州一奇張靜之之靈柩。」及「百花仙子卜乃慧之靈柩。」

惡戰後的殘局，巳收乾淨，二人步出靈堂，老蓋仙問明雙俠的遇害經過，肅容滿面的道：「風塵雙俠，失踪巳久，有人說他們遁跡荒山，閉關修練玄功，有人說他們得到一張藏寶圖，海角天涯尋寶去了，又有人說夫妻倆早巳物化歸眞，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如今看起來，江湖傳言不假，雙俠當眞曾得到藏寶圖，但不知小兄弟可曾見過此物？」

阿郎道：「沒有。」

「二老有無提及？」

「始終隻字未提。」

「兇手有無綫索可尋？」

「只知是四個蒙面人幹的。」

「是一夥？」

「也許是不期而遇。」

「小兄弟，你曾說並非二老嫡孫？」

「我是由兩位老人家扶養長大的。」

「你的爹娘是誰？」

「我也不知道。」

「張老沒有告訴你？」

「張爺爺叫我去找三絕婆婆。」

「三絕婆婆知道你的身世？」

「應該是這樣。」

「可惜三絕婆婆也已失踪一兩年，想要揭開你的身世之謎，恐非易事。」

「老哥哥，」阿郎吃驚道：「三絕婆婆怎麼會失踪？」

「沒有人知道原因。」

「關於三絕婆婆的個人資料，可否提供一二？」

「暗器、醫道、易容術，天下無雙，故稱三絕。」

「可有後人？」

「終身未嫁，孑然一身，連半個親人也沒有。」

阿郎道：「如此，我不可能跟她有血緣關係。」

「老哥哥正在納悶，三絕婆婆是從那裏把你弄來的，而且如此神秘。」

「神秘？怎麼說？」

「連她的至交好友都不肯透露你的身世。」

「哦！」

「由此，不禁使人想到，小兄弟的身上很可能揹着一個非比尋常的故事。」

「奶奶的，管他，沒爹沒娘我也長了這麼大，倒是二老對我恩重如山，殺人的兇手一定要他們付出血的代價來。」

老蓋仙道：「難，難啊，綫索全無，難如登天！」

「難？在我張小仙的字典裏，沒有這個字，上窮碧落下黃泉，無論如何，一定要他們現出原形來。」

「有志氣，夠氣魄，寶圖一失，紛爭必多，往後只要往是非圈子裏去鑽，相信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來，眼前的問題是如何辦好二老的後事。」

「小弟已有腹案，要辦得轟轟烈烈，熱熱鬧鬧。」

「可要老哥哥的協助嗎？包括人力財力。」

「銀子已足夠，欠缺的只是抬棺材的人。」

「這好辦，丐帮的人力多得是，要多少有多少。」

「又不是看戲湊熱鬧，濫竽充數，需要有頭有臉的成名人物，這樣才能顯得出張爺爺、張奶奶以及我自己與衆不同的身份來。」

老蓋仙洪五爺深表同意，道：「對，老弟之言不差，這是人生最後一件事，馬虎不得，非神偷賭仙天魔女，邪僧怪道無情尼，一帮二堡三刀客，乃至與他們身份地位相當的人莫辦，不知現在已找到了幾人？」

「大刀錢四海大概跑不了，加上錢大進、錢純純，也不過是三個人，還差五個人。」

「老哥哥可以算一個。」

「我不反對，但是，必須先比劃一下再作定論。」

「這是爲何？」

「因爲我不想欠任何人人情。」

「你狂得可以。」

「也是小弟一貫的作風。」

「我們可是忘年之交的朋友，這樣豈不見外？」

「好吧，比劃免掉，小弟記下這一份情，但願以後能有償還的機會。」

「簡單，我老人家伸腿的時候，你替老哥哥抬一次棺材就扯平了。」

「好極了，咱們就此一言爲定，說不定到時候還會帮你刨坑呢。」

二人臭味相投，大談死後之事，言來趣味盎然，毫無避諱。

天色將晚，諸事俱已就緒，吃過晚飯後，老蓋仙首先領着錢多多逕往錢家緩頰。接着，皮蛋、阿雄、阿珠等人也結伴返回洛陽，彼此約定，三天後再來參加喪禮，並就近辦一些零碎雜事。

沒多久，道士、王大嬸他們亦相繼離去，喪宅僅僅還是剩下阿郎和大笨牛兩個人。

× × ×

大笨牛打了一個哈欠，伸一下懶腰，無精打采的說道：「這一下可清靜了，老大，我睡那兒，累了一天，咱們早點睡覺吧。」

阿郎賞了他一個爆栗子，道：「睡你的頭，晚上要守靈。」

「守靈是老大你的事，我又不是你爺爺奶奶的乾孫子，要睡覺。」

「大笨牛，我們是好朋友，我的爺爺奶奶就是你的爺爺奶奶，當然要守靈，再嚕七八嗦，我就跟你一刀兩斷。」

「好嘛好嘛，守就守，原以爲跟着你全是吃香喝辣的好事情，想不到也會受活罪。」

話是這樣說，大笨牛還是乖乖地穿好孝衣，陪着張小仙跪倒二老靈前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時間，反正已是深更半夜。

屋外月明星稀，撒下一地銀輝。

靈堂的香烟繚繞，一燈如豆，兩個大孩子疲累過度，不知不覺間均伏在供桌上呼呼入睡。

霍然，有兩個夜行人踏月而來。

都是女的，其中一人背上揹着一把金色的劍，另一人則是銀色的劍。

鼻部以上，除雙眼外，戴着一副薄如蟬羽似的面具，額頭部位寫着「天魔」二字，兩旁各有一個青面獠牙的魔鬼圖案，看來陰森森的甚爲恐怖。

儘管戴着面具，依然約略可以看出，大約雙十年華，面目姣好，曲綫玲瓏，同時步履輕盈飄逸，顯非普通人物。

來至切近，脚步故意加重一些，還嬌咳了兩聲。

然而，不論是大笨牛，或是阿郎，都缺乏江湖經驗，人又累，睡得極沉，反應全無。

二女四目互望，相視一笑，金劍少女舉起粉拳，在門上輕輕的敲了三下，柔聲說道：「兩位公子請醒醒。」

兩個楞小子終於悠悠醒轉，大笨牛睡眼惺忪，來人又戴着魔鬼面具，嚇得他魂不附體，尖聲驚叫道：「鬼！鬼！」

張小仙稍好一些，霍地一躍而起，雙掌作勢欲發，口中吐字陰冷：「三更半夜的，兩位又裝神扮鬼，想幹什麼？」

銀劍少女客客氣氣的道：「是想打聽兩個人。」

阿郎簡短的吐出一個字：「誰？」

還是銀劍少女說道：「一位老先生，一位老太太。」

「沒有名姓？」

「男的可能是神州一奇張靜之，女的可能是百花仙子卜乃慧，據說就住在七里坡這一帶。」

「妳認識這兩位老人家嗎？」

「不認識。」

張小仙道：「莫名其妙，不認識幹嘛要亂找人。」

「我們是想向兩位老人家查詢一個孩子。」

「一個孩子？」

「是的，我們得到的消息，這位老先生、老奶奶，在十四年前曾收養了一個娃娃。」

「嗯，是有這麼一回事。」

「可否請兩位老人家出來說話？」

靈柩早已被阿郎以白布幔隔開，聞言拉開布幔，指着棺材道：「兩位老人家已魂歸道山。」

金劍少女神色一緊，道：「那個孩子呢？」

張小仙遲疑一下，道：「就是我。」

銀劍少女福了一禮，躬身道：「小女子銀劍使者鬼見愁徐雪梅見過公子。」

金劍少女亦道：「小女子金劍使者玉羅刹冷霜霜見過公子。」

沒頭沒腦，兩個黃花大閨女，猛向阿郎行禮請安，直把個張小仙弄得滿頭霧水，塲面甚是窘迫。

但他童心未泯，乃小孩心性，爲人狂傲，又喜逗耍他人，當下也如法泡製，拱手作揖，詼諧不羈的道：「小生張小仙，別號阿郎，見過兩位姑娘——哼，煩不煩，莫名其土地堂（廟、妙同音、土地堂即土地廟）。」

金劍少女玉羅刹冷霜霜唇角擠出一絲苦笑，道：「公子說笑了，我們宮主有急事相請，請快隨小女子走。」

阿郎不解地問道：「你們是那條綫上的？」

冷霜霜道：「我們來自天魔宮。」

「你們宮主又是那一位？」

「天魔女。」

「哦，我明白了，就是『神偷賭仙天魔女』中的那個天魔女！」

「是的。」

「單聽這個名號就夠嚇人的，不知道她的人兇不兇？」

「我們宮主最是仁慈善良不過！」

「哼，沒有賣瓜說瓜苦的，你們宮主找我何事？」

「見到我們宮主，敝上自會明言。」

「我不願當悶葫蘆，現在，就要弄明白。」

二女道：「事關重大，小女子實在不便明言。」

「小爺爺，我重孝在身，也不便遠行，請吧。」

大笨牛補充說道：「現在正是睡覺時間，擾人清夢，將來生孩子一定不會長屁股。」

二女互換一道眼神，心意已通，冷霜霜勉爲其難的說道：「是關于公子身世的事。」

阿郎身世如謎，聞言心頭猛一震，瞪着眼珠子說：「天魔女知道我的身世？」

「嗯！」冷霜霜頷首點頭，沒敢多說一個字。

張小仙道：「妳沒有騙我？」

冷霜霜道：「小女子斗胆也不敢騙公子。」

阿郎心意三轉而決，道：「沒騙人就好，否則小心我點你們的『鬼胎穴』，叫你們大肚子，走！」

放下哭喪棒，脫下孝衣，放步往外便走。

大笨牛也跟出來，道：「老大，我也去。」

阿郎道：「你去幹嘛，想認一個爹和娘？」

大笨牛十分認真的說：「大家都知道，我大笨牛也是一個孤兒，說不定大富大貴人家的大少爺。」

「得了吧，別吹，你天生的泥鰍命，只配在水溝裏混，乖乖的給我留在家裏守靈。」

「可是，我怕。」

「怕什麼？」

「怕鬼！」

「胡說，世間根本沒有鬼。」

「死人也照樣令人頭皮發炸。」

「放心，張爺爺張奶奶昨夜託夢給我，他們已上了天國，不再回來了，誰要是給他們守靈，將來一定後福無窮。」

「眞的？」

「還煮的呢，再見了。」

× × ×

洛陽城西，一大片茂密的樹木裏，有一棟古宅。

古宅廢棄已達二三十年，油漆斑駁，門窗亦不甚完整，沒有人居住，也沒有人來修理。

因爲，盛傳這宅子裏鬧鬼，是鬼宅。

冷霜霜、徐雪梅却偏偏將張小仙領到鬼宅來。

還有人到的比他們更早，林蔭大道的盡頭，古宅高大的門牆外面，青石板地上，停着一頂神秘而又恐怖的轎子。

說轎子恐怖神秘，並不爲過，四角鑲有四顆明珠，散發出耀眼奪目的光芒，通體五顏六色，繪着無數長着翅膀，青面獠牙，張牙舞爪的魔鬼圖案。

四名轎夫亦非等閑之輩，從衣著外貌上，張小仙概略可以看出，是一名喇嘛、一名蠻夷酋長、一名番地巫師、其一名粗壯的大力士。

轎子的四週，井然有序的站着十一名銀劍少女，每人手裏邊提着一隻燈籠，將附近照得如同白晝一般。

另有三名金劍少女倚轎而立，狀至威武。

這正是天魔宮聞名天下的「天魔轎」，以及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四名金劍使者，十二名銀劍使者。

沒見天魔女本人。

天魔女正在天魔轎內養精神。

金劍使者玉羅刹冷霜霜趨前躬身說道：「稟宮主，七里坡的張公子已請到。」

「嗯，我知道了。」

銀鈴似的聲音，悅耳動聽，令人心曠神怡。

（未完・三）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雪姑幫上官老夫人逼出體內餘毒，上官靖十分感激……飛電被制住，改扮成祝小青的模樣躺在床上，而祝小青則改扮成飛電……老夫人把神功練成之後，衆人都來相賀，老夫人遂把「洗髓經」交還給少林智虔大師，智虔大師感激不盡……卞藥姑回來了，沈雪姑和她談話，瞧出那不是卞藥姑，出手制住了她，原來她是梅香所扮……廚房中的崔嬤嬤傳字條給飛電，下命殺梅香滅口，她沒想到飛電是祝小青所扮，所以身份暴露而被制服，崔嬤嬤竟然是劉媒婆所扮，後來劉媒婆、梅香願意追隨老夫人，重新做人，而飛電醒來知已洩秘立刻自戕……

令使夠狠毒　暗施離間計

萬青峯聽得一怔，說道：「老夫人要去碧落山莊索藥救人？」

老夫人已在椅上落坐，說道：「這兩件事，只有老身親去，才可以辦得到。」

卞藥師沉吟道：「老夫人要去碧落山莊，依兄弟之見，最好大家磋商磋商，因爲咱們這裏的情形，對方有人潛伏，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但碧落山莊，自從老夫人來了這裏，他們究竟如何安排，咱們一無所知，兵法上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咱們一無所知，豈非先已棋輸一着？老夫人貿然進入，容易中了他們詭計，還望老夫人三思。」

老夫人輕哼道：「就憑秦皓、管巧巧他們敢對老身怎樣？」

寧勝天道：「兄弟倒是同意老夫人的意見，老夫人是碧落山莊的主人，如今名正言順的回到碧落山莊去，正是出其不意，給秦皓、管巧巧來個措手不及，倒也不失爲一着奇兵。」

萬青峯道：「既然寧教主也贊同老夫人的意見，咱們如何調遣人手，也要預先有個安排才好。」

老夫人一指隨來的幾人道：「人手不用太多，老身只要帶他們幾個人去也就夠了。」

她指的自然是上官靖、沈雪姑、李小雲、祝小青、王牙婆、劉媒婆、梅香、飛霜和萬點星、孫小乙等幾人。

寧勝天道：「老夫人率領上官少俠、沈姑娘這幾位同去，如論實力，當然已經足夠了，但這次也可以說是犂庭掃穴，不能讓他們漏網一個，才能取得到解藥，兄弟之意，老夫人一行，算是主力，但後援也不可缺少，才能克奏全功，而且咱們這裏，乃是根本重地，又有許多中了劇毒躺臥在床的人，也不能讓人乘虛而入，再把人刦走，所以那些人作爲老夫人的後援，那些人留下來，作爲留守，還得大家好好斟酌才是。」

卞藥師笑道：「你寧教主原是這裏的總指揮，此番不用說仍該由老哥担任總指

揮了。」

「誰是總指揮？」南宮老人寬袍大袖，大步走了進來，問道：「怎麼？又有情況了？」

他身後一起走進來的還有少林智虔、智通大師、武當青松道長和八卦門封居易、形意門金贊廷，武功門崔介夫等人，他們都住在東廂賓舍之中，是以一起來了。

寧勝天大笑道：「諸位來得正好，征北大元帥在此，正要升帳點將呢！」

智虔大師合十當胸，問道：「寧老施主是說要去進剿碧落山莊嗎？」

（碧落山莊是在黃山之北）

寧勝天點頭道：「大師說的一點不錯，上官老夫人因這許多中毒之人，急需解藥，卞藥師的女公子又被賊人刦持，送去碧落山莊，時間不能再躭擱了，所以決定趕去碧落山莊，兄弟之意，咱們應該把現有人手，分爲三撥，第一撥由上官老夫人爲首，第二撥是後援，第三撥是留守，至於如何調遣，正待大家商量後決定。」

青松道長稽首道：「老施主是原任總指揮，上次運籌帷幄，殺得宓飛虹片甲不留，僅以身免，這回大家自然悉憑調遣，但等大元帥發令就是了。」

「呀哈！」寧勝天大笑道：「這麼說，兄弟這征北大元帥是當定了。」

他是神燈教教主，神燈教在江湖上總是一個帮會組織，不是名門正派。因爲寧勝天爲人正直，結交的都是正派中人，是以江湖上才沒把他視作黑道中人，但也只是介乎黑白之間而已！

如今居然連少林、武當、八卦、形意、武功等門派的人，還包括了三代武林盟主的黃山世家在內，都得聽他調遣，無怪他躊躇滿志，縱然身中「對消散」，還是意氣風發，巨目掄動，手指略爲盤算，洪聲道：「好，兄弟那就有僭了。」

接着道：「第一撥由上官老夫人爲首，上官靖、沈雪姑、李小雲、祝小青、王牙婆、劉媒婆隨行……」

孫小乙急道：「小將呢？」

「你不用急。」寧勝天微微一笑，續道：「碧落山莊地方遼闊，第一撥只有這幾個人，進入偌大莊院，人手自然嫌少了，可由萬點星、孫小乙率領神燈教二十名武士，以供差遣。」

說到這裏，抬頭朝鄭玄通吩咐道：「鄭香主，你可挑選本教身手較高的弟兄四十名，二十名撥交第一撥，二十名撥交第二撥。」

鄭玄通躬身道：「屬下遵命。」

寧勝天又說道：「第二撥是後撥，由青松道長爲首，卞藥師爲輔，八名武當弟子隨行，另由趙之欣，徐永昶率敝教武士二十名以供差遣，老夫人身邊的飛霜姑娘，由李小雲替她易容改扮成男裝，作爲嚮導。」

青松道長稽首道：「貧道遵命。」

寧勝天接着又道：「現在是第三撥了，也就是負責留守本莊的人，由少林智虔大師爲首，陸其昌（八卦）、何津舫（武功）爲輔，另由鄭玄通率本教武士，章守勤率本莊莊丁，分日夜巡邏。」

智虔大師合掌道：「貧衲遵命。」

「哈哈！」南宮老人大笑一聲道：「寧教主雄才大略，調兵遣將，指揮若定，老夫無任欽佩，只可惜遺漏了一個老夫，難道老夫已經老了，不堪任用嗎？」

寧勝天笑道：「你老哥若論輩份，大家都得尊稱你一聲前輩，但這裏年紀較長的人都知道你老不喜歡人家稱你前輩，都稱你一聲老哥。你老哥一生不喜拘束，喜歡自由自在，在下派你老任務，你老不是就受束縛了嗎，所以在下之意，你老願去碧落山莊，就看那裏需要你老，你老就去帮忙，你老如是願意留在這裏，也是一樣，如果一旦有警，那裏需要帮忙就去帮忙，這樣豈不無拘無束，任由你老自由行動，不知你老哥覺得如何？」

「哈哈！老夫的脾氣，原來都給寧教主摸熟了！」南宮老人大笑道：「好，好，依老夫看，這裏是不會有什麼事兒的，就是有，憑智虔大師在此，諒來也一定罩得住，老夫還是到碧落山莊去瞧瞧的好，說不定也可以湊個熱鬧。」

寧勝天道：「有你老哥哥去了，那就更萬無一失了。」

封居易環視寧勝天、萬青峯、金贊廷、崔介夫和智通大師幾人，感慨的道：「可惜咱們幾個都中了賊人『對消散』，這場衛道除魔之戰，咱們竟然心有餘力不足，說來實在是令人遺憾之事。」

寧勝天大笑道：「據兄弟推測，賊人眞正主腦，一直隱居幕後，至今不曾露過一次面，足見此人心機極深，碧落山莊不過是賊人一個在明處的巢穴，可有可無，即使破了碧落山莊，也未必能逮到眞正的主腦人物，咱們只要解去『對消散』，還怕沒有機會和他們週旋嗎？」

老夫人道：「好了，人手既已分派定當，事不宜遲，老身準備今晚晚餐之後就動身，李姑娘，妳立刻就去給飛霜易容，萬點星、孫小乙二位，也可趁現在先去向鄭香主把二十名武士領來，也可以先互相認識一番。」

萬點星、孫小乙領命而去。

李小雲取出一張面具，遞給了飛霜，說道：「戴面具比易容方便得多，妳只要戴上去，用手向四周按妥貼就好了。」

飛霜接過面具，收入懷中。

青松道長問道：「上官老夫人晚餐後就動身，那麼咱們第二撥，該當什麼時候動身呢？」

寧勝天笑道：「這個該由道長和卞藥師去商量決定就好，兄弟只管分配人手，不管你們何時動身。」

卞藥師道：「兄弟認爲上官老夫人一行，既是晚餐之後出發，咱們第二撥在二更光景，也該出發了，這樣前後相去不過數十里之遙，可以互相呼應，才是後援，如果兩撥人距離太遠了，前面發生什麼情況，後面的人就一無所知，還叫什麼後援呢？」

青松道長點頭道：「藥師說得是，咱們那就決定二更動身，趙（之欣）、徐（永昶）二位道兄可與萬、孫二位施主互相約定記號，以資連絡，才不致失誤。」

趙之欣，徐永昶躬身領命。

事情就這樣決定。總管章守勤也已吩咐廚下，旁晚時候就準備開飯。晚餐之後，老夫人率同第一撥人馬，首先上路。

二更時分，青松道長、卞藥師率領的第二撥人馬，也在夜色之中，離開了萬松山莊。

×　×　×

這是第七天的旁晚時光，由老夫人率領的第一撥人，已經趕到香澗湖的南首，孫小乙帶了幾名武士去附近港灣，找來了兩艘民船，大家相續落船，直往到岸駛去，同時就在船上吃了携帶的乾糧。

這一趟水程，直到初更方過，才行靠岸，萬點星和孫小乙各率九名武士先行登岸，（在四周警戒，另派兩名武士隨原船折回，到對岸去等候第二撥人馬。

老夫人一行人上岸之後，萬點星就率九名武士在前開路，孫小乙率同九名武士作爲後衛。

此行雖然乘着黑夜趕來，但老夫人是碧落山莊的主人，自然要堂堂正正的從大門進入，並不打算偷襲，是以也不用掩飾行藏了。

武士們一手執刀，一手高挑氣死風燈，循着石板路直奔碧落山莊。

碧落山莊在夜色籠罩之下，黑壓壓一片房舍，和高大的圍牆，看去竟然不見一點燈光。

萬點星走近門前三丈光景，就左手一抬，要武士們停住，一面回身朝老夫人抱拳道：「回老夫人，莊上一無動靜，咱們要待如何？」

老夫人冷哼道：「他們不點燈火，就能阻止得了咱們進去嗎？」接着朝萬點星道：「煩勞萬壯士，要秦皓和管巧巧出來見我。」

萬點星拱手道：「在下遵命。」舉步跨上前去，大聲喝道：「老夫人在此，要秦皓、管巧巧出來迎接。」

這話聲是以內力發出，莊內的人應該都可以聽到了，但過了半晌，莊內依然沒有一點動靜。

老夫人道：「靖兒、雪姑，你們隨老身進去。」正待舉步走去。

萬點星躬身道：「老夫人且慢，讓在下開路。」口中說着，左手一揮，喝道：「你們隨我來。」率同九名武士當先走上石階，揮手一掌朝大門劈去。

一道掌風撞上大門，兩扇大門居然只是虛掩着，經他掌風推動，立即呀然開啓。萬點星嗆的一聲拔劍在手，身先士卒跨進大門，九名武士隨着湧入，燈光照處但見空無一人！

老夫人、上官靖、沈雪姑等人也隨着相繼走入。孫小乙率同九名武士也一起跟了進來。

就在大家進入大門之時，萬點星已經仗劍進入二門，二門當然也只是虛掩着。進入二門，越過大天井，萬點星要四名武士站在階上，自己率同五名武士直入大廳，依然不見半個人影。五名武士分別在大廳上點燃起燈燭。老夫人一行也隨着進入大廳。

老夫人走到上首一把太師椅上坐下，怒哼道：「難道這些賊子不敢見我，都躲起來了？靖兒，你和萬壯士率同五名武士由左廊進去，雪姑和小乙率五名武士由右廊進去，給我搜，不論何人，見到了就給我拿下，如敢頑抗，就格殺勿論。」

上官靖、沈雪姑答應一聲，就和萬點星、孫小乙各自率同五名武士，分從左右長廊往裏行去。留下八名武士在大廳前面，分左右兩排站着。

老夫人要王牙婆、劉媒婆一起坐下來休息。李小雲、祝小青不肯坐下，就站在老夫人兩旁。

這樣足足等了一頓飯的工夫，上官靖，沈雪姑等人已經由長廊回出，走入大廳來。

老夫人連忙問道：「怎麼，沒遇上人嗎？」

上官靖道：「孩兒和雪姑分兩路入內，在最後一進會合，搜遍全莊房屋，一個人也沒有，好像全巳撤走了。」

沈雪姑道：「據侄女察看，他們撤走，最多也不過一二天，大概聽到伯母趕來的消息，才匆匆離開的。」

老夫人又問道：「你們沒有進後園去搜？」

沈雪姑道：「侄女是怕時間太久了，伯母會不放心，才退出來的。」

老夫人道：「這裏可由王、劉二位婆婆和萬壯士留守，孫小乙率領九名武士隨咱們進去。」

當下由老夫人親自率同上官靖、沈雪姑、李小雲、祝小青、梅香和孫小乙率領的九名武士，一直往後園而來。

沈雪姑問道：「侄女聽靖弟說，後園分東西兩個園，伯母住在西園，不知東園住的是什麼人呢？」

老夫人含笑道：「東園並沒住人，只是一座家廟，是原先屋主蓋的，有一個老尼姑當住持，廟後還有三間屋宇，是停柩之所，原先的屋主把整座宅院賣了，但保留了東園，說是老主人出遠門未歸，要等老主人回來，運柩返鄉，才能把東園騰出來，這是當時契約上訂明了的，所以把後園劃分爲二，中間還砌了一道牆……」

沈雪姑道：「伯母不覺得其中有可疑之處嗎？」

老夫人點頭道：「當時老身是聽秦皓這麼說的，如今想起來，其中確實不無問題。」

說話之時，已經進入西園。這座後園，佔地極廣，林林蔥鬱，亭台樓閣，水榭假山，佈置極具匠心！

老夫人在入園之後，就要祝小青、梅香，和自己由兩名武士執燈，走中間大路，另由上官靖、孫小乙率武士四名走左首小徑，沈雪姑、李小雲率武士三名走右邊小徑，包抄過去，約定至中間老夫人住的一幢樓宇前面會合。

雖然只有東首半座花園，但大家搜索前進，依然化了頓飯工夫，才相繼趕到一座樓宇前面。

老夫人命孫小乙率領武士在樓下停住，自己領着上官靖，沈雪姑等人登樓，巡視了每一個房間，只見桌椅上都已積了一層薄薄的灰塵，顯見自從老夫人走後，就一直沒有人來過。

老夫人感慨的說道：「老身眞想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對老身來說，竟然恍如隔世！」

上官靖道：「娘如今練成魔功，逼出奇毒，應該高興才是。」

老夫人靄然笑道：「娘自然高興，要是沒有你義父相助，娘現在還是賊人的一個傀儡，聽任人家牽着鼻子走呢，只是娘在這裏住過十八年，今晚舊地重來，多少總是會有感觸的。」

沈雪姑及時把話題岔了開去，問道：「伯母，這裏也沒有賊人的影子，我們要不要去東園搜索呢？」

老夫人道：「東園雖然不無可疑，但今晚夜色已深，大家又奔波了一天，不如先休息一晚，等明天白天再去不遲。」接着目光回顧，又說道：「好了，我們出去吧！」

李小雲道：「伯母就在這裏休息，不用再到前面去了。」

老夫人道：「偌大一座莊院，咱們人手不多，自然集中在一起的好，人手分散了，萬一賊人乘咱們不備，來個襲擊，豈不予人以可乘之機？園中地方遼闊，咱們還是一起住到前院去的好。」

一行人退出後園，回到前廳，萬點星已命武士升火烹水，沏好了茶。大家就在廳上坐下，喝茶之際，青松道長、卡藥師率領的第二撥人，也已相繼趕到，走了進來。

老夫人連忙起身說道：「道長，藥師，諸位一路辛苦了，快請坐下來喝盅熱茶吧。」

青松道長稽首道：「多謝老夫人，這裏沒發現敵踪嗎？」

「沒有。」老夫人道：「看情形，賊人似在一二天以前就全撤走了。」

卡藥師心急女兒安危，問道：「這裏全搜索過了嗎？」

老夫人道：「老身等人剛從後園搜索回來，不見有人。」

卡藥師雙眉緊蹙，搓着手道：「他們剛從這裏撤離，又會到那裏去了呢？」

沈雪姑道：「卡伯父只管放心，無論他們撤向何處去，侄女會把卡姐姐救回來的。」

大家一齊落坐之後，一名武士送上茶來。

突聽大門外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碧落山莊的人聽着，白虎門侯休，金刀門柴崑，黃龍寺慧修，慧持，特來拜山，叫你們老夫人出來答話。」

此人話聲陰沉，但每一個字都清晰的傳了進來。

李小雲道：「是虎倀夏侯前！」

老夫人道：「小乙，你去請他們進來吧。」

孫小乙領命走出大門，只見莊前站着四五十個人，有僧有俗，一個個手抱鋼刀，看去殺氣騰騰，這就在階上停步，拱了拱手道：「在下奉老夫人之命，有請諸位入內相見。」

黑豹侯休哼道：「你們老夫人好大的架子，你去告訴她，咱們既然來了，要她出來答話，就以一盞熱茶工夫爲限，如若再不出來，咱們就殺進莊去。」

虎倀夏侯前就站在石級左側，陰惻惻說道：「小子，聽清楚了，快去叫你們老夫人出來。」口中說着，暗藏袖內的左手忽然朝前推來。

孫小乙出來的時候，早就處處留心，凝神戒備，虎倀話聲尖細陰沉，聽來怪不舒服，自然特別注意，此時乍見他左手推出，似有一團陰氣襲人而來，口中喝道：「夏侯前，你敢出手傷人！」立即左手抬處，食中二指快速劃起一個圓圈，兩指朝圈中點出。

襲到孫小乙身前的一道陰氣，被他兩指一圈，就像逸上牆壁，再也無法逼進，但孫小乙從圈中點出的指風，却如穿雲之箭，穿透陰風直射過去。

虎倀夏侯前乃是黑虎神侯敞（死於旋風花）生前唯一得力助手，武功極高，他拍出的一記「陰風掌」，中途受阻，自然立時就發覺了，等他發覺之際，「無相神指」一縷指風已戳破「陰風掌」，穿射過來！

夏侯前做夢也想不到對方僅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孫小乙已經洗去臉上易容）竟會有如此高明的指功，百忙之中，右手摺扇豁的打開，當胸推出，但聽「篤」的一聲，指風擊在扇面上，震得他腳下浮動，後退了一步。

這還是他功凝扇面，全力推出，才算無事，心中不禁大爲凜駭，忖道：「這小子使的會是什麼指法？」

黑豹侯休眼看夏侯前被孫小乙一指震退，不由大怒，喝道：「好小子，你不進去傳話，還敢在大爺面前逞强，想是活得不耐煩了？」

只聽一個蒼老的婦人聲音說道：「不用他傳話，老身出來了。」

隨着話聲，從大門中走出一羣人來！老夫人由飛霜、梅香隨侍左右，走在最前面，身後跟着上官靖、沈雪姑、李小雲、祝小青、王牙婆、劉媒婆等人。

另由八名武士手挑氣死風燈，走出大門，就分左右排開，大門前經八盞風燈照射，立時大放光明。

老夫人一直走下石階，才朝站在廣場上的一羣人點頭爲禮，徐徐說道：「要找老身的不知是那幾位？」

第一個站出來的是一身黑袍，圓臉濃眉的黑豹侯休，他洪聲應道：「是在下侯休。」

第二個紫膛臉漢子應聲道：「在下柴崑。」

接着是兩個身穿灰衲的中年僧人，合十道：「貧僧黃龍寺慧修、慧持。」

另外還有一個二十四五的青年大聲道：「還有我郭勇。」他是金刀無敵郭東昇的兒子。

老夫人徐徐點頭道：「諸位要見老身，不知有什麼事嗎？」

虎倀夏侯前陰惻惻說道：「咱們大夥找上碧落山莊，自然有事。」

老夫人道：「這位是……」

夏侯前道：「在下夏侯前。」

老夫人道：「那就請夏侯先生明白見示。」

夏侯前陰笑一聲，徐徐說道：「妳是碧落山莊的主人，咱們找來，有什麼事，妳心裏應該明白。」

老夫人道：「老身問你，就是想聽聽諸位來意。」

夏侯前冷笑一聲道：「好，在下那就告訴妳，咱們此來，一共是兩件事，第一

，咱們虎頭莊老主人（黑虎神侯敞），金刀門郭掌門人（金刀無敵郭東昇）、和黃龍寺老當家（智明）都是死在你們碧落山莊的旋風花之下，這三位遇害的後人，要來替先人報仇？」

老夫人問道：「第二件事呢？」

夏侯前道：「碧落山莊不知用什麼手法，迷失武林同道心智，供你們驅策，白虎門暴掌門人（暴本仁）金刀門邢前輩，（無形刀邢鏗）黃龍寺監寺，代理方丈智光大師，如今都在你們碧落山莊之中，咱們第二件事．就是要你們立即釋放所有被迷失心智的武林同道，然後血債血還，各憑所學，拚個生死存亡。」

沈雪姑暗暗皺了下眉，心想：「事情眞巧，自己等人今晚剛剛趕來，他們也找來了。」

老夫人微微點頭說道：「諸位說的都是實情，只可惜諸位來遲了一步。」

夏侯前道：「此話怎說？」

老夫人道：「老身等人也剛剛趕到，這裏已剩下一座空屋，據迹象判斷，碧落山莊總管秦皓等人早在兩天前已經撤離此地……」

夏侯前陰沉一笑道：「妳不是這裏的老夫人？」

老夫人道：「半個月以前是，現在不是。」

夏侯前嘿然道：「虎頭莊老主人等人死在幾個月之前，就是暴掌門人等人，被迷失心智，也是三個月以前的事，妳現在縱然不是，捓是你們窩裏反，怨有頭，債有主，咱們要找的是碧落山莊的頭子，並不是找你們總管來的，總管做事，總是奉妳老夫人之命才去做的，妳何用推諉，推諉也沒有用。」

柴崑洪聲喝道：「夏侯老哥說得極是，你們只走了一個總管，就可以把事情都推乾淨了嗎？」

郭勇金刀一指，切齒道：「老賊婆，血債血還，我非把妳碎屍萬段，難雪我不共戴天之仇。」

上官靖喝道：「你們事情沒弄清楚，就如此胡說八道？」

夏侯前陰惻惻說道：「事情不是說得很明白了嗎？」

老夫人道：「靖兒，你不要多說，爲娘自有道理。」一面抬目道：「諸位可知老身是什麼人嗎？」

柴崑冷笑道：「妳是什麼人？難道不是碧落山莊的老夫人？」

「老身是碧落山莊的老夫人。」老夫人接下去道：「先夫上官平，十八年前在嵩山少室峯一處山谷石窟中得到一冊達摩祖師手著『洗髓經』，先夫好友長安永勝鏢局羅永椿爲了謀奪秘笈，勾結黑虎神侯敞……」

黑豹侯休聽得大怒喝道：「老賊婆，妳敢誣蔑先父！」揮手一掌朝老夫人擊過來。

他含憤出手，這一記「大風掌」，雖沒有暴本仁使出來的威力，但一道狂飈捲撞過來，勁風四溢，聲勢也非同小可！

上官靖冷哼一聲，左手外揚，以「接引手」把對方掌風往左帶出，但聽「呼」的一聲，有如黃河決堤，一道强猛掌風呼嘯着朝廣場左首空地瀉洩出去。

黑豹侯休不覺大爲驚凜，目注上官靖，喝道：「你是南宮靖！」

上官靖喝道：「在下上官靖，侯休，你最好稍安毋躁，聽我娘把話說完了。」

他這一手確實把在場的人給震住了。

老夫人續道：「當時謀奪先夫秘笈的還有神燈教金惟能，金刀郭東昇，和皖西三俠等人，黃龍寺智明同樣心懷覬覦，把這些人邀上黃龍寺，却暗中下毒，被郭東昇發現，正好黑虎神侯敞夜探黃龍寺，智明就把下毒之事，諉之侯敞，大家就這樣動起手來了，就因大家都各懷鬼胎，謀奪經書，幾乎把先夫當作目標，以致先夫在敵友難分之下，身中十數劍，當場傷重致死……」

柴崑冷冷的問道：「後來那本經書落到誰手上了呢？」

「都沒有得到。」老夫人繼續說道：「因爲當時有一位武林前輩眼看着大家覬覦，已從先夫身上取走，以爲可以釜底抽薪，這些人從先夫的身上找不到經書，就紛紛趕去寒家，差幸這位武林前輩早一步趕來，勸老身及早離去，他也把小兒給帶走了……」

柴崑問道：「此人是誰？」

「五行叟南宮老人。」老夫人又道：「老身當時只是個不會武功的弱女子，在一處尼庵避難，那位老師父給老身服了一顆藥丸，和一頁手抄的練功訣要，老身只花了三個月工夫，就練成魔火陰功，並引介她小師妹管巧巧協助老身，來至碧落山莊，諸位也許不信，老身服的那顆藥丸，就是魔教的『金剛散』，從此就担任了碧落山莊的傀儡主人，莊中一切事務，均由總管秦皓作主……」

「哈哈！」柴崑大笑一聲道：「妳說來說去，還是把事情推到秦皓一人身上，若說碧落山莊幕後主使人是死灰復燃的魔教，那麼就應該做出危害武林的陰謀異動來了，譬如少林、武當、華山、峨嵋、八卦、形意等門派，和黃山世家，都是當年圍勦魔教最出力的門派了，應該先去殺害這些門派的人，但碧落山莊所擄的人，却都是昔年謀奪經書的人，妳說妳被魔教下毒，當了他們傀儡，這話有誰能信？」

「不錯，不錯，這話老夫也是不信。」突然有一個蒼老聲音，從大門門樓上傳了下來。

大家急忙舉目看去，只見一個頭戴斗笠，身穿土布大褂，面目黧黑的白眉老人，半蹲半坐在門樓簷角上，背後還插着一支細長的釣杆。

虎伥夏侯前一見此人，不覺大喜，連連朝上打着拱，說道：「原來是釣叟前輩在此，那就好極了……」

白眉老人重重的哼了一聲道：「誰是你的前輩？」

「是，是！」夏侯前依然陪着笑，說道：「釣叟前輩在此現身，自然是爲了找尋金鞭叟田前輩來的了？貴派田前輩也是被碧落山莊迷失心智的人，如今仍受碧落山莊奴役的武林同道之一，咱們今晚找上碧落山莊，正是救人來的，釣叟前輩和咱們雖非一路，也總是同仇敵愾的人了。」

大家經他這一說，才想起這白眉老人，正是終南派五老中的老四天池釣叟姜超然！

老夫人朝上檢衽了一禮，說道：「前輩大概是終南派五老中的天池釣叟姜大俠了？」

白眉老人沉哼道：「老夫姜超然，只是一個釣魚的漁翁，不是什麼大俠。」

老夫人仰首道：「前輩雖然不相信老身剛才所說的經過，但眞理愈辯愈明，前輩請下來，有什麼疑問，儘可提出來，老身自當詳細奉告。」

「老夫覺得金刀門柴崑說的極爲有理。」天池釣叟一陣嘿嘿冷笑，突然一步跨了下來。

他從三丈高的門樓上一步跨下，就像一般人舉步跨下一級石階一般，不見他施展什麼身法，就跨到了廣場衆人前面，目光如刀，冷冷的道：「老夫下來就下來，難道還怕你們碧落山莊暗算不成？」

沈雪姑突然心中一動，暗道：「這些人不約而同的在今晚趕來，莫非是碧落山莊賊人預先佈置好的陰謀不成？」

老夫人道：「釣叟前輩不相信老身說的話，那是因爲前輩認定老身是碧落山莊的老夫人之故……」

天池釣叟沉嘿道：「難道老夫這想法不對？」

老夫微微一笑道：「老身若是有人證呢？」

「好，妳有甚人麼證？」天池釣叟道：「叫他出來。」

老夫人回頭道：「李姑娘，妳去請青松道長等幾位出來。」

李小雲答應一聲，轉身往裏行去。不多一回，只見青松道長、卞藥師、趙之欣、徐永昶四人，緩步從大門中走出。

青松道長打了個稽首說道：「姜前輩也來了，貧道這裏有禮了。」

卞藥師也拱拱手含笑道：「在下終南採藥，和姜前輩一別，已經快八年了，前輩風采依然，今晚是甚麼風把前輩也吹來了。」

天池釣叟姜超然看得不覺一怔，說道：「青松道兄、卞藥師，怎麼你們也在這裏？」

夏侯前陰笑一聲道：「連終南五老的田前輩，金刀門名宿邢前輩，都會被碧落山莊迷失心智，受人驅策，武當青松道長、卞藥師被碧落山莊利用，那也並不足奇了。」

他這話極盡挑撥之能事！

上官靖喝道：「夏侯前，你一再出言挑撥，惟恐天下不亂，是何居心？」

夏侯前說道：「老夫所說的那裏不對了？」

老夫人一擺手，道：「靖兒，不許插咀。」

青松道長呵呵一笑道：「你看貧道像是心神被迷失的人嗎？」

卞藥師笑道：「就算青松道長和卞某也被碧落山莊迷失了神智，姜前輩何妨聽聽青松道長和在下替老夫人作證說的話，是否入情入理？就可以知道了。」

天池釣叟頷首道：「好，青松道兄請說來聽聽。」

青松道長打了個稽首，口中說道：「善哉！善哉！」

他從萬青峯、寧勝天、以及少林智通大師，聯合八卦、形意、武功三位掌門人，爲了調查三個月前無故失蹤的武林人士，在一處大宅院中，身中「對消散」說起，如何分函各大門派，聚會萬松山莊，自己就是奉武當掌教之命，前去萬松山莊支援的。後來宓飛虹如何答應釋放迷失心神的人，雙方如何動手，無形刀邢鏗、金鞭叟田五常二人，隨同宓飛虹如何突圍，老夫人如何遇上五行叟南宮老人，母子重逢，卞藥師的女兒卞藥姑遠上天台求取解藥，中途遭碧落山莊的人刼持，今晚老夫人是來救人以及索取解藥來的，扼要的述說了一遍。

天池釣叟姜超然道：「這麼說，老三到那裏去了呢？」

虎伥夏侯前障惻隱說道：「田前輩自然還在碧落山莊的手中了。」

話聲甫出，突聽郭勇「啊」了一聲道：「不對！」砰然一聲，直朝地上跌坐下去！

柴崑吃了一驚，急急問道：「郭賢侄怎麼了？」

他問出話來，還沒聽到郭勇回答，身後二十名刀客，已經一個接一個的倒了下去。

不止是金刀門的人，黃龍寺十六個灰衲僧人、虎頭莊八名莊丁也同時像木排般無聲無息的往地上倒去。

虎伥夏侯前厲聲道：「有人放毒，好卑鄙的手段！他們竟然趁武當青松說話之時，施放毒藥，咱們和他們拚了！」手中摺扇豁的打開，一個箭步朝階前老夫人撲了過來。

此時廣場上沒有倒下去的只剩下武功較高的天池釣叟姜超然、風雲刀柴崑、黑豹侯休和黃龍寺慧修、慧持幾人。慧修、慧持功力較遜，雖沒軟坐下去，但也已感到頭重腳輕！上身搖晃，大有站立不住之感。

事情發生得極爲突然，連老夫人、青松道長、卞藥師等人都出乎意料！給怔住了。

天池釣叟、柴崑、和黑豹侯休眼看已方的人，幾乎全都中毒倒下，自然定是老夫人這邊的人使的毒，經夏侯前這一喝，更加氣憤塡膺！

天池釣叟雙目圓睜，怒喝一聲？「好個青松道人，你果然被他們迷失神智，故意花言巧語，拖延時間，老夫今晚先劈了你！」

喝聲出口，反手從背後取出一支四尺長的釣竿，隨手一掄，竿中藏竿，立時變成了一支八尺長竿！身形一躍而起，人在半空，就洒出無數支竿影，像一片網罟，朝着青松道長當頭罩落。

到了此時，已是有理說不清！青松道長自然知道終南五老一身功力非同小可，急急後退數步，口中叫道：「姜老施主快請住手，這是誤會，請聽貧道一言。」

姜超然提吸一口眞氣，釣竿輕輕在地上一點，又飛身而起！口中喝道：「老夫已經聽你說了半天！不用再說了。』長竿揮處，化作一蓬竿影，凌空追擊過來。

青松道長眼看一時也解說不清，對方

攻勢凌厲，自己再不拔劍，只怕無法躲得過幾招，只好掣劍在手，劍劃弧形，身隨劍走，一陣叮叮輕响，化解攻勢，一面叫道：「老施主務必請住手，老施主縱然不相信貧道，總該相信武當派……」

天池釣叟怒喝道：「老夫就是相信武當派，才會讓你們得手，武當派還能相信嗎？」

釣竿連揮，勁急嘯聲，挾着絲絲竿影，急襲過來。青松道長面對這位無法理喻的超級高手，那敢怠慢，只好凝神運劍，小心翼翼的化解攻勢。

虎假夏侯前堪堪朝老夫人撲來，上官靖左手拍出一掌，瞋目喝道：「夏侯前！你給我站住！」一道掌風朝夏侯前身前湧去。

老夫人忙道：「靖兒不可傷他！」

上官靖道：「孩兒不會傷他的。」

夏侯前撲來的人，給掌風一擋，宛如撞在一堵氣牆上，身形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不，被震得後退了一步。這一步後退，上身搖了兩搖，砰然往地上跌倒下來。

黑豹侯休使的是一支三尺長的黑虎爪，他是在虎假夏侯前發言之後，搶上來的，自然比夏侯前遲了一步，此時堪堪掠上，就看到夏侯前撲倒下去，心頭一急，叫道：「大叔，你……」

他功力不如夏侯前甚多，別說出手，連話說到一半，也砰然跟着倒下。

風雲刀柴崑手握金刀，奔向卡藥師，口中喝道：「柴某眞想不到你姓卡的也會助紂爲虐，看刀！」手中金刀隨着他掠來之勢，直取卡藥師胸口。

卡藥師身形一側，忙道：「柴老哥有話好說。」

柴崑眼看隨同自己來的金刀門弟子和師侄郭勇，全已中毒倒下，那還容你說話，喝道：「咱們沒有好說的了，你再不亮兵器，柴某也要先劈了你。」

金刀揮動，一片刀光有如風起雲湧，凌厲無前，眞不愧他風雲刀之名。

卡藥師在對方凌厲攻勢之下，不得不拔劍自衛，口中依然叫道：「這是賊黨的陰謀，柴老哥先請住手，讓兄弟看看他們中的是甚麼毒……」

柴崑此時急怒攻心，怒笑道：「毒是你們使的，你們用再假惺惺？」刀招愈逼愈緊，記記俱是他風雲刀的殺着。

卡藥師明知這是賊人的毒計，柴崑可以急怒猛攻，他却除了招架，不好還擊，自然逼得步步後退。

不過十來個照面，卡藥師已是汗流浹背，雖無敗象，却也十分狼狽，就在此時，突覺柴崑的攻勢突然漸漸和緩下來！

不，他刀法漸亂，上身搖晃，砰的一聲跌下去，金刀也隨着脫手墮地。

卡藥師吁了一口氣，急忙收劍入匣，正待俯下身去，察看風雲刀柴崑究竟中的是甚麼毒？

突聽一聲長笑，掠空飛來，人還未到，一道强烈的掌風已湧到身前！

卡藥師急忙吸氣後躍，擧目看去，廣場中已經多了三個老人！後面還有四五條人影，相繼掠來。

這三個老人，卡藥師全都認得，那正是終南五老的老大銀拂叟向天倫、老二竹笻叟易南軒、老五南山樵子陶石田。後面跟來的是羅尙武、（永勝鏢局羅永椿之子）和統南派四個弟子。

這一記發掌之人，正是南山樵子陶石田。

卡藥師拱拱手道：「陶前輩，在下只是要看看他中的究竟是何種劇毒，並無惡意。」

正在和青松道長動手的天池釣叟姜超然聽到笑聲，就洪聲道：「老大，老二、老五、你們來得正好，這些人都中了碧落山莊的毒，今晚決不能放過他們。」

青松道長一面擧劍封架，一面急叫道：「向老施主，此事全是誤會，快請姜老施主住手。」

天池釣叟喝道：「老大，兄弟也中了他們劇毒，青松老毛雜也是碧落山莊一黨，你們小心中了他們詭計。」

口中喝道，一支釣竿忽東忽西，幻起一排一排的竿影，在青松道長左右前後，層層包裹了起來。

青松道長大聲道：「終南、武當、一向友善，老施主千萬不可意氣用事。」

天池釣叟喝道：「老夫親眼目覩，難道還會假的？終南派和武當派雖然一向友善，但你老毛雜已投到碧落山莊，還是武當派的人嗎？」身形再次騰空而起，長竿一揮，抖出一蓬竿影……

他這一陣搶攻！原是仗着數十年修爲，硬把劇毒逼住，但他既要全力展開攻勢，又要用口說話，身內劇毒，如何還逼得住？話聲甫落，人已從空中突然一個倒栽葱、跌墮下來，落倒地上，就再也沒動一下。

竹笻叟易南軒手提竹杖，一步掠到青松道長面前，厲聲喝道：「青松，是你下的毒手？」

青松道長嗆的一聲，長劍回鞘，苦笑道：「易老施主總看到了，姜老施主一再搶攻，貧道可曾還手嗎？這是賊人有計劃的陰謀，目的就是爲了挑起咱們一場火併，貧道一再要姜老施主住手，他兀自不肯，才引發了劇毒。」

銀拂叟一身道裝，面色紅潤，右手中指掛着一柄銀拂，目光湛然，一擺手道：「老二，你先喂老四一顆辟毒丹再說。」

竹笻叟易南軒依言從懷中取出一個葫蘆，傾出一顆藥丸，納入天池釣叟口中。

銀拂叟才目注青松道長，徐徐說道：「道兄說是誤會！此話怎說？」

青松道長緩緩舒了口氣道：「咱們趕來碧落山莊，原是救人來的，但莊中賊人，早在二日前已經全數撤離，只剩下一座空宅，但咱們剛剛來到，這些人也不約而同的趕來，而且在貧道述說經過之時，有人暗中下毒，豈非明明是賊人早就安排的詭計？」

銀拂叟目光一轉，問道：「這些是甚麼人？」

青松道長伸手一指，說道：「除了貴派，這是白虎門的人，這是金刀門的人，這是黃龍寺的人，連同貴派，一共是四個門派，也就是說！四撥人應該來自四個不同的地點，何以會不約而同在今晚三更同時趕來，這就很明顯是賊人事前分別通知了貴派等四撥人，他再乘貧道說話之時，大家不加注意，暗中下毒，好讓向老施主等幾位隨後趕來的人，一眼就看到許多人中毒，不用說也一定是咱們使的毒了！此中情形，十分複雜，還望三位老施主明辨是非，不可讓賊人狡計得逞才好。」

南山樵子陶石田道：「老四方才何以會說道友投了碧落山莊的呢？」

青松道長道：「此事說來話長，因爲……」他回身指指老夫人，又道：「這位上官夫人就是從前碧落山莊的主人，貧道和卡藥師是隨同上官夫人剛從萬松山莊趕來，他們才硬指上官夫人是碧落山莊賊人一夥，連貧道也成了碧落山莊賊人的羽黨了。」

銀拂叟頷首道：「聽來果然是複雜得很。」

沈雪姑走到卡藥師身邊，蹲下身去，問道：「卡伯父，他們中的究竟是甚麼毒，你老看出來了嗎？」

「可能是『百步散』！」卡藥師雙眉緊皺，緩緩站起身來，沉吟着道：「怎麼又扯上了四川唐門，眞使人百思不解！」

沈雪姑說道：「那一定是唐紀中所幹的了。」

卡藥師微微搖頭道：「廣場上雖有這許多人，但彼此之間，都互相認識，唐紀中如何混迹其間？唐門『百步散』，只能在較近距離撒出，聞入鼻孔，方能奏效，唐紀中又如何能近身施展呢？」

銀拂叟道：「會是唐門『百步散』，藥師不會看錯？」

唐門「百步散」只有他們獨門解藥可解，終南派的辟毒丹就不管用了。

卡藥師道：「萬松山莊被賊人潛入，使的也是『百步散』，在下剛才切過柴崑和侯休內人的脈，決錯不了。」

沈雪姑道：「卡伯父！侄女已經知道了。」

卡藥師愕然道：「妳知道？」

沈雪姑點點頭，霍地轉過身去，雙手疾發，閃電般點了虎假夏侯前身前幾處穴道，才道：「此人嫌疑重大，青松道長、卡伯父、上官伯母請陪終南三位前輩到裏面坐，此事立刻可見分曉。」

一面回頭道：「二妹、三妹、王、劉二位婆婆，和萬老大（萬點星）率同二十名武士，留在這裏，守護中毒的人，不准任何人接近！「接着又朝孫小乙道：「小乙，你把夏侯前提進來。」話聲一落，又以「傳音入密」說道：「不要任何人碰他身子。」

銀拂叟眼看沈雪姑調度得井井有條，忍不住朝青松道長問道：「道兄，這位小哥是甚麼人？」

青松道長以「傳音入密」說道：「她是沈雪姑姑娘！千手觀音的傳人。」

銀拂叟聽得微微一怔，點了點頭。千手觀音的門人，那當然不會和魔教勾結的了。

當下由青松道長、卡藥師、老夫人陪同終南五老的老大銀拂叟向天倫、竹笻易南軒、北山樵子陶石由三人進入大廳。

羅尙武、顧炎堯等五個終南門人，則留在廣場上守護着中毒昏迷的天池叟姜超然。

上官靖、沈雪姑、趙之欣、徐永昶四人，和一手提着虎假夏侯前的孫小乙一起入內。孫小乙把夏侯前放到地上。

老夫人請大家落坐坐交後，朝沈雪姑問道：「雪姑，唐門『百步散』眞會是夏侯前下的嗎？」

沈雪姑笑了笑道：「八九不離十，侄女認爲他的嫌疑最大了。」

老夫人道：「妳要如何問他呢？」

沈雪姑道：「此人老奸巨猾，不給他吃點苦頭，他是不會說出來的了。」

說到這裏，走近夏侯前身邊，伸手在他下巴一揑，再在他後頸上拍了一掌，她出手迅疾，十分俐落，但聽夏侯前張咀「喀」的一聲，從口中吐出一顆銀色小珠。

沈雪姑接到手中，冷笑道：「我早已料到他口中藏有毒藥，一旦洩露身份！就會服毒自戕。」

說着右手輕輕一拂，解開了他身上穴道，喝道：「夏侯前，你苦肉計已經失敗了，還不坐起來好好答話？」「苦肉計」，就是說他假裝中毒了。

夏侯前依然撲臥如故，一動不動，恍如未聞。

沈雪姑冷笑道：「夏侯前，你再裝死，姑娘就不客氣了。」

地上的夏侯前還是不言不動，躺臥如故。

沈雪姑柳眉微皺，哼道：「我倒不相信你能裝作到幾時去？」

右手五指屈指輕彈，雖然她手指並未觸及夏侯前的身子，但五縷指風却無聲無息的襲上夏侯前身上五處穴道！因爲她不是用手指點的，所以誰也不知道她指風點的究竟是什麼穴道，但大家都可以看到她屈指輕彈之際，夏侯前的身軀似乎微微一動！

接着只見夏侯前口中「啊」了一聲，倏地翻身坐起，臉有驚怖之色，張目叫道：「妳點了老夫什麼穴道？」說完，用力咬牙。

沈姑娘冷冷一笑道：「夏侯前，你咬牙也沒有用，你們這點技倆，如何瞞得過我？你看清楚了，毒藥已在本姑娘掌心，想死可沒有這麼容易。」

夏侯前的目光一瞥，果見她掌心托着一顆銀色的藥丸，不覺橫上了心，閉目不語。

沈雪姑在椅上坐下，續道：「你此時不說沒關係，咱們有的是時間，看你能強到幾時去？」

終南三老自然看到夏侯前用力咬牙的情形，如果他不是作賊心虛，何用畏罪自戕？因此對青松道長方才說的話，不覺相信了幾分。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夏侯前坐着的人，身軀突然起了一陣激烈的顫抖，他一身武功精純，自然要拚命的强自忍耐，但一個人武功再高，被點了五陰絕脈，全身氣血逆轉，你就無法運行眞氣，只有聽任逆血攻心。

夏侯前先前還能勉强忍受，但不到一盞熱茶工夫，雙目通紅，頭上青筋一根根綻出，黃豆大的汗水一粒粒直瀉下來，看樣子他已經支持不住，一下撲倒下去，只是滿地亂滾，雙手顫抖，五指如爪，向空亂抓，雙脚不住的牽動，這自然比死還難

過，厥狀令人目不忍睹！

青松道長口中連聲說道：「善哉！善哉！」

就是終南三老看了也不覺面有惻然之色。

卞藥師道：「沈姑娘，妳可以讓他安靜一點麼？」

沈雪姑冷笑道：「廣場上數十條人命，全繫在他一人身上，他若是不肯招供，這幾十條人命，豈不都沒有救了？」

這兩句話的時間，夏侯前匐伏地上，嘶然叫道：「沈……姑娘……我……說……我說了……」

「好像還差一點。」沈雪姑冷冷的說道：「不給你一個厲害，你肯全盤說出來嗎？」

夏侯前顫聲道：「我……全說了……妳快……快……快……解開……我穴……道……」

「好吧！」沈雪姑依然緩緩的說道：「你如果有半句謊言，我會加倍給你厲害的。」

夏侯前張大了口，喘不過氣來，只是含含糊糊的說道：「快……求求你……快……快……」

沈雪姑冷笑一聲，連站也沒站起來，只是右手衣袖輕輕的向他身上拂去。

夏侯前匐伏着的人猛地上身往後一仰，一個觔斗跌了出去。這一跤跌得並不輕，夏侯前口中悶哼一聲，立即昏了過去。

銀拂叟道：「沈姑娘，他……」

沈雪姑道：「不要緊，這是他方才忍不住逆血攻心，等到穴道一解 因氣血由逆轉順，一口氣一時透不過來，才會閉過氣去。」說話之時，又振腕一指凌空點了過去。

夏侯前大叫一聲，果然立時睜開眼來，他頭悸猶在，垂下頭連看都不敢再看沈雪姑一眼。

沈雪姑喝道：「你還不快說，是什麼人指使你下毒？」

夏侯前俛首道：「是令使指示在下做的。」

沈雪姑道：「令使？是什麼人？」

夏侯前道：「在下不知道他是誰，每次和他見面，他都以黑布蒙面。」

沈雪姑道：「唐門『百步散』也是他交給你的？」

夏侯前道：「是的。」

沈雪姑道：「今晚有沒有同黨？」

夏侯前遲疑了一下，才點點頭道：「有。」

卞藥師道：「他還有同黨？」

沈雪姑道：「他一直站在前面，如何能把廣場中的人全數毒倒？再說，如果他一個人能把廣場中的人全數毒倒，豈不也可以把咱們一起毒翻了？」

銀拂叟點頭道：「姑娘高見！」

沈雪姑喝問道：「你有幾個同黨，快說！」

「三個。」夏侯前到了此時，不得不說，接着道：「虎頭莊、黃龍寺、金刀門各有一個。」

沈雪姑又問道：「他們怎麼會聽你的呢？」

夏侯前道：「在下早已在他們身上下了毒，他們只好聽在下的了。」

沈雪姑道：「今晚這場陰謀，也是你籌劃的了？」

「不是，不是在下。」夏侯前直到此時才抬起頭來，矢口否認道：「那也是令使安排的，他最先通知的好像是金刀門，再由金刀門分別通知黃龍寺、永勝鏢局和虎頭莊。」

沈雪姑道：「通知怎麼說的？」

夏侯前道：「那是派人去口頭傳說的，大意是碧落山莊老夫人今晚會回到碧落山莊，大家爲了救人，約定三更時分在碧落山莊會合。」

銀拂叟道：「不錯，老夫聽羅尙武是這麼說的。」

沈雪姑道：「好，解藥呢？」

夏侯前道：「解藥不在在下身上。」

「那個令使交給你可以毒翻數十人的『百步散』，不會不給你解藥。」沈雪姑道：「解藥不在你身上，你放在那裏！」

夏侯前似是被沈雪姑說穿了，只得點點頭道：「令使確實交給在下一瓶解藥，在下不敢帶在身上，所以把它藏在一處隱密的地方……」說到這裏，他就不肯再說下去了。

沈雪姑冷聲道：「哼！你還不快說出來？」

夏侯前道：「你們可以派人跟在下拿，只是取到解藥之後，就得釋放在下，這是在下唯一的條件了。」

沈雪姑道：「好，我答應你，你現在可以說出解藥放在那裏了？」

夏侯前道：「離這裏並不遠，沈姑娘派誰去，在下可以跟他去，因爲那個令在下不知道他是誰，在下說出地點來，萬一他先一步把解藥取走，在下豈不交不出解藥來了？」這是老江湖說的話，說得極爲合理。

沈雪姑道：「好，我先解開你雙足穴道，你可以奔行，雙手穴道，等取到解藥，我自會給你解開的，現在我把話說在前頭，我這點穴手法，沒有人可解，也無法運氣衝穴，你若有什麼詭計，那麼你這雙手就會永遠殘廢，無法復原了。」

夏侯前道：「在下省得。」

沈雪姑站起身，衣袖一拂，替他解開了雙足穴道，說道：「好了，你可以站起來了。」

夏侯前站起身，說道：「沈姑娘派誰跟在下去呢？」

沈雪姑道：「我跟你去拿。」

上官靖道：「沈姐姐，小弟和妳一同去。」

沈雪姑道：「你留在這裏，我一個人去就好。」

老夫人及時道：「這裏不會有事的，還是讓靖兒和妳同去的好。」

卞藥師也站了起來，說道：「老朽在這裏也沒有事可做，陪你們一同去走一趟吧。」

沈雪姑道：「本來由侄女一個人去就夠了，上官伯母要靖弟同去，已足可對付任何强敵，卞伯父還是留在這裏，不用再勞動你老了。」

老夫人笑道：「藥師，你就坐下來休息一會吧！」

卞藥師點頭道：「好吧！」說着就回身坐下。

沈雪姑朝夏侯前道：「好了，你走在前面領路。」

夏侯前吃了一次苦頭，自然十分合作，垂着雙手，舉步朝外走去。沈雪姑、上官靖緊跟在他身後，出了門口。李小雲迎着問道：「大姐，大哥，你們要到那裏去呢？」

沈雪姑道：「我們跟他去取解藥，你們守在這裏，千萬小心。」說完，急步跟了上去。

三人越過廣場，夏侯前忽然朝左首一條小經行去。他雙足穴道已解，是以奔行得極快。

不過盞茶光景，已經奔出五里來路，到了一座廟宇前面。沈雪姑目光一注，看清廟上橫額寫着「文武殿」三個金字。

沈雪姑心頭不禁暗暗一動，忖道：「看這座廟宇，最多不過蓋了三五年光景，這裏和碧落山莊近在咫尺，碧落山莊豈容外人在這裏蓋廟？今晚自己等人夤夜趕來，碧落山莊只剩下一座空宅，賊人一個不見，他們經營多年老巢，豈肯棄之而去？如今看到這裏有一個廟宇，那麼碧落山莊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藏匿在這裏了。」

心中想着，立即以「傳音入密」朝上官靖道：「這座廟宇隣近碧落山莊，很可能是賊人的另一巢穴，我們進去，務必小心！」

上官靖道：「小弟也是這樣想。」

夏侯前脚一停，回頭道：「到了，你們跟我進去。」

說完，入步走上，舉起右足輕輕一蹬，原來兩扇山門只是虛掩着，立即呀然洞開。

夏侯前當先走入，兩人緊跟在他身後，越過大天井，走上大殿，夏侯前脚下沒停，從神龕左首繞到龕後，那是通向第二進的門戶，再穿過一座天井，筆直朝第二進大殿上行去。

兩人緊隨他走入，只見大殿上供的是觀音大士。夏侯前已經在神龕前面站停下來。

沈雪姑問道：「說！你把解藥放在那裏！」

夏侯前抬目望着神龕裏面的供案，說道：「就在供案上那隻插楊枝的水瓶裏面」他雙手被制住穴道，「只好用目光來表示了。

神龕裏面是一尊丈許高的白衣大士神像，神像前面有一張供案，案上左首果然有一隻兩尺高的描金水瓶，插着一支楊枝，那是觀音大士普救衆生用來洒甘露的。

上官靖道：「小弟上去 」

沈雪姑道：「你小心些！」

神龕離地約有三尺高，上官靖縱身躍上神龕，走到供案前面，先把瓶中楊枝取出，放到供案之上，然後捋起袖管，把手伸了進去。

沈雪姑仰面忙問道：「裏面有沒有藥瓶？」

上官靖道：「有。」他伸手抓起藥瓶，突覺手背上像是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口中忍不住「啊」了一聲，急忙把手退出手來。

沈雪姑聽到他是無故發出這聲驚「啊」，急忙問道：「你怎麼啦？」

上官靖道：「解藥取到了，只是小弟手背上好像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

沈雪姑道：「你快下來。」

就在她這一分神之際，耳中突然聽到一聲「啪」的輕响，急忙回頭看去，只見夏侯前雙脚一頓，一個人迅快的朝地下鑽去，要待出手，一塊石板已經翻了上來。原來他早已踏在一方翻板之上，這時乘沈雪姑不注意，就雙足一頓，逃了下去。

上官靖躍落神龕，沈雪姑道：「你快給我看看，被什麼東西咬了？」

上官靖舉起手來，只見手背上有兩個極細齒印，四周已有銅錢大的一圈，色呈烏黑。

沈雪姑吃了一驚，說道：「這是什麼毒物咬的？快閉住穴道！」

突聽夏侯前的聲音說道：「老夫爲了怕人家竊取解藥，所以在水瓶裏放了一條苗疆最毒的烏金絲，因爲牠正在冬眠時期，沒人動牠，是不會咬人的，但這位上官老弟拔出楊枝，已經把牠驚醒，再取起藥瓶，觸及牠身子，自然把牠觸怒了，老夫眞是抱歉得很。」

沈雪姑伸出右手，一把握住了上官靖的左手，暗中以「傳音入密」說道：「快運『太素神功』，把劇毒從太素脈逼出，不可說話。」一面冷笑道：「夏侯前，你不要忘了雙手穴道被我『無極神指』所制，除了我，無人能解。」

夏侯前深沉的道：「老夫並沒忘記，但這位上官老弟被苗疆烏金絲咬了一口，藥解也只有老夫才有。」

沈雪姑哼道：「你想怎樣？」

夏侯前陰笑道：「沈姑娘聰明過人，老夫的意思，妳還想不到嗎？」

沈雪姑道：「你不說出來，我如何會知道？」

「好，老夫那就照直說了。」夏侯前道：「只要沈姑娘說出如何解穴，老夫就立時給你烏金絲的解藥。」

沈雪姑心頭突然一動，暗忖道：「自己答應取到解藥，就會給他解開穴道的，如此說來，難道水瓶中的這解藥竟然是假的不成？」一面哼道：「我本來就答應過你，取到解藥，就會給你解藥，你何用多此一舉？」

「不然！」夏侯前沉一笑說道：「老夫若不趁此脫身，你們還會把老夫押回去，現在你們已經取到解藥了，老夫也不需妳代勞，妳只要說出解穴之法來就好，至於被烏金絲咬傷的解藥，只能算是老夫的贈品罷了。」

沈雪姑道：「你藏在水瓶中的這瓶解藥是眞是假？」

她是故意藉着問話，來拖延時間，「太素脈訣」，原是治病靈訣，陰陽合參，練成「太素神功」，可以水火不侵，百毒不傷，上官靖雖被苗疆毒蛇烏金絲咬傷，運起神功，自可把蛇毒從傷口逼出。

夏侯前陰沉的聲音呵呵一笑，說道：「這瓶解藥，乃是令使交與老夫的，是眞是假，老夫也不得而知，這要服用之後，才能知道！」

（未完・卅一）



歌狂劍彈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惡扁鵲指點蕭娟娟、柳青救生凌鶴、姜不幸，又教梁不凡攻敵五招嚇退碰釘的黃伯庭父子，無意中出面替醜女人高麗花解了惡門之圍，又指示女弟子李婉如搶救凌鶴親生的凌小鶴，可惜李婉如錯聽馬芳芳的誤導，抱走馬小鶴，江杏及時指正芳芳明機巧而不用之理，既義救嬰兒又指出誤導不正，正氣凜然。兩位老江湖雖邪實正，不枉為人，勝那些自命君子而善詐，却不如小人之自新也……凌鶴揹着馬小鶴，被黃氏兄弟及三百族人趕上，凌鶴腿上中了吹箭昏迷在地，黃氏兄弟一看那嬰兒，才知道那不是他要的凌小鶴，便撇下凌鶴離去……

情專不苟合　怪醫愛奇才

李婉如厲聲道：「姜不幸，妳再罵人，我可對你不客氣了！」

姜不幸道：「不客氣又如何，妳還能吃人哪？」這正是所謂：才子遇才子，每有憐才之心，美人遇美人，必無惜美之意。何況二人之間有利害關係。

李婉如要往上衝，凌鶴攔住，這工夫姜不幸疾馳而去，由於凌鶴背着身子攔阻李婉如，未看到姜不幸走了，而李婉如雖看到却又不說，待姜不幸快沒影兒了，她才道：「那女人走了……」

凌鶴猛然回頭一看，連連頓足道：「李姑娘，妳怎麼不早說。」

「我也剛剛才發現她走了嘛。」

「糟了，這誤會可就大啦！眞是從何說起呢？」

「你可是親眼見到的，這女人很難纏，說話指桑罵槐，你看她那股子咋唬勁兒，好像世上所有的人都欠她似的。」

「不行，我要去追……」

「追不上，再說她此刻又不可一世，還是先讓她冷靜下來再說，我認為目前當務之急不是去追她！」

「那是什麼？她是我的妻子呀！」

「我看不是，你們只不過是苟合，既無父母之命，又無媒妁之言，她既不重視這份露水姻緣，你也不必一廂情願。」

「不不，雖無父母之命，亦無媒妁之言，有了孩子我今生不渝，絕不會背信毀盟，李姑娘，妳剛才說目前當務之急不是追她，那是什麼？」

李婉如道：「當然是去把你自己的孩子搶回來，要搶回自己的孩子，再去找那姓姜的小潑婦，她就再也潑不起來了。」

凌鶴一想也對，搶回孩子眞的比去追姜不幸要緊，道：「好吧！咱們去找馬芳芳……」

那知二人才奔出三五十丈遠近，忽見迎面兩個人影疾馳而來，李婉如道：「是兩個女人啊！」

「不錯，而且那個老的還揹了個孩子。」原來這二人正是江杏和馬芳芳，她們

去追黃氏兄弟及族人，也許是追錯了方向，或者對方改變了方向，居然未能追上。

柳青道：「在下也要離開這兒，同行如何？」

馬芳芳十分焦急，找不到解藥也要回來看看昏迷的凌鶴，江杏也未攔阻。這工夫凌鶴大聲歡呼，道：「另一個年輕姑娘正是馬芳芳……」

李婉如雖知他如此高興是由于孩子有了下落，那婦人揹的必是凌小鶴了，却悻悻地看了凌鶴一眼。

四人很快地接近，老遠芳芳就大叫道：「凌大哥，你沒有中毒？那眞是吉人天相，太好太好了！」

凌鶴道：「馬姑娘，我的孩子在妳那兒？」

「是啊！小妹知道，小鶴是你的命根子，所以才和江大娘一起去黃氏兄弟及葉伯庭父子藏身的尼庵中搶了回來。」芳芳立下了汗馬功勞，她以為幾天的辛勞，已得到了補償。

凌鶴抱拳道：「這位江大娘，晚輩過去……」

馬芳芳搶着道：「江大娘就是『一指叟』葉伯庭的夫人，由于大娘厭惡葉伯的為人，早已和他離異……」也順便說了她出走找孩子遇上江杏以及回去放了江涵和交換孩子的事。

「原來如此，大娘善惡分明，一絲不苟，晚輩敬佩萬分，就此向大娘致謝。」

江杏道：「凌少俠且莫客氣，老身嫁了那種男人，又生了那種兒子，眞是愧對父母及武林，少俠不怪我已感激不盡！」

凌鶴說道：「大娘揹的可是犬子凌小鶴？」

「是……是的，不……不過……」

凌鶴上前道：「我給大娘解下……」目光在孩子臉上一掃，不由突然愣住，吶吶道：「怪事……怪事……怎麼又有一個馬小鶴？」

江杏自然心裏清楚，是她動的手腳，把孩子換了的，那是因為她不主張把別人的骨肉留在自己身邊！此刻她想裝糊塗都不成，況且她也無須再瞞下去，道：「凌少俠，你也不必顧左右而言他，令郎不是在你身邊嗎？」

「大娘您說什麼？」

江杏愕然道：「難道少俠不久前醒來身邊沒有一個孩子？」

「有啊！就是這個馬小鶴，這個，才應該是犬子凌小鶴才對，怎麼又是馬小鶴呢？」

馬芳芳說道：「這簡直把人弄胡塗了。大娘，這個就是凌小鶴呀！您怎麼忘了呢？」

「不！不！」江杏道：「芳芳，大娘必須告訴妳，不久之前，妳去搶解藥先離開凌少俠，大娘就把孩子偷偷換了過來，也就是把凌小鶴放在凌少俠身旁，馬少鶴揹在我的身上……」

凌鶴和馬芳芳都是一震，馬芳芳一震之後，繼而責怪江杏自作主張，但凌鶴一想，勿怪姜不幸抱走了那個孩子，八成當時她就發現那個是凌小鶴了。

姜不幸得到了她自己的孩子，會不會遠離這一帶就很難說了。只是凌鶴並不怪江杏，還抱拳道：「多謝大娘，孩子已被姜不幸抱走了！」

馬芳芳愕然道：「怎麼？凌大哥見過姜姐姐？」

「是的……」凌鶴說了一切。馬芳芳內心更討厭江杏，她本想討好凌鶴，居然弄巧反拙，反而送給了姜不幸，却不得不敷衍道：「凌大哥，既然姜姐姐把孩子抱去了，不是更好嗎？」

凌鶴道：「好是好！只是當時我被蒙在鼓裏，不知那是犬子，相信不幸會遠離此鎮的。」

「那也不見得，請問這位李姑娘，既在凌大哥身邊，怎麼會把孩子弄錯呢？」

李婉如正想找她算賬，冷冷地道：「虧妳還有臉和我說話，妳騙了我，說我搶到孩子的就是凌小鶴，自以為得計，結果如何，不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嗎？」

馬芳芳道：「空不空是我個人的事，妳整天跟着凌大哥算什麼呢？」

「我不算什麼，只是不願看着人家骨肉分離而已，妳有未捫心自問一下，是誰使人家骨肉分離的呢？」

「李婉如，我覺得妳很討人厭！而妳自己居然並不知道。其實妳除了會跟以外，妳還會什麼？」

李婉如一晃而至，閃電攻出三掌，馬芳芳為「怒堡」「八虎」之一，非比泛泛，但仍被逼退了兩步，李婉如說道：「妳是個什麼女人呢，妳絕未想到，凌大哥根本不領妳的情而感激這位江大娘對不？這就叫着吃對門謝隔壁呀！格……」

馬芳芳厲叱一聲，撲了上去，凌鶴厲聲道：「不要打了！」但兩女誰也不想停手。馬芳芳不弱，李婉如更非易與之輩。甚至比曲能直師兄還厲害。二人力搏了五六十招，凌鶴又叫了幾聲，兩女不停，他掉頭疾馳而去。

他現在實在不願有女人在身邊，他要去找阿幸，因為一旦阿幸遇上葉氏父子或黃氏兄弟，一定逃不出他們的手掌，他以為任何女人也無法取代阿幸。

× × ×

姜不幸的確因傷透了心，在得到孩子之下想離開這傷心之地，遠走高飛。但她奔出不到十里，竟遇上了柳青。

她本有報復凌鶴之心，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這世界上也只有凌鶴能據有她的身心，不會再有第二個。所以在決定遠走高飛之下，不想再和柳青在一起，以免造成他的錯覺。

「姜姑娘，咱們又遇上了！妳找到孩子了？」

「找到了！柳大哥。」

「姜姑娘要去何處？」

她自己都不知道要去何處？苦笑道：「走一步算一步。」

柳青道：「在下也要離開這兒，同行如何？」

姜不幸不便峻拒，兩人向東而行，此刻正是過年時刻，柳青還不覺得，姜不幸却感覺形單影隻，阿鶴對她不忠，這世上也就沒有她所眷顧的男子了。

天未黑，山野中下起鵝毛大雪來，而孩子餓了就哭了起來。柳青道：「姜姑娘，看來這兒離鎮甸還有二三十里，不如先

找個避風雪之處，要不，孩子受不了！」

四下打量，約半里外有個小屋，接近一看，這兒是一片墓地，這小草屋建得簡陋，原來是守墓者棄而不用的，如果下雨，屋頂就會漏。

至少這小草屋還有一張床，上舖茅草，可避風亦可擋雪。柳青道：「姜姑娘，妳在這兒等我，由此向東，大約十餘里外有個小鎮，我去弄點吃喝的。」

姜不幸道：「柳大哥，來回不是將近三十里嗎？」

「沒有，只有二十五六里，我會盡快趕回來。」

柳青走後，姜不幸餵了孩子，但她本人一天未進飲食，奶水也不甚足。想想和凌鶴的恩愛，更顯得此刻的孤苦伶仃，今後，一個人帶着孩子闖盪，這日子怎麼打發，

可是凌鶴和馬、李二女以及蕭娟娟等人之親密景象映現眼前，她又重重地哼了一聲，重下決心，絕不回頭。

大約一更稍過，柳青就回來了，提了不少的食物，有些尚有餘溫。他一一攤開，道：「姜姑娘，趁熱吃吧！尤其這排骨湯，對嬰兒的奶水有益。」

「柳大哥，眞謝謝你了！」

「姜姑娘這就見外了！要不要來點酒喝？」

「不要，柳大哥自己喝吧……」二人吃飽之後，雪更大了，山路皆被掩蓋，寸步難行，決定在此遷就一夜。

姜不幸和孩子睡床，柳青躺在床下乾草上。雖說下雪不冷化雪冷，但深夜山中畢竟酷寒，小草屋又四處透風。兩人的大斗蓬都脫下為孩子蓋上，應該是難以耐寒才對，却正好相反，兩人身上反而發熱。

身上發熱自然比冷好，但却睡不着。

其實不僅是睡不着，而是某種本能的衝動在煎熬着他們。他們此刻自然不會想到其他，只是不解何以會有此現象，何況是此時此地？

這種慾念一旦昇起就難遏止，尤其是雙方都有。

首先，柳青坐了起來，看看床上的姜不幸，他知道，這是人獸之間的考驗，因為她是有夫有子的女人。

二八佳人體態舒，腰中帶劍軟凡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地叫人骨肉枯。這是方外之人對「男女」之看法。雖是人人知道，却是無法免「俗」的。

這工夫姜不幸也在忍受同樣的煎熬，但她却閉上眼睛，捂起雙耳，不看也不聽，慾火雖烈，在她的潛意識中，除非是阿鶴，餘則絕對不可。

柳青站了起來，小草屋沒有門，大雪的映照，屋內可以視物，姜不幸的秀色可餐，此刻是難以形容的。

柳青伸出了顫抖的手，緩緩接近姜不幸的身子，就在這時，姜不幸忽然大叫着：「不要，我不要……」

柳青的手陡然收回，而且躺在草上，其實她並不知道柳青伸出了手，只是在慾火烤燎之下，發憤自勵，絕不悖理，也不違背自己的意願，她雖恨凌鶴的不堅，却不能抹煞曾和他有過的愛是無法忘懷的。

她保持了淑女的形象，柳青雖差些，也不失為君子，那種衝動由巔峯狀態逐漸消失，一個鬼魅似的人影自小草屋後面消失了。

× × ×

凌鶴一心只惦記着阿幸，一路奔馳，，到那裏去找姜不幸呢，天黑後，他遇上了姜子雲、曲能直及柳聞鶯三人。

姜子雲說道：「少主人，你沒有找到不幸？」

「沒有，不過，小鶴已找到，在阿幸手中。」

姜子雲道：「那太好了！可是不幸為什麼不和少主人一起呢？」

「一言難盡。」凌鶴說了一切經過。

姜子雲道：「居然有這麼些曲折，眞想不到……」

曲能直冷冷地道：「老姜，我沒有猜錯吧？我那惡師又要整人了！」

姜子雲道：「整誰？」

「還不是凌少俠。能抗拒我師妹的男人，恐怕是世上少有的了。」

姜子雲道：「你師妹難道說比不幸還美嗎，況且，他們兩人的情感極深，只不過有點誤會罷了！」

曲能直微微搖頭道：「你不知道，那惡師的壞點子太多，如姜姑娘手中的彩綢，就是惡師的壞點子之一。」

「對對！那彩綢是什麼玩藝？」

「惡師必然想重編鴛鴦譜，使一些年輕男女亂配一通，他若能達到目的，才會快活。」

姜子雲搖搖頭，道：「天下哪有這種人？」

「惡師可能是唯一的，你猜他剛收了個徒弟是什麼人？」

「他身邊有個徒弟嗎？」

「儘管掩掩藏藏，我還是看到了，還為他揹着大藥箱。在數十年前，那大藥箱是由我來揹的。」

姜子雲道：「猜不出來。」

「是梁不凡……」

凌鶴和柳、姜三人不由一震，姜子雲道：「這老魔的惡癖似仍未改。」

曲能直道：「那倒不一定，我看出他雖仍偏激，和過去却不大一樣。可能是遊戲人間，補償昔年闖我的心理居多，甚至他已逐漸走向自新之路了！」

「這麼說來，令師『惡扁鵲』旨在戲弄人，他事先安排好了人在絕崖下去接人，接我的是蕭娟娟姑娘，接她的不知是何人？」

「八成又是柳青。」曲能直道：「我們在附近見過他的背影。」

凌鶴也相信，這工夫蕭娟娟突然出現，原來她含怒離開凌鶴，仍未遠去，却十分小心，她知道自己的身手有限，被黃氏兄弟或葉氏父子遇上都逃不掉，她剛剛來到此處，聽到有人邊談邊行而來，就閃在亂岩之後，他以為此刻有現身說明一切的必要。

凌鶴道：「蕭姑娘，在下出言不愼，得罪了妳，務請原諒！」

娟娟悻悻地道：「反正我也有錯，不該聽信一個醜老人之言到絕崖之下去接人的。」

凌鶴道：「蕭姑娘，那醜老人即曲大

俠之師，一代名醫『惡扁鵲』。」

「是他？哼！不知他為何作起好事來了！」

曲能直道：「還不是要人？知師莫若徒。」

凌鶴道：「蕭姑娘，妳可知是誰接住了由絕崖上落下來的姜不幸嗎？」

「雲夢山莊少莊主柳青。」蕭娟娟說道：「凌大哥，我要順便告訴你，為何姜姐姐誤會你，那時你在我懷中似醒未醒，可能猶有餘悸就箍緊了我的脖子，而那時正好落在柳青懷中的姜姐姐剛醒，巧合地看到了這一幕，在她來說，必然以為我和凌大哥過去已有交情，眞是天曉得啊！」

「原來如此，天哪！無獨有偶，她又看到我和李婉如在一起。誤會更深，自不待言了！」他們又回到以前住的那家客棧，未想到江杏和李婉如正好自內走出來。

凌鶴明知李婉如也可能是另有企圖，却也不便逐客，何況江大娘也在此。

要了個靠後院的院落，也叫了飯菜，一起用飯。凌鶴抱拳道：「大娘可見過葉伯庭父子？」

江杏道：「沒有，不過有件事，我和馬姑娘都未告訴凌少俠。」

「馬姑娘呢？」

江杏嘆口氣道：「和李姑娘動手，打了近百招，輸了一招，負氣離去了！」

曲能直道：「大嫂說的是什麼事，」

江杏道：「記得我和芳芳到那尼庵中去救孩子，剛落入前院焚化爐後，一個一身黑衣披着黑亮斗蓬，面孔却又煞白的中年人有如鬼魅般地落入院中，少傾又進入殿內，正在我們驚疑不定，要去救孩子時，又自殿內走出二人，為首的正是那黑衣中年人，另一個就是葉伯庭那老賊，兩人邊走邊低聲交談——」

凌鶴道：「大娘和馬姑娘都不認識那皂衣中年人？」

「是的。那中年人眞怪，輕功高且予人以陰森之感，儘管不知是何人？却又有點面熟。」

姜子雲道：「這個人就是葉伯庭的上司了，我一直相信有個人主宰他們父子，却也不知是誰？他們說了些什麼？」

江杏道：「那人命令葉伯庭，叫他攏絡黃氏兄弟，因為他們的族人部落，最多可動員千人之衆，這股實力不可輕侮。且暗示，要控制黃氏兄弟，就勿讓他們輕易地搶到孩子。葉伯庭稱那人為主子，自稱老奴。」

曲能直道：「這個人的身份，有一個人可能知道！」

姜子雲道：「誰？」

曲能直悻悻地道：「惡師……」

大家都沒接腔，因為這段往事不提也罷。而凌鶴却心裏有數，只是在未印證之前不便公開。

「還有一件事，我和芳芳當時都想不通，那黑衣人和葉伯庭都提到『四五六』和『三六九』這數字，似是兩個人的代號。還曾提到『統一會籌備處』這麼個名稱。」江杏說了當時所聽到的交談。

衆人同時一怔，姜子雲道：「這似乎證明那黑衣人要成立一個什麼帮派或邪會，正在籌備中。」

曲能直道：「不錯，可是三六九和四五六代表哪兩個人呢？」

「我倒是聽家師提過，有個『統一會』正在醞釀創立之中。」李婉如道：「至于這『統一會』的名稱，意思是武林中門派極多，就不免門戶之見，時起紛爭，如由一有力人士統一之，衆志成城，必能產生至大的力量。」

凌鶴道：「這見解並沒有錯，門戶之見，紛爭時起，也沒有錯，却錯在此人太過神秘，此等武林大事，且已在籌備之中，居然還瞞着人，可見不是光明正大的帮會。」

「對！」李婉如道：「那會主還邀請家師入會，允以高位厚薪，但被家師所拒，只是他還不死心。」

凌鶴道：「不知那籌備處在何處？」

李婉如道：「似在洛陽近郊。」

飯後曲能直和師妹私下密談，曲能直道：「師妹，師父何時收妳為門徒的？」

「八年前。他是家父的友人。」

「這就難怪了！師父近年來的為人如何？」他緊緊地盯住李婉如的雙目。李婉如淡然道：「脾氣很怪！總是要別人叫他『豬叟』，不知為了什麼？」

曲能直自然知道，道：「師妹，師父又收了個徒弟，妳一定知道吧？」

「知道，他就是『東海漁樵』梁士君的獨子梁不凡。」

「師父為什麼要收他為徒？」

「師父為什麼不能收他為徒？」

曲能直知道她不知其中奧秘。這種事兒也不會對她說的，那知李婉如道：「師兄是否以為閹人不配為師父之徒？」

曲能直說不出有多麼厭惡這句話。由此也可看出，李婉如可能也知道他是閹人，物以類聚可以用到任何方面，曲能直却以為，他極為厭惡這種同『類』。

是不是由於看到這種人就像看到一面鏡子一樣？數十年來，他的住處和身上，永遠不會有鏡子。而他砸毀的鏡子也不知有多少？

× × ×

山野中一片銀白，却出現了微弱的陽光，姜不幸和柳青踏雪而行，在柳青來說，他別無奢求，能和她永無休止地走着，就十分知足了，柳青為她揹着孩子。

這工夫人影一閃，一個十分年輕也很英俊的少年人迎面攔住，偏着頭，上下左右打量姜不幸。這目光一看便知，那是驚艷。控制雙目而不使其洩露內心的秘密，即使聰明人都不易做到。

姜不幸發現這年輕人雖有點色迷迷地，那眸子却正而不邪，還有點稚氣。她道：「你是什麼人？」

「我？」少年人指指自己的鼻尖，笑笑道：「我叫三六九！」

「誰和你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我是叫三六九呀！」

他頭戴文生巾，却身着醬紫緞面銀鼠皮袍，外罩青緞團花一字嵌肩。腳上是青緞夾棉薄底快靴。看樣子必是那個武林世家的偏憐子。

姜不幸回頭看看，居然不見了柳青，本以為他在後面方便，此刻不露面，八成是躲在十餘丈外的巨墓之後看看此人是什

麼來頭，目的何在。

姜不幸不願和他囉嗦，想自這少年人身旁走過，那知這少年人身子一閃，居然在她未有提防之下，被他摸了玉手一下，不由暗吃一驚，這少年應不會超過十七八歲，輕功居然如此之高。冷冷地道：「這種行爲，君子不爲！」

少年人一摸就退到三步以外，搖搖手道：「姜姑娘，莫怪，莫怪！我只是慕妳的艷名，情不自禁的摸了一下！」

「哼！『情不自禁』和『非禮勿動』互相抵觸！」

「這個……還要請妳原諒！今後我絕不會再有超過這種舉措的冒犯了……」

「還有今後？」

「當然，我是奉命來請姑娘到舍下去作客的……」

「哼！你連眞實姓名都不肯相告，我會接受這邀請嗎？」

「姑娘，我叫『三六九』！人人都這麼叫我……」

「百家姓上有姓三的嗎？」

「姑娘，到了舍下，家母自會告訴妳的。」

「笑話！咱們素昧平生，我爲什麼要到府上作客呢？」

「姑娘，我既是奉命而來，妳是非去不可的。」

「如果我絕對不去呢？」

「姑娘，很抱歉！那就要硬請。不過我希望姑娘能甘心情願地前去，最好不要逼我動手，以免傷了和氣，所以我想問問姑娘，如我說出我的姓，妳肯去嗎？」

「你先說出你姓什麼？父母是幹什麼的？爲何請我去作客？我可以考慮是否接受邀請？」

「好吧！我姓石，我爹和我娘都是武林絕世高手。請妳去作客是因爲家母和令堂梅遜雪是手帕交。」

姜不幸一怔，這石姓少年既知她的身份，還知道她母親的名字。也許是眞的。可惜她一生下母親就去世了，無從知道這段關係。道：「你父母的大名呢？」

「家母叫石密。家父他……他叫賈百川……」

「看你的派頭和你的輕功，令尊必是武林知名之士，却從未聽說他的名字。可見你不老實！」

「姜姑娘不去？」

「當然，換了任何人都不會去的。」

「眞抱歉！那只好不禮貌哩——」別看他稚氣未除，動起手來一點也不含糊，輕功怪，招式也怪，但在怪異之中，多少有點眼熟，好像有一兩招似曾相識。

姜不幸越打越震驚，這「硬請」二字一點也沒吹噓，她過去也很自負，一般年輕高手，她未放在眼裏，但現在，她自信接不下此人三十招。

果然，在二十七招上，被他在「盲門穴」上拍了一掌，退了一步坐在雪地上。這小子上前又拍了她兩處穴道，却解了她的「盲門穴」，抱拳道：「姜姑娘，我是不得已，妳別見怪，走吧！」

姜不幸被他拉了起來，只感全身力道盡失，無法反抗，却也沒有什麼難過，被他拉看向前走去，少年人道：「姜姑娘，據部下報告，妳是和柳青同行的，怎麼不見他和妳的孩子呢？」

姜不幸道：「這你就別管了！」她故意大聲說話，以便使柳青聽到，暗示他千萬別現身，再加上兩三個柳青，也等于飛蛾撲火。

而柳青此刻也正在爲難，剛才二人動手他已看到，顯然對方爲了不使她太難堪，才能多拖了五七招，如認眞動手，可能不會超過二十招。自己這兩手有限，比姜姑娘還差一大截子。一現身就跑不了。自己倒不打緊，這孩子再入虎口就麻煩了，說不定這次，對方的主要目標又是這個孩子。

柳青就是爲她賣命都幹，却知道這孩子就是她的命。絕對不能出岔子，只好遠遠地跟着。

然而，由于不敢太接近跟踪，到了洛陽郊外，就把人追丟了，顯然那小子怕人踏綫，大概制住了姜不幸加速遁了。但柳青也相信，二人沒有去遠。

柳青以爲，或許就在附近什麼地方，就到處張望。那知此刻竟遇上了一位熟人，來人竟是倉州的李占元。八大家之一，柳青自然認識。走前道：「李老伯，久違了！」

李占元一雙電目逡巡柳青背上的孩子，言不由衷地道：「原來是柳賢姪，慕塵兄近來好嗎？」

「托老伯的福，家父還好，噫？家父不是和幾位長輩一起去過『怒堡』嗎？」

「不錯……後來分了手，賢姪已成家哩？」

「還沒有，老伯。」

「那你背後的孩子是……」

「噢！這是凌鶴凌大俠的孩子。」

「也可以說是姜不幸姑娘的孩子對不對？」

「是的，老伯。」

「讓我看看好嗎？」

「當然可以……」柳青背過身子讓他看，李占元「嘖嘖」連聲地道：「一個是人中之龍，一個是人中之鳳，這一對武林奇葩生的孩子，就難怪如此俊美可愛了——」他一扯揹帶的活扣，揹帶一開，孩子已到了他的手中。

柳青也是初出茅廬的慘綠少年，要是換了老江湖，立刻就能看出李占元的貪婪陰詐的眼神，柳青疾轉身子，愕然道：「李老伯，您……」

李占元笑笑道：「可愛的孩子人人喜歡！老夫也不例外，就讓我照料幾天再還給你如何？」

「這怎麼可以？老伯，您這是給小姪出難題！」

李占元道：「柳青，現成的好人你不作，老夫如果不還給你又如何？」

「老伯乃是八大家之一，武林名宿，這話要是傳出去，恐怕不大好聽。」

「傳出去？」李占元四下望望，陰笑道：「誰會傳出去？」

「小姪我……」

「你以爲老夫像你一樣地沒開竅？」

「老伯這話是什麼意思？」

「想不到柳慕塵聰明過人，居然會有你這個笨蛋兒子。」

柳青這才看出他那陰森的眼神，說道：「老伯要殺小姪？恐怕也沒有那麼容易吧？」

「小子，你就試試看，如果你能在老夫手下走過十招，老夫願冒一次縱敵失職的大不韙，也放你一馬！」

關于八大家主人的武功路數和深淺，柳青並不陌生，而且柳慕塵在八大家之中，論身手應列第二，第一是凌翎，第三是蕭辰。倉州的李占元應列在五名以後，所以柳青以爲，李抱着孩子，他未必能在七八十招內贏了他。

柳青此刻也不講什麼禮數了，因爲對方不講禮在先，立刻攻上。李占元一手應付，才一招半，就使柳青大吃一驚，李占元身手之高超出了他的想像。

柳青相信，以前兩個李占元加起來也沒有現在的一個厲害。所以第二招開始就陷入苦戰，加上只攻不守的一招才勉強湊足了九招。「啪」地一聲，左胸中了一掌，在雪中滾出三步。噴出一口鮮血，雪上一片殷紅格外刺眼。

「嘿……」李占元獰笑道：「小子，你是自作了斷還是要老夫代勞？」

柳青以爲孩子的命比自己還重要，他不能死，至少要逃出魔掌，把這駭人的見聞告訴凌鶴或姜不幸。

他爬起來，道：「李占元，我眞不明白……你與家父和我之間無怨無仇，爲什麼要搶人家的孩子？」

李占元道：「小子，你是不會懂的。你自絕了吧！」

柳青後退着道：「李占元，莫非你已變節站到葉伯庭和黃氏兄弟一邊去了？」

李占元輕蔑地一笑，道：「葉、黃等人比我也高不了多少，還不都是爲人跑腿的？」

「那麼幕後的主子是誰？」

「小子，這個問題你得去問閻王爺——」身子彈起，一臂抱着孩子，一掌當頭罩下。

柳青大駭，左閃右閃，始終閃不過這一掌，只有全力以赴，以雙掌迎上，但有人大喝一聲「快閃——」人影倏閃，「啪」地一聲，勁風四溢，地上殘雪飛濺。李占元蹬蹬蹬連退三大步，來人一個「雲裏翻」也落在五步以外。

「是你？」李占元愕然道：「怎麼會是你？」

「爲什麼就不會是我？」

「好好，我老實告訴你，我是奉命行事，要把孩子接回去的。這件事你最好別管。」

「誰的孩子？」

「姜不幸的。」

柳青抹抹口角血漬道：「麥老伯，李占元不問青紅皂白、就搶走了孩子還要殺我滅口，簡直瘋狂了。」

麥秀冷冷地道：「李兄，把孩子還給人家！」

「你……你……瘋哩？我是奉命行事的呀！」

「我不管你是奉何人之命，拆散人家的骨肉，缺德至極，還給人家！」

「麥老二，你這是找死噢！」

「你還不還？」

「麥老二，你如果出手，孩子包死不活，一切後果可要由你來負！」

麥秀一字一字地道：「我也要提醒你，任何人弄死這個孩子，恐怕他的遭遇比被皇帝老子誅九族還慘！」

似乎麥秀這幾句話產生了作用，李占元道：「麥老二，你似乎非顚顚我的份量不可！」

「我知道你已非吳下阿蒙，但姓麥的敢叫戰，就沒有把你放在眼皮子上。」

「好吧！麥老二，以前對付凌鶴我還幫過你，沒想到你會過橋抽板，朋友都不要了！嘿嘿！可別以爲姓李的在乎你，眞他奶奶的，是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氣旺……」

把孩子放在雪上，先出手。

柳青緩緩走近孩子，一邊打量二人交手，才十來招，絕未想到，麥秀並不遜於李占元，甚至凌厲些。柳青以爲像他這點底子，在武林中簡直沒法混了。

才二十來招，李占元就被逼退了兩步，這工夫柳青抱起了孩子，也不敢再看，掉頭狂奔而去，據他所知，麥老二一直以爲凌鶴是縱火燒了麥家堡的叛徒，今天怎麼會幫着凌鶴？

他奔出約十餘哩，不敢總走直路，迂迴而行，怕被追上，就在這時，山坳中傳來了一陣敞笑聲，道：「老姜，咱們打個賭好不？看地上的足印，像是一男一女，很有可能，男的是柳青，女的是姜不幸姑娘……」

柳青未聽出這人是誰，却有點耳熟，立即藏在岩石之後，不一會山坳中轉出七人，首先他認出了一個人，那就是他的妹妹柳聞鶯，另外也看到了凌鶴、曲能直、姜子雲、李婉如、蕭娟娟和江杏。

柳青本來是有點愧對凌鶴，固然，他守住了君子的分寸，他並未力勸姜不幸回頭和凌鶴解釋誤會，多多少少有點私心自用。

現在他抱着孩子，正在盤算，要不要出來。

最後他還是硬着頭皮出來了，揚揚手道：「凌大俠……妹妹……」

衆人仔細一看是他，一齊急掠過來，凌鶴道：「柳兄揹的是……」

「令郎凌少鶴！」

「啊！太好了！沒有錯嗎？」

「絕對錯不了！」

凌鶴解下孩子揹上，道：「多謝柳兄，不知柳兄有否遇上阿幸？」

柳青訕訕地道：「凌大俠，說來慚愧！不久之前在下還和姜姑娘在一起，但她竟被『三六九』架走，在下技薄藝淺，絕非敵手，只有抱着孩子藏起來……」他說了一切。

曲能直道：「嘿！你小子就會跑！眞是豬八戒吃雪花膏——有點內秀啊！姜不幸不過是和凌鶴發生了誤會，一氣而出走，你不勸她回去，反而結伴同行。你是按的什麼心？」

凌鶴揮揮手道：「曲大俠，不必責備柳兄，若非柳兄見機行事，他也會陷入『三六九』手中，孩子當然也不會回到在下的懷抱之中了！」這些人當中大多數知道柳青傾慕姜不幸，應爲凌鶴的情敵，換了

別人，必不理他。但凌鶴却因相信阿幸，也不以爲柳靑是饑不擇食的人，所以信得過他們。

曲能直道：「柳靑，你沒看錯人？那援手之人確是麥秀嗎？」

「是的，晚輩早就認識麥大俠，怎會看錯了人？」

「你是說麥秀比李占元還高？而李占元的身手突然進步了不少？」

「晚輩以爲，他過去的身手比現在差得甚遠！」

「那『三六九』的年輕人，是什麼樣子的？」

「很年輕，不會超過二十歲，似乎很英俊，但有點稚氣。當時晚輩藏在十餘丈外巨墓之後，看得並不太眞切，他還說他姓石。」

姜子雲道：「少主人，老奴以爲，這『三六九』年輕人必是『統一會籌備處』中的中堅份子，要不，那黑衣人也不會叮囑葉伯庭，某些事可交『三六九』或『四五六』去辦。」

「不錯，」凌鶴道：「甚至聽口氣，這『三六九』和『四五六』二人和那黑衣人的關係非比尋常。至于李占元，分明已向『統一會』屈服，所以學了『統一會』的絕世武功。」

大家都同意這看法，凌鶴道：「晚輩估計，『統一會籌備處』即在附近，咱們分頭去找一下如何？」

曲能直道：「凌少俠和老姜以及在下一道，江大嫂、柳靑以及幾位姑娘一道！兩個時辰之後在洛陽西關內的一品居酒樓見面。」

江杏道：「凌少俠，我以爲這分配不甚妥當，目前大敵就在左近，老實說，能絕對保護孩子的人，只有少俠一人。不如由一位姑娘揹着孩子，跟少俠一起，其餘的人自分成兩撥——」

那知江杏未說完，李、蕭、柳三女立即大表贊成，李婉如搶着道：「大娘的辦法甚好，就由我來揹孩子吧！小傢伙太可愛了……」不由分說，逕自把孩子解下來揹在她自己背上，結果蕭娟娟和柳聞鶯撲了個空。

這工夫柳靑低聲對他的妹妹道：「小妹，我們走吧！以我們的身手，帮不上人家的忙，而凌大俠身邊的姑娘又太多，也輪不到你……」

「大哥，要走你自己走吧！小妹以爲，在目前來說，也只有在凌大俠身邊才安全，要不，乾脆回雲夢山莊。」

柳靑沒有再說什麼，他只是感覺姜子雲和曲能直對他不太諒解，和他們在一起什不自在。

凌鶴這一撥，只有李婉如和江杏，其餘諸人沒有再分，因爲蕭娟娟和柳靑的身手較差，實力分散太危險。

分手後，蕭娟娟幾乎也想離去，但此刻是在救人，她爲人心地厚道，要拂袖而去，此刻她以爲也不是時候。

此刻最焦急的當然是凌鶴了。阿幸的安危實在超過了孩子的。但是，他們找了三個時辰，一無所獲，返回「一品居」，姜、曲等已先在等候了，他們也沒有任何發現。

×　×　×

一連三天過去。他們再也未發現敵踪，洛陽不是個小地方，找人很難。凌鶴的食量都減了。兩三個少女挖空心思，叫一些可口的菜餚，也未使他的胃口好起來。

這天晚飯後姜子雲道：「少主人的心情我知道，但老奴却相信，不幸在對方手中不會有危險的。」

「很難說！在目前，使人焦灼的是，不知『三六九』到底是什麼來路？刼阿幸去的目的爲何？」

「老奴以爲，他們刼不幸的目的，仍是引少主人上鈎。」

「如果目標仍是我，他們也該和我連絡贖票才對。」

這工夫只聞李婉如大聲道：「小鶴好壞！拉了我一身……」三個少女在內間笑起來。

不一會李婉如一邊擦着身上的穢物一邊走了出來，道：「凌大哥，我以爲家師應能有些帮助的。」

凌鶴道：「在下和令師素無往來，不便求人……」

「可是家師却常提到凌大哥。」

「令師提起我又是爲何？」

「他很佩服你，但仍懷疑，所以要試你。」

「怎麼試？」

「我也不知道，反正家師不會輕信一個人，如果信了就不會再改變的，現在找就去。」

凌鶴道：「李姑娘，妳是知道，我不願求人……」

「難道說要使你自己繼續煎熬愁苦下去？好哩！一個時辰之內，我就回來……」說完就走了。

×　×　×

「惡扁鵲」住在一家最最蹩脚的小客棧中。其實以他的醫術和盛名，一旦露了行跡，病人會擠破了門，立成暴發戶。但他不那麼做。他以爲他該多受點罪，甚至下地獄，只有時時吃苦受罪，心情才稍微舒坦點。

李婉如進了門，「惡扁鵲」在敎梁不凡內功心法。看也沒看李婉如一眼，道：「怎麼樣了？」

「師父，他果然不是到處留情那種男人。而且對姜不幸的情感十分堅貞。」

「所以妳回來交差，不再回到他的身邊了？」

「不，不是，師父，我是來求您帮忙的。」

「帮誰？」

「凌鶴，他好可憐，整天茶不思飯不想，整夜外出找人。因爲姜不幸被一個叫『三六九』的年輕人刼走了！」

「這麼說，妳還不死心？」

「師父……」李婉如跺跺脚，有點燒盤。

「妳有沒有想到，救出了姜不幸，眼看人家恩恩愛愛地，那會是什麼滋味？」

「如果不把她救出來，凌大哥他就完了！」

「好！我的徒兒只爲別人打算，不計個人的成敗，了不起！太了不起哩！」

「師父，我也不是那麼傻的人哪！」

「這話怎麼說？」

「師父，我可以在姜姐姐身上下工夫。因爲在凌大哥身上下工夫等於零！」

「惡扁鵲」一拍大腿，道：「高明！果然不愧爲『惡扁鵲』的徒弟。不過爲師仍是提醒妳一件事……」

「什麼事？」

「通常，女人和女人可以合資開一家綢緞莊或者糧行什麼的，但不大可能同意共有一個丈夫！」

李婉如又燒了盤，道：「師父，也要把不可能變爲可能。再說，萬一姜姐姐和凌大哥誤會而不堅貞……」

「不可能！爲師的已攷驗過她，那是個用情至尊的淑女，我知道妳是指姜不幸誤會凌鶴而出走，和柳靑在一起的事，對不？」

「不錯，人在誤會之中，極易衝動而失足的。」

「這種事對別人可能發生，對姜不幸和凌鶴都不可能。」他自然不便說明姜不幸和柳靑在守墓的小草屋中那一幕是他安排的殘酷攷驗之一。

「可是，據說凌小鶴的誕生，只是因他們在『怒堡』中的苟合……」

「妳錯了！那時他們在『怒堡』之中，被按排成一對播種的人。而他們却裝着假鳳虛凰。一個月的相處，居然能在同床共枕之下保持淸白，直到最後一夜，由於曲能直在他們的茶中放了『春醪』，藥力强烈，即使是大羅神仙飲了，也把持不住的。」

「原來如此。師父，這個忙您到底是帮不帮？」

「怎麼個帮法？」

「凌大哥想知道『三六九』到底是什麼路數？他的上司又是誰？把姜不幸刼去的目的何在？姜不幸被關在何處等……」

「是妳自告奮勇而不是姓凌的小子求妳的對不？」

「是的，事實上他反對求人！」

「他瞧不起我是不是？」

「不是，他只是不願求人而已！」

「好！我就喜歡硬骨頭的人。叫他來找我！」

「師父，您明知他不會來找您的。」

「不一定，爲了救他的妻子，他會求人，如他不急着救人，那就是不關心他的老婆，妳要知道，薄妻者無所不薄。這種人終無可取。」

這工夫梁不凡進屋躬身道：「師父，有個年輕人求見。他說是熟人。」

「他沒有名字嗎？」

「他說師父應該知道的。」

「他簡直是放屁！我知道了甚麼？去問問他叫什麼名字，如他不說，就叫他滾蛋！」

「是……」梁不凡不一會又顚着屁股回來道：「師父，他在徒兒耳邊小聲說，他叫『二五八』！他明明在胡說八道，是不是要他滾蛋？」

「惡扁鵲」手一揮，說道：「叫他進來！」

梁不凡愣了一下自去，「惡扁鵲」道：「婉如，剛說曹操，曹操就到！躭會妳躱在內閣，千萬別出聲。」

「是的，師父，這『二五八』又是誰？他和『三六九』及『四五六』一定有關係吧？」

「那還用說？」手一揮，李婉如閃到內間去了。

這工夫院中傳來步履聲，不一會，梁不凡帶進一個二十左右，頗爲俊朗，但有點意氣飛揚的華服少年人。由於這年輕人禮貌不周，「惡扁鵲」倚在椅上，屁股也沒欠一下，當然也沒讓座，揮揮手，梁不凡出屋而去。

「『惡扁鵲』，你對我如此慢客，可曾想到後果問題？」

「惡扁鵲」手一揚，道：「梁不凡，送客！」

梁不凡走進來，道：「請吧！」

「二五八」似要翻臉，但不知爲了什麼，又擠出一絲笑容，道：「大夫，我只是開開玩笑，你居然當了眞！」

「有什麼事就快說吧！」

「我娘有病，請大夫偏勞去一趟。」

「哪一個娘？」

「去了不就知道了？」

「你一共幾個娘？」

「五位，大娘去世了！」

「你是哪一個娘生的？」

「你可別吃鍋望盆！吞多了你會被噎死！噫！大夫，這兒有生人味，還有胭脂味，莫非這兒還有外人？」

「惡扁鵲」微吃一驚，這小子居然涉獵過「千里聞香」，這是一門玄門工夫，在山野之中，三十步以內如有人潛伏，就能嗅出來。乍聽似乎頗玄，其實鑽硏武學的人，也就是要設法使人類的全身百骸功能，發揮到最高點，五官的潛能自然更爲重要。「惡扁鵲」道：「不久之前，小徒李婉如來過，剛走不久，眞是生了個狗鼻子！」

「大夫，我說的胭脂味可能是令徒的，但另一種體味，既不是梁不凡的，也不是你自己的，而是……」他突然間穿窗而出。

他如果穿出後窗，也許會看到一條黑影，快得幾乎使人以爲那是幻覺。「二五八」在屋上四下打量一陣並未找到人，他返回屋中道：「大夫，剛剛有個奸細，輕功不弱。」

「惡扁鵲」揮揮手道：「快別疑神疑鬼了！」

「眞的！我的鼻子絕不會弄錯。比喻說：您和令徒身上有藥草味，令女徒身上有胭脂味却又夾雜一些嬰兒的屎尿味，但那奸細身上却有酒味……」

李婉如心頭一震，這人還眞不是蓋的，他說的全對，她來此之前，衣服未換，身上當然會有嬰兒的屎尿氣味，因爲不久前小鶴還拉在她的衣袖上，師父和梁不凡身上的藥味自不必說，至于酒味，她猜想可能是凌鶴暗暗跟了來，凌鶴雖然食量大減，却開始酗酒。

「惡扁鵲」道：「『二五八』，老夫剛剛問你是哪個娘生的，你還沒有回答老夫。」

「大夫，此處講話實在不便，你還是去問我娘吧！」

「惡扁鵲」交待梁不凡留下，和「二一

五八」出門各乘一轎離去。

李婉如自然會跟踪，却不敢太貼近，這人的狗鼻子太神奇了。但她追了三條街，眼見兩乘小轎進入一個大門內，待她躭了一會方進入一看，不由一驚，只有兩乘空轎，人已不知去向。

李婉如有點不大服氣，搜過這幢燬于大火的巨宅，立刻上了屋頂。她幾乎驚呼出聲，大約在五六條街之外，有兩乘小轎由四個壯漢抬着疾行如飛，她相信，這本是四乘轎子，必然是轎中套轎，等於金蟬脫殼而去。

她再次去追，這一次並未追上。

「惡扁鵲」，先乘轎又改坐馬車，由人烟稠密的洛陽城內到了郊外，然後再換，轉彎抹角，總算到了地頭。

只是他不知此地何地，因爲轎子是掐入內院的。

客廳並不豪華，也不甚大，「惡扁鵲」猜想，「統一會」在籌備當中，不會舖張，也不便招搖，所以暫時窩在這不起眼之處。

小厮獻上茶點退出，這工夫內間傳出低沉之聲道：「又麻煩大國手，眞不好意思。」

「惡扁鵲」道：「人都已經來了！何必客氣？」

「大國手對本會主的邀請，攷慮好了沒有？」

「尚未。不知貴會何時公開面對整個武林同道？」

「爲時不遠，大國手就請到內宅看病吧！」

「不知是哪一位夫人不適？」

「老三……」此人對「二五八」道：「帶大國手去看病，小心侍候了……」

這種看病的方式十分特別。三夫人躺在內間牙床上羅帳之內，伸出皓腕，由侍女在腕脈上拴了一根絲綫，扯到外間門口，交給「惡扁鵲」！

這一手可以說是攷驗他的醫道絕活，也可以說是夫人不便見外人，她的皓腕也不便讓臭名在外的「惡扁鵲」摸索。

「惡扁鵲」在外間門外，門簾撩起，可以隱隱看到帳內臥着一個女人，却看不清面貌或年紀。

這方式自然難不倒一代名醫！「惡扁鵲」扯緊了絲綫，放在耳邊，運用玄奧的武學去感受那脈搏跳動强弱和疾緩，再運用敏銳的聽覺去聽那絲綫上傳來的聲音，約兩盞茶工夫，內心突然昇起十分奇特的念頭。

他的咀唇嗡動，以「蟻語鰈音」道：「夫人，醫生看病，總少不了一個『問』字，妳能回答在下幾個問題嗎？」連問三聲，夫人終以「傳音入密」道：「先生問問看，如有不便，請勿以不答見責！」

「當然！請問夫人是第幾位？『三六九』『四五六』及『二五八』，哪一位是夫人所生？」

停了一會才回答，道：「第二，『三六九』是我所生。」

「夫人似未說實話！」

「何以見得？」

「夫人心裏清楚。」

「請問我是什麼病？」

「失調……」

「格……」帳內發出一陣嬌笑，道：

「虛名浪得，無出其右……」

「不過夫人尚另有宿疾……」

「什麼病？」

「一個腰子上有結石症狀。」

「前者不驗，後者必是胡說……」

「哈……」這會輪到「惡扁鵲」狂笑了，道：「夫人可以不信，但不妨想想，剛剛發笑，左邊腰上有無微痛的感受？」

帳內突然不出聲了，「惡扁鵲」又回到客廳，開了處方，內間的會主說道：「賤內發笑失禮，先生多多包涵，這可能就是『寧要大家奴，不要小家女』的註脚了吧？」

「不妨，若以宋儒戴東原之：『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例之，會主以爲宋儒可法乎？」

「這……先生高論，本會主心折，我看先生不必走了。本會需要一位名醫，而先生也不必繼續窮困潦倒，先生您意下如何？」

「在下天生勞碌命，不勞會主操心，如果不能自適的話，而受人勉强，則生不如死，那麼夫人的宿疾，乃至于會主的小恙……」

「什麼？本會主也有病？」

「是的，聞其聲，即知健康與否，會主中氣不足，不是因內傷而血不歸腑，就是另有宿疾，不過，以會主的武學造詣，飛昇或有不足，養生應屬有餘，所以不該有病。即使有，自療也可自痊癒的。」

內間靜了一會，道：「先生名不虛傳，本會主佩服！」

「依在下猜想，會主如有宿疾，必會過給（傳染）幾位夫人，所以在下還要爲夫人之病情附加一種，肺部也不甚健康，可能有破金之症狀。」

「如果肺部有病，最顯著之症狀爲何呢？」

「通常爲發燒，血痰以及睡眠盜汗等等……」

「好，過幾天再請大國手來一趟，來人哪！」

「會主有何吩咐？」「二五八」已站在客廳門外。

「付先生五十両銀子，立刻送先生回去。」

「是……」不久，「惡扁鵲」和「二五八」就在密封的轎中了。「惡扁鵲」鬆了一口氣，他深信，如果不編一套逼眞的謊言，他可能出不了這個大門。正因爲他擊中了此人和他的幾個妻妾的弱點，對方非藉重他不可，殺了他，就等于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才能化險爲夷，而且今後也可能來去自如了。

當然，他畢竟不是「華、扁」重生，他編造的謊言一旦被揭穿，絕對保不住項上的六陽魁首。

× × ×

凌鶴雖不願求人，却希望李婉如帶回好消息。李婉如是等「惡扁鵲」返回之後才回客棧的。

「凌大哥，有好消息了！」

「那太好了！『三六九』是誰？」

「『三六九』是『統一會』主的二夫

人所生，凌大哥，你可知道，除了『三六九』、『四五六』還有『二五八』嗎？」

曲能直道：「還有『二五八』？」

「是啊！今天去請師父爲『統一會』會主夫人看病的正是『二五八』，一個二十左右，頗英俊，但有點意氣飛揚的樣子的年輕人。」

凌鶴道：「這麼說，『三六九』、『四五六』和『二五八』是會主的兒子？」

「是的。」

「令師到該會去過幾次？」

「這是第一次，但過去有人去請師父入會，曾有過接觸。」

「令師這一次還有什麼收穫？」

「家師說，希望和你談談……」

凌鶴極爲輕視「惡扁鵲」，就不願見他。李婉如道：「凌大哥，爲了救姜姐姐，你不該忍一忍嗎？還有什麼比救姜姐更爲重要的呢？」

這工夫江杏道：「凌少俠，請原諒老身插嘴，此刻你該去見見這位唯一進過『統一會』的人。」

這話沒有人反對，凌鶴是非移樽就教不可了。何況，爲了阿幸，他是什麼苦頭都願試的，就當下由李婉如陪他來見「惡扁鵲」！

「惡扁鵲」也沒有站起迎接他，却讓了座，凌鶴道：「久仰大名……」

「惡扁鵲」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道：「聽說你爲人很耿直，而老夫也討厭囉嗦。一向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有話就開門見山吧！」

「好！晚輩以爲，目前只有前輩一人能設法知道姜姑娘在不在該會之中？也只有您知道會主是誰？」

「小子，你把老夫抬得太高了，論武功，老夫不如你！論智慧，老夫可能也遜色不少，老夫之所以能成名，也不過是幹了不少的壞事，被千萬人咒罵的結果。」

「前輩此話……」

「古人前賢，如華陀和扁鵲之所以能爲杏林放一異彩，主要是由解剖屍體，徹底瞭解人體構造、生理，病因等因素，再加以研究以及不斷地試驗而成，老夫在這方面未敢後人，被我解剖的犯人屍體以及不知其何病死亡且已埋葬的百姓，約在七百餘人左右，有時怕死者家屬知道了告我，只好偷掘墳墓。在別人心目中，我是一個沒有人性的魔鬼，但是……」

凌鶴道：「這些被你掘墓解剖的死者，有的是別人治死的，也有的是前輩治死的？」

「不錯，尤其是老夫治死的人而始終未弄清其致死原因者，必定千方百計解剖之以瞭解其眞相，老夫的經驗是這樣得到的，小子，你對老夫有何看法？」

「地藏王菩薩曾經說過一句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前輩差堪比擬……據說在唐以前，解剖屍體之學時有所聞，但大多爲無人認領屍體之死囚，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受了佛教教義之影响，解剖屍體遂被視爲不道德行爲，甚至是一種犯罪行爲……」

「嗯！小子你懂的眞不少，現在咱們言歸正傳吧！救姜不幸是你的最大心願，想瞭解『統一會』的主要目的，也是爲了她，眞可以和『一怒爲紅顏』的古人比美了！」

「不，救姜不幸固屬必行之事，還有一件如不能在有生之年辦好，即不配爲人子的大事！」

「莫非你以爲『統一會』會主就是你的殺父仇人？」

「有此懷疑，應屬合理……」

「好，就來談談救姜不幸之事吧！你有什麼良策？」

「可否請前輩詳說此番到『統一會』中去所見所聞的一切？」

「惡扁鵲」說了一切，而且十分詳細。凌鶴聽得也很仔細，道：「前輩聽了會主夫人的話爲何發笑？」

「了不起！你馬上就抓住了重點！我發笑是因爲她聽了老夫說」『失調』二字而大笑，你能不能猜出她發笑的原因？以及老夫發笑的原因？」

凌鶴閉目想了一會，道：「前輩請伸出手來如何？法不傳六耳，這等事實在不便宣揚。」

「惡扁鵲」伸出手，凌鶴只在他的手上寫了兩個字，但「惡扁鵲」立刻就睜開一雙電目，道：「小子，你果然是個奇才。凡事都能舉一反三。」

凌鶴道：「若非如此，以該會夫人之尊，不會大笑，當然，前輩一代國手，那有試不出她是否眞的月事不調之理呢？所以前輩大笑，只是運用技巧，使她有點輕視你，另一方面又不便太低估你。您說她的腰子上的毛病，可能是詐，必是作了點手脚……」

「啪」地一聲，「惡扁鵲」拍了凌鶴的肩胛一下，讚嘆地道：「不論是曲能直，李婉如或梁不凡，任何一個有你這資質，非但能超越老夫，簡直可以直追『華、扁』！不讓古人專美于前。」

「前輩過獎，說了半天，前輩以爲應如何救阿幸？」

「據老夫所知，該會主極寵四位夫人（五死其一）其中一人，如能知道他寵的是何人，就好想辦法了。但應不會是這生病的一位。」

「怎見得？」

「因爲會主曾說過兩句話：寧要大家奴，不娶小家女。大概那位夫人必是小家碧玉吧？」

「這也未必。『統一會』會主不會讓外人知道他寵的是哪一個老婆？因爲讓下人及外人知道自己之所愛，是一件極危險的事。越王勾踐喜愛好勇者，越國就不斷出現視死如歸之人；楚王好細腰，就有『宮中皆餓死』的說法，燕王子噲喜品格高潔之士，所以子之才公開揚言，即使給他王位亦不受，結果又如何？子之因逢迎子噲而篡了位——」

「好好！小子，老夫服了你，早知世上眞有些上天偏愛的奇才，又何必攷驗你們？」

「前輩您說什麼？」

「算，算了！老夫的往事，不堪回首，就以爲世上不可能有接近完美的人。這自然是坐井觀天。小子，如果我們能知道會主寵愛的女人是哪一個？把她刼來，即可交換姜不幸對不？」（未完・十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鷹令主激戰紫衣仙子，而葉青却向黑鷹令主全力搶攻，三人戰作一團，黑鷹令主對葉青這唯一的兒子盡量閃避，場面十分慘烈，最後雙方停手，黑鷹令主要與葉青打賭，他們一方賭的是鷹符神功，另一方是紫衣仙子的人頭，葉青怒極，雙方又戰在一起，葉青敗招，鬼諸葛對黑鷹令主耳語一番，只見黑鷹令主突然離去……葉青回到紫衣山莊房中休息，突然見到黑鷹令主在房中等他，黑鷹令主答應葉青把神功給他，但要葉青離開紫衣仙子，葉青不答應，黑鷹令主突然留下神功離去，葉青得到神功，驚喜萬分，立卽演練……葉青往峭山找黑鷹令主，却爲峨嵋派等人包圍……

為爭奪葉青

其實，葉青只是逞其餘勇一擊，胸口起伏已咻咻喘息不已。

正在這危急緊張關頭，一陣怒瀑潮音的喝聲，倏告破空傳至，挾着一股其猛無比的罡氣，橫掃各大門派高手。

在場各派高手見狀，心頭大駭，紛紛暴退，只聽得一聲大喝：「統統給老夫停手！」

隨着喝聲，場中已現一條火紅人影，衆目督處，赫然是烈火眞君。

葉青見狀，心中也暗自心凜，不知他突然會在此時現踪，不知是禍是福。

這時他飛快閉住右臂二處穴道，不讓鮮血再流，同時默默地調息眞元，以備一擊。

其實，他現在鬚髯蓬鬆，已滿身鮮血，變成一個血人。

在場只有雷音門女弟子施照霞暗暗心痛不已，一雙秋波，露出了關切之情，但誰又知道她心中想的什麼呢？

只見烈火眞君，碧目橫掃中，冷冷道

二魔頭激鬥

：「想不到武林七大宗派，竟有四派掌門在此，眞是盛會！」

各派眼見葉青快要授首，突然烈火眞君現身阻攔，俱不知什麼用意，峨嵋掌門上元僧，一頓禪杖，合什道：「烈火施主今日光臨，有什麼指教！」

烈火眞君呵呵笑道：「各位能讓我問這小子說幾句話嗎？」

各派掌門互覷一眼，西天羅漢首先道：「施主請！但請勿忘了他已是武林公敵，千萬放他不得！」

烈火眞君微微一哼，轉對葉青道：「你已習得鷹符神功？」

葉青冷冷道：「不錯，你老兒是不是也想試試！」

烈火眞君滿臉困惑，狀甚不解，沉聲道：「鷹符神功在黑鷹令主手中，你怎麼學會的？」

葉青冷哼道：「你少管！」

豈知烈火眞君仰天狂笑，大聲說道：「老天踏遍天涯，追尋黑鷹令主下落，如

今看來，枉費心機，不走近路，却白繞遠道……」

語聲到此一頓，碧目暴睜，倏然一掃各門大派高手……

這番話聽得各派一頭霧水，怔怔而望，只見烈火眞君又道：「各位掌門能否給老夫一個面子？」

少林掌門宏一大師肅容道：「烈火施主有話不必客氣，儘管請說！」

烈火眞君點點頭，道：「請放過這小子一次！」

此言一出，羣相愕然……

葉青反而心中一怔，並不懂這亦正亦邪的烈火眞君是什麼心意。

峨嵋掌門上元僧臉色一變，道：「烈火施主之言，敝派萬萬不能同意！」

烈火眞君臉色一寒，道：「不同意也要同意！」

西天羅漢大怒，叱道：「你這架㯳生事，不是强人所難？」

烈火眞君目露煞機，一聲冷哼，目光電掃，大聲道：「除了峨嵋派不同意外，還有誰不同意？」

雷音門老尼，抗聲說道：「本派一樣的難以置身事外！同時還要向施主討還公道！」

烈火眞君神色一怔，狂笑道：「就以妳老尼姑這番話，就該吃我一顆雷火彈，還有什麼公道好討？」

無垢老尼道：「斷腸仙子一顆雷火彈，燒死本派十三個弟子，請問她何來此獨門暗器？」

烈火眞君神色一愕，恨恨道：「好賤婢，竟敢偷我雷火彈，可惱呀可惱……」

雷音掌門聽得臉色一惑，倏見烈火眞君隨即哈哈笑道：「對！炸得好，燒得好，斷腸仙子不燒妳們雷音門，老夫今天也不會放過妳們！」

他神色千變萬化，看得在場高手俱都微微怔愕！

施照霞初生之犢不怕虎，見狀怒從心起，嬌叱道：「老匹夫毫無人性，打！」

打字方落，長劍幻起千朵銀星，直向烈火眞君刺去。

場中形勢頓告緊張，殺機驟湧，但情形複雜無比，枝節橫生，這不但出於峨嵋意料之外，而且也出於葉青意料之外。

連鬼諸葛當初也想不到烈火眞君竟會現身，不過，他現在並不在場，否則一定會跌足長嘆。

施照霞這一出手，雷音掌門無爲師太及無垢老尼神色大驚，叱道：「霞兒不可魯莽！」

但烈火眞君早想殺鷄儆猴，目中兇光驟盛，一聲暴喝：「老夫先拿妳們開刀也好！」

雙掌迅揚，陰陽無極眞炁已告脫手劈出，一道如山狂飆硬向施照霞連劍和身撞去。

施照霞一聽師父叱喝，心中一凜，招出難收，眼見這種威勢，神色大駭，要閃已經不及。

這時，無爲師太及無垢老尼眼見愛徒涉險，飛身搶救，但陰陽無極眞炁獨步宇內，豈是二個老尼姑所能擋得了的，眼見施照霞立即濺血五步，倏然場中響起一聲雷喝：「老匹夫，還不與我停手！」

挾着如雷喝聲，一道罡勁，已向烈火眞君橫裏劈去。

這道掌風竟不亞於烈火眞君的陰陽無極眞炁，聲勢驚人。

只聽得砰、嘭二聲震山撼岳大響，草偃樹搖。

狂飆怒湧，人影亂晃中，烈火眞君蹬蹬蹬倒退三步，不由心中一凜，展目一看，赫然是葉青。只見他臉紅耳赤，也退出三步，怒目暴睜，令人心懾。

這變化，委實太已奇怪。

施照霞及雷音門二個老尼姑，餘驚猶存，見狀不由怔住，她們想不到葉青竟會出手相救。

其實，施照霞剛才長劍虛劃，看若進攻，實則敷衍，葉青那有不知之理，何況他心中早有伊人倩影。

如今一見她涉險，怎肯坐視不救。

烈火眞君怒喝道：「葉青，老夫爲你解危，你怎的不知好歹！」

葉青剛恢復的眞元，經此一拚，又耗去不少，正暗暗調息，聞言劍眉猛跳，哈哈笑道：「我的事，你少管，我豈有不知你的心意比人更毒！」

這一句話揭穿了烈火眞君的心機，却弄得峨嵋、少林、崑崙三派高手，一頭霧水。

但在場高手雖感到烈火眞君舉動玄妙難測，却已看出葉青眞元大耗，豈肯放過這種機會。

上元僧首先大聲喝道：「烈火施主何必與這小子多言，趁早把他了賬，以免後患！」

言罷禪杖一領，就向葉青攔腰掃去。

西天羅漢及其餘各派僧道，立刻施出合擊。

只有雷音門三人心感葉青剛才出手相救之恩，靜立不動，左右不是。

那知奇事在後面，烈火眞君一見各派又羣襲圍攻，身形一劃，雙掌橫掃而出，口中大喝道：「我剛才之言，各位難道沒有聽到！」

三派高手，神色俱形一愕，又紛紛停手。

西天羅漢微惱道：「烈火老兒，你這是什麼心意？」

烈火眞君冷冷一笑，道：「什麼心意，你活了九十歲，還看不出來！」

葉青玲瓏剔透，冷哼一聲，接口道：「老兒，你這腦筋可想扁了，想以你一人之力擒住我，逼我說出神功招式，嘿嘿！還差得遠！」

此言一出，羣雄心頭大亮，原來是這麼回事！

烈火眞君被他一言說穿，冷冷道：「想不到你也這麼聰明，就看老夫能不能制服你！」

葉青傲然道：「那你就試試！」

烈火眞君殺氣大盛，身形驟欺，目光一掃道：「各位先同我退出戰圈！」

盛氣凌人，完全不把四派放在眼中。

四大門派在江湖上何等名望，豈能受這種氣，西天羅漢沉氣蓄勢大喝道：「烈火老兒，你這算那一套，你我一起對付他還不是一樣！」

烈火眞君冷哼一聲，道：「黑鷹令主行踪飄忽無定，你們把這小子打死，老夫上那兒再去學鷹符神功！」

葉青聽得心中有氣，道：「老匹夫，你這是枉費心機，不要說以你今日功夫辦不到，就是擒住我，亦休想套出一招半式來！」

少林掌門宏一大師目光一轉，沉聲道：「烈火施主，老衲提出一個折衷辦法如何？」

「什麼辦法？」

「目前我們同心合力把這小子活擒，由施主逼他說出神功後，再交給峨嵋派懲處侮辱之罪！」

烈火眞君碧目一轉，嘿嘿一笑，道：「好，好，就這麼辦，但各位如傷着他一根寒毛，老夫少不得要請各位吃二顆雷火彈！」

他這話唯恐在場高手傷了葉青，怎能使他再演招式。

四大門派敢怒不敢言，實在俱凜於他的雷火彈太已霸道，皆形默默同意。

情勢到此，急轉直下，葉青變成衆矢之的。

雙方妥協，形勢大變，場中殺機又緊迫起來。

葉青靜立一旁，耳聞他們言來語往，心中雖然冒火，但却不出一聲，盡量調息，恢復眞元，以備一搏！

這時他已運氣完畢，精神大振，眞想先下手爲強，陡聞場中響起一聲嬌喝道：「各位且慢！」

衆目望去，原來竟是施照霞。

無垢老尼奇道：「霞兒，妳難道還有什麼事？」

施照霞滿臉正色，凜然道：「不錯，徒兒有幾句話要說，咱們七大宗派在江湖上極負衆望，豈能因利苟合，與這正邪不分的烈火眞君聯合，共同欺侮人家！」

這話說得大義凜然，聽得各派掌門臉色俱變。

葉青心中亦大感欽佩，不由對施照霞私心更是愛慕不止，但想起紫衣仙子，不禁暗暗一陣嘆息。

無垢老尼暴叱道：「霞兒，妳竟敢目無尊長，如此無理取鬧！」

施照霞突然淚光隱現，側首道：「徒兒知罪，但斷腸仙子與葉少俠確實無關，何況他剛才還仗義出手相救，我們豈能恩將仇報，不仁不義！」

無爲師太及無垢老尼聽得黯然無言。

其實，當初施照霞看見葉青後，芳心已經暗許，奈因斷腸仙子誤會，仇火高漲，及至情仇兩離以下，黯然離去！

如今，誤會澄清，施照霞已情根深種，一急之下，吐露無遺！

豈知烈火眞君心有成竹，計謀早定，本來是欲對黑鷹令主，如今一改心意，誓必生擒葉青，聞言嘿嘿冷笑道：「你們不要以爲老夫要你們帮忙不可，就看看老夫一個人能不能擒住這小子！」

峨嵋掌門一看情勢變成如此，心中大急，忙道：「雷音門既然退出，咱們三派帮忙也是一樣！」

烈火眞君碧目陰鷙，激起狂傲個性，冷冷一哼，道：「老夫不稀罕，統統與我滾開！」

少林宏一大師道：「烈火施主，剛才既有協議……」

語聲未落，烈火眞君暴喝道：「什麼協議不協議，各位再不走，就先嚐我一顆雷火彈！」

此言一出，羣相凜愕。

葉青這時抱定三十六策，走爲上策，心想：何必多事糾纏，找尋黑鷹令主要緊，心念一動，身形已起。

但烈火眞君亦早防這一着，雙掌一圈，就向葉青劈去。

口中喝道：「小子，你少變花樣！」

戰火又起，陰雲密佈。

葉青被烈火眞君一擊，不想硬擋，身形飛閃，斜刺裏一滑，但三派高手，早已存下制其死命決心，伺機出擊。

見狀，西天羅漢一聲暴叱，峨嵋絕學「靈虛手」已經施出，劈出一道狂飇。

其餘羣雄也出手驟攻，只見人影紛動虹光亂閃。

葉青一看無法脫危，心中一急，玄武八式再次施出。

突然，烈火眞君一聲暴叱道：「小子乖乖就範！」

喝聲中，左掌弧形向葉青飛撞而出。

葉青怒哼一聲，道：「我豈怕你這老匹夫！」

單掌迴圈硬拚一招。

其實烈火眞君這一招不過的誘敵之式，見葉青中了圈套，神色一喜，右手抱袖一領，正要施出煞手，陡然見葉青迴招變式，改向二傍掃出。

原來，他招式方出，周圍劍光杖影已洶湧而至，處此險境，他當然不敢硬拚！先求自保。

烈火眞君眼見心機成空，鋼牙咬得出響，大聲喝道：「你們這批雜毛禿驢滾不滾！」

變掌一掃，反向峨嵋、少林、崑崙三派高手掃去。

三派高手皆不欲得罪這魔頭，紛紛退開。

就在此際，烈火眞君掌鋒一劃，猛切葉青前胸，趁葉青閃身之際，右袍一揮，向葉青當頭罩去。

葉青目光一瞥，心中大驚，只見一張紅色的網，漫天罩下，竟廣達三丈。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葉青脚步連飛，想施出幻龍身法脫出網外。

但這張紅色如捕魚之網，正是烈火眞君別出心裁設計之物，廣及三丈，要這時脫圍已談何容易。

羣雄想不到這老怪物還有這一手，羣皆一怔。

葉青忽覺網繩急收，捆住全身，心中大急，雙掌就向網上切去，欲破網而出。但網上繩索柔韌無比，掌鋒劃上，竟絲毫不動。

烈火眞君見狀，右手一抖一拉，已把葉青拉倒地上，道：「老夫火蠶困仙網，刀劍難傷，小子乖乖俯首聽命！」

語聲一頓，碧目一閃，身形已起。

施照霞見狀大驚，正要拚命截擊。

忽見峨嵋掌門及西天羅漢大喝道：「老兒，把人留下！」

禪杖劃空生嘯，掌風如山，向烈火眞君撞去。

烈火眞君一聲怒哼，身軀微閃，左手收網，右手飛快點住葉青痲穴，在懷中掏出一顆雷火彈，劈面擲出。口中冷冷道：「你們這批禿驢，好不知趣，讓老夫請你們嚐嚐火葬滋味！」

三派高手見一粒紅色彈丸劈面射到，神色大駭，紛紛暴退！

但在這時，雷火彈已告爆炸，轟地一聲大響，人影亂晃中，只見綠燄飛舞，場中慘嚎連天。

崑崙三子的陰陽子及峨嵋門下幾個躲得稍慢的弟子，還有少林受傷的宏道大師，身上俱已着火，燒得滿地亂滾。

雷音門無垢老尼及無爲大師因未參戰，退得較快，安然無恙。

這次，峨嵋派大發英雄帖，欲擒住葉青報仇，聽鬼諸葛暗通消息，邀請四派高手，預備一擊成功，却最後得到如此下場，這結果也大出鬼諸葛計算之外。

場中火熄烟散，只留下了一批焦黑屍體。

衆目一瞥，烈火眞君早已去得無形無踪。

三派高手這時眼見這種悽慘場面，俱神色悲切，愴然淚下。

崑崙無雙子高喧一聲道號，放聲痛哭起來。

峨嵋及少林二派僧人也同聲低誦佛號，面色悲憤。

只有雷音門無垢老尼心中滿不是滋味，正預備退出之際，轉身一望，不由大聲驚呼，原來施照霞竟也失踪不見。

這一急非同小可，舉目四望，只見山巒重疊，莽林綿亘，那裏還有她的半點影子……

施照霞那裏去了？

原來她心繫葉青安危，在烈火眞君放出一顆雷火彈，身形破空而起時，決心伺機解救，竟不顧自身安危，悄無聲息地跟在烈火眞君身後，暗暗追踪。

烈火眞君擒住葉青，心懷大開，把葉青揹在身後，不時放聲哈哈大笑。

烈火眞君彷彿得意崤山之傑作，也彷彿因將獲得鷹符神功而高興。

愛情的力量，的確偉大，它能使斷腸仙子瘋狂，它使玄冰幽女憤怒，它使紫衣仙子不惜自身孤立而維護。

現在，這位一片純潔，深情初種的施照霞，又置自己的生命而不顧，爲它冒險犯難！

葉青假如能夠細想，他一定會扼腕長嘆！

但是現在，他身入網中，猶如淺水之龍，那還有心情去想這些，滿腔悲怒交加，苦思脫身之法。

山嶺，在他的目光中漸漸向後移退，二傍的樹林田舍，在他身傍倒飛。

時間，在他憤怒中溜走，可是，他却全身不能動彈，緊綣在烈火眞君背後，一籌莫展。

正在焦急的情緒下，忽見一條嬌小的人影，躲躲閃閃的在後緊躡着。

葉青不由心中大奇，心忖：「這是誰」

但當他看清楚竟是雷音門弟子施照霞時，憂喜參半！心中不由一陣激動，但却苦於不能暗示招呼！

在急怒之下，他不禁開口大聲怒喝道：「烈火老鬼，你有種的不如先把少爺殺掉！」

烈火眞君頭也不回，身形直掠，冷冷道：「小子，別急，到時候當然會叫你不死也不活，現在你想死，嘿嘿，沒這麼容易！」

「你要把少爺怎樣？」

「小子，把你所知道的神功先吐出來吧！」

「老鬼你在做夢！」

「哼！老夫就叫你死活二難！」

「你這老不死！老殺才，老賊種，老三八！」

葉青搜盡了枯腸，滿口髒字汚語，破口大罵不止。

但是烈火眞君的確是個怪物，這次却沉住了氣，毫不動怒。

葉青又罵道：「老鬼，你是死人，連罵你都沒有反應！」

烈火眞君冷哼一聲，道：「現在讓你嘴巴上先痛快，到了火燄山，那就試試老夫的厲害！」

葉青見光是怒罵，雖洩了心頭不少寃氣，但於事却仍毫無帮助，不由暗忖道：「火燄山一定是老鬼的窩，一到地頭，定是凶多吉少，目前第一步，是怎樣能使他停下來，先不上火燄山才是！」

他想到這裏，靈機一動，口中不由唱道：

「老鬼變成驢，
少爺騎驢跑，
此驢世難尋，
只跑不吃草，
少爺一高興，
老驢發驢性，
少爺如發怒，
老驢俯首聽，
我說老驢啊，
不如停一停，
路傍花兒黃，
路傍草兒香，
…………
…………」

烈火眞君聽了開始微微一怔！

他不知道葉青在攪什麼鬼，剛才尚大發雷霆，現在却唱起山歌來，但一聽到後面，才知道他是在罵人！

老頭兒活了近百歲，從沒有受到這種辱侮，泥人也有泥性，何況他個性比常人更烈，再也忍耐不住，大喝一聲：「住你的鳥嘴！」脚步一頓，右手把網繩一甩，叭達一聲把葉青摔出三丈，氣得碧目發光，赤鬍子根根倒翹。

葉青周身不能動彈，這一摔直跌得發昏。

但是他想，你老鬼究竟經不過嘻笑怒罵，還是未到火焰山就停下來了。

只見烈火眞君渾身氣得直發抖，脚步蹬蹬蹬，落地有聲，一步步向葉青迫近，大叱道：「小子！想不到你嘴巴這麼刁，眞是找死！」

挾着喝聲，劈面一掌，就要向葉青擊

去。

這一掌要是打實了，葉青不死也得受傷。

葉青眼見烈火眞君一掌劈來，心知弄巧成拙，心中雖然有些後悔，但知道無可避免，眼睛一閉，就預備等死。

就在這時，一聲嬌叱，破空傳至。

「烈火老兒，你敢殺他！」

烈火眞君聞言不覺一驚！

葉青心中大急，暗暗道：「施照霞，施照霞啊！妳雖然捨生忘死……但豈不是白送性命，這老鬼是什麼人，妳豈能以卵擊石……」

他心中叫着，展目望去，只見挾着嬌喝，一道嬌小倩影已飛快掠落。

在這霎那，葉青滿懷焦急，情不禁大聲道：「施姑娘，請你快回去吧……」

那知話到一半，一條嬌小的身影已停在當場，現出一個容貌艷麗的女子。

葉青看清來人，心頭不禁猛怔，忙把半截話吞回去！

你說是誰？竟是斷腸仙子。

只見她向葉青嫣然一笑，道：「你說誰是施姑娘，嗯！對了，她回不去啦！」

這句話說得葉青楞楞地發呆，一頭霧水。

二三天來，葉青明明看到施照霞緊緊跟隨，想不到竟會變了斷腸仙子，的確是大出意料之外！

難道葉青眼看花了？

絕不會，他知道憑自己這身功力，斷無看錯之理！

正忖思間，只見烈火眞君 色一寒，道：「好啊！原來是斷腸仙子，老夫殺不殺他與妳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

烈火眞君從臉色一變，厲聲道：「妳偷了老夫的的雷火彈，還沒有找妳算帳，想不到妳竟管起老夫的閒事來！」

斷腸仙子風情千萬的咯咯一陣蕩笑，又說道：「老頭子，這筆賬，你要怎麼算法？」

「哼！偷了老夫的雷火彈尚且不說，竟替老夫四處樹敵，妳眞該死！」

斷腸仙子又是一陣蕩笑，笑得腰肢亂抖，道：「啊呀！老頭子，想不到你現在竟說出這種話來，在牀頭上還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事就是你的事，怎麼現在竟又反臉不認人啦！」

烈火眞君聞言，紅臉發紫，窘得全身發抖。

葉青聽了暗暗大罵無恥！

但他却料不到這個快進棺材的老骨頭，竟是個老風流，心想，剛才罵他老不死，老王八，眞還沒有罵錯。

只見斷腸仙子繼續又說道：「何況你老頭子前幾天在嵴山尚說我這把火燒得對，燒得好，可見我這顆雷火彈並沒有白放啊！」

烈火眞君神色一愕，旋即碧目暴睜的道：「好啊！說了半天，當時原來妳也在場！可不是與老夫同一心意，要想染指那鷹符神功？」

斷腸仙子咯咯一陣嬌笑道：「什麼神功不神功，本仙子倒沒有這種胃口，不過我一直都跟在你後面，已經帮了你一個大忙！」

葉青聞言一怔，心忖道：「難道我眞的看錯了人不成？」

烈火眞君滿臉困惑地問道：「你帮我什麼忙？」

斷腸仙子咯咯一笑，身形倏然掠起，落在四丈外道邊草叢中，伸手一提，竟活生生提出一個人來，掠回當塲，摔在地上道：「我看你老不死，愈活愈糊塗了，人家跟在你後面已二三天，你竟一點也不知道，不是我在後面把她制住，你到口的肥肉，還不遲早會飛！」

葉青一看被斷腸仙子制住的人，赫然是施照霞，不由失聲驚呼！

這時他明白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難怪施照霞變成了斷腸仙子，同時他也明白了她剛才說的那句話。

但是他不禁又懷疑斷腸仙子怎會竟也潛伏在嵴山，那有這般巧合？

任葉青再聰明，他絕不會想到斷腸仙子也是鬼諸葛的一只棋。

鬼諸葛在驪山存心救了斷腸仙子後，而且追上她，療好她的傷勢，知道她喜歡葉青，遂利用她的弱點，佈下了第二步棋子。

鬼諸葛詭計的確周密，知道光靠各大門派，以葉青功力，是否會死，大有問題，萬一不成，有斷腸仙子潛伏一旁，以她身手，制服一個打得精疲力盡的葉青，足足有餘。故預先已協妥好，讓她飽嚐淫慾後，再來個破肚斷腸。

但斷腸仙子却想不到葉青竟已學會了鷹符神功，更想不到，無巧不巧，烈火眞君會突然現身，手到成擒！

但她豈肯死心，一看施照霞跟踪，也急起直追。

其實以烈火眞君功力不難發覺施照霞跟踪，奈何正高興昏了頭。

而以斷腸仙子功力制服一個施照霞不過舉手之勢！

烈火眞君這時也不禁一怔，倏然厲聲喝道：「原來是這個黃毛丫頭，老夫就先送妳上黃泉！」

挾着喝聲，右掌就向地上不能動彈的施照霞劈去。

葉青見狀大駭，怒喝道：「老鬼，住手，假如你敢動施姑娘一根寒毛，休想我說出一招半式！」

烈火眞君聞言，果然住了手，側首冷冷的道：「好，我答應你，但是你小子將來有個不字，老夫就當你面，把她的肉一塊一塊地切下來給你看！」

葉青眼見施照霞粉腮慘白，不言不動，知道血穴被制，心中一陣慘然，想就是我死，也要先把她救出。

想到這裏，口中道：「老鬼，這筆交易不妨就現在解決，你放了施姑娘，在下就敎你鷹符神功！」

烈火眞君神色一動，臉上微露得意，笑道：「呵呵，好，就這麼辦！」

話聲方落，斷腸仙子已冷冷說道：「葉青，你還忘了我的要求！」

烈火眞君怒道：「斷腸仙子，妳敢阻攔老夫的事？」

斷腸仙子冷冷一哼，說道：「老鬼，你可不要忘記，這丫頭可是我自己抓來的

呀！」

烈火眞君一怔，說道：「那妳有什麼要求？」

斷腸仙子臉如桃紅，百媚橫生，嬌笑道：「橋歸橋，路歸路！互不相干！」

「妳要他做什麼？」

烈火眞君在一時之間，竟然摸不着頭腦！

葉青只見施照霞口雖不能言，却是滿臉焦急神色，彷彿對他這種決定，不表同意。

斷腸仙子之言一出口，葉青那有不知她心意之理，情急生智，計上心頭，大聲叫道：「仙子的要求，我也答應，不過就看這老鬼肯不肯！」

烈火眞君側首問道：「小子，你要我答應什麼？」

葉青故意哈哈一笑，諷刺地說道：「斷腸仙子就喜歡牀上那個調兒，她對你老骨頭沒有胃口，假如你不怕做老王八、老烏龜的話，就把我交給她，讓她放走施姑娘。」

烈火眞君始則一窘，旋即大喝道：「住口。」

老傢伙被葉青說得紅髮根根倒豎，滿臉殺氣。

這也難怪，烈火眞君雖然知道斷腸仙子淫蕩成性，相識滿天下，但豈能被人家當着臉罵老王八。

一種說不出的醋味道在他心中發酵，恨恨說道：「淫婦，妳快滾，少在這裏現世！」

斷腸仙子對葉青志在必得，聞言一陣蕩笑道：「老頭子怎麼吃起醋來啦！」

烈火眞君被她這麼一說，更加氣得一佛昇天，二佛出世，身形急欺二步，口中大聲喝道：「妳如不滾，老夫就一掌把妳劈死！」

斷腸仙子神色一變，旋即嬌笑道：「好啦，好啦，你眞不念舊情，就各走各的吧！」

語聲一落，他立即就要提起地上的施照霞。

葉青一見老鬼醋勁大發，心中不由暗暗高興，及見斷腸仙子攫走施照霞，不由大急，道：「老鬼，你不阻攔，少爺也不會答應你。」

烈火眞君剛才並非眞要劈死葉青，不過想使他嚐點苦頭，其實見到施照霞後，早想到拿這小姑娘逼葉青就範，豈能讓斷腸仙子提走！

葉青語聲未落，烈火眞君已一掌朝前劈出，口中大喝道：「要滾就滾，把人留下！」

隨着喝音，一道狂飈，向斷腸仙子匝地湧去。

斷腸仙子料不到他眞會出手，眼見這般威力，逼得嬌軀連閃了三尺，嬌叱道：「老鬼，你欺侮人到了家，姑奶奶怎會怕你。」

說話聲中，身形一彈，刷、刷、刷、就還攻三掌！

斷腸仙子也是一代女魔頭，功力與天下四令相差有限，這一反擊，招招俱是煞着，詭奇凌厲無比。

烈火眞君一聲怒哼，雙掌迴圈，立刻亦招招連環，拚命搶攻。

一時之間，變方打得風雲變色，激烈無倫。

只存下躺在地下的葉青及施照霞二人，眼睜睜地望着二個魔頭激鬥，心中均在焦急苦思對策，這時，葉青含情地望着施照霞一笑，滿心得意，彷彿道：「你看他們到底打起來了吧！」

施照霞初次面對心上人，倏地滿臉飛霞，口中雖無言語，但是神色上已減了不少憂急。

於是峯火連天，殺機瀰漫的塲中，種下的情苗，漸漸地在發芽。

可是，他們的愛情會得到結果嗎？誰也不知道。

烈火眞君這時眼見一時之間無法制服對方，心頭不由着急，運足陰陽無極眞炁。橫掃直劈，招式變化莫測，完全是想制對方於死地。

五十招一過，斷腸仙子眞力到底沒有他深厚，漸感氣喘心跳，知道再打下去沒有好處，倏然嬌叱道：「老鬼，你再不住手，我要施展煞手啦。」

烈火眞君雙掌飛舞，口中冷笑道：「妳別吹牛，有本領儘管施出來！」

「好啊！姑奶奶得不到，你也別想學那什麼神功，我就放一顆雷火彈把他們二個燒死！」

烈火眞君聽得心頭猛震，招式不由一頓。

斷腸仙子趁這些微空隙，伸手掏出一顆雷火彈，作勢欲揚。

烈火眞君心頭大駭，身形暴退，他一向玩火，依恃雷火彈，縱橫天下，視天下如無物，但今天，却想不到竟被自己依恃的火器所震懾。

斷腸仙子見狀一陣得意，咯咯蕩笑，道：「老鬼，想不到你自己也怕雷火彈，乖乖同我站在一邊！」

烈火眞君氣得肝胆欲裂，叱道：「淫婦，妳一共偷了我幾顆雷火彈！」

「不多不多，只有五顆。」

烈火眞君唯恐她眞的丢出來，自己雖然不太怕，但却怕傷了葉青，毁滅了他欲成天下第一高手的慾望！

在怒氣無可發洩之情形下，本性復露，暴跳如雷，罵道：「好個淫婦，淫性沒有除去，還加上賊性，在牀上還說要做我老婆，虧得老夫有先見之明，否則，不但做了王八，還成了賊窩！」

他一怒之下，口不擇言，把一筆老賬全翻了出來！

葉青及施照霞一見這種情勢，也暗暗心驚，知道斷腸仙子一向欲達目的，不擇手段，見烈火眞君氣昏了頭，把醜史全吐了出來，聽得又氣又好笑。

只見斷腸仙子更加笑得雙峯亂動，嬌聲地說道：「老鬼，別醜啦美啦的，我要嫁給你，還不如嫁一隻狗，你是想你師妹，玄冰婆子想瘋啦，碰了釘子，因此依恃雷火彈，在外面亂闖，還不是拿我來當代替品！老實告訴你，本仙子不是看中你這幾顆雷火彈好玩，還會陪你睡覺，別想做夢！」

這番話連挖苦帶諷刺，罵得烈火眞君狗血淋頭。

其實，烈火眞君也非好色成性，不過在失戀之餘，再被斷腸仙子美色所誘，才糊裏糊塗結下了一段露水孽緣，如今被她這一頓罵，差點氣昏了過去。

這時，他再也忍不住，一聲暴叱，就向斷腸仙子猛撲而去。

葉青聽了斷腸仙子的話，才恍悟烈火眞君以前看到玄冰銀令爲什麼走的緣故，原來與玄冰娘娘誼屬同門，有所顧忌，同時他也了解爲什麼玄冰娘娘也會陰陽無極眞炁的道理！

施照霞一聽二魔頭在相互掏臭缸，心中又羞又氣！

其實這場架，由爭奪葉青而變成翻老賬，互相挖根，是誰也想不到的事。

結果變成如此，的確亦大出人意料之外！

斷腸仙子眼見烈火眞君狀若瘋虎，更加得意，嬌軀連閃，叱道：「老狗，你如再不停下身來，本仙子就讓你嚐嚐你自己的玩意兒！」

正在這緊張之際，遠處忽然响起幾聲厲嘯！接着心中大驚，展目望去，原來是七煞帮主及率領帮下十餘位高手到來。

就在七煞帮下十大堂主現身之際，周圍又出現了二批人物，立刻把斷腸仙子與烈火眞君圍在中央！

在搏鬥中的雙方俱各心凜，立刻住手分開，葉青一看另二批人物，赫然是武當及點蒼二大劍派，塲中形勢立呈複雜。

武當掌門天風道長及點蒼掌門「落魂飛劍」周子都一見葉青身被紅網所困，躺在地上，神色一怔。

就在這時斷腸仙子首先發出一陣蕩笑，目光一掃四週，道：「想不到雄踞東海的七煞帮及當今武林二大劍派都到了，可是爲了在下而來！」

武當掌門天風道長神色一肅，道：「仙子言重了，貧道等是向烈火施主討還公道！」

烈火眞君臉色微變，碧目電射，狂笑道：「老夫縱橫武林六十年，從未見有人敢找到老夫頭上來，你們大概還想嚐嚐烈火鍊魂滋味。」

二派高手聞言，臉上煞氣倏增，七煞帮主及手下十大堂主身形驟欺，只見七煞帮主冷冷一笑道：「烈火老鬼，今天就看看你的雷火彈是否有效。」

這情形顯而易見，七煞帮及點蒼武當二派今日之來，志在復仇，但這一帮二派摒棄黑白異途之見，聯袂而來，必有所恃，不然，他們絕不會明知雷火彈威力而自來送死。

塲面在七煞帮主及十大堂主欺身之後，緊張無比。

武當及點蒼二派高手十餘人，立刻在外圍圍起一個大圈子。

斷腸仙子一見情形，樂得隔岸觀火，盈盈向七煞帮主一笑，道：「既然各位是找這個老鬼，在下就退出這是非漩渦！」

語聲一落，就緩緩向施照霞走去。

葉青見狀，知道戰勢一觸即發，再也不能躭誤，開口大喝道：「點蒼掌門速截住斷腸仙子！」

落魂飛劍周子都聞言一怔，倏地一揮手，身傍十餘高手，立刻團團把斷腸仙子圍住！

在這霎那間，葉青又大聲道：「天風道長，請速解開在下穴道！」

武當掌門聞言，身形一劃，右手凌空向葉青穴道上戳去。

豈知指風剛襲上身，烈火眞君見狀大怒，暴喝道：「誰要是動他，就先吃我一掌！」

身形一彈，竟想越過七煞帮主，向武當掌門猛撲而去。

但今天一帮二派皆預定好計劃步驟，各有各的任務，七煞帮主豈肯讓烈火眞君脫出包圍，身形一飄，雙掌猛告推出！

一道寒飈，疾向烈火眞君撞去，戰勢因葉青一言而起，七煞帮十餘高手，霎時圍着烈火眞君大打出手！

就在烈火眞君身動之時，這邊斷腸仙子亦心裏着急，一聲嬌叱，嬌軀陡昂，凌空一翻，就向地上的施照霞抓去。

豈知點蒼掌門爲報葉青烽火谷相救之恩，早就戒備，一聲清叱：「仙子既不欲置身漩渦，請既退出戰圈！」

叱聲中，點蒼雲禽劍法已經展開，寒芒千點，凌空向斷腸仙子撩出。

斷腸仙子雖不懼點蒼掌門，但這時她還不想置身是非之中，嬌軀一閃，掠回原地，咯咯一笑，道：「想不到，堂堂二大宗派，竟聽起這毛頭小子的話來！」

點蒼掌門，長劍一橫，肅容道：「葉少俠對點蒼、武當有救危之恩，在下不得不阻攔仙子，如仙子退出戰圈，本派也不願多生是非！」

這時，葉青身上麻穴已解，心中大喜，飛快運氣一週，急忙動手解開網口！

烈火眞君看得心火欲焚，聞「落魂飛劍」之言，倏然狂笑，道：「斷腸仙子，妳雖想隔岸觀火，要弄聰明，但也一樣仍捲入漩渦，何不與老夫聯手却敵！」

斷腸仙子咯咯一笑道：「老鬼，別打如意算盤，你的痲煩我可沒有興趣管！」說到這裏轉對點蒼掌門道：「貴派既稱報恩，但在下並非欲傷葉青，難道你們還要管這丫頭閒事？」

她語聲如珠，宛如燕婉鶯囀，加以一擧一動，蕩人心魄，看得「落魂飛劍」臉紅耳赤，聞言不禁一怔！

斷腸仙子的確厲害，她避開正面衝突，而着重於施照霞，因爲以剛才葉青廻護她的情形來看，知道只要把這雷音門女弟子抓住，不怕葉青不就範，而且說來冠冕堂皇！

點蒼掌門並不知道其中複雜情節，正在爲難之際，斷腸仙子已刷地飛快掠過他身傍，伸手向地上施照霞抓去。

這一抓委實迅快已極！

葉青半天才解開網結，尚未脫身，瞥見點蒼掌門竟未攔住，心中大急，在這刹那，靈機一動，身軀飛快在地上一滾，身在網中，竟施出「離魂指」手法，五指連彈，嘶嘶指風，凌空向斷腸仙子手指剛沾施照霞衣角，驟覺指風襲身，心中一驚，嬌軀連閃三尺，避過一擊。

這一緩手，點蒼掌門長劍閃光，已擋在她面前！

塲中戰勢千變萬化，本來一個戰圈，現在却變成了二個戰場！

那邊烈火眞君眼見葉青脫網，心血白費，氣得暴跳如雷，雙掌挾陰陽無極眞炁，橫掃直劈，拚命搶攻！

但是他因摸不清對方的底細，這次倒不肯輕擧妄動，施放雷火彈，以免徒勞無功！

不過他位列天下四令，功力何等高强，這一不遺餘力搶攻，早劈飛二個七煞帮堂主，鮮血狂噴，仆地而死。

七煞帮主堪堪抵住烈火眞君猛襲，瞥見武當、點蒼二派因保護葉青施照霞，竟破壞了預定計劃，自亂陣脚，心中大急，忙喊道：「天風道長，還不圍住這老鬼，管那些閒事做什麼！」

豈知語聲未落，塲中陡然震山撼嶽一陣大響。

火燄飛舞，人影亂晃，火光人影中挾着陣陣慘嚎，劃破長空，令人慘不忍聞。

原來斷腸仙子眼見枝節橫生，心機又空，心中一橫，也不管有用沒用，脫手就放出一顆雷火彈。

這顆雷火彈大出點蒼武當二流高手料意之外，尤其點蒼一派更慘，變起倉促，毫無防備，耳聞轟然一聲，立刻有六七個弟子，被燒得滿地亂滾，慘叫連天！

在火光人影中，一條人影挾着一人，飛瀉而出，向道旁草叢中掠落，正是葉青懷中抱着施照霞。

原來他趁落魂飛劍擋住斷腸仙子之際，已脫困而出，正收起「火蠶捆仙網」放入懷中，一眼瞥見斷腸仙子左手一揚，一顆雷火彈倏告脫手，心中大驚。

他以爲二派高手已有尅制雷火彈之法，故未出聲警告，但自己却不敢大意，危機霎那之間，運足全身功力，施出幻龍身法，一把抄起地上的施照霞，就向道旁飛掠！

果然，塲中雷火彈爆炸，烈火飛燄，點蒼派高手首當其衝，而葉青抱着施照霞，相差一髮，逃脫刧難，也不禁嚇出一身冷汗。

危險剛過，綺情復生，施照霞口雖不能言，身不能動，但知覺未失，眼見自己嬌軀已在男人懷中，羞得臉紅耳赤，心如小鹿亂闖，但却有一絲絲甜蜜的感覺。

正暈暈然，忽覺腰間一痲，全身一顫，知道已被解開穴道，忙掙扎脫身，默默運功調息。

葉青眼見她澄清深邃的眼神，及清秀脫俗的容貌，心中也不禁一陣激動，但身在生死塲合，無暇多言，忙關切地道：「施姑娘，妳在這裏靜靜運功，不要離開，待在下料理了這二個魔頭再來相敍！」

施照霞知道以在塲高手來說，自己身手功力已是微末之流，加了也無益，忙微微頷首，幽幽地說道：「青哥，我一定等你！」

這幾個字聽得葉青心頭一震，不由暗暗喊道：「她原來是愛我的……唉！我得到自己眞正的愛情……但是已經晚了……晚了……」這不用說，他想起自己與紫衣仙子有了白首之盟。

在這短短時間，塲中殺機更濃，情勢懾人已極！

點蒼掌門及一干高手，目注地上躺着五六具焦黑的屍體，臉色悲憤不已。

武當、點蒼及七煞帮三方面高手，還有烈火眞君俱被這意外情況所震住，皆呆若木鷄，停手不動！

顯然，這一顆雷火彈使雙方都大感意外！

在不知內情的一帮二派來說，明明來時見這二個魔頭正在作生死之搏，斷腸仙子手中怎會竟有烈火眞君獨門火器？

烈火眞君所感到意外的是施放後的結果，因爲剛才七煞帮主尙口出大言，不懼雷火彈，而且以一帮二派聲勢洶洶而來看，也像有所依恃！

豈知被斷腸仙子這一亂放，竟揭穿了紙老虎，烈火眞君心中氣怒交加，正是八十歲的老娘，倒綳了孩兒，竟上了七煞帮主的大當。

在這瞬眼之間，烈火眞君已從懷中掏出一顆雷火彈，身軀一劃，雙掌掃出一陣狂飈，口中叱道：「七煞帮主，你們唬到老夫頭上來了，老夫今天不把你們全部燒死，誓不爲人！」

挾着如山罡勁，一顆雷火彈，竟疾射而出。

雷火彈一出手，烈火眞君身形陡起，飄身向戰圈外電射而去，豈知身形在半空，倏見六七條劍光，如經天長虹，疾閃而至！

寒芒千重，銀星亂舞，當頭罩下，風雨不透，烈火眞君心頭一凜，雙掌猛然推出。

他匆忙中一瞥，原來是武當掌門天風道長及四位派中高手，被他陰陽無極眞炁一擋，果然劍光破開一個大缺口！

烈火眞君一聲微哼，腰身一擰，正要脫困而出，倏見漫天的光幕，迅將缺口補得天衣無縫，這眞是一帮二派預佈陣法之一。

烈火眞君碧目一瞬，武當派的二個道士，長劍飛舞迅速補上劍光空隙，看得他不由神色大凜，雙掌倏向地上拍出一股勁風。

他見不能脫身，豈不自身也要葬身烈火之中，故而這一掌想掃開地上火燄，那知雙掌拍出，竟看到自己施出的獨門暗器雷火彈，被七煞帮主衣袍中甩出一個白色的圓形小袋擋住。

只見波地一響，雷火彈竟在袋中爆開，冒出一股白烟，迅速散得無影無蹤！他半空中不能停留，迅速掠落原地。

這情形看得烈火眞君心頭猛跳，就連站在遠處，臉色得意的斷腸仙子也不禁一怔。

在烈火眞君來說這又是一個意外，剛才尙以爲一帮二派是紙老虎，却料不到七煞帮主果有尅制之術，自己放的雷火彈竟告無效！

原來七煞帮主自峨嵋吃虧，憑白損失五位香主後，立意報仇。

他本盤踞東海，無意之中，捕得三隻千年雪鮫，不由心喜，以爲天助其復仇成功。

因爲千年雪鮫之皮，不畏水火，於是他製成三個小袋，專門尅制烈火眞君的雷火彈。

爲了增强復仇實力，特親上武當、點蒼，邀請二派聯合出手！

因此造成了一次正邪結合，於是互相預定步驟，以七煞帮獨擋正面，在烈火眞君欲脫圍時，由武當的交叉飛伏劍陣截攔，並由點蒼援手監視，但「雪鮫兒」只有三個，就以任務輕重，二個分配七煞帮，一個分配給武當掌門，自以爲萬無一失！

無巧不巧，正在這六盤山中碰上，却因爲葉青被困，二派報恩，引起斷腸仙子怒火丟出一顆雷火彈，誰也沒想到斷腸仙子也會有雷火彈，點蒼首當其衝，遭此一刦！

但烈火眞君以爲七煞帮主紙老虎唬人，來個跟進，却告失效！

這種錯縱複雜的意外，豈是在塲雙方衆人所預料得到。

正在烈火眞君怔愕之際，塲中剩餘的點蒼高手倏然向斷腸仙子欺進。

斷腸仙子咯咯一聲蕩笑，說道：「各位若再進一步，就再吃我一顆雷火彈試試吧！」

她對殺人，好像家常便飯，臉上始終掛着誘人的蕩笑，絲毫無動於衷！

點蒼掌門聽得機伶伶地一顫，餘悸猶存，情不自禁地脚步一頓。

武當掌門這時氣憤塡膺，大喝道：「點蒼掌門，接替本派監視烈火老兒，讓貧道代貴派報仇！」

語聲一落，已經率領門下弟子掠身而起！

倏然，就在武當道士身形將起未起時，道旁響起一陣清叱，一條人影，夾着滿天掌影，奇速無比，向斷腸仙子罩去。

衆目一瞥，赫然是解困而出的葉青。

斷腸仙子見狀一驚，身形一轉，飛快劈出三掌，擋住來勢。

但葉青這時恨滿心頭，身形猶如九天矯龍，玄武八式第一招「玉帝臨闕」右掌猛揚，左掌橫切，一招二式，快加閃電，疾攻而出。

只見如山掌影，立刻將斷腸仙子圍在勁風狂飈之中。

那邊點蒼武當二派掌門一見葉青出手，心中大喜，落魂飛劍周子都立刻率領門下子弟紛紛圍攏，伺機出手。

七煞帮主見狀亦一聲暴叱，向烈火眞君攻出，餘下八大堂主，兵刄齊擧，伺機而起，一時之間，二派武林高手，搏鬥得激烈無倫。

六盤山中殺氣沖天，風雲變色，時巳申酉，一抹夕陽，映紅半天雲霞。

這，是血的象徵！

隨着時間過去，塲中的激鬥，有增無減，愈形慘烈！

葉青的玄武八式，天下無敵，雖然他臂上尚有劍傷，但有過崤山之戰，無形之中，悟出不少奧妙，一時之間，打得斷腸仙子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

但斷腸仙子功力並不在天下四令之下，短時間內只有驚無險。

那邊，七煞帮主及武當劍派與烈火眞君的戰勢並不順利。

顯然金、銀、銅、鐵四令能夠震懾天下，並非倖致！

烈火眞君雖在這二十餘人圍攻中，雙掌環掃，依舊打得精神百倍，有聲有色，逼得二派高手，步步後退！

驀地，塲中又響起二聲慘嚎，葉青抽空一瞥，只見二個武當道士被烈火眞君一掌劈出八尺，仆地而亡。

他看得劍眉猛剔，雙掌圈住斷腸仙子對落魂飛劍道：「貴派人手請速增援武當，這女人就交給在下！」

點蒼掌門聞言，忙道：「既然如此，就請葉少俠偏勞！」

語聲一落，八九位點蒼高手，立卽加入烈火眞君戰圈！

斷腸仙子見點蒼門下一走，身形連閃，咯咯笑道：「青弟弟，你我還有幾面之情，爲什麼今天這樣對待姊姊！」

葉青雙掌攻出一招「鳳爪三叩」，怒聲喝道：「住嘴，淫婦，妳害得本少爺好苦！」

喝聲中，辣手連施，逼得斷腸仙子驚險百出，步步後退。

他想起了驪山那一幕，假如不是因爲斷腸仙子，他絕不會與紫衣仙子訂了白首之盟，那末，現在可坦誠地接受施照霞的情愛。

如今，陰錯陽差，面對自己心愛的施照霞，竟有一種難言之苦，既不能相愛，又却依戀不捨。

雖然紫衣仙子對自己溫柔體貼，深情千萬，而自己現在對她也有了一份情感，但這是被情勢所造成的，不如與施照霞一見鍾情來得那麼順乎自然。

想到這裏，他心中有一股積鬱，極欲發洩，而斷腸仙子正是禍首——發洩的對象！

三十招一過，葉青見一時之間，收拾不了對方，心中不覺一動，暗忖道：「烈火眞君的這隻什麼困仙網既然把我綑住，當然也能把她綑住，現在落在我手中，如今何不利用一下……」

心念至此右掌刷刷攻出三招，右手從懷中掏出「火蠶困仙網」摟頭向斷腸仙子罩去！

斷腸仙子眼見紅光一閃，眼見一張非金非絲的網罩下，神色一變，身形連晃，就想脫身而出！

但葉青此計的確不錯，「困仙網」出手，豈能任她再逃，左手一抖，收束網口，右手五指連彈，獨步天下的「離魂指」已向斷腸仙子麻穴襲去。

只聽得斷腸仙子微微一吭，眞氣陡洩，穴道被制，乖乖變成了網中之魚！

「火蠶困仙網」是烈火眞君費盡心機，專門對付黑鷹令主之物，後來轉變目標困住葉青，想不到現在却被葉青所利用，來困住了斷腸仙子。

烈火眞君見狀大急，眼前一帮二派羣豪已難應付，如再加上一個身手不亞於自己的葉青，後果實不堪設想！

在這刹那間，他唯有乘機冒險一擊，右掌連環橫掃，左手已掏出六顆雷火彈，口中大喝道：「老夫就不信你們這批雜毛小子，再能擋住老夫三顆雷火彈！」

挾着喝聲，六顆雷火彈，以滿天花雨方式飛洒而出。

七煞帮主聞言大笑，說道：「老匹夫黔驢技窮，就看看本帮主的雪鮫兒來套住你……」

他語聲未完目中一瞥，竟有六顆雷火彈，電瀉而落，不由心中大駭！

在這危機刹那，只聽得武當門大喝道：「三粒套住，三粒用掌劈！」

喝聲中他自己及七煞帮主雪鮫兒疾甩而出，套住三粒雷火彈波波連響，冒出一陣白烟！

其餘廿餘位高手，也不用再顧及烈火眞君，廿餘道掌風，滙成一道其勁無比的巨飈，向另外二顆雷火彈劈去！

這次總算準備得早，應變得快，同時靠着天風道長當機立斷，那三顆雷火彈竟被劈向道旁！但這種情形，被葉青瞥見，不由大驚失色！

因爲雷火彈被掌風一擋，轉向的方向，正是施照霞所躲的地方！

在這刹那，他再也顧不得斷腸仙子，把手中困仙網用力摔出三丈，急施出幻龍身法，口中大喝道：「施姑娘，快躲！」

雙掌運足全力猛向雷火彈淩空推出！

這許多變化，俱在瞬眼之間，在塲三派高手耳聞葉青喝聲，知道匆忙之中，挑錯了方向，連忙硬生生縮回掌力。

但爲時太晚了，二顆雷火彈雖被掌風推得斜出三丈，但一顆已在半空爆炸，一朶朶碧綠色的烈火，已向施照霞藏身之處飄去！霎時轟轟連響，震得羣山亂顫，道旁叢林莽草，立刻變成一片火海，只見濃烟滿空，火光沖天！

葉青急怒交加，雙目盡赤，口中大喊道：「施姑娘……施姑娘……」

喊聲悽涼，猶如悲雁夜啼！

（未完．九）

太空蚊型戰機

·本文承自第64頁·

照他估計 盟軍這邊的戰機或轟炸機全軍盡墨，他首先要考慮到本身的安全。

事前他早有準備，在靠近荒山之處有一間棺材店，替代新關的總部，他掙扎着步行到那邊去，走了很久，剛剛走入店內，便即躺在銅棺酣睡。

他認爲這一場戰役美國屈居下風，因爲對方已經有準備，如果他仍然駕駛汽車回去，恐怕在路上已經被人抓住，故此他寧願步行。

他在安哥拉捱了三天，終於被捕，他不知道究竟是自己人出賣他抑或是對方消息靈通，總之，他沒法逃過噩夢，他的遭遇，可能被捕之後判處死刑，不過，世事難料，他被押到警署之後，立刻送到另外一個地方，最後，他被人用汽車送到郊區一座豪華的園林別墅，走出車廂之後，門外有人向他鞠躬，表示歡迎，還很有禮貌的說：「安哥拉的總理哈巴在客廳恭候多時，胡局長，請你走進去，你並非囚犯，你是貴賓！」

局勢轉變得那麼快，他險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走進客廳，有個胖胖中年人正在等候他，胡谷雖然沒有正式見過他，只是在照片上面看見過，仍然記得起來，此人正是總理「哈巴」！

胡谷向對方點頭，表示友誼，對方很有禮貌的說：「胡局長，失迎了，我在這幾天曾經被人軟禁在山邊石屋，幸而我的御林軍拚死進攻，把我救了出來，我才知道這幾天一切變化，嚇呆了半截。

「我獲悉局長被人拘捕，趕快運用我的權力，經過幾次轉折，把你送到這裏來，現時外邊的局面已受控制，不必担心了！我們不妨一邊喝酒一邊談。」

他拍了拍掌，立刻有人把承放酒和食品的小車推出來，哈巴總理親自斟酒欵客，說：「胡局長，像安哥拉這樣落後的非洲國家，相當貧窮，可以說是一切不由自主，以前一直是葡萄牙支持我們的，自從我們戰後宣佈獨立，它就不再支持我們了，加上了天災人禍，更加令到我們失去信心，在這一個期間，若要有人賜惠，我們必然是歡迎的，於是蘇聯乘虛而入，給我們糧食以及經濟上的援助，我們當然感激它，不過這種感激並非等於投靠他們，特別是沙地阿拉伯賀龍親王，到來加以援手，表示他們想幫助我開礦以及採取石油，我更加不想投靠莫斯科，此後我就活在夾縫中。國內逐漸出現分裂狀態，一派是忠於我的，另外一派，投靠蘇聯，還有一派，投靠沙地阿拉伯，蘇聯爲了鎭壓我們，派出空軍到來，包括最新的秘密武器，叫做蝴蝶，無堅不摧，本來已經傾向於我的人，大爲震懼，此外，還加上了杜戈帶來的蚊型戰機，加倍影响到士氣！

「最後，沙地阿拉伯那邊派出更多的人，雖然蘇聯這方面大獲全勝，摧毀了美國和以色列的戰機或轟炸機，可是，戰後，全城大火，沙地阿拉伯的戰士大擧出擊，把所有蘇聯人殺死，焚毀了蝴蝶這一件秘密武器，整個局面改觀。」

「杜戈呢？」

「他跟金姬駕機逃亡，帶走了二百多架蚊型戰機，相信他們是逃不遠的，因爲他們既然得罪美國，又得罪了蘇聯，此外，金姬是賀龍親王的情婦，跟別人逃走，親王一怒之下，下令各處跟沙地阿拉伯有邦交的國家，發覺他們，格殺勿論。」

原來如此，局勢不單是平靜下來還對美國十分有利，胡谷說：「哈巴先生，你能夠徹底擺脫莫斯科的控制確是明智之擧，過去的事別再談了，今後美國一定傾全力帮你復興，還有沙地阿拉伯最有權力的人像賀龍親王他一直都是美國的朋友，無疑的他也站在美國這一邊，今後有兩個大國協助你復興，你儘可以安枕無憂！」

哈巴總理哈哈大笑。

這一場戰役，對美國說，可以說是獲得最後勝利，也可以說是空前慘敗，列根總統啼笑皆非。

胡谷認爲「基路拔」不單是兩面人，還傾向於蘇聯那邊，要找他算賬，但已不知所踪。

至於杜戈，帶走了機械人以及金姬，眞眞正正是無地容身，他把心一橫，打算投靠埃及，怎料飛越撒哈拉大沙漠上空，碰上了風沙四起，無法逃生，所有蚊型戰機以及他本人都葬身在黃沙滾滾之下，還累死了金姬。

（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水墳

馮嘉・文　司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叫老鼠幫他查探葛家輝的底細，老鼠查過之後，告訴司馬洛說葛家輝走私，和一個女孩子情話綿綿……另一方面宋玲玲從資料中認出李龍，李龍曾經在金家一次派對中出現，當時李龍還和菲菲談話，他們好像是相識的，所以司馬洛對菲菲也起了疑心，托老鼠再去探查……有三個殺手企圖制服司馬洛，卻被司馬洛一一制住，司馬洛把其中一人捉回家中，逼問他，那人供出他們的任務，殺死司馬洛之後，下一步是要殺金顯來……司馬洛到醫院探望金素喜，希望她能將秘密說出來，但金素喜不肯說，同時金素喜也不相信會有人要謀害她的父親……

查探假鑽飾　找出眞兇手

「這是因為以你的地位、」司馬洛說，「你不便作什麼劣評嗎？」

「不是，不是這樣的，」葛家輝說：「她的確是一個好人，我和素喜都很喜歡她，也對她尊敬！」

「假如金顯來死了，」司馬洛說：「就是她得到全部遺產的、不是嗎？」

「她不是為了錢嫁給他的。」葛家輝說。

「你怎麼知道？」司馬洛問。

「我當然不能够向你證明，」葛家輝說：「不過有些事情就是知道，可以感覺得出來的。」

「是的，」司馬洛說：「有些事情是可以感覺出來的，因此，金家人就祇有金顯來是壞人了。」

「不是說他壞，」葛家輝說：「只是他對人不了解，關心也不得其法。司馬洛先生，我現在發覺你也是一個好人，假如有辦法呢，請你替我們解決這件事情。」

「你認為怎樣解決才是最好的呢？」司馬洛問。

葛家輝聳聳肩。「最好是能够令我們一家人都和好！」

「很好，」司馬洛說：「我盡我的能力吧。不過，我還是想知道，你太太醉後究竟到過一些什麼地方去，她自己記不起了，而我所知的地方也都已經查過了。也許，你是能够有所提供的，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葛家輝搔着後腦，沉吟着說：「也許，她是到王美君那裏去過吧。」

「王美君是誰？」司馬洛問。

「她是跟素喜一起長大的好朋友，」葛家輝說：「至於這是不是一個益友，就很難講了，是王美君教她喝酒的，而王美君一個月也起碼有二十天是醉酒的！」

× × ×

司馬洛找到王美君的時候，王美君沒有醉，也許她是剛剛醒過來吧。她正在哭，眼睛都腫得像桃子似的。她是一個在夜總會裏做酒女的女人，雖然美麗，年紀亦不算老，但是放縱的生活，加上喝酒太多，臉上已經出現了皺紋。她頭髮蓬亂，沒有化粧，又正在哭、就相當難看了。

她開了門就說：「進來吧！」

司馬洛進去，替她關上門，坐了下來。王美君說：「現在，又有什麼事了？」

「你也不問我是誰嗎？」司馬洛問。

「你不是警探嗎？」王美君問。

「哦，」司馬洛隨機應變，「他們來過了？」

王美君用一條手帕一抹鼻涕，道：「你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正在辦些什麼事情的嗎？」

「我們是分開好幾個部門的。」司馬洛說。

「但來的是你們的探長呀！」王美君說。

「我們也有許多位探長的，」司馬洛說道：「哦，那位探長，他來過了，他為了什麼事情？」

王美君又哭起來，用手絹擦着眼淚和鼻涕。也許，她是在傷心之中，所以並未覺察出司馬洛是正在對她採用着傍敲側擊的手段的，但是亦可能她是根本不在乎。

她說道：「我剛剛去認回我弟弟的屍體！」

「噢，眞為你難過，」司馬洛說：「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你是說，在那間旅館的衣櫃裏發現的那具屍體？」

她點點頭。司馬洛果然一猜就中了。探長已經查出了那死者是誰。也許不是有意瞞着他，而是剛剛發現，未有機會通知他吧了。

司馬洛說道：「哦？現在才來通知到你——」

「是剛剛查出他的身份吧了。」王美君說。

「但是他是早已失踪了的，」司馬洛說，「你就沒有報警之類？」

「他是一個大人了，」王美君說：「就是一兩天不見人，也不值得那麼大驚小怪呀！而且，我是剛剛和——一位男朋友去旅遊回來的。」

這可能正是王美君還活着的原因，而她自己也不知道，假如她早回來，也許她會先比她的弟弟死去了。

司馬洛說：「你的弟弟是跟你一起住的？」

王美君又點點頭。

司馬洛說道：「我實在是金素喜的朋友。」

「哦？」王美君抬頭看看他，似乎現在才是開始對他略感興趣而已。

「金小姐前天晚上喝醉了，」司馬洛說道：「自己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她託我查出來。」

「總之不是跟我一起，」王美君說：「我可不在此地。」

「有沒有可能跟你弟弟一起呢？」司馬洛問。

「這倒是有可能的，」王美君說：「他們都是酒徒，是很好的搭子，可以喝一個天翻地覆，假如再加上我——」聳聳肩，「現在少了一個搭子！」

「我是很不願意在這個時候提起這件事情的，」司馬洛說：「不過，金小姐在醉中失去了一隻鑽石胸針，她記不起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失去的，我祇好問問每一個可能曾經與她在一起的人！」

「噢！噢！」王美君搖着頭。

「我並不是指你的弟弟什麼，」司馬洛說：「不過——」

「那個沒出息的傢伙！」王美君說：「多數是他幹的了！我的東西也差點給他賣光了！讓我去找找看！」

她走進裏面的一間睡房裏，亦沒有反對司馬洛跟着進來。

司馬洛看見她拉開一隻抽屜，整隻取出來，在抽屜後面的空位摸索着。司馬洛則是四面張望。

「不在這裏！」王美君也沒有心情把抽屜放回原位，祇是在地上一擱。

「你把房間收拾過嗎？」司馬洛問，由於他看到這房間裏面還是相當整齊。

「沒有，」王美君說：「我才沒有空替他收拾！」

司馬洛則是在猜想，要是王美君沒有收拾過，房間就是還沒有被龍兄虎弟搜過了，否則一定會很亂的。為什麼沒有來搜呢？是因為她的弟弟已經招出了那隻鑽石胸針的所在了嗎？

看來胸針不會是放在這裏的，不然龍兄虎弟會來拿，起碼那隻抽屜也不會放回原位。

司馬洛說：「也許他沒有拿！」

王美君搖搖頭：「失去了，就多數是他拿了的。也許早就拿去賣了。他等錢用，永遠都是等錢用。素喜失去了東西，我們就得替她找回來，不能賴！」

「假如你弟弟拿去賣，」司馬洛說：「他會賣給誰呢？」

「林氏珠寶店那個林先生，」王美君說：「他是專收不明來歷的東西的，當然，價錢一定是出得特別低！」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他？」司馬洛問。

「在他的店子，」王美君說，她告訴了司馬洛林氏珠寶店的地址，「你去找找他吧！」

司馬洛奇怪，假如胸針眞是給這個姓林的人買下了的話，此人是否還活着，倒是一個疑問。不過，他還是要去試一試的。他留下了他的名片，出門，先在對面的店子打電話給探長，說：「我剛剛去看過王美君。」

「那個在龍兄虎弟的旅館的衣櫃裏找到的屍體就是她的弟弟，」探長說：「我不是有意瞞着你的，我祇是還未有機會對你講！」

「你眞夠朋友，」司馬洛說：「是怎樣查出來的？」

「靠人口登記局對指紋查出來，」探長說，「這當然是很花時間的。」

「我贊成你派人保護着她。」司馬洛說。

「為什麼？」探長問。

「祇是以防萬一吧了，」司馬洛說：「凡是與龍兄虎弟有些直接間接關係的人都是有容易橫死的傾向的，這不應該提防嗎？」

「唔——好吧。」探長說：「但是——你怎麼也會去找她呢？」

「我是正在逐個探訪薛利生前的朋友，」司馬洛說謊道：「而王美君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來找找她，而很巧合，她的弟弟原來就是——我們都明白了。」

「好吧！」探長說，「有什麼綫索，你再通知我。」

司馬洛掛了電話，就上車，一直開到林氏珠寶店。

這間珠寶店，他也是久聞大名了，出名的地方是專賣名牌的假錶，珠寶的訂價也是很高的，但遊客不會聽到這種不名譽的大名，所以還是繼續又繼續地上當。

主人林坤果然是在閣樓上的辦公室裏面。

他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不認識這個人！」

「假如你說，他沒有賣過這樣一件東西給你！」司馬洛說。「那也許是一句眞話，但是你說不認識這個人，那你是騙我

了！」

「我再講一次，」林坤說：「我不認識這個人！」

「他已經死了。」司馬洛說。

林坤微笑：「既然他已經死了，那我更不會有機會認識他了！」

「林先生，」司馬洛說：「你有沒有保鑣？」

「我這裏隨時可能有人打刧，」林坤說：「所以我是有護衞員的，不過我也不會叫我的護衞員把你打一頓。你再騷擾我的話，我可以報警把你抓起來！」

「你可以打電話給探長，」司馬洛說：「主理這件命案的探長，他可能告訴你，他也是贊成我來找你的！」

「我不歡迎你，」林坤說：「你又不是警探，我還是有權請你出去的。」

「就是因爲我不是警探，」司馬洛說：「因此我和你談話是應該比較方便一點的。」

「請你出去。」林坤說。

「那你要找人來請我出去了。」司馬洛說。

林坤的桌下可能是有一個暗掣之類的，因此他用不着出聲叫人：「現在，你自己出去，還是要我的保鑣抬你出去？」

「他們有槍嗎？」司馬洛問。

「有，」林坤說：「而且是正式領有執照的，不過，我看他們也用不着拿槍出來吧？」

「他們也不會是廿四小時伴着你的吧？」司馬洛說。

此時那兩個人已經走過來，每人執住司馬洛一條手臂。

「是的，」林坤說道：「他們是廿四小時伴着我的，所以假如你尋仇的話，還是要多此一想了，許多人想向我尋仇也不能！」

「我不是要尋仇，」司馬洛說：「我祇是要研究，爲什麼王美君的弟弟小王死了，而你却仍能够活着，現在我已經明白了。」

林坤一時愕在那裏。跟着他揮揮手：「你們兩個，先回到裏面去。」

兩個保鑣便放了司馬洛，回到裏面去了。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可以好好地談談的。」

林坤凝視着他：「你有什麼對我有價值的事情要告訴我的嗎？」

「現在殺死小王的是兩個叫龍兄虎弟的人！」司馬洛說：「我也差點給他們殺掉了，都是爲了那鑽石胸針。你有保鑣在旁，所以他們不能動手。」

「爲什麼他們要殺我？」林坤問。

「我也是不知道，」司馬洛說：「但是假如我見到了那枚胸針，也許我是會知道的。」

「那東西不在我這裏。」林坤說。

「在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

「小王是拿過來要賣給我！」林坤說：「但我沒有買。」

「爲什麼呢？」司馬洛說：「他不是一向與你交易的嗎？」

「太貴了。」林坤說。

「他不是常常都等錢用的嗎？」司馬洛說：「是你出的價錢太低多過他要得太貴吧？」

「兩個說法都行，」林坤說：「那東西是假的，我買了有什麼用？」

司馬洛看着他：「不！那東西不是假的。」

「你跟我辯這個嗎？」林坤說：「我是做這種生意的！」

「唔！」司馬洛說，「似乎你沒有理由說謊。但是，這件事情，你最好別講出去。」

「除非對我有好處，」林坤說：「否則我是不會亂講的。」

「我正在調查的事情，我也不便詳細告訴你。」司馬洛說。

「別告訴我。」林坤說：「我不喜歡管人家的閒事。我自己的煩惱也已經夠多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多謝你的合作，目前，我給你的忠告就是，不要讓你的保鑣打瞌睡！」

「什麼時候才能解除警報呢？」林坤問。

「到時你可能會知道的，」司馬洛說：「即使不然，我亦會通知你！」

「很好，」林坤說：「看來，你倒是一個值得一交的朋友，什麼時候，當我們大家都沒有太多煩惱的時候，我們不妨找個機會，詳細地談談天。」

「好的。」司馬洛說。

× × ×

司馬洛出現在餐廳中，吃了一頓很遲的午飯，一直在動着腦筋。

情形似乎又平靜下來了，並沒有人謀算他，沒有人跟踪他。難道龍兄虎弟已經放棄他了嗎？

他打電話到他的電話服務社去。

原來老鼠打了個電話來給他，老鼠就是那個探員，司馬洛託他調查菲菲的出身的。

司馬洛打電話去找老鼠，在警局找到他。

老鼠說：「你眞幸運，再遲一分鐘我就要出差，你未必找到我了。」

「我不知道找到你算不算是幸運。」司馬洛說：「你有什麼要告訴我的嗎？」

「金顯來這個女兒金素喜，」老鼠說：「她喜歡喝酒就是因爲母親死得太早了，她幾乎對她完全沒有印象，缺乏母愛，你明白嗎？」

「你什麼時候變成心理專家了？」司馬洛問。

「這用不着心理專家也知道，」老鼠說：「這是普通常識呀！」

「我記得我並不是託你調查金素喜爲什麼喝酒的。」司馬洛說。

「祇是順帶一提吧了。」老鼠說：「當然，正題是金顯來的繼室菲菲，她是酒巴女郎出身，而且她是還有丈夫的！」

「等一等，」司馬洛說：「假如沒有根據，你不要亂講話，上次你告訴我金素喜的丈夫葛家輝有個情人，原來那是他的妹妹，而且是瞎眼的。」

「是嗎？那眞抱歉，」老鼠說：「我祇是看到他與這個女孩子見面，我總不能去問他們是什麼關係的，但這一次不同了

，我的情報來源是可靠的，我還查到了她以前的結婚紀錄。」

「哦？」司馬洛說：「你肯定？」

「我已經影印了回來了，」老鼠說：「這一次我是絕對沒有弄錯的。」

「什麼時候可以交給我呢？」司馬洛問。

「我已經交給你了，」老鼠說：「我找不到你，就放在你家的信箱。我是不應該替你私人辦事的，所以這種東西不能叫你到警局來拿！」

「很好，」司馬洛說：「謝謝你，我們以後再聯絡！」

「你是說，你還會有工作要我做？」老鼠問。

「可能的。」司馬洛說。

「唉，好吧。」老鼠嘆口氣，「誰叫我是你的朋友。」

司馬洛收了綫之後，又再打了一個電話。這一次，他這個電話是打給王美君，因爲王美君亦打過電話到電話服務社來找他。

「我找到了，」王美君說道：「那胸針！」

「我馬上就來！」司馬洛說。

他以盡可能快的速度趕到了王美君的家去。

王美君交給他一隻鑽石胸針，她說：「這是素喜的，我也認得，原來是放在我的抽屜裏面。」

「那一個抽屜？」司馬洛問。

「我放內褲的抽屜，」王美君說：「我這個弟弟，不知道在攪什麼鬼，偷來的東西也要放在我這裏。」

司馬洛思索着爲什麼這東西會放在這個地方，一面則細細檢視這胸針，他是也頗懂得珠寶的，他可以看到，這胸針上的全部都是全美無瑕的鑽石。

但是，破綻也就是在於全美無瑕，眞鑽石不是沒有如此無瑕的，這是一種新的人造鑽石，通常不是珠寶商人看不出來，可以說比眞的鑽石更像眞，但是價值祇及眞品的幾十份之一，這東西是一種叫氧化鋯的化學物。

「你是什麼時候離開本地去旅行的？」司馬洛問。

王美君告訴了他，就是在薛利死亡的那天，亦是她的弟弟把這東西拿去向林坤求售的時候。

於是司馬洛就明白了。

她的弟弟給龍兄虎弟捉住，拷問起來，承認了東西是他偷的，他本來因爲賣不出去，就先藏在姐姐的抽屜內，準備有機會時還給金素喜，但是他未還之前已給捉到了，他知道假如他交出來可能沒命，祇有拖一拖，說是交了給他的姐姐王美君，也許可以活到王美君回來的時候，但他還是活不下去，而王美君也算幸運，她一回來，探長就找來了，龍兄虎弟沒有機會下手。

現在，龍兄虎弟也知道，司馬洛實在沒有拿這東西了，他們會不理司馬洛，還是會繼續企圖圍殺司馬洛滅口呢？這很難講，要看他們是什麼動機。

爲什麼一件假的東西，他們也如此緊張呢？

王美君說道：「你負責還給素喜吧。但是——你可以不告訴她是我的弟弟偷了嗎？」

「我盡我的能力好了。」司馬洛說。

× × ×

那天晚上，天下起雨來，又不是很大，却有風，因此雖然拿着雨傘，也不好受，在風雨之時，風向總是不大穩定的，時起時歇，有時是從左邊吹來，有時又是從右邊吹來，尤其是一個人拿着雨傘站在空曠的地方守候着，那就甚不舒服。

老鼠就是拿着雨傘，在空曠的地方守候着。

忽然有人碰他的肩，老鼠嚇得「哇」的一聲叫了起來，另一隻手連忙伸去拔槍，但這隻拔槍的手被人按住了。

司馬洛的聲音對他說：「喂！不要亂來。」

「你，」老鼠叫道：「我差點把你殺掉了。」

「你差點把我殺掉了？」司馬洛沒好氣地說：「假如我要殺你，你現在已經沒命了。」

「你是沒有理由要殺我的。」老鼠苦笑道。

「你在這裏幹什麼？」司馬洛問。

「當然是工作，」老鼠說：「難道是雨中散步嗎？」

「在幹什麼呢？」司馬洛問。

「保護金顯來呀！」老鼠伸手一指前面金顯來的住宅，「有人企圖暗殺他！」

「你這保鑣眞好！」司馬洛說：「人家看得見你，你看不見人家。」

「我就是要人看見，」老鼠說：「我的工作不是要捉兇手，我是防止罪案發生，兇手看見我在這裏，就會知難而退了，他們不會願意殺警探的。」

司馬洛爲之啼笑皆非，不過又不能夠不承認這是一個相當好的辦法。

司馬洛說：「有發現什麼嗎？」

「沒有，」老鼠說：「不出事是最好的了！」

「唔，」司馬洛說：「派你來倒是最佳人選！」

「請不要再向警長推薦，」老鼠說：「我認爲還是留在家裏睡覺最寫意。不過，你來幹什麼？」

「我要偷進金家去，」司馬洛說：「所以我說你是最佳人選，你不會制止我，你是我的朋友！」

「等一等！」老鼠說：「你不能夠這樣做！」

「老鼠，」司馬洛說：「你也知道我的爲人的，我不是爲非作歹的人，我這樣做，當然是有一個重要的目的，我也是在爲金顯來做事的。」

「但——但——假如……你也給捉住了——」

「我不會給捉住的，」司馬洛說：「而且，萬一我給捉住了的話，探長知道是我，也不會怪你，因爲我是比你高得多的，我瞞過了你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一次不行！」老鼠說：「我不能讓你！」

「那你開槍打我好了！」司馬洛說。

他說完了，便直向屋子走過去。老鼠

在後面並沒有開槍。

金顯來似乎對警方的保護很有信心，屋子並沒有特別加强防守，司馬洛很容易就潛進去了。

在雨中潛入是一件比較尷尬的事，因爲混身都是濕淋淋的，走過的地方就留下一條水路，但是司馬洛則是早已準備好了一個金蟬脫殼之計。

他把身上的雨衣脫了下來，也把雨靴脫了下來。他在雨衣裏面還有一身貼身的黑衣服的，而在雨靴裏還有一雙薄底的鞋子，他進屋的地方是廚房，他就把這些衣物留在廚房的地上。這樣，他就可以乾爽而輕快地上樓。

他是來過這裏的，但是他却沒有上過樓，不過不要緊，反正屋中的人都已經睡着了，而他要找的是金素喜的房間，而金素喜還是在醫院裏，未曾回家。

他在樓上找到了金顯來的房間，找到了菲菲的房間，也找到了葛家輝的房間。原來他們四個人都是分開房間來睡覺的。後來，他就找到了金素喜的房間。

她的房間祇是關着房門而沒有上鎖的，司馬洛輕輕地一扭就開了，進入房中，關上了房門，開了帶來的小電筒，四處照射。

窗簾是開了的，祇是窗子關上了而已，他就把窗簾拉攏了，以免漏光，然後就開了燈，司馬洛在房中細細地搜索了一遍，很容易就在衣櫃裏把金素喜的首飾箱找出來。

首飾箱是有號碼鎖的，但司馬洛除了有各樣的本事之外，同時亦是一個開鎖的能手，他用了沒有多少時間，就把這首飾箱打開了。

金素喜有不少首飾，而其中鑽石的更多。她到底是一個富翁的女兒，有時要出一些豪華的塲面，就不能夠沒有名貴的首飾陪襯一下。

司馬洛把每一件首飾都檢驗過了，嘆一口氣。

這時，房門就「格」的一聲響，被扭開了。

司馬洛呆住了。

即使他夠快可以躲進床底之下，他亦是來不及把首飾放回首飾箱裏面把首飾收起來的。而且，本來沒有亮燈的房間又亮起了燈光。

閃進房中來的就是菲菲，她的手上拿着一把小手槍。小手槍指着司馬洛，她進來之後又輕輕伸手到背後把門掩上了。

她柔聲道說：「你看，我捉到了一個賊，你知道，我是可以就這樣開槍打死你的！」

「那你爲什麼還不開槍呢？」司馬洛問。

「你告訴我，你來幹什麼的。」菲菲說。

「我是正在工作」司馬洛道：「我受人之託，做一件工作，我不能偷懶呀！」

「到這裏來工作？」菲菲問。

「我也沒有想到的，」司馬洛說：「我祇是看需要而决定地點。我的工作使我需要到這裏來。」

「你查到了什麼？」菲菲問。

「哦，對了，」司馬洛說：「我記得你對我講過的，假如我查到了什麼，最好先告訴你！」

「是呀，」菲菲說：「告訴我吧。」

「到你的房間去如何？」司馬洛問。

「這裏不好嗎？」菲菲問。

「假如不介意，」司馬洛說：「還是到你房間去方便一些！」

「好吧！」菲菲伸手到背後開門。

「你這支槍，」司馬洛說道：「可以收起來嗎？你反正也是不會要開槍射我的了！」

菲菲想一想，聳聳肩，把槍垂下了，而把一隻手指舉起來豎在唇邊，低聲說：「你要說，不要太大聲，我不希望你把我的丈夫吵醒！」

「我當然不會吵醒他的：」司馬洛說：「事實上，我是根本就連你也不想驚動的。」

菲菲領着司馬洛到了隣房去。

他們進了她的房間，菲菲在身上加披了一件睡袍，把本來也不算是太暴露的睡衣遮住了。這是表示他們之間並沒有任何私情，她並且也開了燈。

好在此時外面有風聲和雨聲，他們講話，即使稍爲提高聲音，隣房的人也是不容易聽到的。

菲菲道說：「你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我今天晚上來，祇是爲了把你丈夫的女兒——」

「她即是我的女兒！」菲菲說道。

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總之是金素喜，她失去了一隻鑽石胸針，託我找，我找回來了，替她放回，而我好奇心起，順便看看她有些什麼首飾吧了！」

「唔，」菲菲說：「你這個人，倒也不像是一個珠寶賊的！」

「是呀，」司馬洛說：「我不是那種人。現在你既然已經相信我了，你可以回答我一個問題嗎？」

「問吧。」菲菲說。

「金素喜有這許多鑽石，」司馬洛說：「你也有嗎？」

「這是什麼意思？」菲菲問。

「假如她有而你也沒有，那就不很公平了。」司馬洛說：「假如她多而你少，也是不公平的，假如你比她多，那倒很正常，因爲你是金太太！」

「我們是不計較這個的，」菲菲說：「不過我丈夫也是正如你所說，買給我比買給她多。」

「我可以欣賞一下你的嗎？」司馬洛問。

「爲什麼？」菲菲問。

「我祇是想看看，你的鑽石與她的有多大分別，」司馬洛說：「這樣就可以解決我心中的一個謎。」

菲菲考慮了一會，說：「好吧！」

她也把她的首飾箱找出來，打開了。她的鑽石果然比金素喜更多。司馬洛略爲看了一遍，說：「跟她的一樣。」

「不是一樣，」菲菲說：「沒有一件的欵子是相同的。」

「我是說跟她的一樣，都是假東西。」司馬洛說。

菲菲呆呆地看着他。

「這些東西，有買保險嗎？」司馬洛問。

「沒有。」菲菲說。

「那麼也許可以瞞得久一些，」司馬洛說：「金素喜失去了胸針而急於找回，乃是因爲她自己知道鑽石是假的，而別人不知道！得到的人拿去賣，就知道了。那時傳出去，你丈夫亦會知道了。」

菲菲沒有做聲，祇是看着他。

司馬洛又說：「爲了掩蓋着這件假鑽石的秘密，許多人死掉了，連我也差點死掉了。金素喜不想人知道是假的，是可以理解的，我猜她是把眞的變賣了，而製了假的充塲，也許她是需要錢用，而不願意問她的老頭子拿，就用這個辦法，但她這樣做，即使給老頭子知道了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她用不着殺人去掩飾！」

他看着菲菲。

「而我的鑽石也是假的。」菲菲說。

「對了，」司馬洛說：「你顯然也是需要錢用而賣掉了，換了假的。假如你的事情也連帶了出來，就不很妙。你是一個老人的年輕妻子，而你是他的全部遺產的繼承人！」

菲菲低着頭。

「正如我所說，」司馬洛說：「你是一個老人的年輕妻子，而你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我是欣賞美女的！」

菲菲抬頭看着他：「你的意思是，假如我對你好些，你就會爲我保守秘密？」

「可以商量一下的！」司馬洛笑。

菲菲慢慢地走上前，向他的懷中挨過來。司馬洛張開手臂抱她，她却忽然一揮手，就向司馬洛臉上摑過來。司馬洛仍能及時接住她的手腕。

「怎麼了？」司馬洛說：「你寧可穿出來嗎？」

「放開我的手吧！」菲菲說，她的態度又不是很强硬。

司馬洛放了她的手。

菲菲又退後了。她嘆一口氣，說：「司馬洛，你別跟我玩遊戲好不好？你不過是想證明我下賤吧了，你不是那種人，我不相信你會要我的。但我也不是那麼賤，我不會因爲要保守這個秘密而向任何人投懷送抱的。」

「唔，」司馬洛說：「你是高貴的，既然如此，你告訴我，這件事情還有什麼內幕吧！」

「你還查出了什麼？」菲菲問。

「你是有丈夫的，」司馬洛說：「你還沒有離婚，就嫁了金顯來。」

「這是眞的。」菲菲說。

「這樣，」司馬洛說：「你就是重婚了，這也是有罪的！」

「我知道！」菲菲說。

「因此，你更非要保守秘密不可了，你的嫌疑很大。」

「我實在也不大清楚發生了什麼，」菲菲說：「你告訴我好不好？」

司馬洛懷疑地看着她。

「我是會把一切都告訴你的，」菲菲說：「但是我也不知從何說起，你先告訴我，我再對你講！」

司馬洛把這件事的詳細經過告訴菲菲。他不知道這其中她是不知道了多少，不過既然她要求，他就說出來。

當他講完了之後，菲菲用雙手掩着臉，倒在一角落的一張沙發中，呻吟着說：「老天，我間接殺了很多人！」

「你知道就好了。」司馬洛說。

菲菲深吸了一口氣，抬起頭看着司馬洛：「我知道死了多少人，但是，我一直以爲，不會是和我有關係的，也許——我是在自己騙自己——我不知道。」

「但是責任似乎是在金素喜，」司馬洛故意給她一個機會推諉責任，「假如金素喜不是失去了胸針——」

「這都是我的責任，」菲菲說：「金素喜的鑽石，也是爲了我而賣掉的！」

「噢，」司馬洛說：「我還以爲她是爲了她的丈夫的妹妹。」

「不是，」菲菲搖搖頭，「葛家輝這個人其實很有骨氣，他是窮，但是他不會要素喜用這個方法弄錢給她的！」她又用雙手抹着自己的臉，「其實，素喜不見了胸針出事了，我早就應該猜出來的，我祇是——祇是不肯相信！」

「假如你相信，」司馬洛說：「那你又有沒有辦法制止那些命案發生呢？」

「可能也沒有辦法，」菲菲說：「不過……總之這都是我的責任！」

「金素喜是在維護你？」司馬洛問。

「是的，」菲菲說：「我們感情很好，雖然我是繼母，但是——我們都不向那份遺產打主意，這就沒有什麼可爭的了，是不是？」

「你的丈夫倒應該知道你們有這樣的感情，」司馬洛說：「那樣，他的心就會很舒服了！」

菲菲托着頭：「他不會明白。他就是不懂的！他以爲人與人之間也是像生意一樣，你就是不可能使他明白！不錯，你說得對，我要用錢，他多少都願意給我，但是，要告訴他作什麼用途。我不是孩子，我怎麼可以一切用途都向他報告呢？」

「尤其是你拿錢給你以前的丈夫！」司馬洛說。

「事情不像你想像的那麼下流！」菲菲說。

「我沒有作這樣的評論，」司馬洛說：「你也可以告訴我眞相。」

「我——我的出身——」菲菲說：「不很名譽，你大概也查出來了。我吃過很多苦，我這以前的丈夫，結婚一年就丟下我，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在我最困苦的時候，我認識了金顯來，他愛上了我，他對我好，我也愛上了他——也許這是因爲他對我好，這種事情，誰能分清楚呢？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最需要的是有人對我好，而且他不是玩弄我，他願意娶我。他知道我是什麼，但他也願意娶我。我不能放過這個機會，我不敢告訴他，我是有丈夫的。假如換了是你，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敢冒險嗎？」

「而且你的前夫可能已經死了，也許永遠不會再出現了，」司馬洛說：「祇不過，你貴爲金顯來夫人之後，他就出現了，他要錢。」

「差不多是這樣，」菲菲說道：「我手上的錢給他要光了，我祇好變賣我的鑽石。」

「和金素喜那些。」司馬洛說。

「是的，」菲菲說：「是她先發現了我的鑽石變成了假的，她問我，我告訴了她，她同情我，把她的也賣掉了。我——我不知道怎麼講，錢是小事，我欠她的人情是很深的。」

「唔，」司馬洛說：「假如金顯來發現鑽石變成了假的，一切就會穿出來了。有人不惜殺人掩飾這件事。誰呢？」

「我已經給苛索到山窮水盡，」菲菲說：「那天晚上開酒會，那個你所說的什麼龍兄虎弟——我一直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祇知道他是來拿錢的。我的前夫祇是開頭出現過一次，後來就是叫這人來拿。他是來示威一下，讓我知道，假如我不付錢，他可以做一些什麼。我祇好答應想辦法。第二天，他再打電話來問我怎樣，那時素喜告訴了我胸針不見了，我們正在焦急，我賭氣說胸針不見了，事情反正是會穿出來了——我猜他們不想失去這棵搖錢樹，就去掩飾。」

「你給他們的錢不會太多，」司馬洛說：「值得這樣窮兇極惡嗎？」

「我就是這樣騙着自己，所以我能夠不相信是他們正在做這件事情，」菲菲說：「但是後來我又想起了，他們多次叫我拿一大筆錢給他們，我祇是拖。他們以爲我是可以拿到很多錢的。」

「當然，」司馬洛說：「假如金顯來知道了眞相的話，他們就一個錢也弄不到了！」

「是的。」菲菲說。

「但是殺死金顯來又是爲了什麼呢？」司馬洛說：「金顯來死了，他們更加一個錢都得不到了。」

「我不知道，」菲菲說：「現在要緊的是，我丈夫的性命，還有那許多人的性命，無論如何，你得制止他們！」

「你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們嗎？」司馬洛問。

菲菲頹喪地搖搖頭：「不知道，從來就是祇有他們找我，沒有我去找他們的。我也不想找他們，你，你去找吧！」

「但是，」司馬洛說：「你認爲好不好告訴你的丈夫呢……」

「我不知道，」菲菲說：「現在我的心很亂。也許——也許讓他知道也無所謂。讓他把我趕走吧，那就不會再有這些麻煩了。其實我應該早早向他坦白。」

「你以爲他會原諒你？」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菲菲說：「這一點我從來都不能夠肯定，不過，到了這個地步——你替我決定吧！」

「人是已經死了不少了，」司馬洛說：「也許，先瞞下去再算，讓我設法找找他們。既然是與你的前夫有關，祇要找到他就行了。」

「你盡你的能力吧，」菲菲說：「不要顧我了，假如我死能夠換回這許多人的性命，我是願意的！」

這時，房門推開了，金顯來就出現在房門口。

菲菲連忙退開，吶吶着說：「我們……我們不過是在……是在……」

「我知道，」金顯來說：「我都聽見了！」

菲菲頹喪地在沙發上軟着，司馬洛則是在那裏發愣。

司馬洛也知道應該如何去應付這個場面。

菲菲用雙手掩着臉說：「我不否認一切，一切都不否認，穿了出來更好了，我少了一重精神負担！這一切都是我不好，我要負一切責任！」

「司馬洛，」金顯來說：「你的工作幹得眞好，太好了！」

「我很抱歉，」司馬洛說：「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我也料不到情形會發展成這樣，我祇是盡我的能力吧了！」

「你預算我要付你多少錢呢？」金顯來問。

「不必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與我也有切身關係的！」

「但我堅持要付錢！」金顯來說。

「錢的問題不重要！」司馬洛說：「還是你們家庭之間的事情好好地解決要緊。雖然我是不便參加意見的，不過我還是認爲，大家以和爲貴！」

「我會解決的！」金顯來說着，就向菲菲走過去！

「別碰她！」司馬洛警告！

「你不是說你不應該參加意見的嗎？」金顯來冷酷地說道！他一隻手搭在菲菲的肩上，輕輕地撫着她，說：「菲菲，抬起頭來看我！」

「殺我吧！」菲菲說。

「不，」金顯來說：「其實，這件事情，責任最大的還是我。你說得對，我就是不懂，假如你當面對我說，我還是不會接受，但是在門外聽到，我就覺得你們是講得有道理的！」

「也許，」司馬洛說：「我應該避開一下，讓你們好好地談談了！」

「不！你留在這裏！」金顯來說道：「司馬洛，你試過了菲菲，我不知道應該打你一拳還是多謝你，你試的方式，我應該打你一拳，但是你試出來的結果，我却是應該多謝你！」

「兩相抵銷好了！」司馬洛說。

「菲菲，」金顯來說：「我實在虧待你了，一個男人，一生有機會找到一個這樣忠於自己的女人，這是一件幸運的事。有些男人，一生找不到半個，找到的都是騙自己的女人，我找到了，我却不懂得珍惜。」

菲菲哭起來，金顯來把她抱起，摟在懷中。

金顯來說道：「明天，我們開一個家庭會議，好好地來討論一下，以前我敎你們做這個做那個，明天，你們要敎我怎樣做了！」

菲菲祇是哭。

「我眞的要走了，」司馬洛說：「我可不是家人，我沒有資格參加你的家庭會議！」

「你還沒有說出你要多少錢！」金顯來說。

「我還有面子來拿金錢嗎？」司馬洛說。

「但你還有事情要做！」金顯來說：「我要你把菲菲這個前夫找出來，我要你找到那些兇手！」

「這倒是一個值得研究一下的問題！」司馬洛說：「你得先明白，這樣一鬧，事情傳了開去，對你的名譽是會有很大的損害的。」

「到了這個程度，」金顯來說：「還管什麼名譽呢？即使對我的名譽有損害，這也是我應該付出的代價。不過，」他頓一頓，又道：「假如傳出去傷及他們的自尊心……」

「唔。」司馬洛說：「你現在開始學懂了！」

「那你認爲應該怎樣做呢？」金顯來問。

「我盡量設法好了。」司馬洛說：「有些事情是可免則免的，有些事情則是無可避免。無可避免的，就沒有辦法了。我祇有盡量爲你們的福利着想而進行。」

「那你要多少錢呢？」金顯來問。

「算了。」司馬洛說：「就當這是我送你們的慶祝禮物好了。不過，我贊成你僱兩個保鏢保護着你！」

「我每年納這許多稅！」金顯來說：「警方難道不負責保護我的嗎？」

「我就能潛了進來。」司馬洛說：「假如我是行刺的兇手，你已經死了。一個人死了，難道能向政府討回所繳的稅嗎？而且，他們亦是不會給的。」

「好吧。」金顯來說：「既然如此，你給我介紹兩個來好了！」

「這個也要我介紹？」司馬洛說。

「這個時間。」金顯來說：「我到那裏去找？假如到天亮去找，恐怕已經太遲了。」

「好吧！」司馬洛說。

「現在。」金顯來說：「你是應該走了！」

老鼠還是站在雨中，司馬洛在他的頸背一觸，他又「呱呱」的一聲叫了起來。

「媽的！」他說：「總有一天你會給我槍殺！」

「怎麼每一次接近你，你都不發覺的？」司馬洛問。

「我睡着了。」老鼠說。

「睡着了！」司馬洛說：「你正在做着一件這樣重要的工作，你却睡着了？」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老鼠說：「我祇是在這裏做做樣子就夠了。你的事已經完了嗎？」

「很抱歉吵醒了你。」司馬洛說：「但是我要託你一些事情！」

「不來了！」老鼠說：「全世界人都要爲你做事的！」

「第一，」司馬洛說道：「金顯來認爲現在的保護不夠，他要請保鏢。現在就要。」

「警探部的人不是由他聘用的。」老鼠說：「要由上頭調派的。」

「你有沒有舊同事肯幹這個呢？」司馬洛問：「你介紹他們一份工作，他們不會罵你的！」

「這個——倒是有的。」老鼠說。

「很好。」司馬洛說：「你現在去找一找，這裏由我替着你。」

「現在？」老鼠說。

「假如揀時間的保鑣，」司馬洛說：「那就不請也罷了！」

「好吧！」老鼠說：「我現在去找一個電話打打，不過——希望這裏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你站在這裏睡覺也沒有事情發生，大概暫時也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我現在就去。」老鼠說。

「還有，」司馬洛說：「菲菲那個前夫，我要查一查他的下落！」

「這個我回來再談吧！」老鼠說。

他把雨傘也拿走了，不過司馬洛也沒有所謂，反正他來時也是沒有拿傘，他知道，他託的這件事情，老鼠辦起來也是勝任愉快的，因爲老鼠認識很多退休或退職的警察，他之所以稱爲老鼠，就是因爲他門路多多，而保鑣或護衛員這種工作，也是由退職的警探來幹較爲適合。

× × ×

與老鼠的外號差不多，而人則分別很大的人就是箭豬。

不久以前，司馬洛在那秘密賭場找到他，向他問關於龍兄虎弟的情報，箭豬的提供還是相當好。現在，司馬洛又是再來找箭豬了。

司馬洛把熟睡之中的箭豬搖醒。

箭豬睜開惺忪的睡眼看看司馬洛，說：「唉，別騷擾我吧！」他一轉身又要睡，但是司馬洛又把他搖動。

箭豬雖然不能再睡着，但是却也不想再張開眼睛。

司馬洛沒好氣地說：「箭豬，你是不是想我找一桶冷水淋下來呢？」

箭豬嘆一口氣：「好吧，難得一睡，又給你吵醒了，你想怎樣？」

「你睡得眞放心，」司馬洛說：「連門也不鎖！」

「我又沒有什麼可以偷的東西，」箭豬說：「鎖了門又如何呢？」

「你一定也想再賺一些錢的吧？」司馬洛問：「上一次給你的錢，你一定已經輸光了！」

「我贏了。」箭豬說。

「那倒是新聞，」司馬洛說：「贏了你也會回來睡覺，還不關門？」

「我贏了又輸掉了，」箭豬說：「我贏到十萬元之後手風便又轉弱了！」

「十萬元！」司馬洛沒好氣地道：「贏到十萬元，你還要賭下去？」

「錢是用來賭的呀。」箭豬說：「難道你以爲我這樣一個人，也會把錢留起來做一點小生意之類嗎？你也不是來爲我計劃將來的，有話快講吧！」

「龍兄虎弟。」司馬洛說：「你還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嗎？」

箭豬搖了搖頭，說道：「經過上一次，他們住過的房間發現了屍體，要找他們就難了。」

「你究竟有沒有情報？」司馬洛問。

「我聽說他們已經走了。」箭豬說：「離開了此地！」

「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箭豬說：「他們也不是會留下新地址的那種人！」

「爲什麼要走呢？」司馬洛問。

「這不是很明顯嗎？」箭豬說，「他們在這裏闖了這樣的禍，成爲了嫌疑兇手

，難道留下來等抓嗎？」

「但他們在這裏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司馬洛說。

「什麼工作？」箭豬問。

「你不知道嗎？」司馬洛問。

「實在我對這件事情也知道得並不多。」箭豬說。

「那我也不告訴你了。」司馬洛說：「免得你把這情報轉賣別人！」

「對！」箭豬諷刺地說：「你這個人，眞是很夠朋友的！」

「龍兄虎弟不在此地，」司馬洛說：「那麼他們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這就難了，」箭豬說：「他們這種人，什麼地方有錢賺就到什麼地方去。假如他們來了此地，我會有所聞，他們到了什麼地方去，就非我所知。也許他們所到的地方，才會有人知道！」

「你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司馬洛問。

「沒有了。」箭豬說：「而你，我也希望你別再拿這兩個人的事情來問我，否則我眞要把門鎖好才敢睡覺了！」

「你現在就睡你的覺好了。」司馬洛說。

「等一等，」箭豬說：「你是爲了生意而來的，你別忘記了一些東西。」

「錢？」司馬洛問。

「這個，講得太明，就不好意思了。」箭豬說。

「假如我給你錢。」司馬洛說道：「你不又是拿去賭嗎？那你就連覺也不能睡了！」

「那是我的事情。」箭豬說。

司馬洛放下幾張鈔票走了。

× × ×

那是一個灰暗的區域。屋子殘舊，街道骯髒，而人又貧窮。住在這個地方的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夠離開。有些人是能夠的，有些人則是一輩子祇能懷着一個希望，結果還是死在這裏。菲菲就是在這裏出身的，她以前的丈夫也是在這裏出身的。他們都離開了，菲菲總算找到了她要找的，但她那個丈夫所找到的，則顯然是並不理想。

司馬洛把一羣孩子踢過來的球踢回去了。

那羣孩子好奇地看着這個打扮顯然不是屬於這裏的人，看着他進入了其中一座殘舊的樓宇。

司馬洛登上了二樓，按門鈴。

一個頭髮蓬鬆的中年婦人把門打開了，一面還回頭罵着一個正在屋裏哭的男孩子。

她問道：「你找誰？」

「我想找一個人。」司馬洛說：「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幫幫我。」

「你講吧。」那婦人說：「找誰？」

司馬洛取出一張殘舊的照片給她看。

這個婦人接過照片，看了好一會，才說：「哦，這是菲菲！」

這當然是菲菲，因爲這根本就是從菲菲手中拿到的舊照片。司馬洛要找菲菲的丈夫，認爲用傍敲側擊的手段較好，先找尋菲菲，知道菲菲的早年事情的人，也可能會知道菲菲的丈夫的去向。

「你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嗎？」司馬洛問。

「你找她幹什麼？」那婦人懷疑地問道。

「假如找得到她，」司馬洛說：「我願意付出一點代價！」他說着就掏出錢包；他是願意花一點錢換取情報的！

但是這個婦人却表示敵意，她不耐煩地說：「我問你找菲菲幹什麼？」

有些人是見錢眼開的，但亦有些人雖然環境不好，却還是不願意爲了錢而傷害自己所喜歡的人。這個婦人，顯然是屬於後一種。

司馬洛說：「我找她是沒有惡意的，她有個表妹從美國回來了，想與菲菲聯絡，我祇是受人所託。」

「哦，那個表妹！」那婦人說：「她回來了？她現在怎樣？」

「環境不錯。」司馬洛說：「她回來當然不會是爲了借錢。」這表妹亦是眞有其人，也是菲菲自己講出來的，她與菲菲很要好，不過她到了美國讀書之後就失去了聯絡，沒有了音訊，不是回來了。

「環境好，那就好了，」那婦人說：「雖然我不認識她，不過，我也不知道菲菲到什麼地方去。她從前是住在這裏的，後來搬走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你告訴我她最後到了什麼地方去就行了，我可以一步一步查下去。這種工作是這樣做的。」

「她是結了婚而離開這裏的，」那婦人說：「但是——她嫁了那個不長進的阿平，結婚不久他就跑掉，她也搬走了，此後我就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她結婚時住的地方，」司馬洛說：「也許我可以到那裏去問問？」

「那裏已經沒有可問的了，」那婦人說：「屋子早已拆掉，已經改建成二座大厦，舊時住的人都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唔，十年人事幾番新，」司馬洛嘆一口氣，「世界變得眞快！」

「就是我們這裏還是老樣子，」那婦人說：「要變也變不出什麼樣來，眞對不起，菲菲現在在什麼地方，我實在想不出來，所以我也帮不了你！」

「她嫁的那個丈夫呢？」司馬洛說：「也許他知道她的消息？」

「他怎麼會——不過也很難講，」那婦人說：「到底是做過夫婦呀。」

「你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嗎？」司馬洛問。

「讓我看——」那婦人沉吟着，思索起來，「這個人我是很久沒有見了。不過——對了，也許足球會知道他的下落！」

「足球？」司馬洛問。

「哦！這祇是一個別號吧了！」那婦人說。

× × ×

足球是剛剛從監獄放出來不久的。他有這個別號，乃是因爲有一次他曾經被當足球似的踢來踢去。黑社會利用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不要他了。警方利用過他刺探一些情報之後，也不要他了。因爲，那件事情，他被抓上法庭，他向黑社會求助，黑社會詐作不知道，沒有派律師保他，

而警方亦不肯承認他有過什麼接觸，於是他就給踢進了監獄。出來了之後不久，他不再進去了。

足球這個人的特點就是笨。是一個半白痴，所以正當工作找不到，黑社會也不願意用他，他祇有去犯一些小罪爲生，而因爲他笨，所以雖然常常上法庭，法官也不重判，祇是叫社會福利機構去替他想辦法。但是，這樣一個人，又能夠替他想些甚麼辦法呢？

足球以前是常常跟菲菲的前夫阿平在一起的，那個婦人認爲，足球可能有阿平的消息。

司馬洛找到阿平的時候，阿平正在公園裏，坐在椅子上看着人們玩足球。一個很肥大的青年人。一個人，智力遲鈍，幾乎倒必肥大，那是因爲他不會担心，所謂心廣體胖，一個不必担心的人，就是很容易肥胖。

司馬洛在他的身邊坐下來，足球瞥了他一眼。

司馬洛說：「你就是足球？」

「我不回去！」足球說。

「不回去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你知道的！」足球說：「別來囉嗦我了！」

「哦，你是說回到釋囚宿舍！」司馬洛說。

「我知道，」足球說：「那裏有食有住，但是沒有自由。什麼時間不准出外，什麼時間一定要睡覺，什麼時間一定要起床，我去什麼地方都要報告！我又不是機械人！而且，他們又祇會講虛話，說爲我找一份工作，也沒有找到！」

連那些社會工作人員亦放棄足球了。沒有什麼工作是適合足球做的，他們能帮他什麼呢？

司馬洛說：「我不是叫你回去的。我是想給你賺一些錢。」

「哦？」足球說：「做一些什麼？」

「你是認識阿平的，對嗎？」司馬洛問。

「也許是的。」足球說。

「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地方找得到阿平嗎？」司馬洛問。

「錢先拿來。」足球說。

「你先告訴我，我給你錢！」司馬洛說。

「呀！呀！別當我是那麼傻，」足球說：「這種當我上得太多了，錢不先拿來，我就什麼都不談！」

司馬洛祇好取出一張鈔票交給他。足球拿了鈔票，忽然跳起來就跑。

司馬洛幾乎要跳起身去追他了。但是原來足球可並不是逃走，他祇不過是跑過去，把一隻踢到場外的足球踢回去，以便打球的人可以跑出來接，而他自己也可以過一過癮。

他氣吁吁地跑回來，說：「我很喜歡足球，就可惜我這身體不行，太重了，人跑不動，就祇能間中踢這麼一脚！」

「你應該少吃些東西。」司馬洛說。

「我就是愛吃東西，」足球說：「一個人，假如不吃東西，那活着有什麼意思呢？吃東西是一種——一種享受呀！」

也許他是講得有道理的，但是司馬洛並不是來與他討論這個的。司馬洛說：「我們剛才是講阿平！」

「對了，阿平，」足球說：「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幾個月前見過他一面，但現在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司馬洛說：「我出了這些錢，就是祇能換到這一點點的情報嗎？你不知他在什麼地方？」

「他一定是發了，」足球說：「那一次從夜總會裏出來，有幾個人做他的跟班，他還詐作不認識我！」

「什麼夜總會？」司馬洛問。

「月宮。」足球說：「很貴的地方。」

從菲菲身上拿到的錢並不那麼多，有幾個跟班？假如有資格有幾個跟班的話，也不必去向菲菲拿那麼一點錢了。

但是，龍兄虎弟也不是廉價的人，從菲菲身上拿那一點錢，也不值得勞動龍兄虎弟的。

司馬洛說：「會不會他是常在月宮出入的呢？」

「我不知道，」足球說：「我祇是見過他一次，我也沒有再到那裏去碰他。他發了達，不要老朋友了，我還去找他幹什麼？許多人都是這樣的，有了錢，自己的老朋友就不認識了！」

「也許我應該到月宮去碰碰他。」司馬洛說。

「你給了我這些錢，我帮不到你，也是不公平的呀！」足球說：「我告訴你，你去問蘇淑萍，會更好，她應該比我知道得更多。」

「誰是蘇淑萍？」司馬洛問。

「阿平的女朋友。」足球說。

「是多久以前的？」司馬洛說。

「我所知道的最後一個，」足球說：「在她之後有沒有換我就不知道了。」

「唔，告訴我怎樣可以找到蘇淑萍。」司馬洛說。

足球告訴了他。

司馬洛又問道：「阿平不是結了婚的嗎？」

「結婚？」足球說：「哦，那個老婆，早就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阿平不理她的老婆了嗎？」司馬洛問。

「他說世界上女人多得很，」足球說：「他沒有理由給單單一個女人綁着。」頓一頓，「哦！對了，你是爲了什麼去找他？」

「有些事情，想找他弄清楚的。」司馬洛說。

「希望你不要難爲他，」足球說：「他也是個好人！」

「他是個好人嗎？」司馬洛問。

「你不認識他嗎？」足球問。

「不很熟，」司馬洛說：「不過，既然你是好人，我更不會難爲他了。有一些錢債的事情，不知道責任誰負，我要去問清楚吧了。也許是他欠的也說不定，要問清楚才知道！不過，既然他現在是已經發了達，是他欠了錢的話，他也是還得起的，所以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最好的了，」足球說：「他這個人實在不是壞人，祇是在女人的方面多心一點吧了！」

（未完・四）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雲龍中了冷雲仙子姬白鳳的「飄香無影掌」癱軟倒地，凌秀風心中焦急，因岳雲龍內功深厚，終於甦醒過來，立卽揹着受傷的凌秀風覓地休息，來到一處茅舍，一個中年文士客氣地招待他們，半夜一個老人前來，兩人低聲交談，岳雲龍這才知道，中年文士是蒼髮神君呼延慶，另一老人是賽孔明諸葛妙機，這兩人懷疑岳雲龍是仇人派來臥底的，岳雲龍和蒼髮神君大打出手，而當岳雲龍危急之時，諸葛妙機出手阻止，但也因此而受傷……岳雲龍知道蒼髮神君、諸葛妙機竟是自己的師伯，又獲悉仇人竟是萬人傑，心神錯亂，悲痛欲絕……

父仇如何報 使勁看今朝

這時，天已入夜，松濤如海，寒風倍加凜冽，吹襲得衣襟，獵獵飄飄，使人微生寒意。

唉！岳雲龍又是一聲悽涼的悲嘆，

這幾天，岳雲龍走起路來，顯得是多麼老態龍鍾，毫無神氣。

凌秀風的傷勢，以及種種慘酷的打擊，實使他意志消沉。

驀地——

外面傳來蒼髮神君朗朗的語音，道：「龍兒，伯伯已想到解救『寒風殘骨掌』的內傷，和遲延凌秀風傷勢惡化的秘法了。」語音甫歇，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一陣朗朗豪笑，已走進室來。

岳雲龍聞此豪邁的笑聲，心中不禁一動，暗自警惕道：「岳雲龍呀，你要堅强起來，此種孽緣，人力已不可挽回，你徒自傷悲，於事何補，你這樣怎能報父仇、師仇呢？你不能再自誤了。」

岳雲龍暗自警惕，臉上立刻露出一絲微笑，迎了上去，朗聲道：「兩位伯伯，你們當眞想到了嗎？快，快告訴龍兒。」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他們此刻見到岳雲龍臉上，已全沒有那種憂鬱之色，顯得活潑異常，神光煥發，他們不禁各自心頭一震，呆愕當場。

對，這就是好像嚴寒的飛雪之天，突然升起一輪溫暖和煦的太陽一般，不是透着有此奇異，難得一見麼。

但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呆怔了一會之後，心底各泛起同樣的解釋道：「也許他聽到能解救『寒風殘骨掌』之殘毒，與延長凌秀的風生命，而忘記那些悲傷的事情……。」

總之，他們見到岳雲龍這種充滿青春活力的氣息，感到無比的驚喜，兩人滿臉露出一絲慈愛的微笑，輕聲道：「龍兒，伯伯怎會騙你，你先猜猜看，到底是什麼方法？」

岳雲龍見兩人滿臉慈愛的笑容，不禁暗道一聲：「慚愧，自己悶悶不樂，他們兩老人家，定非常的傷心，唉！以後自己

不可面露出哀愁，以免再傷他們的心。」

岳雲龍腦中疾閃着，輕笑了一聲，說道：「伯伯，你是不是想出了一種內功的療法。」

蒼髮神君朗笑道：「龍兒眞聰明，猜到一半了，但還另有一件奇珍異寶。」

岳雲龍遲疑一陣，突然大聲說道：「啊！龍兒知道了，伯伯所指異寶，是不是青霜短劍。」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哈哈一陣清越朗笑，讚聲道：「龍兒，眞是舉世聰明之人，伯伯所指，正是你懷中那柄『青霜短劍』！」

岳雲龍道：「龍兒愚笨的很，怎及得上兩位伯伯，但不知要怎樣個療治法？」

蒼髮神君道：「這秘法，說出來非常簡單，作用全在那柄青霜短劍上，只是伯伯的掌傷殘毒，要你以本身純元精氣相助而已。」

賽孔明諸葛妙機，緊接着說道：「龍兒，你已知道青霜短劍的絕妙功用吧？它不但能夠辟邪，解毒，而且，還能夠增長練功者的功力，但其中有一極大的妙關秘密，仍未爲人所發覺。古經記載：青霜短劍，乃是一塊萬年寒玉，加上幾種舉世難尋的奇珍寶物熔合而成。它的功用在能解毒，但若是別人中了劇毒，那麼你要怎樣解法？一把銳利的寶劍，如要解毒，只不過是可以用劍身之靈氣，來解救中毒之人而已，但若毒氣已入膏肓，外面劍氣不能透入經脈之中，豈不是等於沒用。解毒之名詞，到底由何而來，當然其中另有一種秘密。」

岳雲龍不解道：「諸葛伯伯，你之所論甚是，但其中是什麼秘密呢？」

蒼髮神君哈哈一陣朗笑，道：「龍兒，你不要急，諸葛伯伯還要賣弄玄虛呢？你就靜靜聽他深博的宏論吧！」

賽孔明輕笑了一聲，笑罵道：「呼延老弟，你越來越不誠實了，剛才還向龍兒說什麼，這秘法說出來很簡單，我差點也被你瞞過了，還以爲你已經知道了呢？哈哈，眞是臉皮愈來愈厚了。」

蒼髮神君朗朗一笑，道：「諸葛老兄，你神氣什麼，我知道你外號叫賽孔明，哈哈，等下如果你賽不過孔明，外號就要更改掉，免得現醜。」

岳雲龍見這兩位伯伯，有時倒像孩子般逗氣說笑，蠻有意思的，不禁心中暗自發笑不已。

諸葛妙機又是一陣豪笑，正色向岳雲龍說道：「還有，青霜劍那股劍氣，不是說會增長習武者的功力嗎？」

略停又道：「照當今武林中人一般的見解，以爲只要把青霜短劍，經常懷藏身上，便可增强功力，此話說來，也是可能的。」

言此，轉臉望了望蒼髮神君，繼道：「但，以劍氣透入身內，這種增加功力的效能，極其有限，另有一秘法，能夠使練功者，得到事半功倍之效。」

岳雲龍凝神細聽一陣，腦海裏不斷思索着，但仍然想不出此種秘法。

蒼髮神君也默然不語，暗自思索着，如何對付。

諸葛妙機清聲一笑，又道：「龍兒，你看青霜短劍身上，是不是有一條鮮紅的細綫，直劃劍鋒。由那條細管上，是不是會泛出一圈圈粉紅色的烟圈，直似蒸氣滾至劍鋒，便爲劍芒所吸收，而那粉紅的烟圈，是不是隱隱透出一股血腥之味。」

岳雲龍聽得神奇不已，問道：「諸葛伯伯，你老人家眞是神人，青霜短劍始終在我的身上，你怎樣對其特徵，能夠瞭如指掌？」

蒼髮神君微笑道：「龍兒，諸葛伯伯神通廣大呢，所有的寶劍特徵，他都是知道。」

諸葛妙機清聲一笑，道：「自古那有吃飯神仙，那都是騙人之談，伯伯在二十年前，無意中得到了一本『萬劍之譜』，內中記載着自古以來，所有寶劍的名稱及其特徵、功用等，青霜短劍是天下第一奇劍，當然我也特別的深記腦中。」

岳雲龍又急聲催促道：「諸葛伯伯，你快說，那秘法是怎樣？」

「那條略帶血腥味的綫條，就是在煉劍之時，以人血劃上的，也就因爲這樣，青霜短劍才有如此的凶焰，嗜殺。」

諸葛妙機又繼續說道：「但此劍每殺一人，它本身就愈加銳利，所蓄的幾種功用，也就愈强。」

岳雲龍聽得神奇不已，問道：「這話怎講，難道它也會吸收人的血氣不成？」

諸葛妙機道：「對，龍兒所說甚對，青霜短劍每殺一人之後，劍身毫沒血跡，就是完全被劍芒吸入的緣故，因此青霜短劍才能有那麼廣大的效用。萬物之奇，使人難以猜測，其中奧秘，當然我也無法解釋清楚。」

岳雲龍說道：「諸葛伯伯，那麼你所說秘法，是不是要從青霜劍身上，取出那股至寶的劍氣，能夠像似水液般，喝入傷者的胃腸裏，加速其功效的妙用。」

諸葛妙機聽得暗自一震，連聲讚道：「龍兒，你眞是太聰明了，伯伯所說正是此種秘法，至於是否眞有效用？我們不妨現在就試一試。」

岳雲龍由懷中取出青霜短劍，「錚」的一聲龍吟輕嘯，一泓秋水，寒氣襲人，劍芒精光閃閃，立時使那盞松油燈，暗淡無光。

岳雲龍介紹自己的寶劍，道：「青霜短劍，殺人並不在本身劍鋒，而是在二尺長的劍芒。」

岳雲龍說着，手中青霜短劍一陣顫震，一聲輕嘯聲響，劍芒若似一道靈蛇，閃光伸吐，精采奪目。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從沒見過青霜短劍，此刻一見，齊聲讚嘆道：「眞是一柄名不虛傳，萬古罕見的神兵利器。」

岳雲龍把青霜短劍遞給兩位伯伯，詳細把玩了一陣，說道：「諸葛伯伯，你剛才說青霜劍身，能吸收人血，現在試一下如何？」

岳雲龍接過青霜劍，輕輕在自己左腕上，劃了一道血槽，平舉着青霜劍。滴滴鮮血，滴在青霜劍身上，奇異的事終於發生了。

祇見鮮血滴在青霜的劍身上，立刻起了變化，由紅變淡黃，瞬間，又變成一片晶瑩青色。

岳雲龍又把幾滴鮮血，滴入那二尺長的銳利劍芒中，奇怪的很，鮮血滴在劍芒上，居然沒有掉落地上，也是被劍立即身吸入。

賽孔明諸葛妙機，一陣樂以忘形的大笑，道：「初步試驗成功，我想呼延老弟與凌秀風的傷勢療治，準沒問題了，哈哈，我本來還不敢怎麼有把握呢？」

蒼髮神君也會心的微笑，道：「諸葛兄，不要賣弄玄虛了，第二道試驗，要怎麼做呀，快說好不？」

賽孔明笑罵道：「呼延老弟，你急什麼呀，難道怕死了嗎？哈哈。」

岳雲龍也急催他，說道：「諸葛伯伯，你快說次一步要怎樣試驗！」

諸葛妙機道：「呼延老弟，你用碗或瓷杯，盛滿清水來。」

蒼髮神君應道：「是是，軍師，我照辦。」

蒼髮神君盛滿一杯清水過來，岳雲龍也不知賽孔明葫蘆中在賣什麼膏藥，不解地問道：「諸葛伯伯，你要杯清水作什麼呢？」

諸葛妙機神秘的一笑，道：「來來，我變魔術給你們看，龍兒，你先把青霜劍借我一下。」

諸葛妙機說着，接着岳雲龍的青霜短劍，馬步一坐，左手接過那杯清水，樣子眞要笑死人，倒像似一位道地的魔術師。

諸葛妙機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又說道：「大家看清楚，現在我把青霜短劍芒，輕放在這杯清水上，只要瞬間，那透明的清水，立刻會變為晶瑩青色。」

諸葛妙機說着，把青霜劍芒，輕輕浸入清水中。

他的雙手，發出一陣微微的顫抖，顯然，他此刻的心情，也怔怔不安，急促的跳動着，生怕自己的魔術，變不出來，會遭受觀衆的取笑。

岳雲龍與蒼髮神君，四道冷電，一瞬不瞬的注視着杯中，他們的心也是急促的跳動着。

嘿，奇異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祇見那青霜短劍芒，觸及那杯清水的剎那……

杯中清水，突然發出一陣廻旋，愈旋愈疾……

就在疾速廻旋中，晶亮的清水，突然變為淡淡的青色。

再看那青霜劍身，一圈圈青色的烟圈，曼妙已極的滾入杯中。

瞬間，杯中青色的水，已經微現晶透青色。

再經過極短的時間，杯中的水，愈來愈晶瑩，居然隱隱透出一股血腥味，充塞整個室中。

但血腥味中，隱約挾着一絲清凉幽香，使人有種神氣爽然，心曠神怡之感。

諸葛妙機仰首一陣清朗長笑，青霜短劍已自水中取出，那激動的語音，道：「沒想到，沒想到，萬物之奇，是如此的微妙。

「唉！無怪這柄青霜短劍，幾千年來，天下江湖武林人物，不惜拋頭顱，洒熱血，你奪我搶，互相殘殺，血流成河，仍不止休，原來眞有如此的價值。龍兒，你福份不淺，能得此柄罕世奇珍利器，以後，定要好自為之，在武林中，定要轟轟烈烈的創一番事業……」

蒼髮神君見岳雲龍臉色驟變，急忙打斷賽孔明的話，笑罵道：「諸葛兄，你只顧滔滔不絕念什麼，這杯水，有什麼功用用，怎還不快說呢？」

原來岳雲龍聽了諸葛妙機的訓語，心中一陣難過，暗嘆自己只要手刃仇人後，人劍便要一起而亡，這番言論，對於自己，可說被辜負了。

賽孔明諸葛妙機，也覺出岳雲龍面色有異，連忙說道：「龍兒，呼延老弟，我們來先各喝一口，就約略知道它的神妙之處。」

說着，他右手已把那杯晶瑩的的碧綠色的水，遞給岳雲龍。

岳雲龍雙手接過，鼻吸處，一陣清凉的香味，直透入丹田，那股血腥味，已難聞覺，他輕輕的喝了一口。祇覺一股清凉的寒氣，直透入丹田，四肢百骸，奇經八脈，腦裏一片清爽，精神飽滿，極像是一片奇珍靈菓汁液。

蒼髮福君與諸葛妙機，各自喝了一口，大叫一聲，道：「眞是杯清香碧露，絕世奇珍靈藥……」

諸葛妙機朗聲說道：「青霜劍本身是塊萬年寒玉，其功力本能解毒，助行氣血之妙，加以，煉劍者摻合百種奇珍寶物，經四十年漫長歲月的冶煉而成，妙用更見巨大。眞不愧是柄萬劍之劍。」

蒼髮神君心中暗喜不已，十八年前所中的「寒風殘骨掌」，大概可以解了救，他不禁激動的黯然流淚。

諸葛妙機一停略頓，便又豪邁的高談闊論，說道：「幾千年以來，喪命此劍之人，無法計數，吸取人的氣血後，再受日月精華，形成一股至寶靈氣。

「練功者如取出劍身靈氣，不但能解萬毒，辟鬼邪，而且，能增長功力。把它用來療治奇毒掌傷，並不輸於一株千年何首烏，成形的萬年參王等，天下千古罕見的奇珍靈藥呢。

「所以，呼延老弟的掌傷，已可高枕無憂了，凌秀風傷勢奇重，現在雖然沒有那顆『毒龍火丹』，但也可阻延其傷勢的惡化。」

岳雲龍突然問道：「諸葛伯伯，你說青霜劍氣，有如此巨大的功用，那麼今後，我們天天凝練出劍液，大家共同喝一口，不到一年，我們的武功，不是可以天下無敵了嗎？」

諸葛妙機呵呵一陣朗笑，道：「蒼天造物，都有規律，有其好處，也有其缺點。萬劍之譜中說，青霜劍液，無異是人們體內血液一樣，每取一次靈氣劍液，青霜短劍便喪失一些劍性，如連續取之，無異一個人的血液，將全被吸枯乾而死，青霜劍就變成一塊廢鐵一樣，永遠喪失其神妙用了。」

岳雲龍聽得暗暗嗟嘆不已，但他又不解地問道：「那麼每取一次青霜劍液，須再經多少時候，才可再取一次。」

諸葛妙機答說道：「按照萬劍之譜所記載，每取一次，需要相隔二十年的漫長歲月。」

岳雲龍忽然驚叫，道：「諸葛伯伯我們剛才是不是，全把今夜所煉的青霜劍液喝完了。」

諸葛妙機搖晃一下半杯劍液，道：「我早就知道劍液，需要再經二十年後，才可再提煉，怎會那麼糊塗？現在還剩餘半杯，已經給呼延老弟與凌秀風受用。」

岳雲龍担心道：「不知半杯功力夠否，早知道如此，我就不喝了。」

諸葛妙機正色說道：「劍液是罕世奇珍靈藥，功力並不輸於萬年的靈泉石乳，只須一小滴，便能夠使患者受益良多，這半杯劍液，還須留下一點，等待以後的急用呢！」

岳雲龍問道：「諸葛伯伯，我們現在就着手替凌秀風灌上劍液，然後，馬上替呼延伯伯療傷如何？」

諸葛妙機點點頭，三人向床邊走來，祇見凌秀風還是在昏迷狀態，氣若游絲，面容慘白，毫無一絲血色，簡直像似一個死人。

大家不禁為着凌秀風，發出一聲凄凉的嘆息，都痛恨奸人的惡毒，與悲憫他的悽慘遭遇。

岳雲龍很快的取了十幾滴劍液，灌入凌秀風口中，再以本身眞氣引送至腸胃，帮助藥力發散開來。

劍液，眞不愧是仙丹妙物，有巧奪天工之能，不過片刻間，凌秀風肚中突然發出一陣咕咕疾響。

驀地——一聲哼聲響起，凌秀風那雙虎目，緩緩的睜了開來，那本是羸弱渙散的眼神，忽變為常人無異。

岳雲龍心情激動，顫聲道：「凌兄，凌兄，你現在覺得好一點嗎？我們剛才給你喝下一種絕世奇珍靈藥，兄弟等下再慢慢告訴你好嗎？」

凌秀風眼中露出一絲無比感激的光芒，點點頭。

岳雲龍繼續說道：「凌兄，你現在靜躺一會，兄弟還要替呼伯伯療傷，過幾天我們得到那顆『盤龍星蜍』的『毒龍火丹』之後，你的療傷便可痊癒了。」

凌秀風虎目激動的流出幾點熱淚，似有千言萬語，要向岳雲龍細談，但苦於不能說話。

唉！他此時此刻，眞可說是：天下最慘痛的一人。

岳雲龍存向他安慰了一番後，回頭道：「呼延伯伯，我們就趁這個時候，快點給你療治殘疾如何。」

蒼髮神君心情激動，暗啞的語音，道：「龍兒！你……你眞是太好了，伯伯有了你這位侄子，縱然是死，我也能夠瞑目九泉了。」

諸葛妙機笑道：「呼延老弟，你現在就再喝一點劍液，然後，默默運着本身眞氣，導引龍兒的精氣，攻通掌傷，氣血瘀結之殘毒，那就不妨事了。」

岳雲龍回頭說道：「療傷時，還請諸葛伯伯在旁護法！」

蒼髮神君如言盤膝跌坐榻上，他自從喝下兩次劍液後，精神飽滿，周身眞氣溢滿，他這一運功，祇覺丹田眞氣巨大異常，顯然功力已不知不覺中，增强許多，其實他那裏知道，這已抵上他苦練幾年的功力呢？芸芸衆生都講究「緣」字，這就是「緣」。

岳雲龍跌坐旁側，凝神內視，雙掌平按蒼髮神君的氣海穴上。

蒼髮神君驀地一驚，他萬想不到，岳雲龍手掌按下的當兒，立刻有一股熱流，恍若大海中的層層波濤，湧入自己氣海穴中，刹那便會合了自己的眞氣。

自己完全失去了主動之力，那股强烈氣流，像似一股海嘯般，洶湧奔騰，由氣海穴，直順着腰脊，衝上泥丸宮，入上丹田，中丹田，並注下丹田氣海，先完成了一周天，改循環十二重樓，奇經八脈，毫無阻滯的地方。

驀地——

岳雲龍與蒼髮神君，會合的那股浩大氣流，以凌厲無比的强大衝力，猛擊蒼髮神君掌傷殘毒瘀結之處，期門下五分處的「日月」穴。

「日月」穴是屬於十二重樓經脈中的足小陰胆徑，在人體三百七十九穴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因此穴部極小，如沒準確被擊傷，並不能致人於死。

蒼髮神君祇覺自己五臟六腑，一陣震動，「日月」穴創傷，居然沒被衝通。

岳雲龍又把那股氣流，凝聚蒼髮神君的氣海穴上，立刻把本身眞氣提至極限，綿綿注入蒼髮神君的氣海中，運行愈來愈飽滿……

驀在此刻——

室外突傳來二聲凄厲刺耳的怪嘯，嘯聲冗長，震耳欲聾，由百丈遠外，隨着呼嘯的西風，疾迅的飄送過來！嘯聲中眞氣充沛，以及傳播速度之快，使人知道來者之武功，已是武林頂尖的高手。

緊隨着，室外又傳出諸葛妙機的厲叱聲，道：「鼠輩，給我站住！」

一聲陰氣森森的嘿嘿冷笑聲響起，一陣略帶森寒的語音，道：「諸葛兄，別來無恙，咱們怕有十五年沒有見面啦！」

嘿嘿冷笑兩聲，又道：「怎麼再次見面，就厲聲叱罵，出掌就打，難道是對舊友的見面禮嗎？嘿嘿……」

諸葛妙機冷哼了一聲，道：「哦！我道是誰，原來是白旛星君聶滄溪！失敬！失敬！十五年未見，聶兄的功力又精進很多了，哼，剛才那陡然一掌，夠猛夠狠，不過，老夫請問你們這些高人，貪夜來此，意欲何為！」

原來諸葛妙機聞聽厲嘯之後，立即全神戒備，蓄勢以待！驟見來者正是白旛星君聶滄溪，與四位彪形漢子。

諸葛妙機看清來人，不禁一聲厲喝，左手推出一掌，人隨着，便欲向正廳中飛去！……

陡然，一聲呵呵狂笑勁起，一條人影迅快絕倫，向諸葛妙機撲來。

諸葛妙機脚還未落實地，突聞一聲冷笑，道：「回去！」

一股强勁的洶湧狂飈，已似波濤般，迎面直閃過來。

諸葛妙機身子懸空，無法閃避，只得雙掌併出，硬接一擊，吃那撞來的奇猛潛力，震退三四步遠，心神也隨着一震。

定神望去，只見暗影中緩步走出來一位瘦長老者，面目森冷，身着黑綢長袍，

胸間繡着一隻騰空金龍，下面還繡一隻血箭。

此人是天龍帮中總護法，金風風子曹逸天。

金風子雙目暴出一道凌湛的寒光，嘿嘿一陣冷笑，道：「賽孔明．任你今番機智百出，也是白費一番心機了，嘿嘿，那張寶圖，早巳到了別人手中……」

諸葛妙機見敵入太過衆多，個個俱是江湖中混世魔頭，他剛才假裝撲過這邊，無異是生怕他們羣力集中，搶攻岳雲龍那個廂房。

盤龍星蜍潛在地的那張秘圖 被他們奪去倒無大關係 現在只怕岳雲龍替蒼髮神君療傷未畢，倘有不測，走火入魔那就糟了。

諸葛妙機聞言 假着驚叫一聲，道：「什麼！」

金風子曹逸夫．冷冷答道：「剛才嘯聲響起的當兒，我們巳分作三撥突襲，在你和白擔星君談話之時 巳有人借機搜查過兩位的臥室……」

諸葛妙機，讓曹逸夫把話說完，怒叱道：「好下流的手段。」

話出口，人也同時發動 呼的一掌，猛向金風子曹逸天劈去。

曹逸天武功絕高無比，他倏然輕挫，左右雙拳並出，二股凌厲的拳風．猛擊向諸葛妙機的「太陽穴」，「太陰穴」。

倏地！

白擔星君身後那四個彪形大漢，手中兵刄一擺．似旋風般，突向岳雲龍臥室撲去！

諸葛妙機看得大吃一驚，他暴喝一聲，連環向金風子曹逸天劈出三掌！

這三掌威勢，猛烈絕倫，奇勁掌風，恍似山崩海嘯，直撞過去。

金風子曹逸天，縱然武功絕高，但也不敢硬擋銳鋒，向左一躍，閃開五尺。

諸葛妙機却借勢一個急躍，從曹逸天身側掠過，厲叱一聲道：「鼠輩找死！」

諸葛妙機精心製造的獨門暗器：「霹靂彈」……

挾着一聲銳嘯，一道綠光破空飛出，直向跑在最前的一個大漢射去。

那個大漢武功也似不弱，一聽風聲，知道巳有暗器近身，手中兵刄一擺，那道飛來的綠光，恰巧迎個正着。

但聞砰然一聲暴響——

那顆「霹靂彈」，突然爆裂，化成一片綠色火海，在他身上，熊熊燃燒起來！

此刻諸葛妙機巳經撲到，一掌猛向另外三個大漢劈去，逼得三人後退三四步，才拿椿站穩。

再看那被「霹靂彈」打中的大漢，雙手蒙面，臥地翻滾，上半身巳沾滿了綠色的火焰，衣服 頭巾盡被燃着。

大概他是想要借那滾翻之勢，壓熄身上的火焰 所以 强忍着火灼之疼，運氣連滾數丈遠近。

要知，諸葛妙機的「霹靂彈」，是費過十年的絞腦汁，構思而成，裏面燃料，和一般火彈完全不同。

雖然被滾地撲熄，但是只要遇着風吹，即再復燃．現在西風尖銳的呼號着，剎那間，他滿身都成了綠色的火光。

但聞一聲悽慘的呼喊，隨着那大漢的身子翻滾，厲嘷不絕，劃破了夜空，響徹山谷，令人不忍卒聽。這種聞所未聞，絕毒獨門暗器，確實震驚全場人心！

那三個同來的彪形大漢，呆愣了一陣，才想起救人要緊，解下水壺，撲了過去，七手八脚，想用水來熄滅大漢身上的奇火。

諸葛妙機知道自己這種獨門暗器「霹霜彈」殘毒異常，深具慘酷性，所以，一生難得施用幾次。

今夜他顧到岳雲龍等人生命安危，而且，敵人衆多，所以，他不得不忍心下辣手，震懾衆人，阻擋一時。

諸葛妙機看那漢子，這等悽慘之狀，不禁起了惻隱之心，大聲喝道：「你們用水也不能撲滅身上的奇火，凡是中了『霹靂彈』的人，只有二條死路，除挺身活活燒死之外，只有用刀自殺。」

這時，那身中「霹靂彈」的大漢，早巳被那奇綠火焰，燒的面目全非，那幾個大漢，把水澆在他身上，更使他痛上加痛，發出尖銳的悲嘶聲！

那是生命盡處的哀嚎，直似巫峽猿啼，極盡悽切慘厲，西風銳嘯中，使人聽得驚心動魄。

忽然，他滾到自己擊落的森森鬼頭刀前，冷森的刀鋒觸着了他的背脊，他猛的鬆開蒙住臉的雙掌，拉起那柄鬼頭刀，向自己頸上抹去。

一聲響徹夜空的慘厲嚷過後，一切歸於平靜。

但那熊熊的奇綠火焰，仍然不斷的燃燒着他的屍體。

瞬刻間，那大漢的屍體，巳變成一堆骨頭，焦臭的味道，充塞四週的空間。

另外三個彪形大漢，縱然，他們陰陽豸規森嚴，但他們目覩同伴，這一幕慘絕人寰的活劇，那裏還敢縱進室中，後退的遠遠地。

白擔星君聶滄溪，目見自己手下慘死之狀，氣得面目色變，雙目中發出一股駭人的怨毒稜光。

他嘴角一翹，發出一聲嘿嘿乾笑，道：「諸葛兄，幾年不見，手段竟也毒辣如斯！」只見他臉上呈現怨憤之色，略頓，又道：「哼！今夜別想要得到一個好死，也不會那麼容易了。」

諸葛妙機冷笑一聲，說道：「鹿死誰手，還不大清楚呢？你若想要嚐受老夫『霹靂彈』的滋味如何？不妨就下手試一試看看。」

諸葛妙機口中說着話，左掌疾如閃電，由懷中又摸出一顆「霹靂彈」。

他又輕笑了一聲，說道：「老實告訴你吧！老夫這『霹靂彈』一出手，從沒有人逃過噩運，因它能夠隨我控制，何時爆炸，爆出的火焰，能夠充塞一丈方圓的空間。聶兄，你若自信在剎那間，能夠避過我三顆『霹靂彈』的襲擊，就不妨試試，人數多寡，悉聽尊便，老夫則以爲多多益善。」

白擔星君與金風子曹逸天，縱然是身負絕技，天不怕，地不怕但他們剛才目覩「霹靂彈」的絕毒威力，現下再被諸葛妙機先聲奪人的這番話一嚇唬，真把這兩個

絕頂高手的惡魔，立即給嚇住了，兩人躊躇不前。

倏地——

旁邊響起一聲不屑的陰森冷笑，一條人影，如鬼魅也似的，奇速絕倫 向諸葛妙機欺身逼迫。

來人身子眞是奇快異常，他不容諸葛妙機有所舉動 左手巳劈出一股凌寒的潛力．逼的諸葛妙機向後一退。

緊隨着．欺身進步，右手突出 猛地．擒拿住他的右腕脈門，微一搖動，諸葛妙機驟覺全身痲木 氣血逆轉．空有一身功力，一點也用不出來。

諸葛妙機目見這出手兩招 看上去，並沒有什麼奇特之處，只是迅快至極．和出手的部位不同．使人閃讓不易．而遭挾制。

他强忍着逆轉氣血 翻覆攻心的痛苦，舉目望去．凜駭不巳，來者是位劍眉星目．身背一柄奇特環狀長劍的藍衫少年，此人正是金環劍楊元秀。

金環劍楊元秀 並沒看諸葛妙機一眼，那雙星目暴出一道獰光，直向空中掃去，目見岳雲龍盤膝趺坐榻上，正運着內功，替人療傷。

金環劍楊元秀心中猛地一震．疾忖道．「此小子也在此地，他正運功替人療傷，這種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豈可錯過。」

楊元秀響起一陣森寒的嘿嘿冷笑，對諸葛妙機說道．「這次便宜你了，等下再殺你不遲——」

語聲中，他反手一掌，把個諸葛妙機，震退五六步，身軀疾似閃電微挫間，撲進室中。

諸葛妙機被楊元秀一掌震得全身氣血一陣浮動，他見楊元秀撲入室中，暴喝一聲，便欲隨後撲入。

楊元秀出手制住諸葛妙機．而至放手，撲入室中，這一串的動作，可以說是，都在電光火石的一剎那間發出。

此時，旁邊的白擔星君，金風子曹逸天，一左一右，欺身撲了過去，各自打出一道勁力激蕩的狂飈．挾着驚心動魄的威勢，分襲諸葛妙機身上各大要害。

諸葛妙機他一見來勢，雙掌亦帶起一股凝聚狂飈．呼轟劈截過去……

諸葛妙機其心懸岳雲龍等人安危，他這一拚出全身眞氣襲擊，威力之鉅，彷似大海之水倒流，足使風雲變色。

可是，白擔星君與金風子曹逸天，是當今有數的絕頂高手，只要其中一人，諸葛妙機也難有勝望，更何況二人，他怎能脫出二人的合力攻擊。

三人甫一接手，立時各出全力相搏，剎那間，掌影飄飄 掌風激蕩，旋聲如雷，打得十分慘烈。

金環劍楊元秀．緩緩向榻旁移來，嘴角一翹，發出一聲陰森森的得意詭笑，冷然說道：「嘿嘿、岳雲龍！今番你巳死定了——」

目光一掃旁邊的凌秀風，哂然又道：「嘿！凌秀風還沒死去嗎？」

楊元秀突然一眼瞥掃到凌秀風那雙充滿着怨毒的虎目，不禁使他內心驚駭不巳，他萬想不到岳雲龍神通如此廣大。

那本是巳難延長一天活命的凌秀風，被岳雲龍救出，巳經過了四天，仍然沒有死去，反而好像傷勢不似以前那麼嚴重，這怎不使楊元秀驚駭萬分呢？

岳雲龍現在正是運功緊要的關頭，此刻，蒼髮神君「日月穴」上所中的凝結的毒殘氣血巳被岳雲龍眞氣，剛剛打通，正要加速運着本身眞氣，逼出那股殘毒，由口中吐出來。

此時此刻，只要一分散心神，眞氣一滯，這股殘毒又再竄散開去，那麼蒼髮神君會立刻毒發畢命。

所以，兩人此刻心急如焚，汗水如雨，但他們仍然凝神反視，毫不爲外邊的語言恐嚇而分神。

金環劍楊元秀略一怔神，又發出一聲嘿嘿冷笑道：「那太好了，既然你們兩人的感情如此深厚，形影不離，嘿嘿！那麼現在我就把你們一起送終，嘿嘿！」

楊元秀那幽靈似的身子，又向前逼了幾步，巳經離床榻只有一丈來遠。

凌秀風此刻虎目中，射出一道火焰，他深沉的痛恨着，心急如焚，楊元秀每移一步，他的心就像被一隻利劍戳刺了一下。他並不是怕死，而是怕岳雲龍遭受奸人的暗算。

但他此刻，只能乾着急而巳，因他口不能嘶喊，手脚不能動彈，只有那雙滿含怨毒的眸焰逼視着奸人而巳。

又是一聲陰森奸笑響起——

楊元秀的身子巳距離岳雲龍，只不過四尺遠近，他那雙充滿血腥，酷毒的手，巳緩緩提了起來……。

緊隨着，全身功力，巳然凝聚於雙掌上。

倏地——

他的雙掌幽幽透出二股氣勁，一股襲向凌秀風，一股分襲蒼髮神君與岳雲龍，隨着他雙掌下落的勢子，周遭壓力頓增，那氣勁使人幾乎窒息。

驀地——

一聲怒叱響起，緊接着，一聲嘔吐之聲，以及一絲腥臭難聞的味道，發散了開來……

岳雲龍左掌疾如閃電，向外一圍，奇詭絕倫的猛彈而出——

在同一個時間裏蒼髮神君所中的「寒風殘骨掌」，氣血凝結殘毒，巳被逼出口外，一陣嘔吐，口中噴出十幾塊紫黑的腥臭血塊。

就在血塊疾噴而出的剎那，岳雲龍右手五指箕張，奇快無比的虛空點了蒼髮神君奇經八脈上的十二死穴。

這三個不同的連串動作，快得幾乎在迅雷閃電的同一剎那。

岳雲龍襲向楊元秀的左掌，是運聚着全身的「玄天冰魂眞氣」，疾迎而出。

那威勢眞個非比尋常，冰寒的勁氣，巳如江河倒瀉般，滔滔而出——

超越尋常的威猛勁力，巳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漫捲向楊元秀所發出的眞氣，分自極怪異的角度，在狹窄的須臾間疾出。

楊元秀他做夢也想不到，岳雲龍會在他們面臨生死邊緣的一剎那間，發出迅快的反擊。

而身手之妙絕，又是如此駭人。

倏地——

他已感到一股觸肌生寒的氣勁，已衝破自己的罡氣，疾湧上來。

金環劍楊元秀，上次已吃過一次虧，他知道岳雲龍的「玄天冰魂眞氣」，蓋世霸道，外面的襲擊力量愈大，產生的反彈震力，就愈强大。

楊元秀一聲厲嘯響起，發出的全部氣勁，猛地一向回撤，身軀猝然疾若閃電，暴退出去。總算他識機尙早，不然，金環劍楊元秀若不斃在岳雲龍掌下，也得要身受重創。

岳雲龍見楊元秀飛出，一聲清脆的龍吟虎嘯響起，如影隨形，也疾射出去。

此刻，諸葛妙機已被白旛星君與金風子曹逸天，逼得險象環生，岌岌可危。

他身上長袍，絲絲碎裂，顯然他已經遭受重創。

但他仍拚着生命，倔强的硬拚着。

岳雲龍看得熱血沸騰，星目暴射出一股駭人的煞焰，懸空的身子，雙掌虛空連揚，打出兩股氣勁。

一股擊向懸空的楊元秀身軀，一股分襲向白旛星君與金風子。

岳雲龍功力深厚，蓋世無比，這一擊又是盛怒而發，那凌厲絕倫的冰寒氣勁，倏如巨浪排天，洶湧而出。

端的裂胆驚魂，威猛懾人！

二掌轟然巨響聲中，又傳出幾聲悶哼，人影驟閃間……。

白旛星君與金風子，被强猛的掌勁震退七八步，目中各射出一道憤怒的毒焰。

楊元秀在空中連翻了幾個觔斗輕飄飄的穩落地上，嘴角正泛出一絲狠毒的獰笑，星目寒光暴射，恨恨的凝視着岳雲龍。

此刻，周遭一片沉寂，殺氣騰騰……

突然——茅舍籬笆外，傳來一聲慘厲的陰森怪笑，笑聲不但響徹雲霄，而且震耳欲聾，非有極精深的內功，決辦不到。

岳雲龍與諸葛妙機，聞得那怪笑聲，臉色不禁驟變，已知道來者是誰？

仇恨的怒火，立刻燃燒了整個心胸之間，全身熱血洶湧，沸騰着……

「嘶」！地一聲細微輕响！

竹籬之外，已多了一位身軀修長，氣態高貴，風流倜儻的中年人，面龐上蒙着一條繡着幾條活生的小金龍的黑綢面巾，此人正是天龍帮主，也就是武林神君玉面神簫萬人傑。

岳雲龍目見不共戴天之仇人凝立眼前，雙眸中已佈滿了絲絲血筋，鋼牙緊咬得「格格」作響，恨不能馬上把仇人活活撕成粉碎。

因爲仇恨的怒火，燃燒整個心胸，語言頓塞，只是星目暴出一股悲憤的火焰，凝視玉面神簫萬人傑。

玉面神簫萬人傑，若不是那條繡巾，蒙住他整個廬山眞面目，我們也可以看到他臉容上，泛出一股驚恐之色。

可是，他仍存着一絲希望；岳雲龍可能現在還不知道自己，便是他殺父的仇人，但當他那如炬的目光，瞥掃到岳雲龍的時候，那充滿仇恨激動的臉容，所存的希望便化爲鏡花水月，蕩然無存。

他並非害怕岳雲龍雪仇，如以自己當今雄厚的功力，自信仍能格斃這幾人，可是，他深知岳雲龍一手蓋世的武功，恐怕即時逃去，成爲日後大患。

金環劍楊元秀等人，目見玉面神簫萬人傑，還沒發令動手，那雙眼神直瞧着岳雲龍，一時眞也不敢冒然動手。

周遭仍是一片沉寂，大有窒人呼吸之感。這時室內捷速絕倫的閃出——蒼髮神君呼延慶。

當他一眼瞥掃到，蒙着繡巾的天龍帮主，虎目中也暴出一股深仇大恨的火焰，全身激動的微微顫抖着。

賽孔明諸葛妙機，年紀較大，爲人又機智絕倫，雖然他心胸滿腔熱血沸騰，但心內仍暗自衡量着雙方的實力，忖道：「今夜當然免不了一番生死的慘搏，玉面神簫萬人傑這蠢賊，雖然武功蓋世，若以岳賢侄現在的功力，儘力施展，縱然不能取勝，但也不會怎樣的慘敗。

「金環劍楊元秀這廝，雖然年紀輕輕，但看他剛才施展的身法，功力雖已臻化境，自己拜弟蒼髮神君亦能抑止他的兇焰。自己最近生死玄關已通，功力又精進了不少，對付白旛星君聶滄溪，大概一時不致於慘敗。

「但對方還剩下一位武功奇高的金風子曹逸天，若他聯手合攻任何一人，那麼，形勢便要全然改觀，以實力來衡量，自己處於劣勢，當今唯一補救的方法，就是能夠暗中使岳賢侄，施出蓋世無匹的劍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毒辣手段，先殺了對方最弱的一人——白旛星君聶滄溪。」

賽孔明諸葛妙機腦際疾速閃掠，但對方的玉面神簫萬人傑，何嘗不是暗中的打算着。

沉寂中，雙方各自懷着一副鬼胎。

蒼髮神君呼延慶恨聲道：「萬人傑，你這衣冠禽獸，何不揭開你那見不得人的假面具，在我們面前，你還蒙着它做什麼？二十一年前，你這禽獸和那淫婦，共同謀殺絕魂手岳天鵬，這筆血債，今夜你也應該償還了。」

玉面神簫萬人傑發起一陣陰森森，震人心弦的嘿嘿詭笑！

右手驟若閃電，往臉上一拂，露出了本來的面目，那是一張白皙透紅，俊美絕倫的面孔，任誰看了，做夢也想不到，他是一個無惡不作，心狠手辣，殘酷絕倫，卑賤邪惡的奸徒。

岳雲龍此刻，內心是無比的痛恨，他恨蒼天爲什麼要把此種惡徒，造出一副誘惑人們的面孔。

他也無比深恨人們的劣根性，爲何只看其表面，而不深探其內心之善惡。

人才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這是自古名言。

玉面神簫萬人傑，陰寒笑聲倏歛，目中暴出一股殘狠之光，嘴角微微下彎，冷冷笑着道：「昔年誰是誰非，自不必談論，今夜若其後人要報仇，萬某雙手恭候，不過是否能如其願！嘿嘿……」

岳雲龍此刻腦際，萬縷思潮起伏，星目隱藏於晶瑩的淚光中，他心中想着：「自己父親的臉孔，是否長得極其醜陋難看，即令眞是這樣，自己母親也不應該違背倫常，做出天人共憤無恥之事，和姦夫慘酷的分屍親夫，父親到底和他們有什麼不共戴天的仇恨呢？在在都是令人難於費解的！……」

岳雲龍悲慟欲絕 肝腸寸斷 但他沒有流淚、只是身軀微顯着一陣陣顫抖，此種强忍表面有形的悲痛 其內心之悽傷，慘痛 更是不堪言狀。

蒼髮神君呼延慶，咬牙切齒道：「你這蠢賊 做出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難道還要强辯是非 顚倒黑白嗎？……你……這萬惡之徒，塵世的毒虫 今夜縱把你挫骨揚灰 剖心碎胆 也難彌補你的滔天罪孽！」

語音已經有些微微顫抖。

金環劍楊元秀，此刻已知道岳雲龍，便是昔年手段最辣，綠林黑道聞名喪胆的敵人，絕魂手岳天鵬之子，他們之間的恩怨 由這番談話中 已略知大概。

金環劍楊元秀 爲欲要討好準岳父——玉面神簫萬人傑 嘴角微撇 發出一聲陰氣森森的嘿嘿奸笑，不屑道：「蒼髮神君，你之師弟絕魂手，天生一副賤骨頭，只顧與武林萬千同道爲敵 百般虐待一個弱女子，致使人家不堪忍受 而另投懷抱，難道仗義護弱之擧，反而犯了重大罪過！慘殺絕魂手岳天鵬，乃爲武林除害，一件大仁大智的盛擧 爲天下萬千武林同道所共讚 這又何錯之有？」

岳雲龍與蒼髮神君，聽了金環劍楊元秀，這番逆天背倫的謬辯，直使他們氣得渾身發抖 目中隱隱泛出血水，語言爲之頓塞。

賽孔明諸葛妙機，聽得氣憤塡膺，厲聲喝道：「姓楊的小子，你這是人言還是獸語，你們這羣狼狽爲奸的賤徒，令夜定叫你們得到應有的報應……」

金環劍楊元秀仰首一聲悽厲刺耳的狂笑，截斷了諸葛妙機下面的話，目中露出一股狠毒的兇光，道：「報應！報應眞是笑語！今夜你們不知能否保住幾條狗命，還要妄談什麼報應！嘿嘿！我想你們只有對天悲呼而已，來生投胎之時，再說報應不遲！」

岳雲龍乃是蓋世聰明之人，雖然面對朝夕難忘的殺父仇人，但他的超人倔强天性，促使他儘力控制着神智的混亂，他知道，今夜是此生最危險的一刻，若是過於衝動 倘有不測，便要抱恨終身，含恨九泉。

剛才在說話的時候，他也已經忖量雙方的實力，知道己方處於劣勢的地位，所以，他表面雖似仇恨迷亂了理智，其實，他與諸葛妙機的算計，已不謀而合。

他暗中在凝聚着全身盡有的，「玄天冰魂」眞氣，打算趁他們不加注意的刹那．擊斃對方最脆弱的一人。

賽孔明諸葛妙機，自始便凝立岳雲龍身傍，此刻他覺得岳雲龍身上，隱隱泛出一絲極細微的寒氣，機智絕倫的他，立時知道岳雲龍的用意。

他心內無比佩服岳雲龍，在此使人理智迷亂之時，尤能深測雙方的利害，這實是非有超人的倔强理性，絕對無法辦得到的，他心中暗自禱告，此擧能夠成功。

諸葛妙機腦際疾閃着，表面仍露出一副激怒的言表，冷叱道：「楊小子，今天老夫不剝你們的皮，喝你們的血，做厲鬼也要找你們……」

諸葛妙機說話之時，全身顫動，手舞指戮，全沒有半絲虛僞的形態，露出言表來。

他深知今夜四個敵人，全都是江湖武林上，城府最深沉，狡獪詭詐的巨擘魔鬼，如不表現出逼眞之相，一旦敗露出來，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金環劍楊元秀冷冷一笑，譏嘲道：「好極！好極！那麼楊某就永遠等待你這厲鬼來找我，見識見識鬼到底是怎麼個形狀？不過我想問你，厲鬼再死去，又會變成什麼東西呢？」

「幽靈，鬼魅，是否，哈哈！……」

金環劍楊元秀，仰首一陣鬼哭狼嗥的魅笑！

笑聲慘厲，悠長，震耳欲聾，功力可見一般。

其實，金環劍楊元秀當今之功力，在年青這一輩中，除了岳雲龍之外，無人能夠與其頡頏。

倏地，笑聲頓歛——

驀在此刻——

岳雲龍潛在體內的「冰天冰魂」眞氣，已提聚至極限，一聲悽厲的厲喝聲 响徹夜空——

岳雲龍脚下一旋，已奇幻無比的，飄至白旛星君聶滄溪身側，岳雲龍施出的身法，乃是那奇詭奧妙絕倫的「星象迷踪」身法。

白旛星君聶滄溪，祇覺一陣風聲颷然，人影驟閃間，岳雲龍已如鬼魅般，閃至眼前，凜駭之下，急忙雙肩一晃，便要暴閃出去。

岳雲龍星目含煞，湛寒如利刄，冷叱一聲：「拿命來！」

身形驀然如陀螺般半旋開去，雙掌幻出漫天掌影，凝聚十成「玄天冰魂」眞氣，出自極詭異的角度，驟若閃電，連續揮出一十二掌！

這十二道掌勁是岳雲龍十成「玄天冰魂」眞氣所聚，功力自非小可。

他掌勢拍出的方向，是二道擊向玉面神簫萬人傑，各自一道擊向金環劍楊元秀，金風子曹逸天，是爲要阻止他們出手援救，六道掌勁擊擋白旛星君聶滄溪，退路的四面八方，二道正面擊向白旛星君周身要害。

岳雲龍這種身手，眞是駭人聽聞，能夠在同在電光石火的利那間，連續拍出十二道不同方向的氣勁。

祇見掌勢驟出的當兒——

驀然——

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彷彿一片浩然輝耀之光，緩緩升起，周遭四丈方圓的空間，直被十二道氣勁溢滿，有如銅牆鐵壁，窒人氣息的凌寒眞氣，刺骨難忍，壓力大增，重如山岳。

玉面神簫萬人傑，金環劍楊元秀，金風子曹逸天，也各自發出一道猛濤駭浪的驚人狂飈，迎住疾襲而來的凌寒氣勁。

白旛星君聶滄溪，被四周冷寒澈骨的氣勁，壓擊得有如粉身碎骨般的難受，頭昏目眩，七孔像似要滲出血來。

岳雲龍就在玉面神簫等人發出氣勁襲擊之須臾間——

脚下又是一旋，已奇幻無倫的，投入

那如波濤洶湧般的勁氣中，右掌五指箕張，一彈一震，五縷銳利的勁氣，由指尖幽幽射出。

此招正是絕魂掌中，凌厲絕倫的第四招「寒絲游魂」。

岳雲龍提聚的「玄天冰魂」眞氣，逼出十二道氣勁之時，這招「寒絲游魂」幾乎同在一刹那，自那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襲擊而出。任是天下第一等高手，也要措手不及，喪命當場。

更何況白擔星君聶滄溪，已被那凌寒氣勁的壓力，冰凍得四肢僵硬，失去原有的靈敏理智。

就在那勁氣呼嘯不已，珠爆聲如雷響起的當兒——

一聲極盡悽切的慘嗥，凝震夜空！白擔星君聶滄溪，一條幽魂，已返回老家去了。

他的軀體，却被如波濤似的勁風，盤捲在虛空，銳利的絲絲勁氣，把他掃裂，斷肢零落，血肉模糊，片片碎碎，洒落滿地。如此慘死，眞是悽絕，使人不敢目覩了。

岳雲龍發出「寒絲游魂」的刹那——突然一股深含極大潛力的幽風，透過「玄天冰魂」眞氣，佈滿的層層叠叠的氣牆，疾襲過來。

岳雲龍深知，那是玉面神簫萬人傑所發出的反擊潛力，當下不敢怠慢，「玄天冰魂」眞氣，又佈滿周身百骸，脚下猛施出「星象迷踪」身法，奇突曼妙至極的飄閃了出去，旋即站回原地。

岳雲龍自始至終，幾個連串的動作，都是以眩人眼目的快速，施展出來的，至他重回諸葛妙機身側，只不過眨一眨眼，須臾的工夫。身手之曼妙、捷速，眞是傾絕古今，奧妙無比。手段之毒辣、凌厲，眞是空前未聞，碎胆驚心。

衆人眼看岳雲龍，迅快的殺了聶蒼溪，不禁都陡然色變，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目見岳雲龍輕易得手，驚喜不已。

驚的是，岳雲龍武功之詭奇高絕，喜的是，能夠預先除去一個卑賤的奸徒，消滅敵方今夜的實力。

玉面神簫萬人傑，爲人陰沉奸詭，他並沒有因白擔星君慘死而暴怒，反而嘴角掛着一絲的微笑。

但這笑意，不啻是死亡威脅的恐怖，令人心中有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周遭頓時又一片沉寂。

倏地——一聲如幽靈似的語音，道：「岳雲龍，你眞不愧是絕魂手岳天鵬之子，有胆量，有機智，心狠手辣，嘿嘿！難怪武林中人，給你一個『閻羅魔者』的美號。」

岳雲龍由鼻孔中，輕蔑不屑地哼了一聲，道：「岳某很希望你在十八層地獄，替我宣傳一下，『閻羅魔者』的煞號，也能夠使那些卑賤邪惡的鬼魂，有所警惕！來生投胎之時，作一個參考。」

玉面神簫萬人傑，聽得面容色變，但瞬息即逝，冷冷一笑，道：「岳雲龍，你自信今夜能夠如願嗎？」

岳雲龍現在心已漸漸的平靜下來，暗中凝神戒備，聞言心中一慄，忖道：「難道我已中了對方暗算……」

岳雲龍一運眞氣，環繞周身百骸，並無異狀。

玉面神簫萬人傑，嘴角泛起一絲詭笑，冷然道：「如此見識淺陋，也敢向本帮主尋仇，嘿嘿，『天地寒陰殘骨功』，還沒施出，你儘愉放心，本帮主今夜絕不採取卑鄙下流手段對付你，因爲我要讓你們死得心服口服，做鬼也做個自己承認的倒霉鬼。」

岳雲龍星目湛光稜寒，冷喝道：「萬人傑，你此生專靠僞善的假面具與三寸不爛銳利之舌，蒙騙世人，臨死前岳某請你別再如此卑賤，靠那如簧之舌……」

玉面神簫萬人傑，冷寒電眸，挾着一股無比狠毒，又冷然問道：「難道你接得住『天地寒陰殘骨功』的一擊嗎？」

岳雲龍得到賽孔明的暗示，「玄天冰魂」眞氣，已凝聚周身百骸，冷傲的眸光，一瞬不眨的，瞥掃了他們三人，預防不測。

岳雲龍暗中戒備，表面仍冷傲之極，傲岸的說道：「三十年河東轉河西，昔年的武林豪雄，又安知今日的江湖英傑？自古風水輪流轉，哼！我看你今夜還是認命吧！」

玉面神簫萬人傑，原在岳雲龍斃了白擔星君之後，他已覺得岳雲龍不同以前，當今之功力，並非昔日的那種功力所能比擬，突飛猛進的速度，超過了武林應有的常規。

當初自己和他慘鬥千餘招，仍殺不了他，今夜和他打起來，絕對沒有自信制勝的把握，何况這小子又有一柄銳利霸道無匹的——青霜劍。

聽金環劍楊元秀說：岳雲龍最厲害的絕技，便是西藏秘宗門亘古留傳「天佛經」上的秘學，天都魅踪七絕劍式，若是這樣，今後恐怕難討公道！

所以，他以詭譎的語言，是想分散岳雲龍的心神，猝然發出天下最歹毒，霸道絕倫的「天地寒陰殘骨功」，使其措手不及，瞬間斃了他。

可是，岳雲龍却識相的很，玉面神簫萬人傑，不得不又把提聚極限的「天地寒陰殘骨功」消散開去。

要知，「天地寒陰殘骨功」，是邪道中最厲害歹毒的絕功，練成後那人之功力，會日日增進。

可是，如果妄自發出此功傷人，每發一次，功力頓會減損十年，所以，練此功者，非到自己生命最後幻滅的一刹那，絕對不擅自施出此功傷人，但一發出此功，威力之鉅，使人們難以猜測。

據傳說：「天地寒陰殘骨功」，秘訣的記載說：「自古以來，從沒有人躲過此功，歹毒霸道威猛至極，中者必遭慘死噩運。」

由此段傳說記載，我們就可以知道「天地寒陰殘骨功」，是如何的凌厲，但當今天下武林人物，從來就沒見過此功，發出的威力，狀況如何？

玉面神簫萬人傑，突然神態變爲悠閒異常，轉頭向金環劍楊元秀等人，慢慢的說道：「今夜我們寶圖已在手，任務已完，走。」

倏聞——

賽孔明諸葛妙機，暴喝一聲：「今夜之事未了，就這樣一走了之嗎？看，霹靂彈。」

話聲中，諸葛妙機精心製造的獨門暗器「霹靂彈」，隨着左手一抖……

已挾着一聲勁疾的銳嘯，一道慘綠碧光，破空飛出，直向玉面神簫萬人傑擊去，去勢如電，勁疾絕倫。

玉面神簫萬人傑，雖然知道諸葛妙機打出的暗器，是種極爲歹毒的獨門暗器，但仗自己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那把諸葛妙機的「霹靂彈」放在心上。

他冷森森的輕笑一聲，正待以掌勁，迎擊暗器……

驀在此時……

金風子曹逸天，急聲道：「帮主速退，暗器擋不得！」

玉面神簫萬人傑，聽聞金風子之叫聲，又覺暗器在夜色中閃着綠光，心中一駭，無暇再做思索，身軀絲毫不見作勢，人已如幽靈般閃出二丈開外。

但聞「砰」然一聲暴響！

那顆「霹靂彈」恰在玉面神簫凝立之原地，突然暴裂開來，綠光化成一片火海，在地上熊熊燃燒起來，照得滿院一片慘綠。

玉面神簫萬人傑，自覩諸葛妙機的霹靂彈這等威力，不禁暗暗驚道：幸好金風子，適時指點，又見機的早，不然任你武功何等高强，也要被奇異的綠火焰燃燒着，永不能熄滅，活活的被燒死。

玉面神簫萬人傑，已對諸葛妙機，暗動殺機，立時凝聚功力，準備一擊就把對方打死，但其表面却不動聲色。

賽孔明諸葛妙機，左手迅捷打出一顆「霹靂彈」，右手又迅快拿起一顆，生怕被他們逃去，冷冷喝道：「玉面神簫萬人傑，你今夜已經死定了，有本領就插翼飛上天去。」

玉面神簫萬人傑，沒有答話，眸中露出一股狠毒之光。

這時，院中幾人都靜下來，只聞一陣陣松濤嘯聲與那還沒燒完的「霹靂彈」慘綠的火焰。

周遭空氣像似被凝結了一般，恐怖、緊張之氣氛，伸向每一人的心中。

驀地——

一聲幽靈般的寒笑響起——

金環劍楊元秀頓時發動攻勢，身軀猝然飄至諸葛妙機的身側，如鬼魅一般，奇速絕倫，欺身逼近。

諸葛妙機吃過楊元秀的虧，知道他身手厲害，大喝一聲，脚步微挫，一招「排山運掌」雙手平胸推出。

諸葛妙機生死玄關已通，出手一擊，是運集了十成的功力，一股强疾無倫的潛力，直撞疾撲而來的楊元秀。

玉面神簫萬人傑，此刻也恰要逼出氣勁，擊斃諸葛妙機，却被楊元秀莽撞搶先，只得收回欲發之暗勁。

金環劍楊元秀，雙目一揚，冷笑一聲，道：「宵小技倆，不值一顧。」

左掌一招，「撥雲見月」，拂出一道深沉的綿綿氣勁，迎擊而出。

他這一掌迎襲，看上去毫未用力，只要隨手推出，其實已暗中運集了內家罡力，驟下歹毒的殺着。

諸葛妙機剛猛無儔的的掌勁，甫和楊元秀拂出的力道一接，突覺心頭一震，剛剛覺出不好，楊元秀已下毒手，微一斜步，左掌忽的向前又拂出了半尺。

賽孔明諸葛妙機，再想收掌躍退，那裏還來得及，但覺一股山崩海嘯般的氣勁，挾着一絲凌寒的氣息，反擊過來。

要知金環劍楊元秀，功力深厚，心腸又狠毒如斯，這一擊，也是存心致於他死地。

諸葛妙機對楊元秀功力的估計，有點錯誤，一招失着，更是不能自拔，待他察覺之時，縱想讓避，亦覺力不從心，眼看他就要被楊元秀內家反擊力，震斃掌下。

說時遲，那時快——

岳雲龍口中倏然發出一聲令人魂魄皆散的厲嘯，右手倏然一彈一震。

就在這彈震之間，岳雲龍右手五個指頭，透出五股尖銳的絲絲勁氣，疾如閃電，猛然襲向楊元身側「附分」、「魄門」、「神堂」、「鬲關」、「魂門」五大要穴。

金環劍楊元秀雖然暴戾跋扈，但對岳雲龍發出的招式，仍不敢稍存絲毫輕視，自家生命要緊，脚下曼妙的一旋，施出少林派的「移形換位」身法，飄閃出去。

岳雲龍對金環劍楊元秀之間的仇恨，也是無比的深切，一擊不中，冷哼一聲，左掌由旁側劃了一道圓弧，疾推出去。

一股有若海潮暴湧的氣勁，倏如巨浪排天洶湧而出！

那邊玉面神簫萬人傑，也發出一聲森森的寒笑，雙眉微晃，疾若閃電，欺身過來，雙臂在身側也圈起一輪弧影，一道浩蕩有如宇宙罡風的氣勁，直迎向岳雲龍襲擊楊元秀，那股凌厲狂飆。

「波！」一聲輕響，二股無形的凌厲勁氣，互撞在一起，兩人心中氣血，俱自震蕩，二股氣勁猛又化爲無形。

玉面神簫萬人傑，一接岳雲龍掌勁，臉色驟變，他知道自己剛才估計岳雲龍功力並無錯誤，確實已進展到和自己功力不栢上下。

岳雲龍臉色沉凝，星目放光，暴喝一聲，恍如平地一聲焦雷——

他雙掌一圈一合，又倏然疾翻出去，一股恍如黃河決堤的狂飆，湧出無數巨錘的勁風，又擊向玉面神簫萬人傑。

岳雲龍對於不共戴天的仇人，下手那有餘地可留，此招正是絕魂掌的第三招——「血腥十里」。

祇見掌勢甫出，帶起無數勁厲銳風，嘯聲如雷，恍如山崩海嘯，迴氣激蕩成渦，剛猛無儔。

威力之鉅，彷似大海倒湧，風雲也爲之變色。

玉面神簫萬人傑面容沉重，雙臂疾舞起條條精光，有若蛛網密佈，層層不絕的形成一堵精芒冷電，迸射的光牆。

岳雲龍如海的浩翰波濤氣勁，一碰到那堵光亮的氣牆，緊接着，響起一連串的珠爆之聲。

「波！波！波！」岳雲龍雙掌所逼出的勁氣，已被消弭無形，恍如晴空驟雨，落入大海中，只不過激起一陣陣的水泡聲

而巳。

玉面神簫萬人傑，就在完全消失岳雲龍氣勁的刹那，不再讓他搶制先機，在漫天掌影中，左右雙掌一前一後疾震而出。

「呼呼！」已倏然揮出二團罡烈勁風，有如排山巨浪般，滔滔不絕。

那超越尋常洶湧銳嘯的狂飆，分自極異的角度，在狹窄的空間疾出，就像一張無比巨大的網幕。籠罩着岳雲龍周遭的空間。

岳雲龍掌勁落空的當兒，已突然將體內眞炁之氣運聚，不待對方襲到，雙掌猝然連續拍出。

他這一拍出，却是極其詭異，像似採取硬碰的手法，但又像似消弭對方的氣勁，總之，他是見玉面神簫萬人傑之掌勢，而對症下藥。

突然——一聲震天價響，兩人正面迎擊的洶湧濤勁，相互接觸！

勁疾旋風四溢，激蕩銳嘯中！

祇聽二聲悶哼，雙方血氣一陣洶湧翻騰，不由自主的各退後兩步。

兩次的勁氣硬碰後，兩人心中，各自有數，只是萬人傑心中較爲凜駭，他有一種不祥之預感：自己遲早定會喪命在岳雲龍掌下。

玉面神簫萬人傑，嘴角勾起一絲獰笑，道：「岳雲龍，你功力又增進如許，嘿嘿！但是，你絕對不能活過今夜！」

岳雲龍面對殺父仇人，還有什麼話好說，厲喝一聲，說道：「休得廢話，拿命來。」

指戮，掌劈，脚踢！

倏拂，猛震，疾踹！

一時，掌山腿影，有若天羅地網，挾着山崩海嘯的威勢湧到，找不出一絲空隙，尋不到一寸沒有勁力充斥的空間！

玉面神簫萬人傑身形飄動，以眩人眼目的快速，歹毒，淩厲的辣招，如狂風暴雨般驟襲而出。

每招連綿不斷，一氣呵成，招式之精妙深奧，更是傾絕古今，懾人已極！

兩人都是當世一等高手，功力又相差無幾，這一出盡全力拚鬥起來！

眞可說是一場驚心碎胆，駭人聽聞的慘搏。

二人那瞬息萬變的身手，妙絕人寰的招式，雖然驚險劇烈，但是，其中的奧妙與精要，却是耐人尋思的。

如浪濤排湧的勁氣，呼轟勢疾，廻旋四溢，如悶雷般的啞鳴着！

那邊二對高手，也展開生死一髮的决鬥，凶猛惡搏着！

原來岳雲龍被玉面神簫萬人傑接下之後，金環劍楊元秀又響起一聲陰森森的詭笑，雙肩微晃，又欺身逼向諸葛妙機。

金環劍楊元秀，這次不容諸葛妙機有所舉動，雙掌已捲出兩股凌寒澈骨的氣勁，若似江河倒瀉，漫捲洶湧過去！

諸葛妙機被楊元秀，幾次逼得狼狽不堪，不禁也激起暴怒，一見來勢，不退反進，左手運聚功力，迎向對方掌勢，右掌詭異的圈起一道軟綿的勁風，楊元秀所發出的凶猛氣勁，立似石沉大海，消逝得無影無踪。

金環劍楊元秀是個何等人物，他那肯等對方再出招還擊，一聲不屑的冷笑！

欺身進步，這步法正是奧妙絕倫的「移形換步」，驟閃間，已至諸葛妙機全身最空隙的左側，右手疾出，猛地，向賽孔明右腕脈門，擒拿過來！

這招擒拿，看上去，並沒有什麼奇特之處，只是迅快至極，和出手的部位，奇詭絕倫，使人避讓困難，極易遭受挾制。

諸葛妙機在楊元秀最初出現，便是措手不及，受制在此招之下。

諸葛妙機凜駭之下，也施出了特有的絕技，右臂倏然一沉，腕部猛地一翻，五指箕張，迎向楊元秀的擒拿手。

金環劍楊元秀，見諸葛妙機變招如此快捷，也深感一驚，但陰沉歹毒的他，輕哼了一聲，右腕猛往後一抛，左膝驟若閃電逕往諸葛妙機「氣海穴」撞去。

這招迅捷，淩厲，歹毒無比，諸葛妙機若被撞中，便要立即暴斃就地。

諸葛妙機人稱賽孔明，當然機智蓋世，應變靈敏，他猛地身子一蹲，左右雙掌交叉，一個十字掌勢，迎向着楊元秀的左膝。

這招來迎合楊元秀膝撞，確實最恰當不過，裏面又暗藏幾手淩厲，毒辣的玄妙變化，端的使人不敢輕視。

金環劍楊元秀，暗罵一聲：「老狗，倒眞有兩手！」

金環劍楊元秀一身兼得幾家秘學，武功深似翰海，他身軀猝然陡長，避過諸葛妙機十字掌推擊，左脚尖如鈎，猛挑向諸葛妙機雙眼。

此式，更是使人心驚胆寒，一式連避帶攻，乾凈俐落。

諸葛妙機身軀隨着一旋，奇妙的飄閃出去！

金環劍楊元秀，那肯讓諸葛妙機，脫出自己佈下的修羅死城之外，這種閃避法，他早已預先猜測到。

眞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金環劍楊元秀，身懸虛空，脚跟後踹，身軀隨之一傾，整個人立刻平懸空中，他口中暴出一聲：「嗨！」

雙掌驟然壓向諸葛妙機頭頂，二股凌厲狂飆，恍若山崩浪排，浩浩不絕的勁風，以拔山塡海的威勢湧出，將賽孔明籠罩在內。

端的裂胆驚魂，威猛攝人，諸葛妙機脚跟剛站穩的當兒，立感一股重若山岳，窒人氣息的勁風，由頭頂疾壓下來！

凜駭之下，他要閃避，已來之不及，祇覺胸間氣血翻騰，疼痛欲裂，眼看諸葛妙機，便要斃在楊元秀掌下，永絕塵世，含恨九泉。

祇聽一聲厲喝響起！

蒼髮神君呼延慶，看得眞確，身軀直飄過來，左掌迅快一提，圈了個半圈，右掌五指微曲輕飄飄的連續彈了三下十五縷指風，挾着一絲細微的響聲，飄向楊元秀周身十五處要穴。

這招秘學，曾經使岳雲龍差點受傷手下，這次他爲要救諸葛妙機，十五縷指風，襲出之速度加速百倍，不像原來那樣慢！但此招秘技，一發出的當兒，却沒有半絲聲響！

（未完・十四）


常服
氣金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